武俠世界



第３６年

52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的「烈火狂燄」。風勁與朗月微服出遊，目的在於瞭解沙洋城之情況，此地位處通往天竺、波斯交通要衝，因此商業繁茂，品流複雜，加上「拐子幫」「妙手幫」「竹葉幫」與「拜火教」的肆虐，使地方上不得綏靖，連地方官亦無奈他們何，因此京師總捕頭派風勁與朗月前去……故事橋段新穎，構思靈巧，欲知風勁、朗月兩捕頭如何與三幫一教週旋，摧毀此不法組織，爲地方百姓謀福祉之內容詳情，請閱本故事。

* * *

今期選刊石蓮先生撰寫的短篇「天翻地覆」，陌路人先生撰著的「山水明月」，故事短小精幹，內容引人入勝，請欣賞。

東門白先生撰著的長篇「浿俠」本期刊完，請欣賞精采的大局。

* * *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龍蛇爭鋒」，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52期
（總號186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狂飆烈火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市集巡觀　怪事連連



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把酣睡中的風勁吵醒。

「誰？」風勁仍躺在床上，閉着眼睛在問。

「是我，師哥！」

「這麼早便把我吵醒？」風勁道。

「還早啊，快開門吧！」

風勁無可奈何地起來，把門打開。

門外站着一個已打扮得非常齊整，俊朗如玉樹臨風的少年。

「師……弟，你不但早起，而且還打扮好了。」

「當然要早起，出去走走，你要快些。」

風勁道：「你先坐一下。」

又有人在外面敲門。

「來了，是誰？」

風勁走到門處，只見客棧的小二正捧着一盆熱水，站在門外。

風勁道：「我沒有……」

「我知你還沒有起床，因此叫了小二為你準備了熱水洗臉。」

「朗月師……弟，你真為我想得週到。」

小二把熱水盆捧了進來，道：「客官慢用。」

朗月道：「小二！」他從懷內拿出了一些碎銀，交與小二，又道：「小二，這沙洋城附近，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小二堆着笑臉道：「沙洋這個地方，好玩的地方多着呢！但今日最好玩的地方，却有兩處。」

「哪兩處？」

「第一處地方，你不用費心去找，從咱們平安客棧一出，前面一條大路，已是一個好去處。」

風勁一邊洗臉，一邊問道：「這大路有什麼好玩的玩意兒？」

「玩的倒是沒有什麼，但你要買的東西，却應有盡有，因為販商來自五湖四海，什麼東西都有，就算你不買，看看各種奇異商品，包你樂了大半天。」

朗月道：「還有另一個好去處呢？」

「那便是大街盡頭之處，那城隍廟前。」

「這裏有一間城隍廟？」風勁問。

「是的，而且非常靈驗。」

朗月道：「那麼，我們一定要去求支好簽了。」

風勁道：「這地方又出什麼好去處？」

「這地方真可讓你們大開眼界，有賣武的、賣藥的、雜耍的、講故事的……等等真是應有盡有。」

「好極了，師哥，你是最喜歡看這些的……對了，有沒有耍猴子的？」

小二道：「當然有。」

朗月道：「好極，我要好好的學一學。」

風勁道：「你要學耍猴子？」

朗月點了點頭，咧嘴而笑。

小二道：「兩位客官，還有什麼要問的？」

朗月道：「沒有了！」

小二退出了房間。

風勁道：「朗月，你笑什麼？」

朗月道：「我想耍猴子一定很好看。」

「是嗎，你真要學？」

「當然，否則我怎能依照老總捕頭的意思，好好的盯着你呢？」

「這與我有何關係？」風勁道。

朗月並沒有答話，仍然在笑。

風勁想了一下，才恍然而悟道：「原來你……當我是小猴兒呀？」

忽然，門又再响。

朗月趨前，門前站的又是小二。

小二道：「對了，我忘記告訴你們。」

「什麼事？」

「沙洋城近日治安不靖，你們外出之時，最要緊要注意三樣東西。」

「哪三樣？」

「第一是妙手空空的扒手，第二是那些賣花姑娘，第三……這點倒與你們沒有什麼關係。」

朗月好奇問道：「那究竟是什麼？」

「拐子佬！」

「拐佬？拐帶孩子的人？」

「是的，你們已不是孩子，也不怕人拐帶了。」小二笑着離開。

風勁道：「這小二倒是一個好人。」

朗月道：「當然是好人，尤其是他收了咱們的小賬！」

風勁道：「怪不得老捕頭一直要你跟着我南下，你這小毛驢，倒是精靈。」

「這個當然。」

「當然是一頭小毛驢。」

朗月站了起來，臉有不悅之色。

風勁立刻改口道：「師……弟，你不是這麼小器的人吧？玩不得，說不得？」

朗月仍不作聲。

風勁道：「那讓師哥向你賠罪，你不是小毛驢，我却是小猴兒。」

朗月聽了，才微笑道：「那還不走？」

「往哪兒走？」

「去學耍猴子！」

這一對師兄弟，便是這樣，常常互相嬉戲，互佔對方的口頭便宜，却又感情非常好。

風勁看看朗月，道：「你這一件月白色袍子多瀟洒，做師兄的也要好好打扮一番，才能與你配成雙。」

朗月想反駁師兄，但，這次却似無從開口。

風勁續道：「我也要穿上一件白色袍子，一定與你相襯……你等我一會兒。」

一會，風勁果然換了一件光綢所做的白袍，英俊挺拔之中，又帶有一些書卷味道。

「好帥，帥哥！」

風勁一臉嚴肅，抱拳道：「師弟，過獎了！」

兩人又嘻笑一番，然後出了客棧。

* * *

甫一出門，便見前面那條大街，果然是熙來攘往，滿是人羣。

風勁道：「咱們先沿這大道走，然後直往那城隍廟，那便可觀賞沙洋城之全豹。」

朗月道：「這裏人多，小心走散！」

他們走入了人羣中。

這大街果然是百商滙聚，要什麼貨品有什麼貨品，還有一些貨品，是想也沒有想到的。

那邊擠滿了人，風勁與朗月也不甘後人，擠了過去，只見當中一人，抱着一隻貓。

朗月道：「妖貓！」

那抱着貓的人道：「小子，不要亂說，這貓是名貴品種，豈是妖貓？」

朗月擠了上去，道：「你看這貓，長毛披身，一雙藍藍眼珠，豈不是一隻妖孽的貓？」

風勁也擠了上來，輕聲道：「師弟，不要胡言亂語。」

賣貓的人道：「這位兄弟倒沒有說錯，看到這貓，很多人會胡言亂語，並不因這貓怪，而是因貓稀！」

「稀？有什麼稀奇？」有人叫道。

「稀罕在這一身長毛，一雙藍眼睛！」

簇擁着的人，看着這白貓，一身長長的毛，溫馴地伏在主人臂上，間中打開眼睛，透出一絲藍光，倒也是覺得稀奇與稀罕，二者兼而有之。

「究竟是什麼勞什子的貓？」

「這位客官可問得好。」貓主人賣個關子道：「你們可知道這貓的來歷？」

「不知道，不知道，知道了還會問你？」有人不耐煩的叫道。

「這貓來自很遠的地方！波斯……」貓主人停了下來，四看人羣。

沒有人回應。

貓主人似是非常滿意地道：「各位有沒有聽說過波斯？那是天竺國再向西去的地方，那地方有兩樣著名的東西，第一便是這貓了。」

「第二呢？」

「第二便是拜火了。」

「拜火，火也可以拜嗎？」有人嚷道。

「火也可以拜，怪不得貓也如此妖孽！」有人慨嘆。

賣貓的人道：「拜火是否妖孽，在下不知，但這貓却不妖……」

忽然，那個說拜火妖孽的人叫了起來，而衆人也分左右迅速讓開，只見那人背後，無論是頭髮或衣衫，都正冒着煙，一陣風過，煙變成火。

那人本來不知自己身上冒火，但見衆人讓開，突然又覺背後熱了起來，這才發覺自己身後着了火。

他突然驚叫起來，嘰哩咕嚕不知在說什麼，他一邊叫着一邊用手拍火。

有人叫道：「還不滾下地？」

這人才如夢初醒，滾在地上，他在沙泥地上不斷滾動，揚起了泥塵，衆人又再讓開，過了一會，他才把身上的火滅了。

很多人都散了開去。

那個賣貓的人叫道：「各位，各位，你們誰買了這貓回去，必定是闔府祥和，健康如意。」

可是，人羣已散了開去，沒有人再聽他說這波斯貓的好處。

風勁與朗月也離開人羣。

「眞稀奇古怪！」風勁道。

「你說那貓？」朗月道。

「當然不是，我說是那人，那個突然滿身着火的人，眞奇怪！」

「有什麼奇怪？」風勁問道。

「一個人無端身上着火，你也說不奇怪？」

「無端着火？」

「你認爲他並不是無端着火？」

「當然不是。」

「那麼有人把火擲向他？」

「不是擲！」

「那是怎樣？」

「你也懂武功，用不用我解釋得那麼清楚？」

「用武功？」

「一個人內勁夠勁，足以使人身上着火。」

「那麼厲害？」

「對一個拜火教的人來說，並不算厲害。」

「拜火教的人？」朗月似乎有些明白，問道：「你是說有拜火教的人在附近，向這人使出一招？」

風勁並沒有回答。

前面有一個穿着非常寬鬆的白袍人走過，這白袍並不是普通的白袍，袍上很多地方，有金色的繡

線。

他雖然在非常多人的地方走着，並沒有一個人走近他身旁，那些人不知是害怕他，不敢跟他走在一起，還是他身上發出了一種力量，這力量使人無從迫近。

不一會，那人遠去，人又再擁擠在一起。

「這人……」朗月想說下去，但風勁向他使了一個眼色，朗月不再多言。

「江湖之內，最忌多言！」

「是的，師哥。」

「那個多嘴的人，說了一句關於拜火教……」他也把聲音壓了下來。「也不是什麼蔑視之言，却惹得一身火了。」

朗月明白師兄所言，其實，老總捕頭早已有過名言：言多必失。

他向師哥風勁作了一個鬼臉。

* * *

風勁與朗月依然沿着大道走，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湧來的人羣，仍然不斷的湧來。

朗月開始有點吃不消，可是，入了這些人潮之中，並沒有走出這人潮的法子。

幸好過了一會，人開始較爲稀疏。

朗月剛可以透一口氣，突然，有一個小女孩撲上前來，阻着朗月的去路。

這小女孩面孔黝黑，並不可愛。

只見她手上拿着一枝殘敗的不知名的黃花，對朗月道：「買花！」

朗月看了一眼，道：「這算什麼花兒？」

小女孩仍高舉花兒，又道：「買花！」

朗月不再理會她，繞過她，繼續前行，可是，那小女孩似不放過他，轉身又再來到跟前，仍然是那兩個字：「買花！」

朗月道：「不買！」又再繞過那小女孩，繼續前行。

那小女孩却像附骨之蛆，又跟上來，纏着朗月不放，又道：「買花！」

朗月被她纏得有點生氣，道：「走開！」

風勁在旁，看見這小女孩的情形，也覺得不知是憤怒還是好笑。

不過，看着這衣衫襤褸的小女孩，他却動了一點慈悲心，想買了這一枝殘花。

朗月却已光火道：「不買，走開！」

突然，那個小女孩，不理會一切，竟然撲向朗月，雙手便纏着朗月的右腿。

朗月那白袍，本是光潔非常，被這小女孩一抱，她手上、臉上的污跡，自然揩抹其上，氣得朗月更爲光火，叫道：「走開！走開！」

這小女孩不單沒有走開，雙手更用力的抱着朗月的右腿，朗月越是用力甩開她，她却也更用力抱着朗月的腿！一時之間，弄得朗月不知如何是好。

說也奇怪，這小女孩的舉動，對朗月與風勁二人來說，覺得非常奇怪，可是，儘管兩邊是路人，却沒有路上人覺得奇怪，連停下來看一眼的人也沒有。

風勁一看情形，心中已明白，因爲這情景，路人每天都會見到，因此何怪之有？

一個强行賣花的小女孩，似乎在這街上强賣，已是司空見慣之事。

朗月一而再，再而三用力想甩開那小女孩，總是無法甩開，本來，他可以用勁，但看着這個不及五歲的小女孩，他又覺得於心何忍？

他既怕這無端麻煩，又動了一點慈心，道：「好了，好了，我……」

風勁突然想止住他的話。

可是，朗月這個「買」字，終於說了出口。

這小女孩聽了，雙手稍爲一放，另一隻手遞上那枝殘花，花本已殘，經過這一番糾纏，更是零落不堪。

風勁道：「不要買！」

朗月聽了，覺得十分奇怪，因爲這位師哥，一向生性仁慈，怎會在自己動心幫這小女孩之時，他却又會在這時刻提出異議？

風勁並沒有時間解釋。

朗月拿了一些碎銀出來，正想遞與那個小女孩，那小女孩已一手把銀子搶去，並且把花丟下，轉身而去。

朗月雖然怪這小女孩無禮，但却也因此擺脫了這糾纏而暫舒了一口氣，可是，四面八方却突然又多了幾十個小女孩，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朵花，正衝向朗月。

風勁與朗月，都見過大場面，面對很多高手襲擊，面無懼色，然而，對這一班從四面八方湧來的小孩，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應付。

風勁見此情形，手急眼快，一手拉了朗月，便向前面一間茶樓而去。

這十多廿個小女孩，嘻嘻哈哈的追趕而來。

路上的行人，見這些小女孩出現，都稍爲避開。

風勁與朗月來到了茶樓，未到門口，又有另一班不知是男或是女孩，又向二人衝來。

二人眞不知犯了什麼煞，惹來這麼多小女孩。

風勁與朗月，終於入了那茶居

之內。

茶居門口，有幾個敞開衣襟，露出胸毛的大漢站了出來。

那些小女孩，不敢追入茶居之內，也對這些大漢有所顧忌。

風勁與朗月找了一個座位坐下。

茶居的小二已上前道：「兩位客官辛苦了！」

朗月望向茶居外面，小女孩已紛紛散去，他舒了一口氣道：「眞險！」

小二拿着水壺，笑道：「兩位客官一定是初來甫到，不知道這些小女孩……幫！」

朗月道：「什麼？你說什麼幫？」

小二把聲音壓得極低，道：「竹葉幫。」

風勁道：「竹葉幫？」他用平常聲音道出來，卻惹來四面八方的目光。

小二又再壓低聲音道：「兩位客官，請勿揚聲！」

朗月道：「這些小女孩是什麼人？」

小二道：「當然是竹葉幫的人。」他壓低了嗓子，又道：「凡是外來的人，都受過此苦，買她們的花也好，不買她們的花也好。」

原來這種行徑是用來對付初到貴境的外來人。

風勁道：「這竹……」

小二急忙接口道：「兩位想知多一點？」

兩人點頭。

小二道：「你跟我來，樓上雅座，說話方便一些，你倆也坐得舒服一些。」

這小二果然懂得做生意。

朗月與風勁隨着小二登樓，原來這茶居的樓上，有很多屏風，分別開很多小房間。

他們來到一個臨窗的雅座。

風勁與朗月都有點心急，但小二卻好整以暇地爲他們奉上香茗，又爲他們送上四色點心。

朗月逐一品嚐，道：「好吃啊！」

風勁吃了一些，見小二經過，一手便抓住他，道：「快告訴我們，竹葉幫是什麼？」

小二道：「便是這些賣花的小姑娘！」

「這些小女孩，懂得組幫結派？」

「當然不是，她們只不過是竹葉幫的工具。」

「賺錢的工具？」

「不要小看一支殘花，賣得三五錢碎銀，但一天下來，每個女孩可以賺到半塊黃金。」

「那麼多？」

「你倆可曾避過？」

朗月搖了搖頭。

「正是，你看滿街滿巷都是這些小姑娘，她們可賺不少！」小二嘆了口氣。

「你嘆什麼氣？」朗月問道。

「賺的當然不是她們，這班小女孩，天眞無邪，全是賣玫瑰花，今日售賣殘花，他日大有可能，自己成殘花敗柳之身！」

「你話中……」風勁道。

「她們長大後，又成爲竹葉幫的另一種搖錢樹！」

朗月與風勁當然明白。

「這些小女孩，從何而來？」

「五湖四海！」

「什麼地方都有？」

「是的，什麼人帶他們來？」

「這又牽涉另一幫了。」

「什麼幫？」

這一次，小二眞的壓低了嗓子道：「兩位千萬別再聲張，小人實在擔當不了。」

「說！」

「拐子幫！」

朗月道：「這些小女孩都是拐帶而來的？」

「因此她們是來自五湖四海。」

「她們並不懂事，卻又那麼服從。」

「當然，當你連吃也沒得吃的時候，你也會服從，這個年紀的小女孩，除了吃，還有什麼希冀？」

「怪不得！」

「她們每天要賣出五朵花，少一朵也沒有飯吃！」

「怪不得她們如此落力。」

「什麼人控制她們？」

「當然是竹葉幫的幫主。」

「是什麼人？」

「這點不是我不說，實在不知道。」小二道。

「官府沒有理會這些？」

「當然有。」

「爲什麼還是那麼猖獗？」

小二冷笑道：「你可知，千里爲官爲了什麼？」

「千里爲官只爲財。」

「這是你們說的。」小二道。

風勁與朗月同聲嘆息。

風勁道：「天下間竟有這樣的人，利用這些小女孩，爲自己賺錢，他們自己難道沒有女兒麼？」

朗月道：「對了，爲什麼她們叫做竹葉幫？」

「你知不知道，有句俗語，叫賣花姑娘插竹葉！」

「對，那是竹葉幫的來由。」

「爲什麼那些小女孩，不敢跟入茶居？」

「咱們的老闆，早已與竹葉幫人有協議，小女孩不可入茶居。」

「他們那麼從善如流？」

「當然不是，他們只會對一個字從善如流。」

「什麼字？」

「錢！」

原來這竹葉幫，不單賣花帶來極大的收益，城中有多少酒樓食肆、商舖市場，也和他們協議，賺得盤滿砵滿。

兩人從大窗向下望去，只見熙來攘往的人羣，似是越來越多。

風勁道：「想不到熱鬧如斯，繁榮如斯的地方，暗中竟隱藏了這麼多黑幕。」

朗月道：「我看黑幕不只此。」

兩人慢慢的吃了一些點心，好好的品嚐了香茗，才結賬離去。

風勁特別多拿一些賞錢給那小二。

朗月看到，忍不住的道：「你給小二的賞錢，與我們所吃的差不多。」

風勁雖不是一個吝嗇的人，但也不是一個亂花錢的人，他笑道：「多一點賞錢，也許日後咱們要多聽一些資料，也較爲容易。」

「對，聽這小二說一次，比我們到處查探好得多。」

兩人離開了這茶居，幸好再沒有那些小姑娘跟上來，他們急步向大街另一邊而去。

忽然，朗月一手拉着風勁，道：「快走！」

風勁回望，只見一對年輕的夫婦，正被一大羣小女孩圍着買花，那些小女孩幾乎把那年輕娘婦的衣衫也拉破了。

而那年輕小子，無法爲妻子解圍，只好拿出銀兩，見人便派，這一舉動，不單沒有趕走那些「竹葉幫」的小女孩，反而引來更多。

風勁實在想過去，助他們一臂之力。

朗月仍然一把拉着他，道：「你想你自己也脫不了身？」

風勁已見過剛才的情形，不想再被這些小女孩糾纏，只好跟着朗月向前走去。

不過，他仍然在朗月耳根道：「咱們不能眼白白看着這些小女孩給人利用，也不能讓百姓受此無妄之災。」

朗月道：「這當然，不過，咱們還是要看清楚形勢後，再作打算。」

＊　＊　＊

這一端的街道，所售貨品，看來是比較高貴一些，尤其是很多布檔，賣的是綾羅綢緞，顏色絢爛，吸引不少人停下選購。

朗月似乎也忍受不住這些布料的吸引，停下來看看，風勁卻似有點不耐煩。

忽然，風勁發覺前面，人潮繞道而過，其實這道路本已不十分寬闊，加上兩邊都有攤檔，人又這麼多，根本上不能繞道讓開，可是，前面的人卻仍繞道。

風勁覺得奇怪，也拉了朗月上前。

只見人羣繞道之處，地上有個嬰孩，一個全身赤裸的女嬰。

這女嬰不單全身赤裸，身上生滿了一些癬疥，引得一些蒼蠅在她身上飛來飛去。

「怎麼會這樣？」朗月上前。

風勁一手拉着他，輕聲道：「不要胡亂抱不平，看清楚再說。」

只見一些好心人，走過女嬰之前，拋下了一些碎銀，因爲女嬰實在污穢，沒有人敢靠近，因此，地上散滿了一些銀兩。

說也奇怪，並沒有人來拾起這些銀兩。

風勁與朗月慢慢走近這女嬰，表面看來，這女嬰似乎已死去似的，不過，細心再看，卻仍見她肚皮之處，一起一伏，還有呼吸。

有些人在竊竊私議：「誰人竟會留下這小女嬰？」

「眞可憐！」

「也眞可怕！」

突然，這女嬰翻過身來之時，一大堆蒼蠅嗡嗡的飛起，使附近的人紛紛避開。

只見那個女嬰，背脊之處有一個大瘡，瘡口正滲出膿血，非常腥臭，朗月一看，竟感到一陣嘔心。

朗月轉過了頭，對風勁道：「這女嬰就算現在沒有死，看來也留不了多少時日。」

風勁道：「其實這並不是個女嬰。」

「是什麼？」

「看來應該有五六歲的小女孩才對。」

朗月也忍不住的回頭再看，果然，這小女孩並不是一個嬰孩，應該是一個小女孩，但印象上給人卻是一個小女嬰，也許由於那女孩身體瘦弱，長期的欠缺食物，使她看來瘦小如一個女嬰。

忽然，有一個衣衫襤褸，獐頭鼠目的男人，上前把地上的碎銀拾起，沒有人理會他，他也只顧收拾銀兩，不理其他，連那個女孩，也沒有看一眼。

當他收拾了地上銀兩，只見他一竄身，又消失在人羣之中。

朗月想走上前。

一個好心的老婆婆，用身體攔着他，輕聲道：「小子，千萬不要理會這種事。」

朗月看那婆婆，雖然年紀有一大把，但仍精神颯爽，問道：「爲什麼？」

「因爲你救不了誰。」

「什麼意思？」

「你既救不了這女孩子，也追不到那個流氓。」

「爲什麼？」

「反而惹得一身蟻(麻煩)!」老婆婆並沒有再回答他，說完便向前走。

朗月追上前，問道：「救人也不可?」

「救人當然可以，但這些女孩，已半身入了墳墓，救了她，反而害了她。」

朗月聽了，實在是大惑不解，仍問道：「爲什麼?」

「因爲你不讓她死，才是罪孽!」

朗月更不明白。

「這女孩再也捱不了多久，讓她快快死掉，那才能結束了她的痛苦。」

風勁聽了，反而覺得這婆婆說得非常有理。

老婆婆又道：「而且你救得一個，救不了另一個。」

「爲什麼?」

「因爲這樣擺在地上，賺取人們同情心的女嬰，他們不知有多少。」

「他們有多少?」朗月問。

老婆婆並沒有回答。

風勁追問道：「他們是誰?」

老婆婆雖然有大無畏的精神，但接觸到這一個問題，却是支吾以對。

朗月道：「這些女孩，來自何方?」

「五湖四海皆有。」

「拐來的?」

老婆婆不說話。

風勁道：「難道這便是『拐子幫』的所爲?」

老婆婆回過頭來，盯着風勁道：「小子，你不要再提這三個字。」

「爲什麼?」

老婆婆道：「你們管得太多，忠言逆耳只一句：勿多管閑事!」

老婆婆轉身，快步走進了一條橫巷。

朗月道：「師哥，我實在再也忍耐不住。」

「你想怎樣?」

「我想……」

風勁道：「小不忍則亂大謀，你知道嗎?」

朗月點了點頭。

風勁道：「也許，面前這女嬰之事，只是事情冰山一角，還有更駭人聽聞之事，也說不定。」

朗月道：「還有更怕人之事?」

兩人又再上路，路的兩旁，不遠之處，有一個瑟縮的孩子，向路人乞錢，不遠又有一個滿身疥癬的小男孩，跪在地上，向人求乞。

這些小孩子，都是目光呆滯，有氣無神。

就在這時，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堆人正起鬨。

風勁與朗月一起快步前去，他們來到人羣處，無法擠進去，因爲人實在太多。

風勁也要拚命踮起腳尖，才可以看到一些，不過，他只一看，便要掉頭走。

朗月道：「看到什麼?」

「你自己看看。」

「如果我看得到，還用問你?」

「一個斷手斷腳的人。」

「什麼?」朗月實在無法想像得出那是一個什麼模樣的人，才有此一問。

一陣血腥之味自人羣中傳出。

幾經辛苦，朗月才可以看到躺在地上那個男孩——一個眞的沒有了四肢的男孩，這個形象使人有作嘔的感覺，却是活生生的在眼前。

很多人看了一下，便轉身離開，却又再另有一些人補充上去。

朗月終於可以窺得全豹。

那男孩下肢全無，下身只有一塊本是白布，而今已變黑的布裹着。

而上肢——左邊早已齊口而斷。

最可怕的是右肢，近膊之處，也是齊口而斷，可不是舊傷，而是正在滲出血水。

那陣血腥之味，便是由此發出。

那男孩不知是昏迷了還是死了，臉無人色，雙目緊閉的躺在那裏，朗月實在無法再忍，他推開了人羣，走向那個躺在地上的男孩。

那血仍然淌着。

朗月從懷裏拿出了一些金創藥，倒在傷口處，看來這個斷臂之傷口，是個新傷。

那男孩原本早已昏厥，被這些清涼的金創藥弄醒過來，他看見朗月，並沒有說話，只露出痛苦的神色。

朗月道：「不用怕，誰傷害你至此?」

那男孩並沒有回答，臉上痛苦神色更濃。

朗月蹲了下來。

男孩裂開滿是乾焦的嘴唇，似想說話。

朗月忽然覺得，有幾個人圍着自己，他仰首一看，看見四個大漢，有禿頭、有滿臉于思、有長髮披肩，也有一個面白無鬚。

四個大漢身上却發出異常的臭味。

朗月站了起來，仍被這四個大漢圍着，却不見了風勁，人羣散開了。

那臉白無鬚的人，一臉是橫生的贅肉，張開了嘴巴，露出參差不齊的牙齒，樣子非常難看，道：「小子，你想救人?」

朗月並不慌張，道：「救人又如何?」

那面白無鬚的人道：「老禿，告訴他，救人應該怎樣?」

那個禿頭的，似笑非笑地道：「一百兩!」

「什麼?」

「黃金一百兩!」老禿非常清楚地逐字說出。

「我沒有黃金。」朗月道，他一邊說，一邊找尋風勁的踪影，却仍是不見。

「沒有黃金，爲什麼要救人?」那個長髮披肩的人大聲叫道，非常刺耳。

朗月道：「我從沒有聽過，救人也要付錢，我不付錢又如何?」

四人聽了，開始似是愕然，但隨即爆出了笑聲，四人的笑聲，震耳欲聾。

朗月作了一個起手招式。

那個滿臉于思的人看了，道：「原來這小子懂武功，那更加好了。」

「爲什麼?」禿子問。

「斬一個不懂武功的人，你試過?」

「當然試過。」

「這小孩是那麼得人同情——不過，你有沒有想過，把這一個也砍了下來，更吸引人，更可博人同情。」

禿子聽了，道：「對，對!」

四人稍爲散開，他們分別作了一些古怪招式，並且使手指、手掌、手腕以及臂膀發出霹霹啪啪的關節响聲。

朗月並不害怕，他只是奇怪，風勁去了哪裏?

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有些還指指點點的道：「又多一個仗義之人。」

「一個少俠!」

「其實是一個蠢人，他怎敵過『白禿毛髮』四尊者?簡直是向死亡挑戰。」

朗月對這些話，都聽在耳裏，知道自己面對的人，並非泛泛之輩。

突然，朗月看着他們，哈哈大笑起來。

那個禿子最先忍耐不住，問道：「你笑什麼?」

朗月道：「笑你們。」

「笑我們?我們有什麼好笑?」

「可笑的地方，實在太多，第一，笑你是個禿顱。」朗月又再哈哈大笑。

「什麼?你再說一遍?」

「禿顱，禿奴!」

禿子怒極，向其他三人道：「三位尊兄，看來你們非讓出這小子給我不可。」

那長髮披肩的道：「你想宰了他?」

「當然。」

「宰了他豈非太便宜了他?」

「毛長發，你可有好提議?」

「有，把他擒了下來，先來一個有樣學樣。」

「有樣學樣，學什麼?」

「學你禿頭。」

禿子聽了，心下更怒，原來他自己沒有頭髮，生平最恨人說禿子，禿什麼也不可以，而他也十分憎恨這個毛長發，雖然他的地位與自己不相伯仲，只是苦無機會找他碴子。

毛長發道：「光閃兄，你不要先自惱怒，對這小子，我們何不來一個打賭?」

「打賭，賭什麼?」禿子光閃問道。

毛長發道：「賭一下你能否把這小子也變成一個禿子，你割下他的頭髮，然後在上面劃幾刀刀痕，再把他放在這大街之上，讓人們同情一下，我們賺得更多。」

「啊!」禿子光閃望了朗月一眼，見他是個斯文書生，雖然，他知道朗月一定有武功，否則也不會在這個地方强出頭，不過，以他的形格，把他擒下，剃光他的頭，應該不是難事。

毛長發用十分鄙夷的目光看了朗月幾眼，這種目光，也令朗月無名火起。

光閃道：「好極，我把這小子剃光了頭又如何?」

毛長發道：「這個月的分紅，我這一份是你的。」

那個面白無鬚的尊者插口道：「我這一份也押了下去。」

毛長發對面白無鬚的尊者道：「白顏相，你也非常懂得下注之道。」

這面白無鬚的尊者，原來叫白顏相，他對光閃一向也沒有什麼好感，他不過只是借這機會指點油水，因爲他知道禿子剃光這小子頭髮，應該是輕而易舉之事。

還有一個原因，白顏相瞟了那個滿臉于思的尊者。

那滿臉于思的尊者似乎不甘後人，道：「我也押我這一份花紅。」

「押給誰?」毛長發問道：「胡穌兄?」

原來這滿臉于思的人，人如其名，叫做胡穌。胡穌道：「押給白顏相。」

白顏相聽了，怔了一怔，問道：「怎會押給我?你賭我什麼?」

胡穌道：「你賭光閃是不能把這小子剃毛?」

光閃有點惱怒，道：「胡穌!」

胡穌道：「光閃兄，我並不看低你武藝，我只是純爲賭而賭，我賭白顏相輸而已。」

這四人一向面和心不和，但礙於同是四尊者，也無可奈何，但一

有機會，便各盡辦法，互相攻擊。

白顏相道：「好極，我接受。」

這四人再互下賭注，反而是忽略了朗月。

朗月道：「你們下好了注沒有？」

光閃道：「奇怪，這小子居然不怕！」

「不怕，當然不怕！」朗月突然轉身，反問在圍觀的人，道：「我應該怕嗎？」

「當然怕！」有人應道。

「怕什麼？」朗月朗聲問道。

「難道你不知他們是誰？」

朗月道：「當然知道，他們是拜火敎的四大尊者。」

這麼一說，這四大尊者反而有些愕然。

「既知是四大尊者，還敢與他們拚？」

「爲什麼不敢？」

「你武功……」有人哼出聲音，這聲音顯然是表示看不起他。

「我的武功……」朗月忽然使出了幾下熱身招式，看他雙手舞動疾如弓矢，引起了一陣轟然掌聲。

人羣之中，突然有人道：「好小子，我賭你贏！」

「我贏，我當然贏！」

「贏光頭佬？」有人問。

「贏一個可以，贏兩個也可以，當然，要全贏四個，也不會太難。」

「我不信。」有人叫道。

朗月道：「你們不信，大可以像他們一樣，也押下你們的賭注。」

這話一出，立時有人挺身而出，不是來護朗月，而是來作莊家。

有人作莊家，自然有人下注。本來是一幕好打不平，仗義執言的場面，却變成了一個賭局。

拜火敎的四大尊者，反而被冷落了。

光閃道：「小子，你先亮招吧！」

朗月道：「好！看招！」他出手極快，猛向光閃的光頭攻去。

光閃以手護頭，一連化解了十來招。

朗月覺得，光閃只是化解招數而不攻堅，當然有其目的，目的在於看清楚自己的武功來源，於是，他決定不讓他知道。

他使出一式「天龍蓋頂」，這一式沉渾有力，來自少林的大力金剛掌，又名佛手印。

不過，使出的法度却並非少林手法。

光閃叫道：「這掌來自少林！」他不再說下去，因爲這掌並非少林正宗。

朗月立時又再變招，一式「金頂降龍」，又是一招沉渾之掌，但使出法度，看似飄忽無力。

光閃道：「是武當的。」

這「金頂降龍」突然變得異常飄忽，左一掌，右一掌，一時之間，掌影滿目，眞有點弄得人眼花撩亂。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聽到光閃所說，說這小子一連使出兩招，都是大有來頭，一時之間，相信朗月有必勝把握之人增多。

光閃接了這兩招，一時是少林，一時是武當，心中也有狐疑，怎麼一個年輕小子，竟有這兩大宗派的武功？他不敢怠慢。

他要反守爲攻。

他雙掌一個合什，突然又再合併而出，好一招「佛門大開」，也有少林風範。

朗月只覺寒風撲面，他一閃開，另一陣寒風又到，這一招「慈航普渡」，竟是西藏「密宗」正宗手法。

掌風一出，雙掌一引，竟然來了一陣相反的「吸」風，把朗月也拉近了幾步。

這一式「慈航普渡」中的「慈」，並非仁慈之意，而似是有吸力的磁力一般。

朗月一時之間似無法抗拒，如果讓這吸力得逞，他便要向光閃投懷送抱。

假若讓他吸着，只要他反手一扣，自己頭項也會落在他的手臂，那時掙扎也嫌遲。

朗月突然一個翻身，頭下脚上，巧妙地化解了這一陣吸力。

光閃本來有如意算盤，只要一手把這小子扣着，自己既可以在羣衆面前得威，也可以贏了三位尊者，不料，這小子招式古怪，他出招不利，有些張惶失惜。

而朗月趁這頭下而脚上的機會，雙手向光閃下盤攻去。

他雙手一抓，把光閃雙脚抱住，然後用力一拉，光閃整個人失了重心，便倒了下來。

這一倒使觀看的人都嘩然起來。

光閃心知不妙，人雖倒在地上，但雙手護着自己的腦袋，但朗月一連幾招快攻，「劈啪」幾聲，打了光閃的光頭幾下，打得他滿天星斗。

其他三位尊者，看到自己的同伴竟敗在一個黃毛小子手上，當然不是味兒。

三人沒有一言，齊齊攻上。

朗月武功雖然有點本領，但到底不及三人之力，他們攻上，只有招架。

這時，人羣更是有些鼓噪，因爲開始之時，他們心目中是以一敵一來決勝負，才下賭注，而今三人

一齊攻上，已失去了那個賭博的原則。

這「四尊者」爲了顏面，他們當然不再理會什麼鼓噪，只求擒下這小子。

朗月已陷入了重圍，一時之間，只有拚命招架，而且越來越是招架乏力。

白顏相看準這個機會，施出他的「無雙指法」，務要使人看到，朗月在人羣之前倒下來。

他一連出了兩指，手法之快，倒是使朗月無法閃開或者擋開。

朗月雙脅被點，一陣痳痺的感覺，開始自腰間蔓延開去，他覺自己的身體已似失控。

他的步法一亂，其他三人的攻勢更加凌厲，他身上、臉上，一連中了幾招，並且快要倒下。

忽然，一個人影自人羣之中飛身出來。

朗月被這人在背部一拍，那陣痳痺感覺突然失去，他深深呼吸一下，挺起腰板，一連出了五招，擊開了那如狼似虎的「四尊者」。

「好些嗎？」那人問道。

朗月一看，才知是風勁。

「你到哪裏去了？」朗月問，並雙掌擊出，拍開那個刁鑽古怪的白顏相。

「一直在看着你。」

「爲什麼不來幫我一把？」

「現在不是來了嗎？」風勁雙手一拍，那個胡穌已攻來，來勢凌厲。

風勁一閃身，道：「走！」

朗月明白，不過，不是說走便可以走，這時毛長發又奔了過來。

原來他這一頭長髮，也有他的威力，他沒有紮上辮子，但却仍有殺傷之力。

朗月巧妙避開他的長髮，而風勁在前，却一手抓着毛長發的長髮，猛喝一聲，朗月一拳擊出，打中了毛長發的額頭。

想不到毛長發的長髮是他看家本領，額頭却是他最弱的地方，他整個人似是昏了過去。

風勁道：「走！」

朗月隨着他，兩人身形閃動，自人羣之中失去了踪影，而那三尊者却只顧怔看毛長發。

在場觀看的人都鼓噪起來，因爲都下了注，而這一場打鬥却是無端結束。

三尊者扶起毛長發，也不理會人們叫囂喝倒采，他們也迅速在這人羣之中消失。

其實，這種鬧劇，在這地方上根本是無日無之。

那些承受賭博下注的莊家，見形勢不對，也作鳥獸散，祇剩下那些貪心與看熱鬧的人在大事叫囂。

忽然，有人叫道：「軍爺來了。」

這一叫，竟然最爲有效。

那些本想找回賭本的人，都各自散去，再沒有人叫囂，只留下那些小販，繼續做生意買賣。

原來這叫「軍爺」的，正是此處維持治安的捕快，來的只是兩個人，一老一少，兩人都騎着馬。

那老的叫道：「發生了什麼事？」

有些人道：「打架，他們可打得很兇。」

「打架的人呢？」

「散了，你一來便散了。」

「那麼，賭錢的人呢？」

「給你們嚇走了。」

原來這地方，天天也有人打架，也有人下注，根本是見慣不怪的事情。

那個老的「軍爺」道：「散開，散開，不許再打架，否則拉回捕房。」

那個少的「軍爺」也叫道：「走，走……打架的人去那裏了？」

有人指着前面，叫道：「向前走了。」

少「軍爺」道：「軍爺，咱們追上去看看。」

老「軍爺」道：「好極！」

兩人一夾馬肚，兩匹馬在人們散開的道路之上，奔了出去。

*　*　*

風勁與朗月其實沒有走得很遠，他們向前走了一會，便飛身上了一間似是沒有人住的荒廢二樓。

這二樓有一個露台，可以看到這市集。

他們不走遠些，因爲他們要看看這「四尊者」有什麼其他行動。

可是，「四尊者」爲了自己的顏面，在人羣之中逃走了。

朗月回過了氣，道：「爲什麼你一直不出來？」

風勁道：「我來這裏之前，早已對你說過，我們來此，目的是工作，並不是惹是生非。」

「我也不是惹是生非，看見路有不平……」

「拔刀相助嗎？」

「當然！」朗月回應道。

風勁道：「朗月，如果你仍然堅持你這種人生觀，你實在不配當捕快。」

「爲什麼？」

「因爲在江湖上，天天都有事發生，你若見每一宗也覺不平，你豈不是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

朗月不語，他也知道自己的弱點。

風勁道：「而且，我們並不清楚所謂不平之事的來龍去脈，你的路見不平，反會變成助紂爲虐也說不定。」

「我……我已盡量按捺自己。」

「不是盡量，而是一定要按捺自己，這地方，那麼繁華，那麼多人，發生的罪惡也一定頻且多。」

「我們只是一出來，便見了那麼多事。」

「有人利用女孩强行賣花，也有人利用斷肢殘體的孩子，作爲博人同情的行乞工具。」

「單是這兩件事，足以使這裏的捕頭頭痛。」

「不過，這裏的捕頭倒是威風八面。」

「何以見得？」

「因爲一有人喊『軍爺』，他們便作鳥獸散。」

「這也未必見得。」

「爲什麼？」

「因爲他們根本上是違法在先，聞有捕頭來，怎會不鷄飛狗走？」

「這也合理。」

「因此，我們以後在這裏辦事，要特別小心，不要被事情的表面矇蔽。」

朗月點了點頭，問道：「我們剛才離去，見的軍爺，那便是我們要去見的人？」

「不用那麼快。」

「爲什麼？」

「再多看一兩天，把這市鎮的情形弄清楚一點，才去報到，這樣我們更有實力。」

「好極，一切都聽大哥的話！」朗月道。

風勁道：「我這次趁你捲入漩渦之時，毅然躲過，看你如何應付。」

朗月道：「其實並不是看我如何應付，而是教訓一下我妄撞的性格。」

「你明白便好。」

「不過，我對你有信心。」

「什麼信心？」

「我知道，在我危急的時候，你一定會現身出來拯救我的。」

「下次並不一定了。」

這時，下面市集已回復正常，而此時已是近午時，墟集已到了完結的時辰。

人人都買得東西而歸，散去的人潮，使這個本來水洩不通的布集變得有點冷清。

朗月道：「我們什麼時候去見老捕？」

風勁道：「我看還是在這市集多跑兩天。」

「爲什麼？」

「這地方表面平靜，內裏複雜，多看兩天，也許有更多發現，對將來見老捕，或者我們將來的工作，有更大的裨益。」

「我們今早已見過這麼多事情，你還想要再多見些什麼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要見的東西，是想也想不到的，至於見過拜火教這四尊者，也許只是這市集的冰山一角而已。」

朗月沒有異議，他們結賬離開了酒家。

市集上人少了，反而使他們可以看得更多的東西，很多商販，爲了使他們在散墟之前，多做一些生意，不但大幅減價引人買東西，有些甚至半賣半送，希望多做一些生意。

朗月好奇，站在一檔賣玉器的檔口，看着那些玉石。

檔主道：「客官，寶玉可旁身，助你消災解難。」

朗月道：「這些玉……」

檔主道：「這些玉都是正貨，而且價錢便宜，你先選一件再議價。」

朗月看了又看。

風勁也站在一旁，順手拿起一件來看。

朗月也拿起一件，道：「你看怎樣？」

風勁只笑而不語。

朗月問道：「怎麼樣？」

風勁依然不答，但檔主却道：「客官眞有眼光，選中了這一件。」

這件玉器，形狀十分古怪，半圓半彎，上面雕有一些簡單的吉祥圖案，既可佩帶，也可收藏在衣袋之內。

朗月道：「多少錢？」

檔主道：「這一件玉珮，要黃金一兩。」

「黃金一兩？」朗月聽了，連忙放回原處，道：「原來這麼貴重。」

檔主把那玉珮拿起，遞與朗月道：「客官，你不用嫌貴，你再仔細看看，一定是物有所値的。」

朗月不肯接。

風勁有意拉他走開。

但檔主却一手把朗月拉着，道：「客官，你還一個價錢吧！」

朗月根本上沒有想到，這塊小小像玉的石頭，價値竟然要一兩黃金，離他心目中的價錢，實在太遠，因此，他連價也不想還。

他把玉珮推回。

但檔主依然把玉珮推向他，並且重重覆覆的道：「客官，你一定要還個價。」

就在這一推一送之時，玉珮突然跌在地上，並且裂成兩半。

兩人都露出驚訝的神色。

檔主急道：「你打爛我的玉珮。」

朗月道：「我沒有，你推過來自己鬆手，把玉珮跌了在地上。」

「你打爛了我的寶貝，還在推卸責任，快賠！」

風勁道：「老闆，你好沒有道

理，我也看見是你自己把玉珮跌下。」

「你是他的朋友，當然幫着他。」

這次使風勁再沒有插口的餘地。

朗月想走。

那檔主一手拉着朗月，道：「客官，你不能一走了之，朋友，你說是不是？」

這時，他們的爭吵已引來一些圍觀的人，其中有些是一般市民，也夾雜一些其他攤檔的商販。

其中有人叫道：「你不能這樣走了。」

另一人也叫道：「要賠，一定要賠！」

那檔主見有人出聲支持他，當然不會示弱，大聲道：「客官，你一定要把這玉珮買下來。」

朗月見此情形，知道多說無益，道：「那麼，究竟你要多少錢？」

「黃金一兩。」

這話不單朗月心內嘩然，連外面看熱鬧的人也叫了起來。

檔主知道自己開的價錢實在太高，道：「不過，玉珮既然爛了，那便是半價好了。」

一減便減了一半。

朗月道：「這玉珮怎値得這樣的價錢？」

檔主道：「你既知這是玉珮，玉是無價寶，我開了這一個價錢，也減了一半價，你還說貴。」

風勁道：「當然太貴。」

檔主道：「我這檔玉器，向來是鐵價不二，而今減價，你還說貴。」

朗月道：「這個價錢，我不賠！」他斬釘截鐵的道，在場的人，也有同情他的。

檔主道：「你說什麼？」

朗月不甘示弱道：「我說不賠！」

那檔主道：「你們都聽到，他說不賠。」

他把「不賠」那兩個字，大大聲聲的叫了出來。

那些圍觀熱鬧的人都議論紛紛，其中有人說價錢太貴，同情朗月的，也有人說玉珮已爛，檔主開什麼價錢也要賠。

忽然，人羣之中出現了幾個彪形大漢，他們左推右擠，進入了人羣之內。

檔主一眼瞥去，見到這幾個大漢，便把「不賠」兩字更大聲的說了。

朗月道：「我不是不賠，而是你開的價錢，實在不合理。」

檔主見他有些退縮，問道：「你要多少才賠？」

「一兩！」

「什麼一兩？」

「白銀一兩！」

檔主聽了，笑了起來，道：「各位客官，他說我這個玉珮，竟只値白銀一兩。」

那幾個彪形大漢當中一個道：「不値一兩，應該値一百兩。」

衆人聽了，都嘩然起來。

不過，當衆人看到那個彪形大漢之後，都噤聲，其中有些人，還趕快散去。

朗月並沒有注意其中的情形，但風勁對這情形，却一切盡收眼底。

朗月接口道：「一百兩白銀，不値！」

檔主道：「一百兩也不値？」

那彪形大漢道：「客官，我們是十分公正的，我們認爲一百兩便是一百兩。」

朗月聽了，十分反感的道：「你們憑什麼說一百兩便是一百兩？」

那人笑了起來，突然高舉了拳頭，道：「我就是憑這個。」

朗月見了他的舉動，反而笑了出來。

「你笑什麼？」那人有些發怒。

「我沒有看過這麼大的拳頭。」

那人聽了，更加惱怒，一拳便打過去。

朗月早已有了準備，把頭閃開，那人一拳落了空，第二拳又出。

這一拳是虛晃一招，讓朗月再閃，然後再出一拳，一定要把朗月打個正着。

朗月何等機靈，明知他出虛招，沒有移動，反而一手格開他的實拳，自己猛地出了一招。

「砰！」的一聲，打中那人肩膊。

那人叫道：「好小子，上！」

衆人散開，還有的三個彪形大漢都撲了上來。

朗月輕聲對風勁道：「這一次你不要走了。」

風勁笑道：「要走也走不了。」

這時，四人圍着了朗月與風勁。

朗月道：「兩個對四個，咱們也不吃虧。」

這話明明是小看他們，那四人更狠，一起撲了上來，向他攻擊。

朗月一閃一劈的去勢非常强勁，前面兩人一連吃了幾下悶招。

風勁一招，也是攻劈凌厲，不過，風勁左搖右擺，先避開了他們如狠似虎的攻勢，再猛地出招，兩人各中一招，並不是要害，却叫他們雪雪呼痛。

風勁只想懲戒一下這幾個多管閒事的人。

哪知道，他們一吃了苦頭，都

動了眞火，他們抽出了配刀。

朗月與風勁並沒有帶兵器在身，雖然並不怕他們，但在他們兵器之下，處處吃虧。

兩人各虛晃了一招。

風勁道：「走！」

朗月也依聲跳出了圈外，不過，那四人却如影隨形，又轉身圍住了他們。

風勁知道，再不出猛招，擺脫不了這四人。

他喝了一聲，作勢要逃，那四個人立時追向了他，風勁突然一個轉身，兩拳分擊，打中了兩個奔在前面的人，兩人中個正着，口血鼻血一陣標出來。

另外兩人稍爲猶豫間，風勁已再出招。

這一次，風勁是雙腿齊飛，那兩個衝上來的人吃個正着，悶哼一聲，都倒在地上。

邪教東邀　先禮後兵

朗月見了這情形，忍不住的道：「師哥眞的好身手！」風勁只笑了一笑。

那四個倒地的人，雖然手持兵器，不但沒有佔到半點便宜，反而是落得了如此收場，在旁看熱鬧的人，也大喝倒彩。

那個玉檔主人，本以爲有人出頭，一定大有所獲，哪知道這四人不濟事，只有苦着口臉，站在一旁。

朗月見那四人倒地不起，道：「走吧！」

風勁道：「不，我們也的確是打碎了人家的玉器，也應賠償，只不過是不該賠那麼多。」

朗月道：「合理！」

他自懷內掏出了一個小包，包內有黃金白銀，他拿了一錠白銀，問風勁道：「怎麼樣？」

風勁道：「這已差不多。」

朗月手拿着白銀，正想交給那攤檔主人，不知什麼緣故，一隻脚踢在地上一個洞，竟然站得不太穩，像要仆倒下去，不過他脚步向來很穩，很快便穩定了身體，不過，手上的小包，却掉了下去。

登時，散了一地碎銀。

他連忙蹲了下來，收拾那些碎銀。

這一切都看在那幾個倒在地上受傷的人眼中，其中一個，以手指搭口，吹起口哨。

風勁與朗月並不知他做什麼，只想快把這一錠銀交與檔主，快些離去，以免惹上這些無妄之災。

那檔主本以爲這一趟生意無着，不料，風勁把一錠白銀交來，這一次，他立刻收了，不敢再多言，否則可能連這一錠白銀也沒有了。

忽然，自人羣之中，湧出了五六個少年人，這些少年人一來，便撲向朗月。

朗月當然並不怕他們，不過，雙拳總難敵四手，何況是十多隻手？

而那些倒在地上的人已站起來，他們都齊齊攻向風勁，一時之間，本已停了下來的一場打鬥，又無端的開始起來。

朗月見那幾個少年武功並不厲害，却有一套獨特的打法，他們不怕身體痛苦，拚命要貼着朗月而戰，他們不像打鬥，竟像寃鬼纏身般。

朗月左右開弓，推開了兩個，另外兩個又奔了上來，猛纏死拚。

這種打法倒也非常有效，因爲他們並不怕痛，也不怕死似的纏着不放，一時之間，使朗月無可奈何！

忽然，少年人之中，又有人發出一下忽哨，那五六個少年人，突然又一一脫出重圍，轉瞬之間也消失了。

那四個持刀的，虛晃了幾招，也突然撤去。

沒有人打架，人們也散去。

朗月與風勁離開了這些攤檔，但見路邊有些人在竊竊私議。

朗月奇怪，想找個人來問，但那些人一見他們走近，都作鳥獸般散開，似乎非常害怕他們。

其中一個似乎有點看不過眼，只低聲道：「老兄，你倆都着了道兒。」

「什麼道兒？」

那人並沒有作任何解釋，又隨人羣走了。

朗月與風勁自問多年闖蕩江湖，什麼大小場面沒有見過，一時之間，實在不知道自己着了什麼道兒。

那時日已當午，太陽有點兒熱，他們經過這一場打鬥，也感到口渴與肚餓。

朗月見前面有一間菜館，道：「師哥，咱們也應歇歇脚，該吃午飯了。」

風勁沒有反對，兩人進了菜館。

一個小二上前招呼，道：「兩位客官，要些什麼東西吃呢？」

朗月道：「你們有些什麼地道小菜？」

「有，牛羊鷄鴨，你們可以任點。」

朗月道：「什麼？牛羊鷄鴨，師哥，我却喜歡吃點豬肉。」

這話本很平常，可是，那小二却似翻白了眼，道：「我們這裏……提也不可提……」

朗月不明，道：「什麼提也不可提？」

風勁一看四周，不單看到小二翻白眼，其他食客似乎也不甚高興，他再看四周，只見那個懸在外面的招牌，有「清眞小館」四個字。

風勁這才恍然大悟，道：「小二，你隨便拿幾個小菜來。」

小二聽了，才退了開去。

朗月仍然不明所以，望着風勁。

風勁道：「師弟，入境問禁，這是江湖規矩，你可知道？」

朗月道：「當然知道。」

「你看！」風勁指着外面的招牌。

朗月道：「清眞……啊，怪不得，怪不得！」

「他們是回教的清眞教徒，不吃……你竟在他們面前提起，怪不得其他食客也向你瞪眼。」

「對，對，這實在是犯禁，當着和尚面前罵禿驢！眞是……」

他還沒有說完，風勁已阻止他道：「師弟，不要再說了，不要說了。」

「爲什麼？」

「你看……」他用目光示意前面，幾張枱之外，竟坐着一個出家人，那和尚頭大如斗，却剃得非常光滑。

朗月連忙掩着自己的嘴巴，道：「我今天不知犯了什麼煞，說什麼也不對。」

這時，小二已捧上了小菜。

風勁道：「不要多說話，還是好好的大嚼一頓。」

朗月依言，據案大嚼。

這一間清眞小館，菜式倒也精美，而且味道十分好，朗月又再要多了幾個特式小菜。

兩人吃了一會，覺得非常愜意。

當他們吃完，小二自動奉上了香茗，兩人喝完，朗月便伸手入懷內，打算付賬。

可是，當他的手一接觸內袋，整個人便呆了，道：「我的錢包不見了。」

「什麼？是剛才打架之時……」

風勁頓了一頓，也伸手入袋，他也立時呆了。

「怎麼？」朗月問。

「我的錢包也失去了。」

兩人互望着，才恍然而悟，齊聲道：「怪不得那人對我們說，我們着了道兒。」

朗月道：「那五六個少年人。」

風勁道：「我記得他們其中一個倒在地上的人，撮唇呼哨之後，他們才來。」

朗月道：「那是我跌了錢包之前。」

「對，財不可露眼，一露眼……」

「對，那幾個少年人，武功並不高强，却猛向我身上纏來，怪不得，怪不得，他們拚命纏上，是施展他們妙手空空。」

「我呢？」風勁似是自言自語道：「我又是什麼時間失去了錢包？」

一時之間，他似無法想起。

朗月也覺奇怪，師哥向來是個非常小心謹愼的人，怎麼他的錢包也會被人扒去？

風勁道：「對，當那六七個少年攻向你之時，那四個倒地大漢也向我攻來，他們趁我分心……」

朗月道：「想不到我們……」

站在一旁的小二，一直聽着他們的對話，當然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小二倒也十分有耐性，道：「你們再小心看看，看看有沒有……」

他們果然依言，在自己身上，搜了又搜，根本什麼銀子也沒有了。

忽然，小二有個怪異的臉色，道：「難道你們想……想……」

朗月道：「你千萬不要這樣說，我們不是這樣的人。」

小二道：「我在這裏工作很久，看見過無數吃完了東西而不付賬的人，而且他們做戲也表情十足。」

風勁聽了，一時之間怒火中燒，道：「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吃霸王餐？」

小二道：「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朗月道：「你看我們也不像那些人。」

小二道：「那麼，請付賬！」

一時之間，二人實在無法回答。

朗月心急之下，掏出了那個跌斷了的玉珮，那個剛才惹來一場打架，也因此而失去了錢包的玉珮，道：「我們押這個！」

小二一看，連忙皺眉道：「這東西……爛的，如果是好的，也不值一兩銀。」

朗月道：「我們不是要把這東西押下，我們只是暫放你們處，明天再回來付錢。」

小二道：「有誰會回來贖這個爛東西？」

小二的話並不是無理，朗月雖怒，却是發作不得。

當他們正在你一言我一語的時候，突然，坐在前面那個好像出家人的人，向小二招手。

小二以爲那人有什麼吩咐，暫時離開他們，上前招呼那個頭大如斗，剃得光光滑滑的出家人。

那人實際上並非一個出家人，因爲他並非穿着袈裟，他們誤以爲是和尚，只因爲他有一個光溜溜的

禿頭。

那和尚模樣的人，向小二說了幾句話。

小二再轉身過來，道：「走吧，你們可以走了。」

兩人聽了，突覺愕然。

「爲什麼？」

「因爲那位客官爲你們付了，你們眞好運。」

兩人往那邊望過去，却不見了那和尚模樣的人。

「那位……那位……」

「正是那位客官給你們付了！」

小二也回過頭來，也不見了那個和尚模樣的人，自言自語道：「他說不要你們謝，所以走了。」

朗月道：「今天又不算完全倒楣。」

兩人出了淸眞小館門外，只見前面那個人，正是那個光滑頭顱的人。

他們追上去，道：「這位，這位……」

一時之間，他們不知如何稱呼這人。

那人回過頭來，道：「兩位兄台不用客氣。」

「我們眞不知如何多謝你！」

「不用多謝。」

「我們改日會雙倍奉還。」

「不用，不用，咱們萍水相逢，倒算是一場緣份，相信我們若有緣，自會再相見。」

那人說完，轉身便走。

朗月本想追上，但風勁一手把他拉着，道：「他既然不想我們還，還是不要追上，在這個小鎮之內，一定還有見面的機會。」

朗月也停下了脚步。

風勁道：「我們先回客棧……痲煩，沒有了錢，怎樣付給客棧？」

風勁道：「眞的沒有銀兩？」

「沒有了。」

風勁又道：「看來計劃要改變了。」

「改變？」

「是的，我們本想來向衙門報到之前，來過深入民間探訪，而今無法這樣做了。」

原來風勁與朗月二人，本身是從京城派來的衙差，來這個鎮工作，他們想在工作之前，充份了解這個地方，因此微服出遊，想不到却遇到這一連串的事。

他們身上既沒有了錢，在街上多留連，也是無益，所以，他們迅速回到客棧。

打開房門，風勁首先發覺有異，似乎是有人翻箱倒櫃，搜索一番似的。

風勁道：「快看看有什麼損失？」

朗月是住在隔鄰那個房間，他走過去一看，不一會便匆匆而來，臉孔發白，道：「我失去了那封委任書。」

「什麼？是京城的委任書？」

朗月點了點頭，問道：「你有什麼損失？」

風勁道：「我也像你一樣。」

「什麼？你也失去了委任書。」

風勁點了點頭。

「什麼人膽敢這樣做，我要去……」

「去哪裏？」

「去告官。」

兩人錯愕地相視一會，然後大笑起來，他們都明白，他們本身是官差，却爲了這件失竊事情報官，事情一傳出去，豈不是成了人們的笑柄？

風勁想了一會，道：「看來事情並非我們所看到的那麼簡單，我們來這裏，根本沒有人知道。」

「有，縣衙知道，這裏的大捕頭也應該知道。」

「他們知道，但並不認識我們的模樣。」

風勁道：「我們昨日才到，今日到市面去看看，便一連串發生了這些事，我們遇到了這裏的三大幫。」

朗月道：「你是指那些拐子佬？專拐帶小童去行乞的？」

「還有那些賣花的小姑娘。」

「最可惡的是那些惡徒，把我們身上的銀子也完全扒去了。」

「是的，這三幫人，正是這地方最大的罪惡，而我們一一遇上了。」

「最重要的，竟有人知道我們住在這裏，連我們的委任書也拿走了。」

「沒有委任書，我們如何去衙門報到？」

「看來我們的行踪早已被人知道，而且瞭如指掌，我們一出動，便叫我們吃苦頭。」

「那麼，這件偷竊之事，也與三幫人大有關係？」

「我相信是！」

朗月道：「我們先去找那四個大漢。」

「你是指曾與我們交手的四個大漢？」

「當然，他們一定是這三個幫會的打手，找到他們，才可以找到他們的頭頭。」

風勁想了一會，道：「不，我們既已在他們監視之下，再作妄動，反而遭他們訕笑。」

朗月道：「難道我們坐在這裏等？」

風勁道：「看來我們不用多等。」

朗月並不明白。

這時，有人敲門。

風勁道：「看來，我估計的並沒有錯誤。」

風勁開門，進來的並不是小二，而是一個書生打扮的人，那人道：「閣下可是風勁先生？」

風勁道：「在下正是！」

那人從衣袖掏出一張大紅帖子，恭敬的遞與風勁，道：「我家教主，請兩位前去一聚。」

「教主？」

那人並不解釋，只道：「你們看過帖子便明白。」那人說完，轉身出去。

朗月追出去，不一會便折回來。

風勁道：「追不到？」

朗月道：「追不到，那人一出門，便失去了踪影，他可是個書生呀。」

「書生，他當然是假扮的，你看他遞上這紅帖之時，他手上骨節處都起了繭，當然並不是個眞書生，而是一個外家功夫不弱的人。」

朗月道：「師兄果然觀人於微。」

風勁道：「我們怎及他們，他們要把我們二人，玩弄於股掌之間。」

「怎麼說？」

「你看這大紅帖子。」

朗月接過，打開一看，却見這帖子上滿是火焰的圖案，但却有非常整齊的漢文，內裏的意思是恭請二人往拜火教之內一聚云云。

朗月道：「拜火教？」

風勁道：「我們今日也遇過一些人，那些人看來並非中土人士，他們眼窩深陷，鼻樑高挺，看來是來自天竺以外地方的人。」

「天竺以外？是波斯？」

「是的，如果他們是天竺人，皮膚一定非常黝黑，而這些人並非如此。」

朗月想了一下，道：「我記起了，我們曾見過一個似僧非僧，身穿白袍，綉有金線的人。」

「正是，那種服飾，豈是我們中土人士？」

「他們是拜火教？」

「拜火教正是那些波斯人的大教。」

「這個教主是誰？」

「發帖的人並非教主，而是一個叫普普波爾的人。」

「普普波爾，是個怪名字。」

「這可能是波斯文的譯音，他自稱是拜火教的恩使！恩使的意思，我看是拜火教教主派來的欽差，可以全權的代表教主。」

「他們邀我們去做什麼？」

「帖子上只說一聚。」

「一聚那麼簡單？」

「當然不是。」

「那爲了什麼？」

風勁道：「只要我們依時赴約，那便明白。」

朗月道：「我們不能跟這些邪教交往。」

「爲什麼不？」

「因爲他們顯然有目的，我們是官差，哪有與這邪教恩使交往的道理。」

「我們沒有了委任狀，怎能向衙門報到？不能到衙門報到，又怎算是衙差？」

「我們到衙門，縣衙一定查得到。」

「當然可以查得到，不過，要費一番唇舌，也要弄一番手續，我們倒不如讓事情繼續發展下去。」

「發展？」

「有人正打我們主意，我們何不來一招順水推舟，那可能有意外的收獲。」

朗月聽了，對師兄這一番話，似懂非懂，不過，他向來信任師哥，也不再多言。

* * *

拜火教所送來的帖子之上有一個地址，但風勁與朗月初來甫到，當然不知那地方所在。

當他們正要召小二來問，小二已在門外向二人道：「外面有一輛馬車等候，請二位客官上車。」

兩人早已換了衣服，既然有馬車來接，他們也不推辭。

這輛馬車，套着兩匹馬，旁邊還有兩個騎馬的人，看來是護送這馬車的。

馬車只是一輛非常普通的馬車，毫不起眼。

可是，當那車伕招呼他們往車廂，那帘布被掀起，兩人眼前爲之一亮。

原來這外表普通的馬車，車廂並不普通，裏面全用非常柔軟的絲緞所鋪，並隱隱有幽香。

兩人坐在車內，靠着非常柔軟的墊子，比躺在客棧內的床鋪還要舒服得多。

馬車慢慢的離開客棧，向郊外而去。

他們知道是郊外，因爲從車廂內紗窗外望，只見漸漸多見樹木，少見房屋。

而且馬車出了郊外之後，越來越快。

朗月奇怪道：「怎麼會這麼快？」

風勁往前面一望，只見前面本來是由兩匹馬所拖着，而今已變成了四匹。

朗月也看到，不明所以道：「爲什麼會變成四匹馬？」

風勁道：「你最初不是看到有另外兩個騎馬護車的人，他們的馬已作拖車之用了。」

「爲什麼會這樣?」

「可能是在城內，用一輛四馬所拖的車，太過令人注目，到了郊外，不再有人注意了。」

「這車廂也是出人意料之外，外面是那麼普通，裏面可說是金碧輝煌。」

「但這並不是一間屋子。」

「比起主人的睡房還要漂亮。」

馬車雖然跑得快，但並不動盪。

不一會，馬車停了，一個馬伕掀起帘子，恭敬地道：「請兩位下車。」

風勁與朗月下了車，以爲一定是來到一間豪門大宅，因爲馬車已是這麼威煌，主人的住宅當然是首屈一指，但眼前並不是一間豪宅。

原來像一間古舊的城堡，却沒有城堡那種氣勢，而且有些破落的感覺。

那馬伕引領他們進入這古舊大宅，狹窄的門口，顯得有點寒酸。

可是，走過這通道之後，却飄來一陣沁人心脾的花香，然後，前面是個花海。

花海，用海字來形容，並沒有過份，因爲眼前一片花，姹紫嫣紅，什麼顏色也有，什麼品種也有，而且是非常燦爛地盛開着。

兩旁有燈光照着，他們在花海中經過，再進入另一間房子，一間令人全然改觀的房子。

原來外邊那一間只是一個掩護，來到這一間，才是這拜火教恩使的眞正住宅。

馬伕又再恭敬道：「請！」

兩人進入了一間全然是金色的大廳，燈光把四周金色反照射出來，每個人臉上都是金色的。

大廳當中，坐着一個身披長白袍的人，那人有點面善，却又記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

這人身旁，坐着一個光頭的人，不是出家人的光頭人。

這人正是今天爲他們在酒樓內付賬的人，另外，還有四個身材魁梧，但在這金色的柔光之下，也變得非常祥和似的「四尊者」。

那身披長白袍人的道：「歡迎兩位！」他的語調有點古怪，不過，他似乎已盡了能力，學足了中土的語音。

一時之間，風勁與朗月不知如何以對。

那人續道：「我是普普波爾恩使。」

立時，整間屋子的人，都齊齊低聲地哼着：「恩使，恩使……」

他們聲音雖低，但在屋中迴响蕩漾着，使風勁與朗月也忍不住的同唸：「恩使！恩使！」

普普波爾聽了，十分開心，雙手一揚，「恩使」的聲音便停了下來。

普普波爾道：「兩位請坐！」話未說完，已經有人捧上椅子，兩人坐下。

普普波爾道：「我們拜火教，一向主張和平，你們也愛和平嗎?」

朗月望了風勁一下，兩人不覺的點頭。

普普波爾道：「對了，你們也知道和平的重要，但人生之中，苦痛極多，我們不向痛苦屈服，但願熊熊的烈火，能把所有苦痛都燒掉。」

這時，大廳之中，响起一陣低微的聲音，好像是誦經，也像是呻吟。

普普波爾擊掌三下。

突然，有兩個少女自旁邊出來，而大廳之內，本是大放光明的，却慢慢地暗了下來。

那兩個少女，身披普普波爾的密實衣裳，除了她們雙眼之外，幾乎整個人都被包裹着，她們衣裳所用的材料，十分之古怪，在慢慢暗下的燈光之下，却能漸漸發出一些光芒，開始是淡淡的，然後是越來越光，直到大廳的燈光完全暗了下來，而這兩個少女却似被火燃燒着一般。

當然，那並不是眞正的火焰，而是衣裳顯示出來，或者是幻覺的火焰。

兩個少女開始舞蹈，她們優美的舞姿，配合她們身上的火焰，眞叫人屏息靜氣的看着。

她們的舞姿是多姿多采的，但身上的火焰也同樣是多姿多采的，而且極盡變幻之能事。

這兩個少女的舞蹈，不單吸引着每一個人，而且越來越使人心弦震動，因爲她們開始脫下那密實的長袍。

脫下長袍，她們的臉也露了出來。

兩個都是美人兒，雪白的肌膚，在火光之中，更使人心動，不過，她們身上仍穿着非常端莊的衣服，而她們手中，却開始舞動那件大長袍。

這時，長袍再不是發出幻覺似的火焰，而是眞的有了火焰。

火開始燃燒長袍，而她們兩人便這樣舞動着長袍，火焰越來越大，而她們的舞步也越來越快，直到那件長袍被火燒盡，化爲灰燼。

這時，大廳之內，燈光再亮起來，兩個少女也從旁退了出去。

好一場精采的舞蹈。

當他們再望向當中，却不見了那個拜火教的恩使普普波爾，不知他在什麼時候溜走了。

不單是普普波爾不見了，連本來在大廳之內的很多人也不見了，

只剩下三個人。

而這三個人之中，只有一個是他們曾經見過的，便是那個曾經爲他們付賬的光頭人。

他坐在當中，面對風勁與朗月。

而在他身旁，有另外兩個人。

左邊的是一個女人，年紀在三十與四十之間，臉孔冷冰，但十分美麗，叫人想多望她一眼，却又不敢。

右邊是個中年人，應該已是五十開外，但精神非常好，一雙眼睛，精光射出，身旁並有一支鐵棒。

光頭人道：「風捕快、朗捕快！」

風勁與朗月同感訝然。

光頭人續道：「這是來自波斯國的葡萄酒，乾了這一杯！」

其他兩人也拿起了酒杯。

風勁並沒有拿起，朗月本來想拿，也把手放開了，他要看風勁的一切暗示而行。

光頭人見他們不動，立時呵呵大笑地道：「兩位不用擔心，這些葡萄酒不單無毒，而且是難得一嚐的佳釀，我們先乾爲敬。」

他果眞一飲而盡。

而他身畔的兩人，也同時一飲而盡。

風勁道：「三位以及你們教裏的恩使的好意，我們兩人都心領了。」

光頭人道：「心領?」他似乎不明白這個詞語的意思，不過，旁邊那女人低聲解釋了一下。

光頭人又笑道：「啊，我明白，我明白，風捕快是個非常小心謹慎的人，在下先介紹我自己，我姓巫，單名一個錐字。」

在旁邊的女人補充地道：「他是名滿江湖的『妙手纖纖』巫錐，也是我們的首領，他不但統領我們，而且統領着他一班妙手纖纖的徒兒們。」

「妙手纖纖?」朗月有點不明。

風勁道：「怪不得我們的錢包這麼容易便不見了，原來碰到了高手之中的高手。」

朗月聽了，才明白所謂「妙手纖纖」，其實是指他們是扒手。

巫錐道：「花姑姑，我不是統領你們，我們只是大家同心協力，爲恩使而工作，對了，風捕快、朗捕快，我也應該給你們介紹這位花影動姑娘，花姑姑！」

花影動接口道：「在下是主理『竹葉幫』的花影動。」

巫錐道：「花姑姑外號是『姹紫嫣紅』，人不單漂亮，而且輕功厲害，舉世無雙。」

花影動連忙道：「巫大哥太抬舉在下，我這三脚貓功夫，哪說得上舉世無雙!」雖然，她的話雖是謙虛的，但冷傲的臉也綻放着笑容。

巫錐道：「我們不應該冷落我們這位龍頭大哥。」

鐵擎天忙道：「在巫大哥之前，豈敢稱龍頭大哥，在下是『拐子幫』的鐵擎天!」

巫錐道：「『中流砥柱』鐵擎天，一枝鐵棒子，打遍天下!」

鐵擎天道：「巫大哥又在開在下的玩笑了，區區一枝鐵棒，有什麼能力打遍天下?」

朗月忍不住的道：「原來兩位便是統領那些强行賣花的小姑娘，以及拐了人家小兒小女作乞丐的?」

花影動與鐵擎天聽了這率直的話，立時動怒起來。

花影動道：「你這小子口不擇言，我的小姑娘賣花，有什麼值得你批評?」

鐵擎天也十分惱怒，一手拿着鐵棒，道：「我那些天生殘疾，無人敢要的孩子，只有我才有仁慈之心收留下來，讓他們也盡一分力掙點錢，那算是……」

巫錐道：「兩位千萬不要爲這兩句說話動怒，朗捕頭也許是心直口快，開罪兩位，只要他明白我們，將來一定對兩位統領下的『竹葉幫』與『拐子幫』尊敬有加。」

朗月似乎還想說話，不過，風勁一手扯着他的衣衫，道：「三位既然都是本地赫赫有名之士，爲何却要請我們這兩個無名小卒來?」

巫錐笑道：「世間上的事，往往是表裏並不一致，正如兩位，自謙是無名小卒，但事實上却是兩名京城的名捕。」

風勁道：「名捕?」

巫錐道：「風捕快，你不用再裝模作樣，你是京城派來的第十六位名捕，朗捕快是第十七位。」

「你怎知道?」

「我們當然知道：」一頓，巫錐道：「當你們一踏入這個市鎮，我們已知你們來歷。」

朗月道：「我們是秘密而來，你又怎知我們行踪，你們也不必裝模作樣。」

花影動道：「這位朗捕快，是朗月姑娘!」

朗月聽了，全身爲之震動，因爲，由始至終，只有他的師哥風勁才知道她是女兒之身，爲何這個花影動，竟然也知道她是個女人?

花影動道：「你不必驚訝，因爲以後，你要驚訝之事還會更多。」

朗月望着風勁，風勁雖然表面裝着若無其事，但仍然掩飾不住他的愕然與不安。

巫錐道：「我們是快人快語，

你們呢？」

花影動道：「既是京城名捕，當然是英明神武，明決果斷！」

鐵擎天也插口道：「所謂冠蓋滿京華，兩位既是來自京城的名捕，有什麼場面沒有見過？」

三人你一言我一語，務要使風勁與朗月立時表態。

風勁道：「多蒙你們看得起，你們既是快人快語，那麼，你們便說出你們想知的事情。」

巫錐道：「好，風捕快果然是爽快，所謂朝廷不會差餓兵，我們當然更加不會。」他說完，三擊掌。

外面已有人回應。

巫錐續道：「我們這個地方，雖說面積不及京城大，人也不及京城多，但說到繁華，京城却是有所不及。」

風勁覺得奇怪，心想：「為什麼轉了話題？」

巫錐道：「我們這個地方，地處東西南北之中，無論北上南下，東去西來，那一個人不經此地，因此，這處的人流便是中原之冠，也因此，這裏是抓錢的最好地方。」

鐵擎天道：「千里為官只為財。」

花影動道：「你們也不例外。」

風勁正想回答，巫錐已截着道：「在你們來此之前，可曾知道早已有名捕前來？」

風勁道：「略知一二。」

巫錐道：「略知一二是不足夠的，讓我清楚的告訴你們，在你們之前，來自京城名捕，足有十五名之多。」

朗月道：「十五名，他們呢？」

花影動道：「好問題，我們也可以給你一個好答案——灰飛煙滅。」

她答得非常輕描淡寫，但聽在兩人耳內，却令二人心弦為之震動。

巫錐道：「對不起，我們都是從實報導，十五位京城名捕，都在這裏消失，當然，他們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際遇，不過，他們都有同樣的結局——消失。」

朗月實在忍耐不住，問道：「為什麼？」

「其中有幾個，因為來到這裏之後，被這個大染缸污染了，他們比我們更貪財，更好色，因此，他們雖說消失在這地方，倒不如說是因為錢財與女色而銷聲匿跡！」

朗月道：「這是死有餘辜！」

花影動居然拍掌道：「好個正氣凜然的朗月，不過，也有很多個便是因為正氣凜然也從人間蒸發了。」

朗月道：「什麼蒸發？」

花影動道：「因為他們正氣凜然，既不吃軟的，也不吃硬的，因此也無緣無故的不見了。」

鐵擎天道：「還有幾個，死得不明不白。」

巫錐道：「不，他們並非死得不明不白，他們自己知道找死的原因，你可想知道？」

他不知是問鐵擎天還是問風勁與朗月。

不過，這問題還是由他自己作答，道：「所謂學藝不精，咎由自取。」

風勁當然聽得非常明白，過去京師派來的十五個捕快，其中死在這個城鎮的，全為了這三個原因，一是貪圖逸樂與錢財，二是正義剛強不屈，三是武功不逮。

巫錐道：「我想，你們應該不屬這三類之列。」

風勁道：「根據你們這麼仔細的調查，我們應該入哪一類？」

鐵擎天道：「論武功，你們既可稱為京城名捕，而且是挑選出來的，你們的武功應該毫無疑問。」

巫錐道：「風捕快是御前一等侍衛，朗捕快皇后禁宮侍衛，單看這兩個名銜，足以知道並非泛泛之輩。」

花影動道：「那麼，只剩下兩個選擇。」

巫錐道：「這兩個選擇我們不用猜測，一會便可分出端倪。」

巫錐說罷又再擊掌，隨即道：「進來！」

只見兩個僕人，捧着一個木盤子進來，盤子之上，蓋有一塊錦緞。

兩人恭敬的退下。

巫錐道：「風捕快，請你揭開。」

風勁稍為猶豫，但仍然上前揭開。

立時，衆人眼前為之一亮，因為木盤之上，擺滿了金元寶，一眼看去，足有百個以上。

巫錐道：「怎麼樣？」

風勁無言，但朗月却道：「怎麼樣？」

巫錐道：「只要你們一點首，這些都是你們的。」

朗月道：「你們當我們……」

風勁插口道：「你們要我們怎樣？」

「非常簡單——仍舊回衙門報到，然後作例行巡查，三兩個月之後，回京城去。」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風勁問。

巫錐道：「事情便是這麼簡單。」

風勁笑了起來，開始的時候，笑聲仍有些苦澀，不過，漸漸似是開懷大笑。

而巫錐也接着笑了起來，當

風勁問連傑：「你有何辦法可救出朗月……」

然，花影動與鐵擎天也笑了。

獨是朗月一個沒有笑。

她望着風勁，臉上不單沒有笑意，而是披上了一層嚴霜似的。

巫錐止住了笑聲，道：「風兄，我想你要好好說服你這個師妹了。」

巫錐居然稱風勁為風兄，看來他是認定了風勁早已為這些黃金所動。

風勁也止住了笑意，道：「朗師妹，妳休怪我。」

「怪你？我奇怪的是，你沒有見過黃金？」

「當然見過，皇宮裏面，堆滿了金元寶。」

「那麼，你為什麼……」

「皇宮那些金元寶是屬於皇上的，並不是屬於我的，那便是大大的不同。」

風勁表明了心跡。

朗月聽了，一時之間，怒從心上起，她不顧一切，一躍而起，雙掌遞出。

她並不是打向風勁，而是拍向那個盛滿金元寶的盤子，這一招力度並不太大，但足以使黃金元寶四散。

巫錐、花影動與鐵擎天也站了起來。

朗月向那扇門撲去。

風勁也立時起來，他一個飛身，往那個木盤子一抄，也飛身向門而去。

原來風勁眼利，不單是看見木盤子之上滿佈金元寶，元寶之下，還有兩封書信，那並不是什麼書信，而是他們的委任書。

巫錐自有他的如意算盤，有信心他們必然接受這黃金，然後把委任書交與他們，那麼他們三個幫會可以繼續在本城肆無忌憚的横行。

不過，有時如意算盤也不如意。

風勁抄了兩封委任書，立時縱出。

巫錐却沒有動。

花影動道：「巫大哥，不用追？」

巫錐搖了搖頭，道：「我早已吩咐了『四尊者』，他們逃不了。」

鐵擎天道：「巫大哥果然料事如神。」

花影動白了鐵擎天一眼。

巫錐道：「我們既可以對付以前的十五個，也可以對付這兩個。」

＊　＊　＊

朗月畢竟是年輕些，她聽了風勁的幾句話，便以為他一定是受不了黃金的誘惑，因此，她立時下了一個決定，她要先闖出這個地方，再與這三個黑幫派週旋。

但風勁早已一眼看到，金元寶

之下，壓着的是他們兩人的委任書。

這兩封委任書對他們極其重要，因爲要以正式的身份與這些黑幫派週旋，第一步便要往衙門報到，沒有了委任書，雖然並不是一定不能到衙門報到，但到時大費唇舌之外，還要浪費時間，因此，找回這兩封委任書，是非常重要的。

本來，風勁想誘使他們分心，然後再下手，他希望有一個兩全其美之法，既可拿回委任書，也可以暫時取得他們信任，這樣，對於他們將來的工作，大有裨益。

可惜，朗月年輕，較爲衝動，她一動手，風勁知道再無挽回的辦法，於是，他也立時下手，奪回委任書。

風勁一出那扇門，只見兩面都是長長的走廊。

他沒有法子決定，朗月會向那一邊走，他只好憑運氣向左邊長廊而去。

來到盡處，却是一個大窗，窗外是琉璃屋瓦，想不到這麼快便有出路。

不過，憑他江湖經驗，他知道並不會這麼容易的找到出路，他先走到窗前。

那琉璃屋瓦外面，有兩個黑影。

原來那時已是暮色四合，月亮已升起。

月色之下，似有反光，原來那是一個禿頭的反光，「白禿毛鬍」四尊者中的禿頭光閃，早已在瓦上等着。

「巫先生所料果然不差。」光閃道。

原來另一邊還有人，那人一身白色，白袍在月色之下，似鍍上白金，又是另一番風采，這人正是四尊者爲首之白顏相。

白顏相道：「當然，否則也不會派咱們兩人，迎接貴客。」

風勁知道，一場硬戰已是免不了。

他一躍而出，像隻輕身燕子般落了屋瓦之上。

白顏相道：「好極好極！」

光閃道：「有什麼令白兄這麼高興？」

「這多年來，所謂名捕，也不過是泛泛之輩，十五個，十五個了，也不能使我們好好舒展一下筋骨。」

「對，白兄所言甚對，有道是無敵是寂寞的。」

風勁聽了他們的話，也實在有點按捺不住，道：「來吧，來吧，何必風言風語。」

光閃道：「白兄，還是我先來？」

「好極！」白顏相仍然雙手抱於胸前。

風勁急欲脫身，一來要找回朗月，二來在這處多留一刻，便多一分危險。

因此，他一出手便是殺着。

光閃也是個機靈人，一觸及掌風，已知來者當眞非泛泛之輩，他一側身，閃開來勢，然後一個翻騰，改守爲攻，他人在半空，不單沒有因懸空而乏力，反而趁着翻騰之去勢，更把掌力發揮出來。

風勁爲了盡快知道對方武功底蘊，硬接了這一招。

兩人同時彈開。

光閃人在半空，稍爲迴旋，驟然降下，他不敢再看輕風勁。

光閃又再出雙掌，風勁蓄勁以待。

這兩掌好像是虛招，風勁發覺之時，光閃已欺身接近，化掌爲爪，抓向風勁的心窩。

這是狠毒的一招。

光閃的爪，有如電光石火。

風勁昂身，稍爲避開，但胸前衣襟早已被他抓着，「嘶」的一聲，衣襟撕破了。

這一手雖然稍佔上風，但實際上並沒有傷害到對方，因此，光閃再發勁招。

風勁衣衫被撕破，並沒有使他發怒，反而更爲沉着應戰，他稍爲向後再避一下，光閃又再攻前。

風勁一連退了三步。

光閃依然追前三步。

這時，光閃已將强弩之末，去勢已盡，然而，風勁一退退了三步，却是强弓上弦，一觸即發。

風勁突然雙掌全力遞出，光閃那裏可以抵擋得住，整個人被拋上了半空，不過，他仍不愧爲高手，在半空中翻騰一下，卸去了一部份力，借勢落下來。

他站穩之後，鎭定下來後，只覺通體涼浸浸的，再低首一看，胸前、兩袖的衣衫，早已裂開。

風勁這兩掌，足以表明他是高手，以掌震破衣衫，比以爪抓破衣衫，功力立見高下。

白顏相見狀，一言不發，便攻過來。

風勁早已有了準備，只見他一動身，風勁便以動制動，而且是後發而先至。

風勁一掌打出。

白顏相想不到風勁會如此快，他不敢硬接這一掌，側身閃過，在閃開的時候，竟然可以橫身勾起雙腿。

這雙腿是別有名堂，號曰：「別時容易見時難」！

這個勾腿之法，雖有這一個風雅名字，但却有殺人的威力，據說在江湖之上，可以逃離這個橫身勾腿之法，不足五人，而風勁居然可

以避過。

風勁叫道：「好腿法！」

白顏相道：「原來你也認識這腿法。」

「當然認識，所謂『別時容易見時難』，因爲在這勾腿之下，沒有幾個人可以再見親人之面。」

原來這個風雅名字，竟有這樣的意思。

他倆雖然是在對話，但手腳並沒有慢下來，兩人轉眼已拆了近百招。

風勁心想：「千萬不要被這老鬼所纏，否則朗月一定遭人毒手！」他虛晃一招，向上一拔。

白顏相不知他弄的是什麼玄虛，一時之間，不敢站在原來的位置，退至光閃那一邊。

風勁正好利用這大好機會，飛身過了另一邊，向着大街而去。

他知道朗月一定是在走出大廳之時，選了另一邊的走廊，而很明顯的，這一邊駐有「白禿毛鬍」四尊者中的光閃與白顏相，另一邊當然是毛長發與胡穌。

他飛身出了街道處，並不是立時離去，他再轉身，從另一邊再轉入了這古怪大宅。

風勁希望還有時間拯救朗月。

＊　＊　＊

朗月果眞是選了另一邊的長廊。

她知道只要自己能逃出這大宅，風勁師哥一定沒有問題，怕只怕自己是逃不了，反而累了風勁。

她一路走，出奇的冷靜。

可是，當她來到一個大窗，已可以望到外面的瓦面，她以爲這麼順利便可以離去。

當然不會這麼順利。

兩個大漢好整以暇地坐在瓦面之上。

兩個人都長了長髮，而其中一個更長了長鬍子，鬍與髮似是纏在一起，露出一個狡猾而猙獰的臉孔。

這人便是「四尊者」當中的胡穌。

胡穌把頭一昂，頭髮揚起，長髮也飄動，叫道：「小子，來吧，來吧！」

朗月一躍而出，也毫不膽怯的站在瓦面之上。

毛長發仍然坐着，道：「老四，據說其中一個小娃子是個女的。」

「看看我們有沒有這個好運。」

「好運？」毛長發故作不解道。

「咱們已有一把年紀，多與一些青春少艾……活力也增多一點。」

這話簡直是調戲之言。

朗月立時斥喝一聲，惱怒異常，攻向毛長發。

毛長發雖是坐着，看着她飛快而來，也並不站起，把頭髮左右搖擺，他的頭髮立時散開，好像一張網一般。

朗月未到他跟前，已感到一股力量自他頭髮發出，想不到毛長發一頭長髮，竟有護體之功。

毛長發見她不敢攻來，竟然飛身而起，他人在半空，整個人像傘張開似的，向着朗月覆蓋而來。

朗月沒有想到此人，在左搖右擺的當中，又竟然拔身而起，更向他攻來。

對着毛長發如大鵬在空中撲下，朗月實在無從招架，她唯一的方法是退後。

可是，當她一退後，便觸及一人。

那人當然是胡穌。

那個長髮的毛長發已是使朗月害怕，再回頭一看，見這人鬍髮糾纏，更覺駭人。

朗月一觸及胡穌，又再思量逃離，可惜已經太慢，胡穌雙手已到。

朗月當然不想被他抓到，轉身又再朝另一個方向逃去，但胡穌雙掌依然拍下。

朗月不及胡穌的手掌快。

「啪！」的一聲，一掌打正了朗月的左臉，她只感到左臉有如被火燙般熱辣辣。

胡穌一掌已收了勁，但仍然打了朗月一個大耳光，他連忙叫道：「乖乖，老爺子只想摸一摸妳吹彈欲破的臉龐，此外並無他意。」

朗月聽了，當然怒極。

她不顧自身的安危，一掌揮向胡穌的臉，這一掌是惱怒多於攻擊，但這無情之力，一掌打中了胡穌的鼻樑，一時之間，胡穌的鼻子竟噴出了鼻血。

胡穌怒極，想不到被這個小娃子一掌擊下，弄到自己如此狼狽。

毛長發見了胡穌動了眞火，叫道：「千萬不要把這小娃子打死，她對我們還有很多用處。」

胡穌聽了，才硬生生收起了這一掌。

朗月也知道，如果胡穌這一掌全力擊下，她實在是兇多吉少。

幸好毛長發及時喝止。

朗月見機，正想逃離，但毛長發已閃身而至，他右手一揚。

朗月當然明白他要來制服自己，連忙格開，那知道右手只是一個虛招，他的左指一戳，戳在朗月右脅的穴道上，朗月只覺腰間一酸，而人却昏昏欲睡似的倒了下去，而長髮也一手抄起朗月，道：「回去覆命吧！」

兩人從窗口跳入了古宅之內。

當風勁追到來之時，只見屋瓦之上，洒了幾滴血，却沒有朗月的

踪跡，看來朗月已在他們手上，而且可能受了傷。

他本想再入大宅之內救回朗月，但回心一想，他們早已有戒備，自己再進去，豈非自投羅網？

可是，想到朗月，他實在放心不下，但回心一想，朗月在他們手上對自己有要脅的價值，一時之間，他們未必敢對朗月下殺手。

因此，他決定離開這古宅。

＊　＊

回到客棧，已是天明。

風勁經過了一番思量，決定先向縣衙報到，才再作進一步的打算。

本來是與朗月同來，還以為可以在未報到之前，了解這地方的情況，想不到，一出師，朗月已落入這批奸人的手上，風勁覺得實在有些汗顏。

來到捕房，送上了委任書，捕房的頭立即傳見，接見風勁的是一位老捕頭。

「我姓都，閣下便是由京城派下來的風勁風捕快？」

風勁連忙拱手，道：「在下見過都捕頭。」

都捕頭道：「縣老爺曾經告訴我，將會委派兩位捕頭來，為什麼只得你一人？」

風勁道：「說來慚愧，本來我們是兩人一齊來報到的，哪知……」

風勁把所遇的事情一一細說。

都捕頭仔細的聆聽着，當中並沒有什麼詢問，直到風勁說完，才問道：「那麼，你的同僚已落在那些人的手上了？」

風勁道：「是的。」

「你有什麼打算？」

「我知道那些人當然以朗捕頭要脅我，因此，我希望都捕頭能夠……」

都捕頭嘆了口氣，半晌才道：「我們會盡力而為。」

風勁聽他口氣，感到有些奇怪，道：「都捕頭，容許在下講一句，你似乎對這事……」

「無動於衷？」都捕頭道。

「在下並不是……」

「這也難怪你有如此感覺，因為，當你一連串遇到差不多同樣的事情發生，你會有什麼反應？」

「同樣的事情？」

都捕頭道：「這次已是京城委派下來的第八次，在你們之前，已經有十五個捕頭來過，當中只有三個人回京，其他的……」

「其他的怎樣？」

「人間蒸發！」都捕頭冷冷地道。

「為什麼會這樣？」

都捕頭道：「你已經接觸過他們，早已明白他們三個幫會聯合成為一個大幫會，你叫我們這個小縣城的捕快，可以做些什麼？」

一頓，又道：「那是專靠小女孩賣花的『竹葉幫』，專靠拐人買賣行乞的『妙手幫』，還有那些『妙手幫』，專門在鬧市之中，施其空空妙手！」

「這三個幫會，我們也領教過。」

「還有最重要的一環節，他們幫會的幕後人。」

「是誰？」

「拜火教的人。」

「拜火教的恩使？」

「正是，我們這個小小的縣城，本來是十分寧靜的，自從有捷徑往西域的波斯之後，凡是要到波斯，都要路經此地，因此弄成那麼多人在這裏混集。」

風勁道：「怪不得，我在京城之時，早已疑惑，怎麼這麼一個小縣城，會有這麼多人人事事，原來如此。」

都捕頭道：「我們這小小縣城，基本居民並不多，但每日往來經過這個縣城的，起碼有一萬幾千人之數。」

「實在多。」

「這些人來自四方，有些人要往波斯國發財，也有人從波斯國回來。」

「他們發了財？」

「不知道，不過，就算是沒有發大財，應該也大有所獲，否則又何以有這麼多人，前仆後繼似的去。」

都捕頭道：「風捕頭，看來我們要先救了你的同袍，再作其他打算。」

風勁道：「是的，不過，我們也要深入了解一下，不，是我要深入了解一下，你說過已有十多人來過，祇有三個捕頭回去，換句話說，他們都無法對付這些惡人？」

都捕頭道：「是的，我不怕諱言，也不是說來打擊你的信心，他們都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更有多個是殉職了。」

風勁心下涼了半截，道：「都捕頭，你在這裏有多少年了？」

「十年！」

「十年？而這三個幫會與拜火教的盛行，也是這三幾年間的事？」

「是的。」

「那麼，你是親眼看着他們興起？」

都捕頭接下來說道：「也看着他們在張牙舞爪。」

「那麼……」風勁頓了一頓，才道：「為什麼你有本領立足在這裏？」

都捕頭聽了這話，倒有些尷尬，道：「我們這一班本地的捕

快，算是福大命大，他們並不跟我們為難。」

「為什麼？」

「我不知道。」

風勁當然知道，其中大有原因。

都捕頭看出風勁的神色，連忙補充地道：「也許，他們根本沒有把我們放在眼內。」

風勁不再追問。

都捕頭帶了風勁往見縣老爺。

縣老爺是一個快要退歸田園的老縣官，他見過風勁，並沒有什麼特別指示，只是叫風勁聽總都捕頭的話辦事。

他們從縣老爺處回到捕房。

都捕頭道：「風捕頭，縣老爺說你要聽從我的吩咐，那是他留幾分薄面給我的說話。我們縣衙之內，只有十多個捕快，力量微不足道，而你是京城委派而來的，我想你有全權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風勁本以為這個老捕頭，會倚老賣老的吩咐自己，控制自己，想不到他却給予自己極大的自由。

風勁道：「我可以調派多少人？」

「我召集他們給你過目。」

於是，都捕頭出了那個捕房，吩咐一個值勤的小斷，不一會，已有十五個捕快齊集捕房前的小校場。

都捕頭道：「你們聽着，這位是京城所派下來的風捕頭，你們日後，也要聽他調度。」

眾人應着，聲音十分無力軟弱。

風勁見了這一班捕快，實在有點失笑，這十五個人，加上都捕頭，又怎能與這三個幫會週旋？怪不得京城派下來的十多個捕快，都是鎩羽而歸。

難道自己也不例外？

都捕頭問道：「風捕頭，你有沒有什麼特別吩咐？」

風勁搖了搖頭。

都捕頭解散了他們。

風勁道：「關於營救我的同僚朗捕頭，你有什麼特別的建議？」

都捕頭搖了搖頭，道：「沒有，如果你想到了什麼方法，請隨便開聲。」

看來都捕頭對這些，早已心灰意冷，他仍然居這捕頭之職，只不過是尸位素餐。

都捕頭道：「你好好休息一下，我也循例的到外面巡查一下。」

風勁望着都捕頭拖着漫不經意的步伐出去，他也感到非常無奈與無助。

他走出那個小校場。

忽然，他看到一個人影閃過，風勁忍不住喝道：「誰？站着！」

那人果然站着。

那是一個捕快，一個非常年輕的捕快。

風勁道：「你是誰？」

那人挺着身子，向風勁道：「回風捕頭，我是小捕快連傑。」

「連傑？你是捕快？」

「是這裏最年輕的捕快。」

「多大年紀？」

「十八歲。」

「你在這裏閃閃縮縮作什麼？」

「我並不是閃閃縮縮，而是等風捕頭。」

「等我？」

「正是。」

「等我作什麼？」

「先救你的同僚，再殲滅拜火教。」

這小子年紀小，口氣却大。

風勁不得不另眼相看這小子，道：「你怎知我有一個同僚？」

「回捕頭，我一直聽到你與都捕頭的談話。」

「你偷聽？」

「不用，只要注意一些，我在捕房隔壁，也可以聽到你們在說什麼。」

「怎麼會……」

「這地方實在太陳舊，而且牆壁單薄。」

風勁道：「好，我不追究你偷聽，不過，你倒有志氣，要殲滅拜火教？」

「是的，只有殲滅了拜火教，我們這小小縣城，才能回復往日的氣象。」

「你不喜歡拜火教？」

「整個縣城，哪有人喜歡拜火教。」

「但你們都……」

「奈何他們不了，這只是暫時的。」

這話倒令風勁對這小捕快感到興趣，道：「你這麼有信心？」

「當然有，特別是遇到一個好捕頭的時候。」

這人能言善道，實在討人歡喜。

「都捕頭是個好捕頭？」

「他曾經好過。」

「為什麼你會這麼說？」

「因為他也想過有一番作為，可惜為時已晚。」

「為什麼？」

「因為他快要告老歸田。」

「那麼……」

「那麼，你是我的好捕頭，而我也是你的好捕快。」

「你這麼年輕，懂什麼？」

「什麼也懂，只不過是一些小皮毛，不過，我有能力補救，因為我機靈伶俐，可以補我的不足。」

「你的武功怎樣？」

「一般的對手，當然沒有問

題，但對於高手，我是沒有什麼把握。」

「沒有把握？而並不是沒有辦法？」

「是沒有把握，因爲我還有最絕一招。」

「最絕一招，是什麼？」

「如果我勝不了——走，而我絕對走得快。」

風勁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其實他這話也不無道理，既勝不了，一走了之，其實是個最佳的辦法，難道仍呆在那裏，任人魚肉？

「你想跟我？」

連傑點了點頭。

「爲什麼？」

「最終目的當然是殲滅拜火教。」

「然後呢？」

「然後是當這縣城最年輕的捕頭，也可以說是中原最年輕的捕頭。」

「你好大志氣。」

「我立志十成，只要做得到八九成，那也心滿意足的了。」

「對！」

連傑道：「請大人吩咐！」

風勁道：「你要我吩咐什麼？」

「怎樣營救另一位……」

「他姓朗！」

「怎樣營救朗捕頭？」

「我還沒有什麼辦法。」他嘆了口氣。

連傑道：「風捕頭不用擔心，朗捕頭在他們手上，還有利用價值，因此，他十分安全。」

風勁故意問道：「爲什麼？」

「因爲他們還可以用他來威脅你。」

「如果我不受威脅？」

「那時，他的命比水還要凍。」

連傑這小子果然是頭腦機靈。

扮成聖女　被送火祭

「你有什麼辦法？」

連傑想了一想，道：「他眞的被拜火教拘禁了？」

「當然，我還與普普波爾會過面。」

「拜火教的恩使，他在這縣城內，是拜火教的最高級頭領。」

「你有什麼想法？」

「拜火教在每月十五，會來一次拜火儀式，那個儀式過後，他們會大吃大喝一頓，然後會禁食數天。」

「今天是……」

「十三。」連傑回答道，他看見風勁再沒說話，便道：「十五夜，我們潛入拜火教之內，當他們暴飲暴食之際，我們便可以營救朗捕頭。」

「怎樣潛入拜火教內？」

「我有辦法，不過……」連傑站了起來，道：「我出去一轉，便可以回覆你。」

風勁道：「你要往哪裏去？」

「如果你也有興趣，我們可以一併去。」

「好，我們走！」

連傑道：「爲了方便，我還是換過普通衣服。」

不一會，連傑換過了衣服出來，沒有了捕快的裝束，這小子更機靈活潑。

他領着風勁，從衙門後門出去，來到了市集。

那時剛是市集的開始，人還未算太多。

連傑帶着風勁來到一間店舖，那是一間專賣檀香的店舖。

連傑走進去，道：「我要買檀香。」

坐着的那個掌櫃道：「來我這裏，當然是買檀香，還買什麼？」那人一臉傲然之色。

「還有……」連傑輕聲地道：「後天是拜火的大儀式，我還要兩套教徒的服飾。」

那掌櫃聽了，臉上喜盈於色，道：「兩套，是兩套嗎？小子，你可知道規矩？」

連傑遞上了銀兩。

那掌櫃接過，喜上眉梢，原來賣檀香是他們的副業，賣拜火教的服飾，才是他的正行，這秘密的營業，看來比賣檀香好得多。

不一會，那個掌櫃從後面拿了一大袋用牛皮紙包着的東西出來，道：「好好收藏，不要讓人見了。」

「這個我當然懂得。」

連傑拉了風勁離開。

「這是什麼？」

「是兩件長袍，拜火教門徒的長袍。」

「他怎會有這東西賣？」

「本來是不應該有的，不過，你知道，有些人專在刀口上舐血，這樣才賺得盤滿砵滿。」

「很多人想冒充入拜火教？」

「當然，那裏有飲有食，還有美女，有誰不想？」

「冒充入內，很危險呀。」

「當然危險，我不是說過，我要消滅拜火教嗎？」

「這話實在有意思。」

兩個人離開了這間小小的檀香店。

風勁道：「連傑，你在這小鎭出生的？」

連傑點了點頭。

「那麼，你對本鎭所有地方都熟悉？」

「本來是的。」

「爲什麼說『本來』？」

「因爲拜火教的人來了，之後……」

「之後又怎樣？」

「很多地方都變成了我們的禁區。」

「爲什麼？」

「天知道，其實，我要立志破這勞什子的野蠻教，也是要拿回我們應該屬於我們的地方。」

忽然，連傑似乎想到一些什麼，道：「我帶你到一處地方去看看。」

「好極！」

連傑一直往前走，看這年輕小伙子，跑了這一段路，竟然脚步不浮，氣也不喘，看來他的武功底子不弱，只要再加指點，異日必成大器。

他們一直上了一個山坡。

連傑指着山的另一邊，道：「下面本來是我們做小孩子時，常到的山谷，而今已被拜火教列爲禁地。」

風勁往下望去，只見那個山谷，一片荒涼，並沒有花草樹木，反而是到處都是被燒過的焦土，忍不住道：「這山谷有什麼好？」

「你而今看來當然不好。」

「爲什麼？」

「以前這地方一片翠綠，什麼奇花異草也有，蝴蝶蜜蜂佈滿山谷，我們小孩子的時候，要去捉蟋蟀有蟋蟀，想捉螳螂也有螳螂，倦了，睡在那些小樹下，吃一個野生的山桃，美妙極了！」

「原來以前這地方美麗極了，咦，爲什麼而今會變成滿目瘡痍？」

「因爲拜火教。」

「他們在這裏拜火？」

「是的，我相信過兩天的拜火儀式，也會在這山谷舉行。」

「那麼，我們冒認拜火教徒，也來這山谷？」

連傑點了點頭。

風勁道：「這地方似乎並沒有什麼人看守，我們先下去看看。」

連傑道：「不，千萬不要。」

「爲什麼？」

連傑道：「你看！」

他在地上拾起了一塊拳頭那麼大的石頭，往下面擲去，石頭順勢滾下。

當石頭滾至一處亂草叢時，突然，草叢之中，射起了無數支箭。石頭再滾下，到了另一叢小樹，又一陣黃豆般的彈子從樹叢中彈出。

風勁看了，忍不住道：「好厲害！」

連傑道：「波斯人不單武功厲害，對於佈置陷阱，我們所說的機關，也是非常巧妙的。」

「眞想不到。」

「還有一些是你也想不到的。」

連傑拉了風勁，往一棵大樹上，一躍而上。

「我們要先躲起來，免被他們看見，否則一定會惹來大麻煩。」

「你想弄些什麼？」

「我讓你看看他們的看家本領。」

「看家本領？」

「他們叫什麼？」

「拜火教！」

「那麼，他們看家本領便在一個『火』字上。」

原來連傑在上樹之前，早已拾了一塊扁石，有手掌那麼大，他把石片交與風勁。

連傑道：「你有沒有把握，把這石片，像風車般飛過那邊乾乾黃黃的雜草堆？」

風勁點了點頭，但並沒有接過那石片，他問道：「你自己不可以？」

連傑道：「我自己也可以，不過，並沒有十分的把握，我看風捕頭……」

看來他是借題考考風勁。

風勁接過了石片，道：「讓石片在那叢雜草的上面飛過？」

「是的，最好是讓石片在半空之上，繞一個圈便更好了。」

「這樣做，難度極高。」

連傑用渴望的眼光望着風勁。

風勁把石片擲出，石片因爲急速旋轉，破空之聲有些刺耳。

然後，石片飛到那堆草雜，果然在上面繞了一個圈，登時，那些乾黃雜草竟然立時着了火。

連傑低聲道：「你一定是個暗器高手。」

風勁並沒有回答他，只是詫異的望着那堆起了火的雜草，道：「怎麼會這樣？」

「那是他們所佈的一個火網陷阱，假若有人在上面經過，那人立時便會陷入火海。」

「爲甚麼石片飛過，便會引起火焰？」

「我不知道，可能是引動了其中的機關，那便引起火了。」

「拜火教果然名不虛傳，他們弄火果然有一手。」

連傑突然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

原來另一邊有幾個穿着白衣的人在山谷下出現，他們朝着失火的地方奔來，然後，他們各自拿了一些火拍，把火拍熄了。

那幾個白衣人，在附近看了一會，搜索了一會，然後散去。

當那些人完全散去，連傑才出聲，道：「你看，他們這個火機關佈置得巧妙，而那些人也不知從什麼地方走出來的，十分可佈！」

風勁問道：「你怎知會有這一個火機關？」

「以前也不知道，自從拜火教

來了，本來是一個翠綠的山谷，被他們燒焦了，沒有人敢再來，不過，我有時好奇，也來看看，有一次，我看見一隻大鷹，落在這些草叢上，巨鷹一落下，雙翼撲動，哪知道，立時便引起了大火，把那巨鷹活活燒死。」

「那麼厲害？」

「是的，後天我們下去，也一定要非常小心。」

「你以為在拜火那天，我們可以做到什麼？」

「我不知道，不過，你的同伴被擄……可惜……」

風勁道：「可惜什麼？」

「可惜他並不是一個女子。」

「是又如何？」

「如果是……他們會把她拿來火祭。」

「什麼？火祭？」

「是的！」

這時，風勁聽了有些發呆。

連傑推着他，道：「風捕頭，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連傑，我的同僚是個女的。」

「什麼？」這一次是連傑的驚叫。

「是的，不過，她女扮男裝。」

「一定會被他們發現。」

「他們會把她火祭？」

「是的，簡單來說，是要活活地把她燒死。」

風勁道：「不，我們要立即去救她。」

「不能。」

「為什麼不能？」

「假若他們發現了這俘虜是個女子，他們一定會更加嚴加看守，我們此時相救，事倍而功半。」

「那要等什麼時候？」

「火祭的那天！」

* * *

朗月醒來的時候，周遭是一片漆黑。

她清清喉嚨，叫了幾聲，並沒有什麼回應，仍然是那麼漆黑。

她摸摸四周，地上鋪滿着一些禾稈稻草似的東西，她抓起其中一些，帶來一陣霉濕的味道。

她站了起來，往四周摸索一下，她可以感覺這是一間密封的房間，沒有窗口，也沒有門口。

她突然感到一陣害怕，大聲尖叫道：「有沒有人呀！有沒有人呀！」

聲音在房內迴響着，刺着自己的耳膜。

她不再叫喊，頹然坐下。

「姑娘？」是一個低沉的聲音。

「你是誰？」

「你先回答我，你是一個姑娘？」

「不，我不是，我是你們捉回來的捕頭，一個捕頭，你聽到沒有？」

「捕頭？女人也當捕頭的嗎？」

這人仿似在自言自語。

朗月當然沒有回答，不過，她知道這聲音來自頭頂，那人一定在上面。

突然，頭上帶來一片光。

果然，那人在上面，並且從光處飄身而下，而上面那片光也隨即熄了。

那飄下的人像個鬼魂，嚇得朗月靠在牆邊。

那人的手中，發出一陣「咯咯」的聲音，不一會，一陣火光亮起。

眼前的人竟是個老太婆，她白髮披肩，手中是拿着一支蠟燭。

朗月看清楚，知道她並不是鬼魂，因為鬼魂不敢拿着火的。

「妳是誰？」

「我是誰？我滿頭白髮，妳便叫我白髮婆婆吧！」

「白髮婆婆？」

「是的，妳是個女孩子？」

「不！」朗月立時把自己的聲音改變。

白髮婆婆舉起了蠟燭，照着朗月，道：「妳一定是個女的。」

「不，我是個捕頭。」

「你不用再瞞我，你可以瞞騙人們的眼睛，但瞞不過我的耳朵。」

「不過，我還是要證實。」那白髮婆婆突然像一隻匐伏着的大鳥一般，撲翼而起。

朗月早已有所警惕。

但那白髮婆婆來勢極快，而且罩面而來，根本是避無可避，朗月雙手護着胸前。

白髮婆婆手上仍持蠟燭，火光直向朗月臉部而來，朗月雙手擋開。

突然，白髮婆婆的另一手從下而至，一手便把朗月的前襟撕了下來。

「哈……」白髮婆婆大笑，抽身而退。

「妳還說妳不是個女娃子！」

朗月看着自己，內衣盡露，她立時把撕破的衣襟拉好，非常憤怒地道：「是又如何？」

「妳自己既也承認，那好極了！」她頓了一頓，道：「其實妳的聲音早已告訴了我，我為什麼這麼沒有信心？老了，我真的老了。」

朗月看着這古怪的白髮婆婆，看着她自言自語，看着她在自怨自艾。

那白髮婆婆突然又把手上的蠟燭弄熄了。

「女娃子，不知是妳幸運，還是妳的不幸……妳好好的坐着……」

白髮婆婆話未說完，一抽身，

竟然飛身上頂，從那個密蓋的窗子，飛身而出。

一陣閃光之後，又是完全漆黑。

朗月實在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回想剛才那白髮婆婆突然的飛下，也突然的消失，她實在不知道，那究竟是眞實，還是虛幻，也許那是一個夢？

不過，她猛力嗅了一下，這密室之中，仍存留着那陣燃燒過的氣味，不，那不是一個夢。

過了不久，上面又傳來白髮婆婆的聲音，道：「小娃子，妳叫什麼名字？」

朗月並不想理睬她，不過，她仍問不停。

朗月沒好氣地回答道：「我是朗月，朗捕頭！」

「啊，是月姑娘！月姑娘，月姑娘，我會叫人下來，替妳好好的裝身。」

「裝身？裝什麼身？」

白髮婆婆道：「妳不用問，到時妳便知道，妳可知道，那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但並不是那麼容易有這機會，妳是一個走運的人。」

朗月不知她在說些什麼。

「妳好好的聽話，否則，妳會受到不必要的痛苦。」這時，頭頂又再現光明，而白髮婆婆也飄身而下。

朗月又閃至一旁。

白髮婆婆道：「月姑娘，那是命運，妳逃不了，妳好好的依我們所說的去做。」

朗月並不回答她。

白髮婆婆擊掌兩下，旁邊竟然開了一道門，朗月也覺得奇怪，自己明明摸索過，這地方是個四邊封密的房間，為什麼竟又有門可以開了？

門開了，也透進了燈光。

兩個提着燈籠的女娃子先進來，立時，這小小的密室光亮起來。

接着，來了另外四個女娃子，看她們打扮，應該是這地方的婢女。

那四個婢女，打扮得非常齊整，四個女子，穿着四色不同的衣裳。

為首的一個，一件火紅的緞子，第二個，穿着一身湖水藍色，第三個一身翠綠，最後一個，却是一身紫色。

朗月看看她們，她們的臉容並不似中原人士，她們鼻樑高聳，特別顯得她們眼睛深陷，是西域來的人。

白髮婆婆道：「四色，妳們要好好的為月姑娘打扮一下！」

四婢女齊聲道：「是的！」

她們聲音也有點怪異，並不是中土的一般聲調。

朗月仍然匐伏在一角，一臉警惕的神色。

四個婢女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下手。

朗月心下已有一個決定，只要她們一動手，自己也動手反擊。

果然，四個婢女一齊伸手，便要拉她出來。

朗月撥開她們的手，雙掌同時遞出，四人閃開，又再分別從上中下三路攻來。

她們來勢洶洶，而且手法非常刁鑽古怪，朗月可以避開三五招，七招之後，已成敗象，只有招架之力，她大叫一聲，雙腿齊飛，企圖突破她們的圍攻。

這一招果然有效。

四婢女閃開。

朗月也趁此機會，奔了出來。

這一切，白髮婆婆都看在眼裏，朗月一飛身，她也同時飛身，如影隨形的貼着朗月，她五指箕張，在她臉前上下舞動。

突然，朗月整個人呆了，動也不動。

白髮婆婆道：「妳始終也要好好聽話的。」

朗月聽得見白髮婆婆的每一句話，但全身上下，却是動彈不得。

「裝身吧！」白髮婆婆吩咐那四個婢女，自己索性離開這個房間。

四個婢女首先把她按下，發覺她果然再沒有反抗之力，然後，她們是一番對話，那些話，朗月完全聽不懂，一定是她們原來的家鄉土話。

兩個婢女退出，另外兩個婢女開始替她解下衣裳，朗月非常憤怒，却一切無能為力。

不久，那兩個婢女推了一個木桶進來，裏面盛滿了還有蒸氣騰升的熱水。

原來，她們果然要把她由頭到脚，重新打扮一新。

朗月心下極之不願，但一切都是無可奈何，最後，她索性閉上了眼睛，讓她們愛怎樣裝扮便怎樣裝扮。

最後，她被按放在一張十分柔軟的床上。

朗月張開了眼睛，發覺自己已成了一個白色的仙子似的——全身披着白紗，並且發出清清的幽香。

* * *

風勁一直聽着連傑的安排。

不過，有幾次還是按捺不住，因為他實在太掛念自己的小師妹。

朗月自小便與風勁同拜師學藝。

他們兩人，性別不同，但有相同的地方，都是孤兒，他們都是被師父清風道人在道觀旁拾回來的。

清風道人是松鶴觀的住持。

松鶴觀並非一間什麼大的道觀，只是一間非常小的道觀，小至從住持到僕役都是由清風道人自己一手包辦。

清風道人一直與世無爭，獨自一人在道觀內修行，有一次，他在道觀旁邊，聽到一個嬰兒的哭聲，他動了慈悲之念，把他帶回了道觀。

那天，當他拾起這男孩的時候，非常大風，清風道人心想：「我法號清風，一切都是隨和的，不過，這孩子哭聲奇大，似乎要與這大風相比，我便叫他『風勁』吧！」

風勁的姓名，就是如此得來。

朗月的名字，也有另一個故事。

當風勁在道觀漸漸長大，已開始懂得照顧自己，清風道人也樂得清閒，閒來教授一些功夫給風勁，也教他一些書法，生活悠閒。

哪知道，一個皓月當空的晚上，兩師徒正在松林之下互相印證武功，忽然，又傳來一陣哭聲。

這哭聲非常低沉，好像有氣無力似的。

風勁一聽了，便道：「師父，我去看看！」

清風道人也不以為意。

哪知道，風勁却抱了一個女娃子回來。

這女娃子睡在風勁懷中，非常安詳，但清風道人一見之下，道：「我們不能收養她。」

風勁奇怪道：「為什麼？」

「因為她是個女娃子，而我是出家之人。」

「有什麼關係？」

一時之間，清風道人只能推搪道：「那不方便！」其實，過去他收養了風勁，這幾年把他的清修生活完全破壞了，而今風勁已大，不用他再照顧，他才可以再入道，因此，他不想再照顧一個女娃子。

風勁却道：「你可以收養我，為什麼不可以收養她？你看她多可憐。」

清風道人道：「不可，貧道……」

風勁道：「師父，如果你不願收養她……其實，你也不是不願的。」

清風道人並不想多說。

風勁道：「我知道師父怕麻煩，不過，我答應師父，我會好好照顧這小妹妹。」

清風道人其實也心軟，道：「你既然肯一力承擔，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

風勁見師父並不再反對，立時道：「師父，請給她取一個名字。」

清風道人想了一下，仰首望着天上的銀盤般的皓月，道：「風勁，我收養你的時候，正吹着勁風，因此我叫你作風勁，而今明月當空，朗朗清清，那就叫朗月吧！」

朗月的名字，就是這樣得來的。

風勁其實比朗月大十歲，不過，他却有朗月父親的感覺，因為他一直非常照顧朗月，既像她的父親，也像她的哥哥。

轉身是十多年後，兩人都長大了，清風道人有兩個精乖伶俐的徒兒承歡膝下，倒也樂也融融。

可是，人算却不如天算。

一次賊匪洗劫，連這小道觀也難免於難，他們剛好不在，清風道人為抗賊匪，被那些兇徒從背後一刀刺死。

兩人誓要為清風道人報仇，可是，那些匪徒是四處流竄的，怎能找到他們。

為了不負這位恩人又是師父的栽培，他們兩人上了京師，竟然憑着本領，當了官差。

兩人一直相伴，而朗月也扮了男裝，與風勁一起，成了出色的捕快。

風勁武功高强，而朗月心細，兩人相配，可說是天衣無縫。

這地方一連死了多個從京師派來的捕快，因此，他們兩人終被派來，希望可以找出多名捕快死去的原因，也希望可以重新把這地方治安弄好。

不過，而今的風勁，却有「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感覺，因為他們還沒有展開什麼行動，朗月已成為了階下之囚，實在使風勁氣餒。

連傑的確是個好幫手。

在這等候拜火教「火祭」之前的兩日，他帶風勁走遍了全城，並且詳細告訴他那三個幫會在城中活動的情況。

連傑道：「這三大幫，表面上當然以『妙手幫』收入最好，不過，他們收入並不穩定，因為並不是天天也有腰纏萬貫的人出現，反而是『竹葉幫』與『拐子幫』的生意最好。」

風勁道：「連傑，你對他們十分熟悉？」

「當然，我是這裏的捕快。」

「既是如此，你為何不採取行動？」

「孤掌難鳴。」

「你有上司，也有同僚。」

連傑嘆了口氣，道：「你也見過我們的大捕頭，他還有半年，便要歸隱辭官，你想，他會與我一起去搏命嗎？」

風勁搖了搖頭。

「我有同僚，但其中有一些……又有一些……」他不斷嘆氣，最後道：「不說也罷。」

風勁明白，拜火教可以控制這三大幫會，其實也控制了這個縣城。

風勁道：「拜火教眞的可以在這裏無法無天？」

「當你去過那個『火祭』之後，你便可以明白。」

風勁想起了朗月，不禁問道：「你以為我的師妹會怎樣？」

「不用擔心，她仍有利用價值，他們不會加害於她，我們一定可以在『火祭』之中，救她出來。」

「你有把握？」

「到時你可以看到。」他頓了一頓，道：「不過，救了朗捕快出來只是個開始。」

「然後呢？」

「然後，我們三人便要面對拜火教的人。」

「你怕？」

連傑道：「我怕？」他哈哈大笑，半晌才道：「我等這日子，我等了好久，等你們出現，我才可以與拜火教一拚。」

風勁道：「你對拜火教恨之入骨？」

連傑有點咬牙切齒，不過，他仍然按捺着道：「為了本地的人，也為了我們中原，我……」

他不想再說下去。

風勁明白，當連傑想說的時候，他一定會滔滔不絕的說出來，如果他不想說，追問也無用。

「火祭」的晚上，終於來臨了。

連傑一早帶了風勁回到他家中，他家中並沒有什麼人，只有一個年老的母親。

連伯母弄得一手好菜，却一直沒有出過半句聲。

她吃飯的時候，也沒有和連傑、風勁一起。

風勁一直要與連傑的母親一起吃飯，連傑雖然也去叫過她一次，但她依然拒絕，而連傑也不堅持。

連傑道：「她希望我們好好吃一頓。」

「她眞的不肯？」

「不肯。」連傑斬釘截鐵的道。

於是，風勁不再提及連傑的母親，因為他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難言之隱。

他們眞的好好吃一頓，不過，這一頓完全沒有酒，因為他們要有清醒的頭腦，才可以把朗月救出來。

他們先換了夜行衣服。

連傑提着兩件拜火教的白袍，道：「跟我走！」

他們來到了那個山坡。

本來是有夜市的縣城，這天晚上早已杳無人跡。

風勁道：「為什麼沒有人出來？」

連傑道：「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晚上是火祭的日子，他們都自動的提早回家中。」

「他們那麼聽話？」

「當你經歷過在火祭的日子，無端端的在街道上被人殺死，我相信你也不敢再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在火祭之後，他們開始大吃大喝，有些喝醉酒的，什麼事會做不出？」

「那些拜火教徒……」

「他們平日已兇殘成性，何況是醉酒之後？」

「捕房的人呢？」

「不要提他們，你沒有發覺，今天他們比平日還要提早離開捕房？」

如果不是連傑提起，風勁已忘記，果然，他們也是提早回家吃飯。

山坡的這一邊，有如一個死城。

另一邊，火光璀璨，亮透了天邊。

他們走到山嶺處，往下一望，整個山谷，竟然是一個火海。

那些火並不是胡亂的燃燒，而是一堆一堆，極有秩序的佈置。

風勁看了，也覺得有點發呆，因為那場面實在懾人心弦。

連傑道：「拜火教的人弄火，有他們的一套，因此，我們要非常小心。」

他遞了白袍給風勁，道：「我們下去，先混入其中，當火祭完畢，看清楚形勢，我們才動手。」

「朗月一定在其中？」

「一定在。」

「怎樣找她？」

「我也不知道，不過，當他們放浪形骸之際，一定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的。」

風勁與連傑都披上了白袍。

他們沿着山坡，匐伏而下。

來到了山谷，整個山谷都是火光，不過，每處火光的地方，仍堆放了很多柴木，並沒有完全燃點，如果把所有柴木都燃點了，這山谷一定比白晝還要亮。

連傑道：「我們先找個地方落腳。」

風勁隨着連傑，找到一處較為偏僻的地方，那處堆滿了柴，但只有一人看守。

那人見有人來，便用他們的土話問了一些話。

風勁半句也聽不懂，但連傑却連連點頭，並且回敬了一句。

原來連傑也懂這些波斯人的言語。

那人聽了連傑的話，竟然走開。

風勁連忙問道：「你也懂他們說什麼？」

「我平日也會跟一些波斯人談話，因此也學會了一些，想不到今天也派上了用場。」

「那人說他在這裏看守很久了，他也想出去與其他人交際一下，他叫我們兩人替他看守。」

「好極了。」

「是的，我們可以趁這一個時機，看看有什麼可以做的，以便營救朗捕頭。」

風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香，這些是檀香木？」

「是的。」

「他們用這些檀香木生火作拜祭？」

「正是！」

「那實在浪費！」

「不，他們認為那是神聖的，檀香代表聖潔，燃點之後，更加香氣四溢，他們認為那更聖潔。」

「這裏的檀香木，少說也值幾千兩。」

「在他們來說，那不算是什麼。」

「那些都是魚肉鄉民，欺凌過路旅客所得來的。」

「是的，他們在我們這個縣城試驗他們的三大幫會政策成功，會推而廣之。」

「推而廣之？」

「當然，這裏便成為了他們自西來東的第一個總壇。」

「因此他們要樹立威信？」

「正是，我看這一次的拜火祭會這麼隆重，也是為了這個原因。」

這時，有白袍人走近。

他們兩人不敢再多說，免露破綻。

那白袍人並沒有理會他們，只向他們作了一個手勢，看來是打個招呼。

當那人離去，風勁問道：「這個雙手交搭的手勢，是什麼意思？」

「只是個問候的意思，你只要同樣回敬，便可以了。」

風勁學打這個手勢。

連傑道：「你守在這裏，我四周看看。」

風勁本想與他一起去，但連傑早已竄了開去，風勁守在這堆檀香木之前，內心有點忐忑，不過，沒有人走近，更沒有人理會他。

不一會，連傑回來。

風勁連忙問道：「打探到些什麼？」

「看來今天晚上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祭火會那麼簡單。」

「還會是什麼？」

「一時之間，我也探不到什麼。」

「那你又怎知道並不是祭火會那麼簡單？」

「第一，每一處都堆滿了這些檀香木，以前的祭火會並沒有那麼隆重，只用一小部份的檀香，第二，那邊有一個大帳幕。」

「大帳幕？過去看看，說不定朗月便是被他們押在裏面。」

「不，我們不能去。」

「為什麼？」

「他們的彎刀手把帳幕重重圍着，刁斗森嚴。」

「你有沒有設法走近？」

「試過，但被他們喝斥出來，看來普通的拜火教徒也不能走近。」

「你看是什麼乾坤？」

連傑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不過，至低限度，一定有一些儀式，比一般的拜火祭會隆重得多……你看，這麼多檀香木，等下一起燃點，那個場面一定十分壯觀。」

「當然，你……你想到什麼？」

風勁問道。

連傑道：「假如我們一起做些手脚，那時，他們一定非常狼狽。」

「做手脚？什麼手脚？」

「你跟我來。」

連傑三步兩脚，跑往另一邊，那處有很多小帳幕，但並沒有人把守。

風勁隨着他走到其中一兩個帳幕處，掀起來一看，發現帳幕內都是儲備一些物品，日常的物品。

連傑道：「看看有沒有羊皮水袋。」

風勁掀起另外一個，發現內有幾個羊皮袋，他提起其中一個，道：「這裏有！」

連傑道：「我這裏也有……不，這並不是水袋，而是酒袋。」

不過，他也提起了一個酒袋，然後，他對風勁道：「走，我們走吧！」

他們各提一個羊皮袋回到剛才他們看守的地方。

連傑道：「你的羊皮袋裝了水？」

風勁點了點頭。

連傑道：「給我！」

風勁把水袋拿了給連傑，接過了連傑那一個酒袋。

連傑道：「我利用這水袋去做一些手脚。」

風勁想問，但連傑已竄了開去。

這一次，連傑離開較久，等得風勁也有一些心急，不過，他終於回來了。

連傑道：「我又聽到他們一些談話，今晚這個祭火大會，是一次『靈祭』。」

「什麼是『靈祭』？」

「我也不大清楚，聽說他們的恩使，那個叫什麼普普波爾的也會來，看來非常隆重。」

「怪不得越來越多人了。」

風勁看見連傑手中的羊皮袋，本來是漲鼓鼓的，而今却是扁了。

「你做了些什麼手脚？」

「沒有什麼，我只是在附近這一帶，把水洒在檀香木上，使它們不會燃得那麼快。」

「有什麼作用？」

連傑道：「到時便知道。」

「我這個酒袋呢？可做些什麼手脚？」

「到時隨機應變。」

這時，山谷當中起了一陣火光，然後是鑼聲大响，並有號角長鳴。

連傑道：「看來這個火祭開始了。」

兩人跟着附近其他白衣人的動作，他們向天禱告，兩人也作狀向天禱告，當那些白衣人伏地跪拜，兩人也立時伏地跪拜。

衆人的視線都放在山谷當中一個大祭台之上。

這時，祭台附近，火光熊熊，一切都看得非常清楚，有幾個穿着不同的長袍的人上台，不用解釋，風勁也知道那些是拜火教的祭師。

最後，一個身披白長袍的人出來。

雖然離得較為遠一些，但風勁仍然看到那個人是普普波爾，他是被四個人抬出來的。

那四個人竟然是「四尊者」。

普普波爾坐在台上，向着整個山谷的信徒說話，他看來是與一般人說話一樣，不過，溫柔的聲音，却响遍了整個山谷。

一來，山谷之內，鴉雀無聲；二來，普普波爾內功深厚，把聲音傳遍整個山谷。

單是普普波爾這樣向信徒說話，也可以知道，他定是一個不簡單的人。

四位尊者一直守候在台邊。

普普波爾在說些什麼，風勁當然聽不懂，也不能向連傑發問。

忽然，衆信徒起哄似地叫了起來，這聲音也响徹了整個山谷。

風勁忍不住的問道：「什麼？他說了些什麼？」

「他說，他說今天晚上要來一個處女祭。」

「處女祭？是什麼儀式？」

連傑也有些緊張地道：「處女祭簡單來說，便是要燒人！」

「燒人？」

「而且要燒一個女人，一個處女！」

「原來如此！」

這時，山谷內的人聲更加鼎沸。

四尊者已把普普波爾抬到另一個台上，而普普波爾本來坐的祭台已空了下來。

祭台附近有更多的火堆亮起，也有一些白袍的信徒，把一堆一堆的檀香搬上祭台之上。

這些檀香木，排列得非常整齊有序。

不一會，鑼聲又大响。

立時，所有白袍的信徒都匐伏在地上，風勁忍不住偷偷的往上望去。

只見那個大帳幕內，有四個女人，抬着一個大圓盤，這四個女人，並非身穿白袍，而是四色不同的衣裳——紅藍綠紫——正是那四色婢女。

大圓盤的上面，坐着一個女人，她身披白袍，並罩着白色雪紗，迎風飄起，看來像個女神仙。

那女神仙低眉闔睡，好像並無知覺似的。

這仙女一般的女人，當然是這個處女祭的處女。

四色婢女把那個大圓盤放在那些排列有序的檀香木上，然後退下了台，但並沒有離去，在祭台下面把守。

風勁再把頭抬起來，用盡眼力細看，心想：「咦？這個女孩子有些面善。」

再看一下，他幾乎整個人跳了起來，也差點兒大叫起來。

不過，連傑一直注意着他，當他一有所動作，連傑已一手抓着了他。

連傑低聲問道：「發現了什麼？」

「那個女的……那個女子……」

「是你的……」

「正是朗月。」

「朗捕頭？為什麼你這個時候，看了又看才認得出來？」

「因為她平時並不是這個模樣，而且，她跟我入了捕快這一行，她女扮男裝的機會，比穿女人衣服機會更多，我想不到，她竟是個千嬌百媚的女孩子。」

「怪不得你幾乎叫了起來。」

「其實我應該早已想到，朗月被拘禁起來，一定會被人拆穿她是女人。」

「不用怕，她是由那四個衣着顏色不同的婢女抬出來的，看來她沒有受到騷擾。」

連傑如此一說，風勁才稍為安心。

「我們去救她！」風勁道。

連傑一手把他拉着，道：「如果你這樣出去，也許他們會來一個處男祭。」

風勁這時心裏非常慌亂，平日，他是個非常有分寸的人，在這時刻，竟然一切都方寸大亂。

連傑道：「有道是『關心則

亂』，風大哥，你聽我的話行動，好嗎？」

風勁也知道自己方寸已亂，只好點點頭。

連傑道：「我們絕對不能冒失，要伺機而動。」

風勁只好再點頭。

這時，有人開始點火，其餘的信徒也開始點火。

連傑道：「機會來了。」

「怎樣？」

「你再等一會，那邊一些檀香木點不着，反而會冒出濃煙之時，那便是機會。」

「我們怎樣？」

「你把那個酒袋給我。」

風勁把酒袋交了給連傑，不一會，那邊冒起濃煙，連傑道：「你去救人，然後直奔上山坡。」

風勁早已蓄勢而發，一彈即出，好像一支箭般標向那個大祭台之上。

他的行動實在很快，快得當他抱起了朗月之時，那些人才發出呼叫之聲。

一時之間，一些檀木又再冒起濃煙，這些濃煙協助了風勁，他抱着朗月，專往濃煙處走。

那四色婢女當然看到風勁來搶朗月，立時，竄身起來，追着風勁。

那堆檀香會被水弄濕，因而冒出大量濃煙，那些白袍教徒，不知就裏，拚命要把檀木燒着，因此越弄越是濃煙四溢。

而另一邊，火却突然的冒起。

原來連傑把那個水袋的酒，射向一些火堆，和一些未燃點的檀木，白袍人並不知道，一引火，便熊熊的燒起，使他們措手不及。

一時之間，整個山谷亂得很。

風勁已不再理會，抱着朗月，以濃煙作為掩護，一直奔向山坡。

這時，四色婢女一直追來，她們輕功不及風勁，也被濃煙嗆得嗆咳起來。

一眨眼之間，已失去了風勁的踪影。

普普波爾已喝令「四尊者」搜捕劫走朗月的人，而其他負責保安守衛的白袍人，也加入了搜捕。

而連傑在四周不斷遊走，也不斷用酒射向那些火堆，一時之間，火頭此起彼落，非常混亂。

本來是充滿歡樂氣氛的山谷，而今却充滿了危機，有人吆喝，有人竄走。

風勁一手托着朗月，拚命的向前走去。

開始的時候，他還以為因她太害怕，而失去了知覺，所以一邊走，一邊叫道：「朗月，朗月，是我，是我，是你師哥風勁呀！」

朗月完全沒有反應。

風勁邊走邊搖着她，叫道：「師妹，師妹，妳快醒來，快快醒來！」

朗月仍然沒有反應。

風勁這時才知道，朗月可能是吃了一些藥物，或者被點穴，竟然是全無知覺。

這時，風勁反覺有點心驚起來，他實在想不到，這班拜火教的人，竟然會把朗月送去火祭。

一想到這裏，他的腳步慢了下來，他回首後望，只見濃煙四起，暫時還沒有人追得上來。

他先放下了朗月，用手按按她的手腕，也探探她的鼻息，幸好還有脈膊與呼吸，不過，兩者都似乎比正常的人慢一些。

不過，這證明朗月還有生命，風勁這時才稍感安慰，他正要再托起朗月，往前走去。

可是，濃煙竟然被四種顏色所闖開。

那是「四色婢女」。

為首的紅衣婢女，用極不純正的語音，道：「快放下我們的聖女！」

風勁道：「聖女？」

綠衣婢女道：「正是，她是我們獻給火神的聖女，你救走她，你褻瀆聖靈。」

風勁並不理會，向前闖去。

藍衣婢女上前，一手揮出她身上一條藍色的輕紗，這輕紗本是柔弱無力，但在她手裏，一經曳出，便成了一條强而有力的繩索似的。

這藍色絲索，向着風勁橫腰而來。

風勁不敢怠敢，因為一個可以使輕紗變成繩索的人，內力實在不可以小覷，他單手托着朗月，單手搭着那條藍色的輕紗。

他以為可以憑一己之力，先毀輕紗，再闖出這四色婢女的重圍。

當他一觸及那輕紗，他立時知道自己的估計可能是個大錯誤。

因為當他一觸及那輕紗，便感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要把他捲了過去。

他立時放手。

但眼前又再一閃——因為另一條輕紗又再從右邊飛竄而來，這紫色輕紗來勢有若一條飛身竄起的蛇一般，轉瞬之間，已把朗月圍上了。

只要那紫色輕紗一用上力，朗月便要被這紫色輕紗捲了過去。

這時，風勁已是兩面受敵。

他顧不了這麼多，先救朗月再說，他本來是一手托着朗月，如今形勢不妙，他不再只是托着朗月，而是把她攬在懷裏，然後一個大車身。

這一大車身是與那紫色輕紗背道而馳，先解去那纏繞，再雙腳一

頓，人拔上半天空。

他畢竟是抱着朗月，躍得並不高，祇是勉强脫離了紫色輕紗的纏繞。

但雙腿處，却仍擺脫不了那藍色的輕紗，人在半空，尤未及地，雙腿已被一扯。

這一扯使風勁失去了重心，整個人倒在地上，眼看他自己要把懷內的朗月壓着。

風勁不想再使朗月受傷，在百忙之一刹，仍然掉轉身體，以自己的背部着地。

「砰」的一聲，他人倒在地上，背脊之處，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痛楚。

接着，那四色輕紗又齊齊射到。

風勁心想：這一次看來難逃這大難。

哪知道，突然有人大聲吆喝，然後是一陣雨花洒下，風勁只感到一陣非常濃烈的酒香，接着，有火花綻起，轉瞬之間，本來已是捲着風勁與朗月的輕紗，竟然着起了火上來。

輕紗本已易燃，加上那些洒下的酒，四色輕紗一時變了四條火龍似的。

「四色婢女」立時退開，並且拚命去弄熄她們輕紗上的火焰。

這時不走，還待何時？

風勁一個鯉魚翻身，抱了朗月便走。

「這邊！」是連傑的聲音。

原來在風勁最危險的時候，洒下酒水，放火燒紗，這一連串動作，都是連傑所為。

風勁依着連傑引路，奔向那邊。

連傑道：「你直上山坡，這裏由我來應付。」

風勁抱着朗月，拚命向前跑去。

連傑却攔着「四色婢女」的路。

這時「四色婢女」有點狼狽，因為她們本來打扮得非常美麗，四襲不同顏色的衣裳，在這每一個人都披着白袍的山谷中，顯得非常漂亮，可惜，而今，四人身上有一些部份，已被火燒焦，非常難看。

這一切都是因這眼前小子所為，她們怒不可遏，一同動手，勢要把這小子撕開。

連傑當然知道，自己的武功實在無法與這「四色婢女」相比，他唯一的方法，是四處竄避，一來可以引開她們去擋風勁與朗月，二來也可逃離本身厄運。

風勁走出了煙霧，有路便跑。

他雖然不知前面路途，但有一個信念，因為這地方是山谷之底，只要往高處山坡跑上，一定可以走出這谷底。

因此，他一直往上跑。

這時，朗月可能受到顛簸，竟然自動的甦醒過來，她先發出了一些呻吟的聲音。

風勁聽了，道：「師妹妳醒來了？」

「是……是……我……」

「我救妳出去。」

「是你，師哥？」

風勁道：「正是，不用怕，我們快要脫離險境了。」

朗月道：「我們究竟在哪裏？」

風勁道：「你自己也不知道？」

「不知道。」

風勁停了下來，看着朗月，朗月似乎有些害羞，風勁一直想着救人，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抱着師妹，但朗月害羞的態度，令他也有些靦覥的感覺。

他想放下朗月。

朗月却道：「師哥，我雙腿還是發軟，看來是走不動的呀！」

風勁道：「那麼，師哥還是抱妳回去。」

朗月閉上了眼睛。

風勁正要撩起之際，突然出現了人聲，風勁站了下來，回首一望，只見山坡之上，站了四個大漢。

這四人正是拜火教中的「四尊者白禿毛鬍」。

白顏相見了風勁與朗月二人，大叫道：「小子，你是逃不了的。」

其餘三人，也分別的散開，把風勁與朗月團團的圍了起來。

風勁站了起來，輕聲對朗月道：「妳不用怕，我自會應付這四人。」

然而，朗月也站了起來，原來她不再腳軟了。

白顏相道：「光閃、長發、胡穌、你們擒下這小子，我奪回聖女。」

「好！」三人答應。

風勁以身護着朗月。

白顏相竟然騰空，翻身而下，向着風勁與朗月當中而下。

朗月有些害怕，叫道：「師哥！」

風勁安慰道：「不用怕！」並且以身體掩護着朗月，不過，他們的緊靠，並不代表他們可以不分開。

那三個人，禿頭、長髮與胡穌從三個方向而來，風勁正要抵擋他們，而白顏相又從另一邊攻來。

白顏相的來勢比他們三人還要勁。

風勁無法，只好先與白顏相招架。這一分心，朗月已被他們分開。

白顏相外表斯文，但使出的招法，却是非常沉實有勁，他內力非凡，一招接着一招，使風勁無法分心去理會朗月，他們而今最大的目

的，只是先擒回聖女再作打算。

那三人武功實在遠遠超過朗月，所以，不及五十個回合，朗月似乎只有招架之功，全無回架之力。

突然，一陣猛火自天際撒下，三人只好暫時分開，朗月也趁這機會透了一口氣。

原來這一陣火，來自連傑。

連傑自忖武功不高，但他却有一個好處，便是身輕靈動，因此，他利用這一個長處，到處搞破壞，使這個本來十分肅穆的場合，亂作一團，也因此朗月與風勁才有機會逃出生天。

不過，他們擺脫得了「四色婢女」，却無法再與這「四尊者」抗衡。

其實，連傑一直在旁看着，一旦看到朗月再無招架之力，快要被這三個大男人擒下之際，他也不再理會自己武功是否低微，以口含酒，力噴而出，並且用火摺燃着噴出的酒霧。

因此，這火有如天降，嚇得三人退開。

連傑一手拉了朗月，道：「走！」

長發怒道：「走？走得這麼輕易？這小子既然要帶走聖女，我們也一併把他帶走。」

禿頭與胡穌相應道：「好極，多來一個更妙，免得說我們欺凌弱女。」

三人又再一齊攻上。

突然，連傑一手撒出，一陣粉末在半空飄揚，隨即，他拿出火摺子，又再引起一陣一陣的火焰。

火焰本來是拜火教的拿手好戲，連傑在這一場搗亂之戰中，竟然能夠一面打，一面學，學會了不少拜火教弄火之法。

起先「含酒噴火」是一法，而今撒出的火粉又是另一法，這種火粉也是拜火教之物，他在一處帳幕中拿到，本來這東西有點像煙花，用來加添一些拜火氣氛，可是，到了連傑手中，却成爲了一種攻向敵人之法寶。

三人恐被火粉的火屑燒到，紛紛散開。

連傑一手拉了朗月便走，可是，這三人知道撒出的是火粉，並沒有什麼殺傷力，他們迅速又再折回，並團團圍着二人。

長發叫道：「你這小子，還有什麼功夫？」

連傑叫道：「還有，當然還有，你們敢過來嗎？」

三人聽他這麼一說，一時之間，竟然不敢再追上。

其實，連傑還有什麼功夫？

他趁他們三人稍爲窒着時，便輕聲對朗月道：「妳能跳嗎？」

朗月點了點頭。

連傑連忙拉着她的手，向三人的另一邊跳去，希望可以暫時出了這三人重圍。

當他們一跳，那三人也同時一躍。

當他們未穩身於地，却又再被三人圍困下來。

連傑與朗月再躍，仍然脫不了三人的圍攻。

風勁一直與白顏相交手，他並沒有把白顏相攻下，却也不能把白顏相迫開，但朗月與連傑的一舉一動，他仍是看得非常清楚。

風勁的武功與白顏相，本是不分伯仲，但一分心，却比白顏相遜色。

所以，當連傑與朗月再三躍起，而無法抖開三人圍攻之時，他心下一驚，登時露出一個極大的破綻。

白顏相覷這一破綻，一掌擊出。

風勁被這一掌打中了氣門，一時內裏翻騰，却又有想吐的感覺，但又吐不出。

他倒在地上，白顏相撲上，想再加一掌。

這時，連傑與朗月在第三次躍起之後，跌在地上，而三人已撲上。

眼看三人要被這「四尊者」擒了下來。

不過，這三人却又突然躍開，只見朗月坐在地上，手上執着一件東西。

這三人有些誠惶誠恐的表情。

白顏相本來想一掌向風勁劈下，這一劈不致使風勁喪命，也會弄到他半身殘廢，可是，他却沒有劈下這一掌。

衆人似乎在這一刹，都僵了下來。

連傑覺得奇怪，却是最先發現其中奧妙。

他發現了這些人並不是因爲有所畏忌他們三人，這「四尊者」所畏忌的，却是朗月手中所持的東西。

不過，他還不敢肯定。

連傑輕聲道：「把妳手中玉牌再高舉一些。」

朗月如夢初醒，立時依他所言。

這一高舉，「四尊者」都同時散開。

朗月知道，這玉牌的確是他們四人的剋星，立時再高舉玉牌，並且站了起來。

「四尊者」這一次，不但退縮，而且跪了下來。

白顏相道：「屬下見令牌如見教主！」

其餘三人也相繼跪下。

風勁與連傑都站了起來，朗月

似乎知道這玉牌的力量，叫道：「你們還不走？」

「走！」白顏相應道。

「走！」朗月索性把玉牌迫向他。

白顏相立時返身往後，不理什麼方向的逃去。

朗月又道：「你們又如何？」

他把那玉牌推向三人，那三人十分害怕似的，叫道：「走，走！」

三人也是回身逃走。

一時之間，他們三人本來處身於最危險的一刻，可是，玉牌一出，却立時反客爲主，反弱爲强。

連傑見二人呆站着，叫道：「還不走？」

風勁立時向朗月道：「妳可以走嗎？」

這一問，使朗月立時感到有點脚軟，身體搖搖欲墜，風勁立時上前，把她抱起。

連傑道：「把玉牌給我。」

朗月把玉牌交與連傑。

連傑引路上斜坡，後面再沒有人追來，不過，上斜坡的路途中，遇到了一些關卡。

連傑一話也不說。

只見那些守關卡的拜火教人，一見玉牌，便跪了下來，口中唸唸有詞。

他們不理會他們唸些什麼，只是立即逃離，而那些拜火教教徒，也絕不追來。

這玉牌有如一道强力符咒，沒有一隻猛鬼敢近。

他們經過了兩個關卡，兩個關卡都是如此。

他們上完了斜坡，拚命跑向縣城之內。

連傑忽然想起，道：「風捕頭，我們身份已露，而且回到縣城之內，他們勢力龐大，我們就算找到容身之所，也會累及別人。」

風勁道：「是的，你的話十分有理，不過，我們人生路不熟，不知應躲在哪裏。」

「隨我來！」

連傑奔向了縣城的另一邊。

風勁抱着朗月，隨着連傑跑，跑了幾里，感到有點吃力，忍不住問：「到了沒有？」

「快了，前面有間大屋，那裏是最安全的地方。」

朗月知道風勁疲累，道：「師哥，你放我下來，我可以走了。」

「是眞的嗎？」

「眞的。」

風勁放了她下來，朗月看着他，似有些尷尬，道：「師哥，對不起！」

風勁道：「有什麼對不起，我要保護妳。」

「我幾乎累了你。」

「不，是我累了妳被那些壞人抓去。」

「不……」

連傑插口道：「你們不要再婆婆媽媽了，快跟我來！」連傑一馬當先。

鬼宅藏身　殲滅邪教

這時，天已大亮，見前面是一間大宅。

這一間看來並不像一間屋，只像一隻巨型的怪獸，因爲這屋並沒有窗，也沒有門。

風勁道：「怎麼會沒有門？」

朗月道：「也許在另一邊。」

連傑道：「風大哥沒有說錯，這屋根本沒有門。」

兩人異口同聲地道：「爲甚麼？」

連傑道：「我很小的時候就見到這座怪屋，但不知是誰留下的，只知道人們稱爲鬼宅。跟我來。」

他所謂「來」，並非向前走，而是向上躍去，他一躍上了牆頭。

風勁望着朗月道：「妳可以跳上去嗎？」

朗月點了點頭，一躍而上。

風勁隨着。

上了牆頭，仍然是一爿牆接着一爿牆。

連傑道：「再跟我來！」

他仍然向上一躍，上了另一爿牆，二人不再問，只是跟着他。

上了這爿牆，却是一個用磚砌成的煙囱。

連傑攀上了煙囱，道：「這裏可以容一人通過，不過要非常小心！」

連傑入了煙囱之內。

風勁道：「妳跟在我後面。」

朗月點頭，緊隨着風勁入內，原來這外表是煙囱，却是這間大屋入口之處，因爲入了煙囱，便有一條非常狹窄的樓梯引往裏面。

樓梯相當斜，盡處是一個大房間。

這大房間有非常簡單的陳設，但這些陳設與這房間裏並不配襯。

連傑已坐在其中一張簡陋的椅子之上，道：「好好休息一下，我想我們在這裏，一定十分安全。」

風勁也坐了下來，道：「這究竟有什麼乾坤？」

「我也不知道。」

朗月問道：「那你怎知道這間古怪大屋安全？」

「那是以前查案來過一次，據說這間大宅的主人，以前是一個巧手名匠。」

「巧手名匠？建屋怎會沒門沒窗？」朗月忍不住的說了出來。

「巧手的地方，正是在這裏。」

連傑道：「妳看，四周沒有窗，也沒有門，但我們坐在這裏，却完全

不覺得暗，也不覺得窒息。」

風勁道：「對，實在奇妙！」

朗月好奇，用手敲牆，本來，敲磚牆只有「督督」之聲，但朗月一敲之下，竟有「隆隆」之聲。

連傑道：「不要敲，不要敲！」

「再走下去，或者……會是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爲什麼？你不是說你以前查案來過？」

「對，只來過這裏追緝兇手。」

「爲什麼不入內看看？」

朗月想向另一邊走去。

連傑道：「不要走，這地方滿佈機關，有兩個捕頭自以爲藝高人膽大，亂走一遭……」

「結果呢？」風勁問。

「一去不回。」

「爲什麼？」

「不知道。」

「你們不敢入內？」

「是的，以後也沒有人敢入內，這屋十分邪門，進了之後，沒有一個有好報。」連傑道。

「你也進來過？」

「是的。」

「你却仍然生存，証明可以走出去。」

「却惹上了你們，豈不是大禍臨頭？」連傑道，然後嘻嘻地笑道：「不，我只是開玩笑。」

風勁道：「爲什麼你沒有事？」

「因爲我只進到這裏，再沒有深入一步……」突然，他把聲音壓低，道：「我一直懷疑，這地方根本是有人住的。」

「什麼人？」

連傑道：「也許是鬼。」

這麼一說，使風勁與朗月也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覺。

「不過，我曾經逗留在這裏一段時間，只要我們不再深入，不越雷池半步，什麼事也沒有。」

風勁道：「這實在是一個古怪的地方。」

朗月也道：「不要再理會這是什麼地方，我們留在這裏，最低限度是非常安全的。」

連傑道：「對，我帶你們來此處，目的也是如此！」

想起今晚搗亂拜火教祭場，好不容易把朗月救了出來，三人也各自揑了一把冷汗。

朗月從懷裏拿出那一個玉牌，道：「幸虧有這個東西，否則我們早已被他們抓了回去。」

風勁道：「對，這玉牌究竟是什麼東西？」

朗月把玉牌放在掌心上，兩人圍上來觀看。

只見這玉牌比朗月的手掌長一些，在三人圍上來之後，光線比較弱了一些，但那玉牌却發出了微微的光亮。

朗月道：「其實這是一柄刀。」

「刀？」連傑奇怪地道。

風勁看了又看，道：「對，假若妳不提起，倒沒甚麼，你一說，我也有此感覺，這是一柄刀。」

「用來作什麼？」連傑問。

朗月道：「當他們幫我沐浴之後，換上了他們那些白色的衣服，我便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不知睡了多久，當我醒來的時候，我已被抬上那個木盤子之上。」

「沒有給妳吃過東西？」風勁關心地問。

朗月搖了搖頭道：「沒有，但我也完全沒有飢餓的感覺，然後，她們要抬我出來，那個白髮的老婆婆，便把這柄刀放在我的身上。」

「用來做什麼？」

「我不大清楚，我一直閉着眼睛，但那時一直非常清醒，只是不能開口說話，可惜我不懂他們的語言，但我仍然可以瞭解，這玉刀是用來刺死我的。」

「刺死妳？」

「是的，我被抬上那個台上之後，我開始明白，下面是一束一束的木柴，看來他們要用火燒死我，但在燒死我之前，便用這玉刀刺死我，這樣，我在火中不會掙扎，幸好，他們並沒有機會用這刀。」

風勁道：「這也要多謝連傑，不是他使出的詭計，只憑我們二人之力，實在難以搗亂會場，也難以把妳救出來了。」

朗月謝過了連傑。

連傑連忙謙虛道：「不，我只是人急智生，朗捕快，妳也是我們衙門一份子，我當然有責任要救妳，而救妳的本事，却是你師哥。」

朗月情深款款的望了師哥風勁一眼，道：「師哥，我眞不知如何謝你！」

風勁道：「咱們是師兄妹，而且也曾經在江湖歷練風險，還要說些什麼客氣話。」

三人又再談論了一會。

風勁道：「我們而今手上有這玉牌，便有如見到拜火教教主一般，因此，我們不用怕什麼。」

連傑道：「不過，這皇牌也是我們最致命的地方。」

朗月不明所以，問道：「爲什麼？」

連傑道：「因爲他們一定要追來，討回這玉牌。」

風勁道：「對，他們一定會來。」

三人又再討論一番，經過一夜疲累，他們不覺地墮入了夢鄉。

醒來的時候，已是暮色四合。

連傑最熟悉這附近的環境，便決定由他外出，找些食物回來。

朗月經過了這一段時間休息，但身體仍覺有氣無力，可能是吃過拜火教一些食物，致令她不能完全恢復正常。

風勁也沒辦法，只好讓她再多休息。

連傑出去了一會，不但找到了食物，還帶來了蠟燭，這樣，在夜裏比較方便一點。

這附近是窮鄉僻壤，連傑無法找到好吃的食物，但三人吃過一些東西後，精神也好了一些。

風勁道：「連傑，你認爲下一步，我們應該怎麼做？」

連傑道：「我在這縣城，算是個老捕快，很多人也認識我，我先回衙門，或到街上打探一下消息，看看情況，也看看拜火教人的情形，再作打算。」

「好極，但以我們三人的力量……」風勁頓了一頓，因爲他提起了力量，也想到了朗月，因爲看她外表沒有什麼，但體力仍然相當差。

朗月也知師哥擔心她，她道：「師哥，你不用擔心我，我想我再休息一兩天，當我可以運功之時……」

「運功？」連傑道：「妳現在不能運功嗎？」

朗月道：「不能，我一運氣衝往丹田，便有一種暈眩的感覺，我越是集中精神，提起勁來，我便更覺暈眩。」

風勁道：「那麼妳暫時千萬不要再運功，因爲妳的經脈可能已亂，再勉强運功，不單不可以自我療傷，反而會使全身經脈混亂。」

連傑道：「那些拜火教人可能在妳身上下了一些邪門的手脚。」

「那怎麼辦？」

「我看一定要找到他們那些拜火教人，才可以把這些邪門功夫解開來。」

朗月聽了，臉色變了起來。

風勁道：「不用擔心，我們一定可以找到那些人，爲妳解開這些邪門東西。」

連傑爲了使朗月不再想下去，便改變了話題，道：「明天一早，我便回衙門去，把事情報告一下。」

「不，」風勁道：「我想不要洩露我們的行踪，因爲拜火教在這縣城的勢力非常大，大概在衙門之內，也有他們的勢力也說不定。」

「如果不趕去報告，老捕頭一定不會派人來協助我們，我們三人，勢單力弱，怎可以對付拜火教？」

風勁道：「拜火教雖然勢力龐大，但我們有玉牌在手，他們就算發現了我們，也不敢將我們殺死，至於日後如何與他們週旋，看情形如何，再作決定。」

夜漸深沉，朗月早已入了夢鄉，連傑與風勁，也在說話之餘睡着了。

在這古怪大宅之內，雖然十分安全，但風勁一直是提高警惕。

半夜，他突然醒來。

他醒來是因爲他覺得有些東西入了這房間之內，他微微睜開了眼睛。

房間之內，黑漆一片，並不能看見什麼。

風勁動也不動，當他的雙眼習慣了黑暗之後，他已可以依稀辨認這房間內的一切。

朗月睡在那邊，十分安詳。

連傑亦睡在另一邊，發出輕微的呼吸聲。

一切都是十分祥和。

風勁又再閉上眼睛，不過，當他一閉上眼睛，那種古怪的感受又來了——似乎有人(或者其他東西)已進入了這個房間之內。

他又再睜開眼睛，却又看不見什麼。

他只好又再睡去，不過，過了一會，他又再一度感到有人進入了這房間，這一次，他可以眞眞正正的感到是有人進入，他是練武的，自然有那種感覺。

他再睜開眼。

當他望過去朗月那邊的時候，他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一個細小的背影，這背影像一個小老頭，也像一個老太婆的模樣。

他幾乎想叫了出來。

可是，他突然有一種非常古怪的感覺，他感到胸口似乎被一種非常沉重的東西壓着，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使他無從叫喊。

他不單不能叫喊，整個人也不能動彈。

他立時攝定心神，要掙開那股壓力，果然，當他運功時，那力量漸漸失去，他便要叫出來。

不過，他再睜開眼睛之時，那個背影却又不見了。

朗月仍好端端的睡在那裏，不過，她身體略動，身上發出微微的綠光。

那是那把玉刀發出的綠光。

風勁這時才知道，剛才並不是自已眼花，而是那綠玉在黑暗中勾劃出那人的背影。

那一定是一個人。

一個小老頭，或是一個老太婆的背影。

不過，這時，這個人已經離開了這房間，因爲風勁已完全沒有那股壓力加在他胸口上的感覺。

風勁依然不動，他心想：「如果那個……再出現的話，我一定要把他捉住。」

忽然，他想到那可能是個幽靈，或是個怪物，他內心又不禁發毛起來。

風勁不再睡下去，但那東西也不再出現。

翌日一早，連傑便離開，回縣城看情形去。

風勁也沒有把這事告訴朗月，免得她睡不安寧，影响她的身體。

朗月精神仍好，但却無法恢復體力，整個人越來越覺軟綿綿的。

風勁還以爲她吃不飽才有這情形，不過，他按她脈息，却明顯發現，她體內確是有些問題，可是，他並不是醫師，無法辨認哪裏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連傑回來，並沒有帶來什麼新消息。

連傑道：「縣城的情況十分平靜，拜火教的人並沒有出動，看來他們似乎有所等待。」

「等什麼？」

「我不知道，我只是有這種感覺。」

連傑這次回來，帶來了很多食物，有菜有肉，但朗月的食慾却差，提不起勁。

連傑道：「妳不想吃，也要吃些下去，否則妳怎能恢復體力？」

風勁也勸她道：「多吃一些，身體自然會好的。」

可是，朗月仍然無心下箸，吃了一些，又要倒頭的睡下去。

風勁非常擔心。

連傑看見朗月面容瘦削，道：「找個大夫回來如何？」

「我看普通大夫是醫不好的。」

「那怎麼辦？」

「找拜火教的人來，對，那個白髮婆婆……朗月提過的，她一直由她料理，如果朗月身上中了什麼邪門的東西，也是她下手的。」

「那白髮婆婆，怎樣找她？」

「擄她前來如何？」連傑這樣說，不過，當他說完這話，也知自己說來無用。

風勁見朗月已睡得相當穩熟，便輕聲道：「昨夜，我好像發覺有人進來。」

「有人？」連傑有些驚詫。

「不用害怕，這人不會害我們。」

「爲什麼你如此肯定？」

「因爲如果他要害我們的話，早已下手，我們根本沒有反抗之力。」

「那人進來作什麼？」

「他只是看朗月身上那柄玉刀。」

「他想把玉刀拿去？」

「沒有，不知他是不敢還是不想。」

「當時你爲什麼不起來，抓着他問過明白？」

「我試過，但全身乏力。」

風勁把自己的感覺說了出來。

連傑聽了，只覺有些毛骨悚然，道：「你可以肯定那一定是人？」

「你的意思是……」

「這古老大宅，內裏存有些什麼秘密，沒有人知道，可能是一些鬼魅也說不定。」

風勁道：「我們今晚……」他把聲音盡量壓下，道：「我們不睡，看看他會不會再來。」

「好極！」

夜裏，他們熄了蠟燭之後，便裝作睡去。

可是，經過一夜，却並沒有發現有什麼東西入內，第二天，兩人因爲一夜沒有睡過，因此，日間不自覺地沉沉睡去。

朗月體力似乎也越來越差，也睡了一整天。

風勁一直沉睡，不過，他突然又被一種奇怪的感覺驚醒了過來。

他微微睜開眼睛。

只見一個黑影正朝自己走來，不，不是走來，而是飄過來。

他想掙扎起來，但全身乏力，他想叫喊，但喉嚨有些東西梗塞着，一時之間，他的魂魄好像被嚇出了竅似的。

那黑影突然又停了下來，無聲無息的停了下來，他好像發現了一些什麼特別的事情似的。

他轉向睡在另一邊的朗月。

這時，整間房間是黑漆漆的，但是，只有一道暗綠的光自朗月的胸口透出來。

那黑影果然是被這道光源吸引着。

風勁知道那是那柄玉刀，亦即是拜火教的玉牌。

那黑影一直飄移至朗月跟前。

其實朗月此時也已被驚覺而醒了，不過，她的醒只是半睡半醒之間。

她感到黑影飄至，但全身乏力，也是無法動彈。

那黑影越飄越近。

忽然，那黑影發出了一聲尖叫，這叫聲劃破這房間的死寂，也把每一個人都喚醒過來。

那黑影發出怪聲後，便迅速退後。

而朗月也忽然有了力量，她掙扎的坐了起來，雙手掩着胸口，也自然而然的把那拜火教的玉刀拿在手裏。

只見那黑影退離朗月三尺之外，然後跪下，口中唸着一些囈語，可是，朗月與風勁都聽不懂。

那黑影不單口中唸唸有詞，並且雙手舉向天，然後又向地下伏拜。

當他伏拜的時候，他身上所披的白袍已然滑了下來。

這時才看清楚那並不是一個鬼魂，而是一個人。

一個年已古稀的老婦人。

只見她一頭白髮，直披至腰間。

朗月縮在牆角，雙手捧着那柄玉刀，叫道：「妳……妳是什麼……妳想……」

那老婦人又再唸唸有詞，依然與先前一模一樣，但他們全然不懂。

風勁也掙扎起來，飛身往朗月處，護着了她，並叫道：「妳是誰，妳想怎樣？」

那白髮老婦只是跪着，然後向朗月膜拜。

連傑叫道：「不用怕，看來她是拜火教的。」

「拜火教！」

「是的，你們看不到，她正向朗月身上的玉刀膜拜，朗月，妳把玉刀拿出來。」

朗月依言，小心翼翼地把玉刀拿了出來。

那玉刀本是在朗月衣襟之內，已發出了暗色的綠光，如今完全露了出來，更發出綠色光芒。

老婦人見了，又不斷的膜拜。

忽然，白髮老婦停止了膜拜，用非常古怪的聲音，一字一字地道：「玉……刀……從……何……處來？」

她的語音非常刺耳，但用心聆聽之下，也勉强可以聽到她在問玉刀的事情。

朗月把玉刀遞了出來。

那白髮老婦立時向後退去，好像非常害怕。

連傑立時想起，拜火教的人，見了這玉刀，都立時跪下，那是見了此令牌，如見教主一樣。

連傑道：「妳見了玉刀，如見教主，爲何還不下跪膜拜？」

白髮老婦其實早已下跪，但停了膜拜，一經連傑提起，立時又再膜拜起來。

這時，朗月與風勁也明白過來。

朗月手持金牌，道：「妳是誰，快說！」

老婦人不敢怠慢，用她本身的語言，說了一大堆話，他們全然不懂。

朗月道：「妳不懂我們中原的話？」

老婦人道：「懂，不過，說得很慢。」

朗月道：「妳便慢慢說來。」

老婦人道：「屬下是拜火教第十八代聖女！」

「聖女？」

連傑道：「妳也是聖女，眞的嗎？」

「聖女是要抬上祭台，被火活活燒死的。」

老婦人聽了，連忙不斷點頭道：「是的，我怕死，怕死！」她眼中流露出恐懼的光芒。

「妳怎會在此？」

老婦人道：「我叫杜萊拉珠，本是拜火教的聖女，但我不相信要用火活活燒死一個聖女，才可以討得火神的喜悅，因此，我從波斯逃出。」

「從波斯逃出，來到中原？」

「我到過天竺，他們派人追殺我，我茫無目的的逃走，一直來到這裏。」

「是什麼人追殺妳？」

「是總壇教主派出的普普波爾。」

「普普波爾恩使？」

「是的，那時，他並不叫做恩使，不過，看來，拜火教要在中原發展，已封了他爲恩使。」

「妳逃到這裏，爲什麼不走？他們不知道妳在這裏嗎？」

「也許普普波爾知道，但是他與我曾有一段情，而這古怪的屋子，也沒有人敢來，因此我在這裏，一直很安全。」

原來這老婦人，利用這間古老而且古怪的大宅，作爲她被追殺的庇護所。

「敢問教主……」

朗月道：「我並不是教主。」

杜萊拉珠道：「見玉牌如見教主。」

「原來果眞如此！」

「教主又怎會躲在這裏？」

「我是……我也是聖女。」

朗月把事情簡單的講述了一遍，杜萊拉珠聽了，非常感動，又望望風勁與連傑，似乎十分感激二人。

朗月說完，問道：「婆婆，我們是被迫逃來此處，你要把我們交給拜火教的普普波爾嗎？」

杜萊拉珠並不直接回答朗月，反而問連傑道：「連捕快，你以前來過這裏？」

「是的，妳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你有兩個同僚，因爲跨越這房間，入大宅之內，都是一去無踪。」

連傑聽了，立刻道：「他們都是……」

杜萊拉珠道：「你不要怪我，我要保護自己，無法不這樣做。」她頓了一頓，道：「而今拜火教在這裏發展成怎樣了？」

連傑道：「在普普波爾帶領之下，拜火教已成爲控制這縣城的一股大力量，連官府也莫奈他們之何。」

「拜火教只是拜火，祈求平安，指望烈火可以燒去我們一切罪

孽，怎會成爲一股力量？」

「拜火教倚仗了三個幫會，控制這地方，也發了大財。」

「發財？拜火教要錢做什麼？」

「聽說他們要大力發展，把拜火教傳向中原大地。」

「普普波爾有很大的野心？」

「是的，咦，你似乎認識他。」

杜萊拉珠道：「我當然認識他，他便是波斯拜火教總教主派來的，追殺我的。」她似乎在回憶，道：「那年我十八歲，他是廿二歲，而今我是六十八歲，他應該……」

朗月接口道：「七十二歲了。」

風勁道：「我們都見過他，他的確是個老人，但並不似七十多歲的樣子。」

「當然，他是拜火教的重臣，他的『發火』與『伏火』神功，令他長生不老。」

「什麼發火、伏火神功？」

「那是拜火教的獨門神功，沒有到『恩使』這一個階級，總教主是不會傳授的。」杜萊拉珠道：「本來，他是來追殺我的，爲什麼他又會留了下來？對了，他不是自己一個人……不，你說過有三個幫派，什麼幫？」

連傑道：「三幫是拐子幫、竹葉幫與妙手幫。」

杜萊拉珠道：「他還是使這些手法！」

「什麼，妳也知道那是什麼？」

杜萊拉珠道：「在波斯，很多人用這些手法生存的，他竟然把波斯最壞的東西也引來了。」

「什麼最壞的東西？」

「那拐子幫，拐人擄掠，迫使年幼稚子行乞，甚至殘傷他們肢體，竹葉幫是賣花的，强迫別人買花，不過，奇怪，他們爲什麼不叫賣花幫？還有，那些妙手……爲什麼叫妙手，他們是妙手空空兒的後裔。」

朗月道：「妳一切都知道？」

「不，那是我在波斯之時，見到當時的情形，當時的拜火總教主，也看不慣社會腐敗如此，希望用一個聖女，向上天祈求改變社會。」

「妳被選中？」

杜萊拉珠點了點頭。

「但妳爲什麼沒有燒死？」朗月問。

「開始的時候，我從幾千個少女選出來，我也覺得光榮，但後來回心一想，我的犧牲，能爲民生造一點福嗎？如果能夠，我是願意的。」

「爲什麼妳又沒被燒死？」

杜萊拉珠道：「教主，妳可否把玉刀收了，我才可以慢慢與你們說。」

朗月一直持着玉刀，而今杜萊拉珠提起，她才把玉刀收了起來。

杜萊拉珠看不見玉刀，才不再跪，改而盤膝坐了下來，道：「那天，我被抬上火祭場上之前，我仍聽到一些拜火教徒，正在討論怎樣利用這些無知稚子，包括女孩子、男孩子去爲他們找來更多的錢財，我那時才醒悟，我這一死，實在是無價值，他們只不過是利用我來火祭，蒙騙大衆，來加大他們的力量。」

「是的，那是愚民的方法而已！」風勁道。

「對，你的話沒有錯，他們利用火祭，使愚民更相信他們一點，那麼，他們更加可以肆無忌憚了，因此，我想我犧牲了，反而害了人民百姓。」

朗月道：「因此，妳逃離火祭？」

杜萊拉珠道：「是的。」

朗月接口道：「我却沒有妳這麼勇敢，幸虧師哥與連傑來，否則我早被燒死。」

杜萊拉珠道：「妳怎會有玉刀？」

「我不知道，他們把這玉刀放在我身上，一起抬上火祭台之上的。」

杜萊拉珠想了一想，道：「可能他們爲了使拜火教的教徒印象更加深刻，在火燒妳身體之前，用這玉刀插進妳的心臟，在這一場火祭之前，來一個血祭，使人們更加不敢對普普波爾有所忤逆。」

朗月聽了，嚇得伸出了舌頭，半晌才道：「你們假若遲些出現，我會被這玉刀貫穿心臟。」

她想起那個場面，猶有餘悸。

杜萊拉珠道：「你們逃了出來，他們一定不會就此放過你們。」

「當然，幸好我有這玉刀，憑這玉刀，他們才暫時不敢追來。」

「不過，他們始終會來，這是上天給我的一個好機會。」杜萊拉珠似乎是自言自語。

杜萊拉珠道：「你們……連捕快，我早知你是捕快，請問兩位是……」

朗月道：「我們也是捕快，從京城派來的，因爲在這縣城之內，已死去了不少從京城派來的捕快。」

「那當然是普普波爾的傑作。」

「是的，因此，我們一定要殲滅他們。」

「屬下可助一臂之力。」杜萊拉珠道。

「屬下？」朗月有點奇怪地問道。

「啊，我一時忘了，妳手持玉刀，妳便代表了教主，我會聽命於妳。」

朗月道：「婆婆，妳不介意我叫妳婆婆？」

杜萊拉珠道：「當然不介意，轉眼便是幾十年了，我從聖女已變成了婆婆。」言下之意，頗爲唏噓。

「那麼，我們不再拘泥於什麼階級，我們合力把這個普普波爾殲滅。」

「那好極了。」

杜萊拉珠想了一會，低聲向他們說了一個計劃。

＊　＊　＊

連傑一連兩天沒有出現，衙門也開始緊張起來。

老捕頭召集了所有捕快，正在捕房之內商討找連傑之事。

忽然，外面傳來步履之聲。

連傑與風勁一齊出現在門外。

老捕頭喜極，問道：「連捕快，你到哪裏去了？」

風勁道：「見過老捕頭！」

「你也一來便失去踪跡，爲什麼？」

連傑道：「我們去拜火教。」

「拜火教！你早知道他們惹不得。」

「惹不得？若是我們也說惹不得他們，誰敢再惹他們？」連傑道。

老捕頭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連傑咄咄迫人道：「那你是什麼意思？」

一時之間，老捕頭無言以對。

風勁道：「我明白你快要歸隱田園，不過，我是由京師派下來的，目的也是要剿滅了這一個拜火教。」

老捕頭道：「京師也知這拜火教？」

「當然知道，派來這麼多的捕快，無端失去踪影，其實，京師總捕早已吩咐過，我這一次來，無論如何也要爲過去的捕快湔雪寃仇，並且要把你……」

「把我？」老捕頭有點驚惶失措。

「把你革職查辦。」

老捕頭聽了，更加恐懼，可是，在這些都是屬下之前，他仍死要面子，道：「風捕頭，你這話在恫嚇？」

「並不。」

「那你可有京師總捕的書信或者令符？」

風勁道：「沒有。」

「那你憑什麼這樣誣陷我？」

「我與總捕是不用書信或者令符的。」

「爲什麼？」老捕頭向來老奸巨猾，並不相信風勁的話，因爲憑風勁年紀，他無論如何，與老總捕交情，不會如此密切。

風勁冷笑道：「因爲老總是我的乾爹。」

這話一出，老捕頭再無反駁之力，他一臉惶恐之色。

風勁道：「不過，我是個忠厚的人，過去的已成過去，我不想追究。」

「對，對，過去的已成過去。」

「過去派來這地方的捕快，消失的消失，死的死，不能推卸責任的。」

「我……你又說不再追究？」

「我不追究可以，但我總要向我乾爹作一個交代。」

「怎樣交代？」

風勁道：「而今剿滅拜火教的事，我已有相當頭緒，不用你再費心。」

「那好極了。」老捕頭這話說得極爲勉强。

「不過，你還有一個任務，而這個任務，是你將功贖罪的唯一機會，也是你可以告老歸田的途徑。」

「甚麼途徑？」

「你要率領衙門內所有捕快，助我圍剿拜火教的人。」

其他捕快聽了，齊聲道：「不用都捕頭率領，我們會全力支持圍剿拜火教。」

有人叫道：「其實這些年來，我們哪一個不想把拜火教趕出縣城，只不過……」

又有人道：「趕了拜火教，那三個幫派會自然絕滅，那我們縣城才能回復本來面目。」

有些捕快道：「不是都捕頭阻止，我們早已幹了。」

「風捕頭既然有把握，我們誓爲後盾。」

連傑道：「各位熱心，我也早知道，以前種種，不用再提，而今聽風捕頭的話。」

風勁道：「其實，你們暫時還沒有什麼特別任務，只要繼續你們日常的工作，對於那三個幫會——拐子幫、竹葉幫與妙手幫，只要他們一出手犯案，那便拉了他們入縣衙的牢房。」

「他們哪天不犯案，不必兩天，這捕房的牢房就要滿了。」

「沒關係，即犯即捕。」

「那麼連衙門內的監牢也要滿了。」

「對，我的目的是有多少人，便拉多少。」

都捕頭本想說話，但衆人只望着風勁，他根本連插口的機會也沒有。

衆人又再商討一會，便各自散去。

都捕頭非常沮喪，因爲他本在這一班捕快面前，很有一些威信，

經此一役，他已完全沒有地位。

風勁對都捕頭道：「都捕頭，我向來敬老，而且幾十年來，你都在這縣城，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對，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這縣城本來只是一個窮鄉，而今成了南邊一個重鎮，我的功勞實在不小。」

「是的，如果你能好好完成這次任務，你還是可以光榮退休的。」

風勁頓了一頓，低聲地道：「我們而今躲在郊外的鬼宅之內。」

「鬼宅？」

連傑道：「不要這麼大聲，否則拜火教的人知道了，我們連最後躲藏的地方也沒有了。」

都捕頭道：「你們打算怎樣？」

「你隨時候命，我們已找到了拜火教的總壇，只要我一帶消息回來，便全力進攻拜火教總壇。」

「好極！」都捕頭似有所深思。

風勁道：「我們先離開。」

兩人出了捕房，但其實並沒有離去。

都捕頭在捕房之內耽了一會，也步出捕房，兩人跟踪着都老捕頭，一直來到那間專賣檀香的小店。

原來這一切都是杜萊拉珠的計劃。

連傑知道老捕頭之所以能在這縣城立足多年，連京師派來的捕快也莫奈他何，老捕頭一定是與拜火教有搭上關係，否則以他怕事的性格，如何能屹立不動。

可惜，無人可以抓到他與拜火教搭上的證據。

不過，這一次，是他告老歸田前的一刻，他深思熟慮之後，知道自己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聽命於風勁，依他們所言，領捕快們戰拜火教；第二個選擇，他再為拜火教賣命，希望可以再保一時，待這場風暴一過，自己便立刻請辭回鄉。

他衡量過，風勁自言是京師老總捕的乾兒子，這話可靠性不高，而看風勁年紀輕輕，比以前派來的捕快，更為年輕，他有點不相信他有剿滅拜火教的能力。

最後，他還是決定倚靠拜火教，於是，他立即往那檀香店。

風勁與連傑耐心地在外面等候，結果一個時辰之後，老捕頭才從檀香店出來，並且臉有喜色。

風勁見了，對連傑道：「杜萊拉珠果然有本領，一切都如她所言。」

連傑道：「既是如此，我們回去。」

他們說的回去，便是要回「鬼宅」。

可是，杜萊拉珠的估計，似乎仍差了一着。

當風勁與連傑二人離開檀香店，轉入郊道，他們已感到有些不尋常。

連傑道：「有人跟踪我們？」

風勁點點頭。

「怎麼辦？」

「想不到拜火教的效率這麼高，老捕頭的消息一到，我們還沒有回到鬼宅，他們已來了。」

連傑道：「好像只有一個人。」

他們都回過身來，只見前面一人，標悍高大，一手拿着一支鐵棒，站在那裏。

看來簡直像一尊天神。

連傑道：「老丈有些面善呀！」

那人怒道：「你當然知道我是誰。」

連傑道：「聽說『拐子幫』有兩個頭頭，一個叫『拐無敵』，此人的確厲害，一向無敵！不過，另一個叫『鐵擊天』，却是……」

「却是什麼？」那人語帶怒氣。

「却是名不符實。」

「我鐵擊天有什麼名不符實？」

原來他是「拐子幫」的第二號人物。

「果然是『中流砥柱鐵擊天』？」

「如假包換。」

連傑道：「果然人如其名。」

鐵擊天被連傑這話，弄得有些糊塗，道：「你在說什麼？先吃我一棒！」

他話未說完，一棒打出，這一棒果然是剛勁有力。

連傑躍開，叫道：「果然好棒法。」

「當然，否則我如何稱為中流砥柱鐵擊天！」

「確是，你人如其名，就像『一根木頭』的杵在那裏，棒法呆滯，身體欠靈動，像一柱子，不擊天！」

這話氣得鐵擊天怒火上升，他二話不說，猛地向連傑一棒接一棒的打過去。

連傑其實知他厲害，只不過用激將之法，讓他自擾，而連傑憑靈活的躍動，竟然可以在他棒與棒之間，來去自如，更氣得鐵擊天怒上加怒。

棒如雨下，越來越快，連傑幾次險被棒尾所擊，假若被鐵擊天棒尾擊倒，也不是容易捱的一擊。

風勁看在眼裏，知道這鐵擊天，棒法外表威猛，但耐力不足。

風勁忽然向上一躍，而鐵擊天這時，棒正向天，風勁反身撲下，直向鐵擊天的鐵棒而去。

鐵擊天此時，鐵棒去勢已盡，再無餘力，因此風勁並不害怕他的攻擊。

風勁在鐵棒盡處，用指一彈，

內力自鐵棒棒端一直傳至鐵擊天手心。

鐵擊天只感到手心一熱，並且發痲，他立即不由自主的撤棒。

風勁這一招既瀟洒也極流利。

他身如大鵬，穩身於地，同時把鐵擊天撤手的鐵棒接了過來。

鐵擊天猶在驚悸此年輕小子「彈指功」如此厲害，風勁已拿起鐵棒，向他身上點來。

這鐵棒有八十斤以上，只有鐵擊天這樣天神般高大的人，才能揮洒自如，可是，落在風勁手上，却又成了一支非常靈活的木棒一般。

風勁向鐵擊天攻來，但鐵棒並沒有直接打在他的身上，鐵擊天只感到幾陣勁力，自鐵棒傳來。

鐵擊天根本沒有反抗的能力，因為他身上八個要穴，已被點中其七，他只能呆立不動。

「厲害！」連傑見了如此武功，實在忍不住的讚了出來。

其實，鐵擊天也覺得風勁厲害，一根八十多斤的鐵棒在這小子手中，竟可以變成點穴用的兵器，這種武功，這種勁道，實非常人可企及。

風勁把棒收了，一手插在地上。

連傑道：「把這支鐵棒放在哪裏？」

風勁道：「就把他插回鬼宅之前。」

連傑把這名副其實的「中流砥柱」鐵擊天拖了回去，硬生生的插在這「鬼宅」之前。

鐵擊天當然是苦極，因為他被風勁點了穴，全身上下動彈不得，但却有知覺。

他當然明白，自己已成了引導拜火教前來的「餌」。

風勁與連傑早已進了宅內。

鐵擊天屹立在風中，越是運功，想衝破穴道，却越覺全身痲木，一時之間，他反而不敢再行運功，因為他實在不知風勁使的是什麼點穴招數，不知道會否因運功而使自己更動彈不得。

當他正在非常苦惱之際，前面已出現了兩個人影。

前面一個，一身非常刺目的花花衣裳，後面却是一個禿子，鐵擊天見了，既歡喜又恐懼。

歡喜的是有自己人前來，恐懼的是這兩個表面是自己拍檔的人，不知會否趁這機會，奚落自己一番。

那穿花花衣裳的，是外號「姹紫嫣紅」花影動，她輕功厲害，是竹葉幫的幫主。

另一個禿子，並不是「四尊者」中的光閃，而是「妙手幫」的幫主，「妙手纖纖」巫錐，他的禿頭光閃閃又尖頭如其名，既光禿又尖似錐。

花影動道：「咦，鐵兄，你怎會站在這裏，是等我們來？」

鐵擊天無法回答她，也無法以表情回答她，只是一臉木然。

巫錐也道：「雖然你比我們早收到消息，既來到鬼宅之前，何必再等我們，應該第一個衝進去，好好立功。」

花影動道：「可能他害怕！」她一手搭在鐵擊天的肩上，只輕輕一推，鐵擊天竟眞像一支鐵柱一般，倒了下去，她吃了一驚。

巫錐見狀，知道他是被人點了穴，笑道：「咦，鐵兄，為什麼你不施展你的中流砥柱本領，反而被人點了穴，成了……成了『一根木頭』！」他忍不住的大笑起來。

花影動道：「巫兄，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她俯身用掌拍向鐵擊天的穴道，想為他解開穴道，可是，並不生效。

巫錐道：「讓我來！」

他俯身，先用非常鄙夷的目光看着鐵擊天，然後用手掌在他臉上摑了兩個巴掌。

原來他們二人早有心病，礙於自己都是拜火教下一幫之主，無法動手，而今有這個大好機會，叫巫錐如何不向鐵擊天加以侮辱？

鐵擊天被摑兩個巴掌，當然怒極，這一怒竟然讓他無端的衝開了身上的穴道，而且立刻便向巫錐還以顏色。

巫錐見他反摑過來，身體立時向後一退，兩人竟然動起武來。

花影動當然不知道其中原因，以為是巫錐為鐵擊天打開了穴道，而鐵擊天却恩將仇報。

花影動叫道：「你們有什麼恩怨也好，不應在這時候動武！」

兩人並不理會，越打越是厲害。

花影動叫道：「讓鬼宅中的人看到咱們未開始攻入，便自相殘殺起來，那不笑掉人家的大牙？」

兩人聽了，只好暫時收招。

巫錐退後，道：「花幫主，我聽妳話。」

鐵擊天也道：「我才最聽妳話。」

花影動嫣然一笑，兩人又再呆了一會，原來這兩個幫主，心病的主因，乃在這位「姹紫嫣紅」的花影動身上。

花影動道：「兩位，我們三幫，是最為拜火教賺錢的，但教主却把我們當作工具，何時把我們看作人……而把那『四尊者』捧如天王一樣，假若我們趁這一次，把聖女奪回，我們便可以把『四尊者』比下去。」

兩人異口同聲道：「花幫主說得是。」

「那麼，我們還不行動，否則那四個古怪尊者來時，我們豈不又落後一着？」

巫錐道：「這鬼宅邪里邪氣的。」

鐵擎天一想到風勁與連傑把他點了穴，杵在鬼宅之前，心氣立時往上標升，道：「就算有什麼邪氣，我也要衝入內，殺了那兩個小子！」

於是向左衝去，又再轉回來。

花影動道：「鐵兄，你找什麼？」

「找門！」

「門？這鬼宅是沒有門的。」

巫錐恐怕落後於鐵擎天，又見花影動與鐵擎天說得相當投契，爲了顯示自己武功、膽色比鐵擎天更勝一籌，不再多說一句，拔身而起。

他飛身上了瓦上，然後整個人撲向前。

鐵擎天見他動身，也不甘落後，也拔身向上。

花影動忖道：「這兩個漢子，仍然未脫青年時衝動本色。」

她昂起頭來，正想也飛身上去。

可是，她仍未蓄勢，只見上面兩團火被擲下來！

花影動連忙退後，只見那兩團火並不單是火，而是兩個全身着火的人。

而這兩人也並不是其他人，而是鐵擎天與巫錐。

他們一身是火，在地上打滾，並且發出非常淒厲的叫聲，鐵擎天的頭髮，早已燒成火把一般，但巫錐的光頭，也一樣燒得異常猛烈。

花影動看着他們，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一轉眼間，兩人已成了黑炭，發出一陣一陣燒焦肉類的味道，非常難聞。

花影動看着兩個同伴，不知爲什麼，一躍上去，便立時成了火人，被擲下來，實在使她心寒之極，她站在那裏，不住顫抖。

這時，又有人聲掩至。

來的是「白禿毛胡」四尊者。

白顏相本來最見慣場面，最爲鎮定，但看到巫錐與鐵擎天兩條燒焦了的屍體，也十分震驚。

白顏相勉强鎮定心神，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花影動如實告他。

白顏相道：「那兩個捕快都入了鬼宅？」

花影動道：「我不知道，但我與巫錐前來之時，已見鐵擎天被點了穴道，杵在這裏。」

光閃看見巫錐的光頭，被燒得像一支快要點完的蠟燭，心中也有寒意，道：「他們是引我們來，我們只要上去，也同樣會變成火人。」

這時，兩隊白衣人，抬着兩乘轎同來，這兩乘轎與一般的轎並不相同，只有轎頂，沒有轎脚，就像一間小屋，托在一個木牌之上。

這當然不是兩項普通的轎，而是拜火教專用的轎子。

前面的一乘，由八個白衣人抬着，後面的一乘，却由四個衣着顏色不同的少女抬着。

兩乘轎停了下來。

「四尊者」立時一字排開，同聲道：「恩使！」

花影動在另一邊，也道：「恩使！」

「四尊者」又向另一乘轎，恭敬的道：「聖母！」

坐在這「四色婢女」所抬的轎上，赫然是白髮婆婆，那個服侍朗月上祭場的白髮婆婆，原來她在拜火教內，地位是「聖母」，地位顯赫，才擁有教主的玉牌。

普普波爾恩使竟然親自來到鬼宅之前，看來他也是非常重視這事。

當然，逃走了「聖女」，這無疑是對拜火教一種侮辱，要繼續在中原發展拜火教，普普波爾恩使當然也不能接受這種侮辱。

普普波爾恩使道：「發生了什麼事？不是已找到了那兩個捕快嗎？」

白顏相道：「找到了！」

「還不攻入？」

「等恩使前來定奪！」

白髮聖母一躍而出，因爲她不單嗅到了那燒焦的氣味，而且看到那兩具使人慘不忍睹的燒焦屍體。

她來到屍體之前。

花影動上前，恭敬道：「他們一躍上去，便成火人，被擲下來。」

白髮聖母並不理會她，反而不怕焦屍，俯身檢查兩人身上燒焦的屍體。

然後，白髮聖母轉身，來到普普波爾身前，道：「恩使，使火的是咱們同道。」

「同道？是什麼意思？」

「是拜火教同道。」

「妳憑什麼如此說？」

「一着火便全身燒焦，這種用火方法，除了我們拜火教，有誰懂？」

「難道……」

普普波爾不再說下去，向四尊者道：「白尊者，你率領三尊，先入內！」

「遵命！」

「不過，入內之前，先披上這白袍。」

四個抬轎人，把白袍交與四尊者。

原來這些白袍，並非普通白袍，而是用一種天蠶絲所織，水火皆侵不入。

* * *

杜萊拉珠領着朗月，早已來到這「鬼宅」中最高的地方，那是一個隱蔽式的瞭望塔，外面完全看不到這地方，因爲這裏完全沒有窗，外面看來，只是一個破爛的大煙囪而已。

當連傑與風勁奔回鬼宅之時，他們沿着杜萊拉珠所示，一直來到這瞭望塔。

朗月身體已回復了，她一直記掛着風勁，見他回來，心裏才平靜下來。

風勁道：「他們已追來。」

杜萊拉珠道：「我看見了，他們不是追來，而且是拜火教精英都來了。」

連傑道：「那個『拐子幫』的什麼『中流砥柱』鐵擎天厲害，不過，他還是成爲插在這鬼宅門口的一條招魂幡一般。」

風勁道：「如果他們眞的攻入……」

杜萊拉珠道：「你們看！」

衆人看着前面一塊大鏡子，這大鏡子反映煙囱上面另一塊鏡，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一切。

這時，剛巧是巫錐與鐵擎天飛撲而入，杜萊拉珠拉了身旁一條長繩，只見一陣烈火自窗前噴出，而巫錐與鐵擎天二人，立時全身着火，反身跌了下去。

風勁與連傑二人看了，也口呆目瞪。

朗月也忍不住道：「厲害！」

杜萊拉珠道：「什麼厲害？」

朗月道：「這火！」

「火是拜火教的武器，但這簷篷的噴火，却是這鬼宅的建築者的設計。」

「妳怎利用這設計？」連傑問。

杜萊拉珠道：「我隱身在這裏，日中百無聊賴，於是小心察看屋中的機關，當我清楚一切機關之後，再把拜火教用火之道加以配合，本來以爲無用，想不到今天却派上用場。」

這時，四個白衣人已飛身上來，這四人便是披上了白袍的「四尊者」。

杜萊拉珠又把繩索一扯，只見簷之處，噴出了一陣一陣的火燄。

不過，這些火燄却燒不着那四個白袍人。

杜萊拉珠道：「咦！」

「爲什麼燒不着？」朗月道。

杜萊拉珠本來也覺奇怪，但隨即想到，那四件白袍，並不是普通的白袍。

「四尊者」被這大火一噴，雖然身上並沒有被燒着，但這迎面而來的火，也使他們心驚膽顫，不過，下面是普普波爾恩使親自督師，他們不敢退下，只有趁火燄未至，直向上攻。

當他們一齊上了另一邊屋頂，便看到風勁與連傑二人站在屋脊之上。

「四尊者」連忙飛身，當他們來到屋脊之時，却又看不到風勁與連傑。

根本上，風勁與連傑仍在屋內，他們在外面所見的，只是他們的幻影，這一切又是這鬼宅設計者的奇妙功夫，他利用鏡子的反射道理，竟然可以把屋內的人影，射到外面的屋脊。

「四尊者」在屋脊上找了一會，正錯愕間，白顏相狂叫了一聲，竟然跌入了一個陷阱之內。

光閃毛長發與胡穌正各自警惕之際，突然也感到失去了重心。

原來，他們踏上了屋脊中的一些看來是非常堅實的圓柱頂，哪知道，這圓柱頂才是陷阱之所在。

四人猛然墮下，立時，四周黑暗一片，而四周似有千條萬條繩索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綑向他們全身，他們來不及掙扎，已被一一綑上。

杜萊拉珠道：「這一次，我們不燒死他們，你們出去，把那四隻肉粽拉了上來，再用繩索，拋他們出去。」

連傑與風勁依杜萊拉珠所指示，把那「四尊者」拉了上來，「四尊者」已被繩索重重綑着，任憑他們有什麼武功，也無用武之地。

他們一一把「四尊者」拋了下去。

在下面的普普波爾恩使和白髮聖母，看見這四尊者變成了四隻肉粽，心下大爲驚訝，因爲這四人武功，在拜火教內也可算數一數二。

他們都被縛爲肉粽，其他的人哪還敢上？

「白髮聖母」道：「我知道這屋子有很多機關，看來並非他們武功不濟，而是着了機關的道兒。」

花影動本來看見巫錐與鐵擎天被燒之後，早已想衝上去，看看上面的兩個捕快是否有三頭六臂，無奈「四尊者」先行請纓，使她一時間無法上陣。

她與妙手幫與拐子幫雖然有過節，但無論如何，他們也是受惠於拜火教，而且爲了控制這縣城，大家亦出過力，總算是一場兄弟。

花影動對「白髮聖母」道：「聖母，我就是不信這機關可以勝我的武功。」

忽然，有人接口道：「我也是！」

原來來者是「拐子幫」的大阿哥拐無敵，他與鐵擎天，合力把拐

子幫弄得有聲有色。

花影動見了拐無敵，立時道：「拐老，你來遲了，你的老弟鐵擎天已成了蠟燭。」

拐無敵見他已被燒得不似人形，怒道：「我就要上去看看！」

他也不理會白髮聖母與普普波爾恩使，飛身上瓦，花影動也立時追上，二人消失在瓦脊之上。

兩人身仍未穩，前面已有火球飛來。

杜萊拉珠在斗室之中，從鏡子反映見到兩人飛身上來，不過，她早已有預備，一拉繩索，火球自東邊的一個隱蔽小窗射出。

拐無敵揮動他的龍頭拐子撥開火球，而花影動却利用她的輕身功夫，在火球與火球之間閃過。

不過，火球來勢越來越兇，而且火球也越來越大，過了半盞茶工夫，拐無敵稍為慢了下來，而他手上的龍頭拐杖竟然也着了火。

他拚命甩開火球，身手慢了，身上衣裳又已着火。

花影動比他好不了多少，因為火球越來越大，任她輕功如何了得，也逃不過火球的攻擊。

「白髮聖母」與普普波爾恩使看見火球，一個一個自屋頂掉下來，早已退開了。

當他們毫無辦法之際，只見拐無敵全身着火，殺豬般叫喊着墮了下來。

花影動也接着墮下來，也是個火人一般。

普普波爾恩使非常動怒。

白髮聖母道：「恩使，你看他們用火攻我們，那實在是侮辱。」

普普波爾恩使道：「正是，弓箭手可來了？」

「來了！」

只見他們兩乘大轎後面，早已有一列披了白袍的弓箭手。

「可是普通弓箭？」

白髮聖母道：「不，是霹靂雷神箭。」

「好極，看看我們拜火教的威力。」

白髮聖母道：「放箭！」

一時之間，箭聲破空。

這些「霹靂雷神箭」發出之時，與普通箭一模一樣，當箭在半空，快要到達目標之時，却突然着火，原來這箭箭身含有「磷質」，與空氣接觸，立生火焰，最厲害的地方，還是箭一達目標，立時爆炸。

杜萊拉珠見有火箭射來，開始也沒有什麼表示，但火箭在他們面前爆炸，連那面鏡子也破了，她立時知道，普普波爾再不留情，一定要下手殺她。

杜萊拉珠嘆了口氣。

朗月問道：「怎麼？」

杜萊拉珠道：「我們不得不出去了。」

連傑問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用霹靂雷神箭，這鬼宅雖然建築非常堅固，但也會被炸塌。」

外面傳來隆隆的聲音。

「看來前面入口處已塌了。」

風勁道：「怕什麼，我們有四人，可以與他們一拚。」

杜萊拉珠道：「看來，這幾十年恩怨，也是該結束的時候。」她從懷裏抽出了三件輕如髮絲的長袍。

「這與拜火教的白袍……」

「我這些袍子，比他們的更厲害，當年我逃出來，也是靠這些袍子，我臨逃離拜火教，什麼也沒有拿走，只拿了這幾件袍子，想不到在這時大有用場。」

杜萊拉珠叫眾人披上袍子，走出外面。

本來建築堅固的「鬼宅」，大部份已被炸爛，前面的一邊，幾成了平地。

霹靂雷神箭仍然一排一排地射過來。

「住手！」普普波爾恩使高舉了手。

杜萊拉珠領着三人，在火箭之間，衝了下來。

「白髮聖母」一見了杜萊拉珠，便帶怒喝道：「當年的聖女，別來無恙？」

杜萊拉珠見了白髮聖母，似有點錯愕，但隨即道：「恩格宜姑姑？」

「啊，原來妳還認得我。」

「當然，除了妳一頭白髮。」

「我老了，你也變成了一個老太婆！」

杜萊拉珠道：「我想妳早已成了恩使夫人吧！」

「什麼？」白髮聖母恩格宜一聽此話，突然發怒如狂，一衝上前，十指箕張，直抓杜萊拉珠面門。

普普波爾恩使叫道：「莫傷她！」

杜萊拉珠猛然退後，並以雙臂擋格白髮聖母的來勢，只聽見兩聲裂帛之聲，杜萊拉珠雙袖已被抓下，雪白的雙臂上各有四條鮮紅血色指痕。

如果這十指抓在杜萊拉珠的臉上，沒有人敢想像她的臉會變成什麼樣子。

普普波爾叫道：「恩格宜，妳不能殺死她！」

「為什麼？」白髮聖母回頭問。

普普波爾似乎找不到一個好的藉口，只道：「因為她是我們的聖女。」

「聖女？普普波爾，你還是忘不了，放不下？」

普普波爾道：「恩格宜，你在說什麼？」

「你仍然忘不了情？」

白髮聖母恩格宜再不理會普普波爾，向着杜萊拉珠道：「聖女，就是因為你這個聖女，害了我這一生，千山萬水從波斯來，目的是……感動他……可是……」冷酷如冰的白髮聖母，這個時候，竟觸起幾十年來的悲傷，一時悲從中來，眼淚如珍珠墜下。

在旁的人都明白，白髮聖母幾十年來追隨普普波爾，為的是要成為他的夫人，哪知道她從一個小姑娘，變成了白髮聖母，仍然感動不了普普波爾。

這股怒氣，當然是一古腦兒算在了杜萊拉珠身上。

白髮聖母道：「不是妳這個丫頭……」她已不想再說，飛身上前。

本來，杜萊拉珠的武功，根本不及白髮聖母，但她躲在「鬼宅」多年，日間無所事事，為了打發日子，把宅內一些武功典籍，照圖來練，倒也有一些成績。

杜萊拉珠居然可以一連躲過白髮聖母三招。

不過，在旁的普普波爾看得清楚，再多三招，杜萊拉珠定然逃不過。

他突然不顧一切，自轎中飛身上來，落在二人當中，這時，白髮聖母右手正向前一插。

這一插已用了十分眞力。

普普波爾本來可以閃身借力避開，但他看得清楚，如果他閃開，這一下「錐手」便插在杜萊拉珠的身上。

他實在不能讓杜萊拉珠死去，幾十年來，千山萬水，也只是想找回這個夢魂縈繞的情人。

他硬生生的接了白髮聖母這一招「錐手」。

當白髮聖母發覺自己的「錐手」要插的並非情敵，而是自己一生愛慕的恩使之時，已經太遲，她大半生功力也在這「錐手」之內。

「噗」的一聲，她的手已硬生生的插進了普普波爾的右脅之內。

普普波爾狂叫一聲，也以右手猛劈而下，這一下向着白髮聖母的天靈蓋而下。

白髮聖母原本可以避，但她並不閃避，因為她寧可玉碎，也不為瓦全。

她又把力貫注左手，另一個「錐手」又出。

這時，杜萊拉珠正在普普波爾身後，她見普普波爾為她接了致命的一招，一時之間整個人呆了，不知進退，而白髮聖母的左手「錐手」已到。

「錐手」直插入杜萊拉珠腦袋之內。

而普普波爾最後一擊，也同時擊在白髮聖母的天靈蓋之上。

一時之間，血與腦漿同時濺起，令人慘不忍睹。

這三個異族人，糾纏在一起，他們不單感情糾纏在一起，三個屍身也糾纏在一起。

這時，拜火教的人見有官兵湧來，紛紛四散。

風勁看着三人屍身，道：「想不到拜火教想在中原發展，中間却有這一段三角戀情。」

朗月道：「這白髮聖母眞多情。」

連傑道：「自古多情空餘恨！」

* * *

風勁與朗月總算完成了任務，三幫一教的惡勢力總算鏟除了，這一次，連傑居功不小，朗月向縣老爺要求，帶連傑上京，讓他可以在京城中多見世面，連傑當然十分高興。

風勁並沒有什麼表示，可是，心裏老是有一股不大高興的味道，却又說不出所以然來。三人聯袂上路，回京師覆命去了。

（全文完）

天翻地覆

俠情倫理愛情故事／石蓮・文　可飛・圖

昭雪冤屈　母子團圓

暮色四合，彤雲剎那間變成厚厚的烏雲。

蕪湖城外，四處無人，獨有一落魄中年文士急步而前行。

遠看，此人身材頎長，行動俐落，臨至眼前才看到他兩鬢已灰白，神情憂鬱，臉部皮膚乾枯不平，好像風乾的橘皮。

瘦削的雙頰，襯得兩顴分外突出。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一臉痲皮又大又密。

中年文士抬頭望一望天色，嘟嚷幾聲，環視了周圍一下，大概不見人跡，竟然施展輕功急馳，瘦如竹竿的身軀不斷搖晃，不但沒有減低速度，相反的越跑越快，眨眼已馳了大半里。

天色一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看來有場大雨將臨，果然，一聲悶雷隱隱傳來，低沉的雷聲，好像獅子低吼，聲雖不大，却極具威勢。

倏地，一聲震耳欲聾的霹靂自天上打下，聲震四野，大地山岳都爲之一搖。

雷聲過了之後，萬籟無聲，氣氛令人窒息。

緊接着銀蛇飛舞，好似要撕裂黑暗中的蒼穹，光如白日。

再一响悶雷劈下，剎那亂雨如注，傾盆雨下，雨水敲打在身上竟使人生痛，中年文士雙眉一皺，雙眼射出一道凌厲的神光，在黑暗中閃閃生光。

只見他猛吸一口氣，去勢更疾，眞箇是快逾奔馬，眨眼間蕪湖已經在望。

中年文士神態頓時一斂，逐漸放慢速度，終於與常人無異，入了城，雙脚更加千斤重般的慢慢移動。

傾盆大雨之下，衣衫鬢髮全濕，際此天地發怒之間，更顯得無助與落魄。

走了一陣，前面出現一棟大屋，氣勢雖非絕大，但任誰亦看得出是大官之家。

中年文士略一尋思，毅然上前敲門，過了一陣子，門才打開，一個老人家穿了簑衣，戴着一頂竹笠，對他全身上下打量一眼。

中年文士帶着幾分羞愧低聲道：「不才探親不遇，又是囊空如洗……咳……望老人家方便一下！」

老家丁又拿眼望了他一眼，不由生了同情心，道：「先生要借宿一宵這倒無妨，反正我家老爺及夫

人是蕪湖城的大善人，平日若有雲遊和尚及道長經過……嘿嘿，咳，你看我，年紀一大就囉嗦，說了一大堆廢話，倒讓你站着白淋了一陣雨，嗯，快請進來！」

中年文士忙謝了一聲，舉步入屋，老家人門了門，領着他內進。

入門是個大庭院，老家人帶他入了間廂房：「這是老奴的住所，如今夜了，不好打擾他人，你如不嫌棄的，今晚便在老奴處睡一晚，反正這裡有兩副床鋪！」

「不才能有一個歇脚之地於願足矣，豈敢奢求，只是打擾了大叔，心中頗爲不安。」

老家丁呵呵笑道：「老奴自小便賣與蘇家爲奴，府中大小都叫我福伯，你若不嫌我倚老賣老，不妨也叫我福伯。」

中年文士忙行了一禮，親切的叫了聲福伯。

福伯大樂，忙替他找了一套乾淨衣服，又在廚房捧來了一大碗湯麵。

中年文士早已肚餓，老實不客氣地把麵吃了個清光。

福伯收拾好了一切，見他坐在桌邊望着油燈發呆，不禁一怔：「你還不睡？」

中年文士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喟然的道：「前途茫茫，豈睡得着？」

「莫非你沒有打算？又沒去處？」

中年文士苦笑一聲，緩緩的點頭。

「唉，你看我眞是老糊塗，咱們倆相識也有多個時辰了，竟尚未請教先生你貴姓高名，仙鄉何處？」

「在下姓齊，賤名恩重，乃豫南人氏，素在鄉間教書糊口，只因聞姑母病重，乃趕至南昌探望，不料到得姑母家門，已是來遲一步，姑母已仙逝多日。」

齊恩重一頓，又嘆息一聲：「表弟與在下又不大和睦，齊某住了幾天，只得辭別北上，齊某離家時已辭去教席，此去只怕……」

「齊老弟，你寶眷在家鄉？」

齊恩重赧然道：「齊某至今尚孑然一身。」

福伯心中嘆了一聲，暗道：「想不到他還不如我這個老奴的。」隔了一會，忍不住又問道：「家中尚有何人？」

齊恩重搖一搖頭。

福伯道：「齊老弟，我與你雖萍水相逢，但相見便是有緣，如今有一條路，未知你有否信心一試？」

齊恩重大喜，連忙詢問。

福伯道：「我家老爺有一子，由於是個獨子，難免過縱，自少十分頑劣，先後請了八位教書先生，都是教了三幾個月受不住氣而告退，你如不怕受氣的話，明日我替你到老爺處說說看。」

齊恩重大喜，連忙拜謝一番。

＊　＊　＊

福伯在小客廳外，焦急的在踱步，一見齊恩重出來，忙道：「齊老弟，老爺答應啦？」

齊恩重道：「老爺答應我提出的條件，讓少爺跟我一年，一年之內，不論我用何等手段及教法，他都不得干涉，一年之後若果沒有收效，在下自願終生在蘇府執役。」

福伯道：「你可有信心？」

齊恩重點頭，嘴角泛起微笑。奇怪他雖然滿臉痲皮，但笑起來居然是十分好看。

「我去找少爺來。」

齊恩重忙阻之，道：「待在下先搬去書房，了解一下，明天才叫他來找我！」

下午，齊恩重剛剛與福伯在書房閑聊，房門忽然被人推開，走入一個八九歲的男童，這小孩高鼻大眼，嘴唇雙角微向上翹，一進來一對大眼睛滴溜溜在齊恩重上下巡視。

福伯忙道：「少爺，這是齊老師，快來叩見。」

齊恩重臉色一沉，道：「從今日起，我就是你的師尊，跪下行禮！」

蘇繼祖小腦袋一仰，他從來未碰見過如此大架子的教書先生，往日那些教書先生一至蘇府，已被其氣勢所懾，又知道蘇繼祖是獨子，平常得蘇老爺的寵愛，起先在這小少爺面前都不敢亂來擺架子，總是輕語溫言相勸，蘇繼祖也就更加傲慢了，目無尊長。

怔了一會，蘇繼祖怒道：「你算甚麼，要我跪下，少爺見過不少老師，從未見過像你這麼醜八怪的！」

齊恩重雙目一瞪，叱道：「放肆，你竟敢目無尊長，快跪下！」

「要我跪下也可以，你得先接我一個難題，少爺若認爲滿意，這才跪下向你行禮！」

齊恩重語氣稍緩，「你提出來，看爲師接不接得住。」

「好，可是你答應的。」蘇繼祖把插在背後的短棍抽了出來，向齊恩重打去。

福伯大驚：「少爺，使不得。」

齊恩重冷哼一聲，左手一伸，握住了短棍，瞪着蘇繼祖：「你服不服！」

「不服，你是大人，我是小孩，當然沒有你力大。」

齊恩重略一沉思，道：「福伯，你先出去，讓我跟他說。」

福伯起身出去，反手把門扣

上。

齊恩重道：「我讓你打十下，若然事後依然不損，你服是不服！」

蘇繼祖瞪大一對眼睛，他想起從前那些老師給他打得頭破血流的情景，不禁疑惑地道：「你不哄我？」

齊恩重臉色一沉，道：「君子無戲言，我豈會哄你？」

「好，那你是自討苦吃，死了少爺可不賠的。」

「你還未答覆我。」

「好，如果少爺不能令你受損，甘願拜你為師。」

「君子一言。」

蘇繼祖帶着幾分豪氣，又有幾分得意的接口道：「駟馬難追！」話聲剛落，短棍就向齊恩重胸腹連抽三下，往日只一下，那些文弱的教師已呻吟大作，如今這個新老師居然若無其事，而且尚嘴角冷笑，心中不禁大為奇怪。

一陣驚奇之後，惡向膽邊生，掄起短棍，向齊恩重頭上擊下！

卜一聲，齊恩重依然笑口吟吟，而且還蹲低身子，用手指指一指自己的頭，示意蘇繼祖繼續打。

蘇繼祖一咬牙，拚起全身氣力，連擊三下、卜卜卜，三聲過後，「啪」一聲響，原來棍子竟然斷了。

齊恩重重新坐在椅子，道：「如何？」

蘇繼祖實在難以置信，望着他，心中升起一股寒意，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

齊恩重道：「你想不想學？」

蘇繼祖大喜，丟下手中半截斷棍，跪下行起拜師大禮：「師傅，弟子服了！」

「以後聽不聽為師的話？」

「聽，一定聽，古語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弟子不敢稍忘。」這時候，他竟然開竅了。

齊恩重大喜，呵呵大笑，道：「起來，起來，孺子可教，今天你先回去，明天一早就得來，以後，風雨不改。」

這以後，蘇繼祖果然變得十分精乖，依時到書房上課，功課進步神速。

蘇振榮見兒子受教，更是大樂，每賜厚禮於齊恩重，並時常邀他喝幾杯，賓主相處甚歡。

老實說，蘇振榮已待他是自家人一樣，一次在酒後，蘇振榮便提出替他娶房媳婦，齊恩重目光泛起一股憂鬱，婉言拒絕了。

過了一年，蘇振榮對齊恩重益發滿意，自然繼續聘他。

齊恩重却提出一個條件，便是要蘇繼祖隔晚就得到書房與他同睡。

蘇振榮見他如此盡心，自然是滿口的答允。

歲月悠悠，眨眼間，齊恩重屈身蘇家經已十年了。

＊　＊　＊

這天蘇繼祖吃過午飯又到書房找齊恩重。

齊恩重正在沉思，有人入來，下意識抬頭一望，驟看之下，脫口呼道：「齊大哥！」話剛出口才醒覺，苦笑一下，忖道：「祖兒為何與齊大哥如此的相像，哈，也許是我多年來不斷的胡思亂想……」

蘇繼祖大奇，問道：「師傅，是我。你剛才叫誰？」

齊恩重再仔細的端詳他一下，只見他如玉樹臨風，英俊不凡，心中更奇：「祖兒眞的有幾分像大哥當年。」

口中却道：「祖兒，為師打算離開這裡一段時間。」

蘇繼祖急道：「師傅，你何必離開？弟子願意服侍終生。」

齊恩重哈哈一笑，慈祥的道：「痴兒，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你已成人，再說為師的那幾道板斧亦已全部傳授給你了，你亦應該去建立自己的事業。」

蘇繼祖見師父身子雖然依然硬朗，但頭髮經已全白，以師父這種年紀及功力，實在不該有這種情況出現。

他平日發現師父難得開懷，在獨自一人或無聊時，臉上往往出現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而神情則更加抑鬱不歡，如今乍聞師父要離別，不禁悲從中來，兩行清淚汨汨流下，跪倒在地。

齊恩重亦是十分感動，喃喃地道：「祖兒，如今世上唯你一人是為師的親人，為師又何嘗捨得你，只是為師身負奇寃，如今既已把一身技藝傳授給你，心事已了，自當重出江湖！」

蘇繼祖哭道：「師父，弟子願盡自己力量替師父效勞，望師傅念弟子一片苦心，讓弟子……」

齊恩重雙目閃過一絲欣慰之色，沉吟道：「也罷，你先起來，明日我對令尊說帶你出去遊歷一下，就許你跟為師出去闖蕩一下。」

蘇繼祖大喜，一躍而起。

＊　＊　＊

內廳裡，齊恩重與蘇振榮面對面坐。

「蘇東翁，在下一身學識經已全部授予令郎，不是在下自誇，繼祖若要投考個進士，十分當有九分把握，所欠之一分乃是經歷及眼界，而此等却非書本或口筆能傳授者，唯有出去歷練一下，四處遊歷一番，當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古書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此

之所謂也。」

蘇振榮大樂，笑道：「犬子之有今日，全靠齊老師悉心調教，老夫合府感激不盡，犬子有你這位名師，實在是他三生有幸，及我蘇家祖宗積德。」

「為人師表自當盡責，此乃在下之職責，東爺無須過譽，嗯，在下有意帶祖兒四處遊歷一下，為期一年，未知東翁意下如何？」

蘇振榮眉頭一皺，沉吟道：「這個，這個，路上安全麼？」

「如今太平盛世，盜賊如鳳毛麟角，況且在下自當處處小心照料一切，一年之後，交還你一個完整無缺的祖兒。」

蘇振榮莫可奈何的道：「如此，有賴齊老師勞神了。」一頓又道：「嗯，蘇家至今尚未有人高中，祖兒若能金榜題名，固然光宗耀祖，若考不到，老夫亦同樣高興，叫他回來助老夫一臂之力，老夫這兩年身體又不怎硬朗，這生意又煩心……」

齊恩重忙打斷他：「夫人那裡，煩請東翁美言兩句。」

「這沒問題。」

「如此，在下先行告退了，待準備好後，再來向東翁辭行。」

＊　＊　＊

六月暑天，雖然日頭已經偏西，仍然晒得行人汗流浹背，通往黃龍鎮的官道上，兩匹白馬馱着一老一少緩緩行進。

那青年唇紅齒白，劍眉星目，人俊衣鮮，羨煞不少往來的途人。此際雖然衣衫盡濕，但顧盼自豪，臉上更顯露一片興奮之色。

老的是白髮蒼蒼，面目猙獰，瘦骨如柴，衣衫雖然沒有破漏，但身上發出一股濃烈的憂鬱，狀極落魄。

這兩人正是齊恩重及蘇繼祖兩師徒。他們離家至今已近月，一路上風平浪靜，平安之至，亦平淡之至。

齊恩重抬頭望一望天色，道：「祖兒，咱們快走一步，今夜就在黃龍鎮歇宿。」

＊　＊　＊

高昇客棧一間房中，燈光如晝。

齊恩重道：「祖兒，你跟為師已十年，為師的一切及過去你都不知，今夜，為師就把一切告訴你。」

蘇繼祖大喜道：「弟子久已想問，不過見師父絕不提往事，故此不敢多問。」

齊恩重啜了一口茶，雙眼上望牆角，沉吟了一下才道：「為師乃是天魔教第七代弟子，由於沒有其他師兄弟，故此為師亦即是天魔教第七代掌門人，而你就是天魔教第八代掌門弟子，本教幾乎代代單傳，既沒有完善的教規，亦不設教壇，雖然一丁單傳，但每一代的弟子在江湖上都能闖下極大名頭。

「為師複姓司馬，單名一個龍字，二十歲那年便得了個『屠龍』的外號，天魔教雖然不是甚麼名門正派，行事但憑一己之好惡，但也非邪教，為師外號之所以有個『魔』字，主要是得自天魔教這三個字。」

蘇繼祖屏息而聽，在他心中根本亦覺得自己師父毫無魔味。

「有一次，為師跟祁連七怪衝突，一夜激鬥之後，為師雖然擊斃對方，但亦身受重傷，昏迷於地，幸而有個天星教的青年高手經過，救治了為師，後來才知道他叫齊南天，天星教勢力及人數較天魔教為盛，但兩教却有頗相似之處。由於大家氣味相投，加上年紀相當，不久便成了莫逆，繼而結為異姓兄弟。」

蘇繼祖喝了一口茶，心中忖道：「難怪師父使用齊恩重這個化名，由此可見師父乃性情中人也。」

司馬龍（齊恩重）繼道：「我倆兄弟，在江湖上決意恩仇，所殺的都是些十惡不赦之人，齊大哥因而得了個『魔俠』的美譽，不久，我倆邂逅了一個少女，她美如雪中仙子，難得是她流露出來的那股高貴氣質。」說到這裡不禁停了下來，雙眼神采閃耀。

蘇繼祖看看師父一眼，道：「她叫甚麼名字？」

司馬龍如夢方醒，老臉一熱，吸了口氣，情緒慢慢平復下來：「她叫，鳳飛。哈，為師一見到她便對她傾慕不已，心想若能得償所願，將來在江湖上『龍飛鳳舞』，是何等快活之事。」

他望了蘇繼祖一眼，續道：「你可能暗中笑為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唉，想當年為師在江湖上却有美男子之稱。」

蘇繼祖心中大奇，却不敢稍露出來。

「豈知齊大哥對她亦是一片痴心，我們三人幾乎一體，出三入三，如此這般過了兩三年，大家表面上嘻嘻哈哈，心中都為之痛苦，既不敢當面攤牌，又不能揮慧劍斬情絲，其中的酸甜苦辣，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有一次，我們歇宿襄陽，那時也是六月暑天，為師尚記得那一夜月色皎潔，偏偏十分燠熱，為師睡不着，於是走出房外到院中散步，心中煩悶久久難平，直至近三更才回房，經過鳳飛房外時無意中聽到她在房中喃喃自語：「到底是龍飛鳳舞好呢？還是飛向南天？

天啊？你叫我如何抉擇？她反覆的說了兩遍。

「我一時之間雙脚如同生了根般，不能移動分毫，隔了一會兒，又聽她說：『老天爺，既然叫我同時碰上他們兩個，便由你替我選擇吧！』跟着她低聲禱告，不久便聞銅錢跌落桌上的聲音，我心中異常緊張，禁不住把耳貼門板上，連氣也不敢喘一口。

「只聽她說了：『啊，你替我選擇龍哥哥！』我心中大喜，幾乎忍不住的要跳了起來。可是，她幽幽地嘆了一聲：『我若嫁了給龍哥哥，天哥哥豈不是要傷心死，不行，再來一次，老天若要我嫁龍哥哥就請你再示意一次……』當時為師一顆心砰砰的亂跳，幾乎跳出口外，心中不停的叫道：『請老天爺保佑，讓她選我吧！』耳朵貼得更緊，生怕聽錯。

「卜」的一聲響，只見她低聲道：『啊！這次要我選天哥哥，老天，你叫我怎麼辦？』我一下子如跌落冰窖，只覺手脚冰涼，腦子嗡嗡作響，一片空白。

「不久，傳來她的泣啜聲，我躡手躡足返回房中，躺在床上如同虛脫般，隔了半晌，才逐漸恢復神智。我腦海波瀾起伏，終於決定獨自離開——以其三個人一同痛苦，不如讓我獨自一人痛苦，而換得另兩人的幸福，何況為師這條命還是齊大哥救的呢！

「心中有了決定後，反而平靜了不少，於是我胡亂找個藉口，留下張字條，趁天色未明出店而去。」

蘇繼祖忽然覺得師父比任何人都英俊聖潔，覺得自己能受他教誨，實乃最大的幸福，禁不住的握住司馬龍的手，「師父，你眞是偉大了。」

司馬龍嘴角露出一絲笑意，道：「為師離開後，躲在暗處，却不斷打聽他們兩人的消息，後來他們結成夫妻，當時為師有意去道賀，却又怕節外生枝，直至聽到了他們生了孩子之後，這才動身去摩星嶺天星教總壇，那時候，齊大哥已當了天星教的教主，到了摩星嶺山腰，突然見到了齊大哥從上面奔來了……」說到這裡，臉上現出痛苦之色。

蘇繼祖忙替他斟了一杯茶，司馬龍突然道：「找小二拿壺酒來。」

「是，師父。」蘇繼祖應聲出房。

＊　＊　＊

蘇繼祖一手捧酒，一手捧了兩碟送酒的食物推門而入，見司馬龍在發怔，叫了聲師父，司馬龍才回過神來。

「祖兒，你知道世間上甚麼事情是最痛苦？」

蘇繼祖惘然一笑，搖搖頭，替他斟了一杯酒，然後又替自己斟了一杯。

「寃屈！」司馬龍提高聲音道：「世間上沒有一件事比被曾經自己心愛過的人寃枉，害死自己最敬重的結拜兄弟更痛苦！」

蘇繼祖一怔，迅即意識到後來一定有重大的變化。

司馬龍連盡三大杯，情緒才稍稍平復。說道：「為師見到齊大哥奔來，喜不自禁，忙迎上前去，臨至面前，為師突然發覺齊大哥原來受了傷，當我抱着他時，他道：『二弟，我找得你好苦，你終於來了，可惜來遲了一天！』我見他氣若遊絲，命在旦夕，又驚又急，問道：『大哥，是誰害你，小弟替你報仇。』齊大哥淚流滿面，澀聲道：『這仇不能報！』

「為師大奇，急道：『就算皇帝老子，小弟也要把他碎屍萬段，方洩我心頭大恨！』齊大哥搖搖頭，道：『愚兄不告訴你。』為師大急，用內力替他療傷，希望能延長大哥生命，好讓為師能在他未死之前，把他送到天星教總壇。

「豈知內力剛輸出，只見齊大哥一陣抽搐，噴一口鮮血，跟着叫道：『二弟，你好狠心，竟用這樣手段來對我。』為師心中大奇，但大哥說完已嚥氣，一時無暇多思便把大哥屍體抱了起來，心想，自己也不知是來得及時還是不及時。

「正在思想間，猛聽見一人大聲叫道：『好啊，原來是你這個魔徒害死本教教主！』為師心神恍惚，也不知他們的來到，不過却還認得來者是齊大哥的三師弟宋志城，當下為師道：『宋兄弟何出此言，司馬某人與齊大哥情逾手足，豈會對他下毒手？宋兄弟請勿誤會。』他却大聲道：『誤會，剛才教主死前明明說二弟你好狠心……可有這回事？』

「這時候一些天星教徒聞聲趕來，一見此情形都哄了起來，為師當時百詞莫辯，宋志城叫為師到他們總壇理論，為師心想：自己清白，去到那裡也不怕，於是抱着大哥的屍體跟他們而去……」

司馬龍又盡一杯：「到了天星教總壇，齊大哥的師叔『七星劍』宋方銘，問了宋志城及為師發生的情況經過，宋老頭自然偏向他的師侄，最令為師無從申辯的，當時他們發現齊大哥之死因乃在胸口中了一掌『天魔掌』，天魔掌中人發黑，他們便憑此點而認定為師是兇手，尚未待為師申辯，他們已四方八面圍了上來。

「當時為師實在痛不欲生，想在大哥面前自盡，到黃泉之下相

聚，反正，為師生亦毫無所歡，可是回心一想，若然自殺，不但弑兄罪名背定，而且讓眞兇逍遙法外，心中實有不甘，於是尚未等他們佈好陣，為師施展『天魔仙步』脫身出圍，跟着急急逃下摩星嶺。」

蘇繼祖接口問：「師父，那位……鳳飛飛知不知道？」

司馬龍嘆息道：「事後聽說當日她正好抱孩子到她師父處小住，為師為求追查眞兇，幾次暗暗上摩星嶺偷窺，但都不得要領。」

他又喝了一杯酒，續道：「最後那次剛在宋志城接任教主不久，為師終被發現，他們口口聲聲說為師是殺人兇手，所提出的罪證就是宋志城所聽到齊大哥臨死前的那句話——二弟你好狠心——另一點是齊大哥胸前所中一掌，傷處是黑色，乃天魔教之天魔掌中人之特徵。

「當時為師見他們不分青紅皂白，不求眞相任意寃枉人，心中亦是大怒，因此，出手並不留情，連傷他們幾人，不久，宋志城、七星劍及鳳飛飛亦都聞聲趕至，為師當時了無生趣，也不想活下去，因此，並未萌退出的意念。

「當時為師以一敵十，身上傷處纍纍，激戰中，為師因抵擋宋志城的劍招，脅下露出空門，鳳飛飛一劍刺來，心想即然要死，死在她手中也比死在別人手中好，一咬牙，全力向宋志城攻去，可惜旁邊還有另一高手七星劍一招七式，在這當兒向為師胸前刺來，為師自忖必死，攻向宋志城那招仍然不收，『砰砰』一聲响，宋志城被為師打倒，也就在此時，鳳飛飛大叫道：『師叔，別殺死他，留下活口問他殺死天南的動機。』」

蘇繼祖雖然面對司馬龍而坐，仍然擔心師父的安危，聽到此處才稍鬆一口氣。

「鳳飛飛這句話固然令七星劍手下留情，亦激起為師替兄報仇之念，剎那施展『天魔舞步』從宋志城退下而造成的缺口衝出重圍，就趁着夜色逃出天星教總壇。藏在摩星嶺一個秘密的谷洞中養傷，直至知道天星教空羣下山追搜為師，這才離開。」

說到此處，司馬龍臉上悲憤之色更盛，慨然道：「不久，為師在江湖上聽到，鳳飛飛的兒子失踪，他們把這筆賬亦算在為師頭上，更加廣發武林帖，邀請同道追殺為師，為師幾番都是靠『天魔舞步』逃出重圍，從此，在江湖上沒有一天安寧。三番四次跟他們鬥個分明，都因怕師門絕技，從此因為師之死而泯滅，因而偷生下來。

「為了掩人耳目，為師把炒熱了的大豆敷在臉上，把臉龐弄得斑駁難看，江湖上的朋友萬想不到當日武林中的美男子，一夜之間變成了醜八怪！」

司馬龍苦笑了一聲，解開了上衣露出身上橫七豎八的傷疤，胸前有七個金錢般的大小疤痕，形勢分佈有如天上的北斗星：「這就是當年七星劍在為師身上留下的。」

蘇繼祖看得膽戰心驚，一時間不禁呆住了，只覺得人生慘事莫過於此。

「有一次，為師在你家門口見到了你，覺得你是塊可造之材，是學武的最佳材料，便決定把生平絕學傳授給你，於是混入了你家，這以後的事你都知道了，為師亦不再多言。」

「師父，你這寃屈有朝一日必定能夠昭雪，殺死齊伯伯的兇手必會現形。」

司馬龍笑笑：「祖兒，你想不想這一日早點到來？」

蘇繼祖誠心的道：「弟子當然希望啦！師父是不是已想到了甚麼良策？」

司馬龍苦笑道：「這件事毫無蛛絲馬跡可尋，豈會有良策訂出？」

「依弟子之見，只怕宋志城頗有值得懷疑之處，他為何遲不遲，早不早剛好在齊伯伯死了就出現？」

司馬龍沉吟了一下道：「這件事為師曾懷疑過，不過，一則那天剛好輪到他巡山，他說見到了為師與你齊伯伯相擁，於是趕下來相會，二則，你齊伯伯臨死之時曾暗示兇手是他二弟，也因此話令為師含寃幾達二十年，而宋志城在天星教排行第三，因此，若因你所說而懷疑他，亦頗欠理由。」

「齊伯伯是排行第一，那麼二師弟是誰？」

「他二師弟在為師與你齊伯伯結識前已死！」

蘇繼祖不禁頹然一嘆。

司馬龍一嘆即道：「而且，齊大哥一向叫宋志城為三師弟！」

蘇繼祖心忖：「難怪天星教都懷疑師父了。」

「祖兒，你既有此孝心，為師想你走一趟摩星嶺，探一探天星教的近況，不知你敢不敢冒一次險？」

蘇繼祖大喜，道：「即使是刀山劍樹弟子亦不怕！」

於是司馬龍畫了張摩星嶺總壇的位置佈防圖與蘇繼祖，並叮囑道：「你明日出發後，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否則萬不可施展師門絕技，以免惹禍上身。須知武林中不少人俱欲殺為師而後快，一個月後，再來此相會。」

蘇繼祖應了一聲：「那麼，師

父你去那裡?」

「師父另有要事要辦。」

時三更已過，司馬龍吹熄了燈火就寢。

* * *

次日一早，蘇繼祖獨自一人上路。

三日後到了一個小鎮吃午飯，在他鄰座坐着一個少女，一個五六十的老頭，兩人低頭吃飯，不發一言。

不一會兒，傳來一個破鑼般的聲音：「咦，那不是韓家的丫頭？」

另一個聲音道：「正是韓七那老頭及韓小鳳那丫頭片子！」

破鑼聲音又道：「嘿嘿，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喂，韓七放明白點，乖乖的跟你四爺到門外一見高低！」

蘇繼祖抬頭一望，見他環眼豹頭，一把肥鬍像鋼針般豎起，鄰坐那老頭向少女打了個眼色，緩緩地道：「雷老四既然找上了老朽，老朽自當捨命陪君子，不知是不是只衝着老朽一人？」

雷寶刀道：「你莫當你家四爺是三歲孩子，你放心，韓丫頭這正點兒自有人侍候她的。」

韓七臉色一沉，道：「如此說來，四爺敢是想以眾欺少，不放倒咱們爺孫是決不罷休的了！」

雷寶刀道：「想當日你們韓家何嘗不是以眾欺少傷了俺的師侄！」一轉頭面對食客：「各位朋友，我雷家跟韓家想借此地方解決一件恩怨，對各位不便之處，雷家深感歉意，為稍盡心意，各位這頓費用，算在雷某家賬上！」

此話一出，食客倒是走了一大半，就算不走開的，也到角落處繼續喝酒吃菜。

蘇繼祖心忖：「此人看來魯莽，但卻粗中有細，不知武功如何？」

雷寶刀叫道：「雷安，你取兩錠銀子交到掌櫃處，店中若有打損一物都算在雷家賬上！」轉頭對韓七道：「韓七，一句話，店裡店外任你揀選。」

韓七冷冷的道：「店內店外豈有分別？」心中還是選中店內，因為店內地方狹窄，雷家人多，卻難以發揮作用。

韓小鳳道：「當日雷高當家，當眾調……調戲……罪有應得，姑娘讓他活着回雷家，已算看在雷家份上，不欲韓、雷兩家關係更進一步的惡化……」

一個青年接口說道：「住嘴，我大哥看上妳是妳的造化，想不到妳這丫頭不識抬舉，也就罷了，竟然當眾行兇，今日我雷遠就代大哥向妳討回這筆債！」

韓小鳳粉臉一紅，怒道：「你們雷家兄弟，都不是好東西！」

雷遠邪笑道：「妳又怎知道咱們兄弟不是好東西呢？只怕到了緊要關頭，妳反而會叫好東西呢！」說罷一陣哈哈淫笑，雷家的爪牙也跟着大笑。

韓小鳳大怒道：「吃屎的狗豈是人類的！」

雷遠再也笑不出，道：「那妳就別怪少爺不懂憐香惜玉！」拔出佩刀，刷刷刷一連三刀，力穩勢雄，果然有幾分名門弟子的氣派。

韓小鳳銀牙一咬，抽出寶劍，挽了一個劍花，洒下了萬點劍光，把那三刀盡皆封住。

雷遠叫聲好，刀勢更凶更疾，一口氣劈了四十六刀，一時之間畢畢的刀風聲響徹飯店。

雷寶刀緩緩的解下了佩刀，他的刀比別人的略長稍窄，「韓七，你也別閒着！」寒光一閃，一刀比一刀快。

他名叫寶刀，佩刀果然是寶刀，刀勢一展開，自刀上傳來的殺氣及砭人肌膚的森寒之氣，令人生了股寒氣。

同樣的招式，使在雷寶刀手上卻不知比雷遠快上幾分，凌厲幾分。

韓七心頭一凜，暗道：「雷家的奔雷刀法果然名不虛傳。」不敢怠慢，取出環腰的軟劍，以柔制剛，雷寶刀攻了十招，他只還了三招，不過他每次反攻都使雷寶刀的攻勢為之稍竭。

雷寶刀刀法大開大闔，叱喝之聲不絕於耳，狀極威猛，旁人都替韓七擔心，蘇繼祖卻看出韓七起碼一二百招內沒有生命危險。

他扭頭望向韓小鳳處，只見她出招頗有分寸，雷遠要勝她亦不容易。

此時，其他食客大都已退出店外看熱鬧，他一人離戰場最近，人俊衣鮮，十分注目，雷家人都對他怒目而視。

激戰中，只見雷寶刀刀勢一慢，專走偏鋒，韓七立即臉現緊張之色。

只見雷寶刀一刀劈出，招至半途突改為削，這一招來得異常詭異，毫無先兆。

韓七躍起五尺，人在半空，一劍刺向雷寶刀面部。

雷寶刀霍地施了招鳳點頭，刀鋒一轉自下向上反削。

好個韓七一提真氣，突然升上了幾尺，腰一折，一個觔斗前翻去，自雷寶刀頭上越過，長劍反刺雷寶刀背心。

他快雷寶刀更快，劍尚未刺出，雷寶刀一個風車大轉身，寶刀一掄，電光石火般劈向韓七的肩膀，勢如奔雷，刀聲如雷，懾人心

弦。

韓七來不及招架，腳尖剛沾地，刀已至。

刀未至，風已到，殺禍臨身，未暇為想，一個懶驢打滾，一滾四尺，再滾又四尺，劍尖點地，人立而起。

風聲又起，寒光一閃，刀又臨身，奔雷刀法果然與眾不同，難怪雷家憑此刀法歷數代而不衰。

雷遠雖然現在逐漸取得了上風，一時之間都不能將韓小鳳擊倒。

他拚起全力連發五刀，一刀緊過一刀，韓小鳳一退再退，三退之後，已被蘇繼祖座枱阻住了退路。

雷遠第四刀已到，此時他勝券在握，嘴角不禁露出一絲得意的神色。

蘇繼祖推開桌子，腳一蹬，踢在左手邊橫排的板櫈上，直向雷遠飛去。

桌子被推開，韓小鳳再退，已臨蘇繼祖面前。

暴喝聲中，雷遠一刀把板櫈劈裂，剎那罵聲四起。

「小子，膽敢破壞二少爺的事！」

「好小子，原來你是韓家的幫手！」

「依我看，這小子九成是看上了韓丫頭了！」

韓小鳳這才定過神來，轉頭看一看蘇繼祖，一看之下，嬌臉一陣發燒，一顆心怦怦的亂跳，心想那裡來的一位俊郎君。

蘇繼祖微微對她一笑，側過頭對雷遠道：「在下因座位阻及這位姑娘的行動，似乎不很公平，故此把椅桌移開，想必雷二俠不至見怪！」

雷遠自負英俊，可是蘇繼祖一比，無疑是螢火與日月相較了，心中又妒又惱，冷冷的道：「用這種方法搬開椅桌，閣下亦算用心良苦，光棍眼中不揉沙子，你若要把這樑子挑上了，大可乾脆出手。」

蘇繼祖雖然對雷家的作風甚為看不過眼，不過，一則到今為止，雷家的報復手段尚算光明正大，二則，師父嚴禁自己炫露本門武功，以免洩漏身份，一時間只顧盤算盤算，忘了答話。

雷遠以為他看不起自己，心中更怒，環視手下一眼道：「你們替我招呼他一下。」話音一落，立即有四五個雷家的弟子把蘇繼祖圍住了。

韓七剛直起身子，雷寶刀又到，倉猝間舉劍一架，「噹」軟劍幾乎脫手飛去。

雷寶刀刀一橫，削向韓七胸間，刀至半途突地一慢，一刀化三式，從意想不到的部位攻去。

韓七心頭一凜，長劍飛舞，洒下一道劍網，全力護着要害，肩上一涼，已中了一刀，幸好傷口並不大深，可是，形勢卻更加緊張了。

韓一鳳終究力氣不及雷遠，激鬥之後，香汗淋漓，雙臂發軟，身形漸漸呆滯，久久都不能反攻一招。

蘇繼祖施展天魔舞步，姿勢瀟洒無比，穿插在雷家子弟之中，履險如夷，他見韓七及韓小鳳形勢危急，心想既然已動了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雙腳一錯，閃過左邊那大漢一刀，右拳卻打在對面那人脅下，左肘又撞倒了一人。

雷家子弟只覺眼前一花，蘇繼祖已不知怎樣脫出重圍。

蘇繼祖一脫出重圍，反撲向雷遠。「架樑的來了。」施展空手入白刃功夫，把雷遠攻向韓小鳳的招數全接了下來。

雷遠又急又怒的喝道：「不能放走那小丫頭！」

韓小鳳剛喘過一口氣，迅即被包圍。

蘇繼祖大急，連施絕招迫退雷遠，猛一回頭，把一個包圍韓小鳳的雷家子弟踢飛，水牛般的身軀，逕向大門飛出街上。

再一上，追至雷遠面前，右掌突入刀網，扣向雷遠胸口。

雷遠大驚，急忙一退，他一退，蘇繼祖立進，右掌始終離雷遠胸口不足四寸。

雷遠豆大的冷汗汩汩而下，一股寒意盈胸，前所未遇的恐怖令他尖聲驚叫。

「雷二公子，不如大家就此和氣收手吧？」

雷遠巴不得有此一句，哀叫道：「四叔，小侄……」

雷寶刀自雷遠驚叫不已之後一直暗中注視，聞言之下心中不禁暗罵一聲，不長進，「遠兒，你退來我這邊！」

雷遠何嘗不想，只是被蘇繼祖迫得四處亂退！

蘇繼祖倏地一腳踏在雷遠小腿脛骨上，「啪」一聲清脆的骨折聲響，雷遠應聲倒地。

雷寶刀猛劈一刀，一個倒竄，左肘向蘇繼祖脅下撞去。

蘇繼祖沒有江湖經驗，一覺有人偷襲，立即飛退八尺。

雷寶刀怕他進一步加害雷遠，正要他如此，翻身，擰腰、進步，右臂一掄，左六右七劈了十三刀。

堪堪避過。

雷寶刀武功在雷家七兄弟中排列第二，不知比雷遠高出了多少倍，十三刀剛過，又是二十四刀，旁人只見刀光不見人影。

蘇繼祖心神稍定，雙腳不敢稍

停，同時運功於手臂，以防萬一。

「呼！」刀尖只離頸前半尺，蘇繼祖運起天魔功，左掌拍在刀背上，雷寶刀只覺刀上傳來之力出乎意料之外，手一戰，刺向空位。

蘇繼祖隨左掌攻上去。

雷寶刀剛離開，韓七一怔之下，隨即竄前一劍指向雷遠心胸上，喝道：「你還要不要這個侄兒。」

雷寶刀聞言，刀一收，退開三步，胸膛起伏不定，顯然怒極：「韓七，算你命大，但錯過今天，只怕你難逃大限。」

韓七喝聲道：「老夫不是要聽你的這些話。」

雷寶刀腮鬍直豎，高聲道：「都停下來，讓他們離去。」

韓七一把揪起雷遠，冷冷的道：「讓你這寶貝的侄兒送咱們一程。」

「韓老七，我雷四爺從來說一是一，你還要劫持人質。」

「韓七做事素來謹慎，對不起，請雷四爺備三匹馬！」

雷寶刀莫可奈何地道：「牽三匹馬給他吧！」

韓七、蘇繼祖、韓小鳳穿過人羣，剛至店外，已有雷家子弟牽來三匹馬。

韓七騎上馬背才把雷遠交給一位雷家弟子，然後與蘇繼祖等一挾馬腹，絕塵而去。

* * *

出了鎮，韓小鳳道：「今日幸得俠士相助，小妹及家叔公才得以脫圍，大恩大德，韓家永銘心中。」

蘇繼祖道：「姑娘言重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是我輩中人應爲之事，姑娘何必掛懷。」

韓七接口道：「老朽慚愧，至今尚未請教少俠高姓大名？」

「晚輩蘇繼祖。」

「未知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蘇繼祖不禁沉吟了起來，過了一會兒才道：「家師齊恩重，他生性淡泊，沒有在江湖走動過。」

韓七看了他一眼，突然問道：「蘇義士與齊南天如何稱呼？」

蘇繼祖心頭一跳道：「晚輩不知齊南天是何人。」心中暗忖：「這人果然是老江湖，能從齊恩重想到齊伯伯身上去。」

其實韓七是另有所藉，他聽了蘇繼祖之答話後，臉上神色反而較前泰然：「蘇義士若不嫌棄，請到寒舍盤桓幾天如何？」

韓小鳳接口道：「對，諒蘇大哥不至推辭了吧？」

蘇繼祖道：「在下尚有點事要辦，要去鄂北一趟，他日若有閒再行到府上拜候。」

韓七一怔，問道：「蘇義士到

鄂北何處？有何貴幹？」

韓小鳳大奇，覺得七叔問得不大尋常：「七叔公……」

蘇繼祖道：「晚輩……晚輩……找個朋友！」

「哦？」韓七又望了他一眼。

「前輩，若是無其他事，晚輩先行一步。」

韓七臉上神色有異，欲言又止，「蘇義士有空請到寒舍盤桓幾天。」

「一定。」蘇繼祖打個招呼，拍馬而去。

韓七望着他的背影，怔怔的不發一言。

「七叔公，你怎樣啦！」

倏地有三騎人馬從他們身邊越過，看背影有幾分熟悉。

韓七忙道：「丫頭，快回家！」用力一挾馬腹，迅速向回家的方向馳去。

韓小鳳心有疑惑，一怔之下，拍馬跟着她七叔而去了。

* * *

五日後，蘇繼祖已至摩星嶺山脚。

山下有條村莊，爲恐村內有天星教的耳目，蘇繼祖不敢入村，由於天色尚早，於是在周圍溜了一圈。

入黑，蘇繼祖棄騎上山，司馬龍畫給他的地圖，這幾天他早已看熟，因此一切頗爲順利。

他藉着山石的掩護，闖過兩重天星教的巡山弟子。

今夜烏雲蔽月，正是夜行人的好時機，初更剛過不久，蘇繼祖已潛至天星教總壇附近。

他藉着自內透出的微弱光線，看清楚了周圍環境，這一切與司馬龍所述的相差不大，看來這些年來天星教發展不大。

一俟巡邏隊過後，蘇繼祖立即像狸貓般撲出，幾個起落，已藏身在牆角。

四下無聲，蘇繼祖翻牆而入，牆內是一個小院子，四面有房，看來是天星教的弟子所住的所在了。

再翻過一堵牆，裡面是幢獨立的小院，一棟小樓孤零零獨立，二樓上面門窗透出燈光，顯然主人尚未入睡。

蘇繼祖猛吸一口氣，身子如皮球般的彈了起來，輕飄飄的落在瓦面上，雙脚勾在滴水飛簷之上，「倒掛珠簾」，雙眼湊在隙縫上。

一個中年美婦人，雙手托腮，似在發呆，對蘇繼祖之偷窺毫無所覺，蘇繼祖暗暗得意。

「十九年了，不知生兒在那裡，生兒，生兒你到底是生還是死！」中年美婦憔悴的臉龐掛着幾點淚珠。

蘇繼祖暗暗奇怪，不料底下的話更令他吃驚。

「龍二哥不知爲何要害死大哥？若說是爲了我，可是種種跡象却又顯示無此可能，宋三哥說有人發現有個青年懂得『天魔舞步』，莫非是龍哥的徒弟？

「宋三哥說生兒是給龍哥抱去，此人莫不是生兒？不可能，不可能，龍二哥若是疼愛生兒，但可開口，我與大哥自會送他到二哥處學藝，他又何必因此對大哥下毒手？

「龍二哥，你十九年來藏身在何處？我多想見你一面，問清楚一切，唉……」

蘇繼祖已知房內的美婦人是鳳飛飛，他眞想下去告訴她，說甚麼也都不相信師父是兇手。

正在沉思間，突然四週燈火大盛，光如白天，蘇繼祖一怔，隨即知道自己已被發現。

「小子，下來吧，本教早已佈下天羅地網地等待你了。」

房中美婦聞言一震，一抬頭見紗窗上有個人影，她一掌撲滅燈火，回身返床取了一把短劍。

蘇繼祖回頭見四周都是天星教弟子，不禁自怨自艾：「我還道自己行動小心，避過了他們耳目，故此一路順利，原來自己行動早已落在人家眼中，佈下圈套讓自己自投羅網。」

事已如此，只得縱身躍下。

當中一人，白面留鬚，面目雖然姣好，却帶幾分陰鷙，他一見蘇繼祖面色一變，一變之後迅即恢復，「盛義，能使『天魔舞步』的就是此人麼？」

一個五十多歲，面目瘦削的人應道：「稟教主，正是這小子，當時許師侄亦在場的！」

蘇繼祖依稀認得此人，曾在小鎮飯店中出現過，心忖：「難怪天星教對我之行踪瞭如指掌。」

白面無鬚的教主宋志城，臉色一沉，厲聲道：「小子，報上名來！」

蘇繼祖頭一昂，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蘇繼祖是也。」

宋志城哼了一聲：「深宵偷窺女子？也是大丈夫之所爲？」

蘇繼祖一窘，吶吶說不出話來。

宋志城道：「你是司馬龍的弟子？」

蘇繼祖心想既然已爲人所知，便坦言道：「家師正是司馬龍。」

此言一出，天星教弟子嘩然，隨即罵聲四起。

宋志城哈哈一聲，待門下弟子都住了聲才道：「令師司馬龍，乃殺害本教前任掌教的兇手，諒你必有耳聞，你今日亦必是奉他之命前

來，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又云：一人做事一人當，你把令師藏身之處供出，本教將不與你計較，放你回去了。」

蘇繼祖怒聲喝道：「晚輩確知家師絕非殺害齊伯伯的兇手，爲人弟子豈能因貪生怕死而出賣師門，教主何必導人不忠不孝！」

宋志城一皺眉，臉上殺氣漸盛。

此時中年美婦人鳳飛飛已從小樓中下來，聞言接口叫道：「蘇少俠……」

蘇繼祖回頭望她，鳳飛飛一見之下，如痴如醉：「你……眞的叫蘇繼祖。」

蘇繼祖走前，却不敢失禮，行了一禮，道：「小侄拜見齊伯母，小侄不敢以化名相欺的。」

宋志城臉上突現詭異之色。

鳳飛飛心神稍定，道：「對不起，是伯母我失禮了！」

宋志城沉聲道：「師嫂，妳豈能與仇人之徒自稱伯母！」

鳳飛飛道：「孩子無罪，有何不可？說不定那時他還未出世。」轉頭對蘇繼祖道：「伯母有件事要問你，你知不知道司馬龍……不，令師十九年前……」

宋志城喝道：「證據確實，何必多問！上！」

鳳飛飛急聲道：「且慢，待我問問這一件事才動手。」

「令師十九年前有沒有抱去我的孩兒劍生？」

蘇繼祖道：「家師豈是這等人？據小侄所知，絕無此事。」

鳳飛飛臉上一熱：「伯母念兒子過甚，你莫見怪，那麼，令師除你之外，尚另有弟子否？」

蘇繼祖搖搖頭，道：「小侄自小在父母身邊，十年前家師因避雨借宿家中，後來被家父聘爲西席，日間教小侄練文，夜間習武，自始至終只小侄一人，並無師兄弟的。」

鳳飛飛露出絕望之色，望了宋志城一眼。

宋志城陪笑道：「司馬龍何等陰鷙險惡之人，豈會把失德之事告訴徒弟，只要拿下他，不怕司馬龍不出面。」

蘇繼祖怒道：「我尊你是長輩，你豈能一而再再而三侮辱家師。」

宋志城瞪了他一眼，厲聲道：「上！要活的。」

天星教弟子蜂湧而上。

蘇繼祖雖然心驚，却也絕不後退，他一邊施展「天魔舞步」，一邊用天魔掌還擊。

起初還擊倒幾個，但天星教弟子有增無減，他的「天魔舞步」慢慢的展不開，形勢急轉直下，已是有敗沒勝之局。

一炷香過去，他已中了兩拳一腿，氣力漸竭，身形更加呆滯，刀光一閃，「嗤」的一聲響，衣袖齊肩被劈落，幸好蘇繼祖閃得快，否則只怕要掛彩。

正在危急處，突然有個人氣急敗壞的跑來報告：「稟教主，傳教聽不知如何的起了火的！」

宋志城臉色一變，哼了一聲。

天星教弟子頓時亂了一片。

宋志城臉色又是一變，聲音帶着幾分喜悅：「不可混亂，各就各位，分一小部份人去救火，不要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計，哈哈，本教主估計必是司馬龍所爲，大家準備替齊教主報仇！」

齊南天素得門下弟子擁護，此時天星教上下俱是精神振奮。

蘇繼祖聞言却是又驚又喜，既喜師傅及時前來相救，又驚師父落在宋志城手中。

宋志城道：「師嫂，等下司馬龍出現，愚弟必鼎力相助，讓師嫂手刃仇人報却大仇！」

鳳飛飛心亂如麻，臉上表情極之複雜，聞言茫然點頭，心中不斷的呼叫：「龍二哥，你……大哥，殺你的兇手當眞是龍二哥嗎？」

宋志城傳令道：「加點火把，不要給司馬龍藏在暗處施襲！」人多辦事快，不一會，四周增加了二三十支火把，火光眩目，把四周一草一木照得纖毫畢露。

宋志城叫道：「困死蘇繼祖，引他出來！」

不知是不是因爲司馬龍知道蘇繼祖一時之間不致有生命危險，故此並沒有出現。

鳳飛飛不知如何，對蘇繼祖有股特殊的感情，發了一陣怔之後，把目光投向蘇繼祖，一看之下，突然尖聲叫道：「劍生我兒！」

天星教上下俱是一怔。

只見鳳飛飛撲入重圍。

宋志城呼叫道：「師嫂，妳……」

蘇繼祖亦是一怔，一怔之下，左臂已被鳳飛飛握住：「伯母妳……」

鳳飛飛厲聲道：「你們退下。」

天星教弟子一時之間不知道退下好，還是不退的好，不過總算還是停下手，他們對前任教主夫人都有一份敬意，不敢冒犯她。

鳳飛飛拖着蘇繼祖走近火把，火光照耀下，清清楚楚看見蘇繼祖臂上有一處疤痕，這傷痕清楚地看出被人用利器劃了個五角星而形成的。

持火把的弟子脫口呼道：「天星，他是我們天星教的弟子！」

鳳飛飛身體有如篩米般顫抖。

蘇繼祖彷似傻了一般，他曾因

此星形疤痕而問過父母，得到的答覆是他小時候體弱多病，一個道士替他施法於除病魔時留下來的。

鳳飛飛叫了幾個弟子來：「拉高衣袖讓他看看。」

幾條粗細不一，膚色不同的左臂同樣刻着一般的星形圖案。

蘇繼祖張大了嘴，一顆心如十五隻吊桶七上八落，不知身處何地。

再一聞驚呼聲出自鳳飛飛道：「你是生兒，他是生兒，盛大叔，你來看看，他星下更多了一條疤痕！」她驚喜交集，不禁有點語無倫次。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走了過來一看，道：「正是，你看他倒有當年齊教主的幾分模樣。」

宋志城含笑道：「師嫂，小弟沒有說錯吧，司馬龍豈會把眞相告訴師侄！」

鳳飛飛喜極而泣道：「生兒，還不呼掌門師叔！」

宋志城道：「生侄，你今天得以歸來，實乃師兄在天之靈，快叫娘吧，師嫂，恭喜妳母子相逢！」

蘇繼祖如同發了一場夢，夢醒不知何處？到此時尚不能接受事實。

宋志城一捋衣袖，露出臂上星形圖案：「生侄，你尚有疑問乎？凡我天星教弟子都有此記。」

原來，天星教弟子入教時都要用刀刻下此記認，齊劍生滿四個月時便依天星教規舉行入教儀式，當時盛義先用痲醉藥擦在齊劍生臂上，然後用刀替他刻上圖記。

由於擦了痲藥，小孩子不會疼痛，但是，當時剛巧齊劍生打了個呃，身體跟着一動，盛義收刀不及，故此在星下刻多了一條線，因此之故，鳳飛飛爲求謹愼，要盛義再審查一下。

執禮堂堂主盛義把前事告訴了蘇繼祖，蘇繼祖才與鳳飛飛相認。

一時之間，上下歡騰，各人紛紛向她們母子二人道賀，鳳飛飛喜不自勝。

齊劍生(蘇繼祖)心中仍有疙瘩，待各人道賀完畢之後，才道：「娘，孩子相信師父絕非殺父仇人，他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眞實身份，亦不知道孩兒臂上有我教中的標記，因此，孩兒認爲他不會瞞騙孩兒。」

宋志城怒道：「生侄，你既已明白自己的眞實身份，豈能替司馬龍辯護，你爹爹雖然不在，但還有母親，師叔及教中各人，豈可說這種不孝的話。」

「三師叔……」齊劍生對宋志城雖然不滿，却不敢反駁。

就在此時，小樓瓦面上有人厲聲道：「宋志城，你口口聲聲說司馬龍是弑兄兇手，可不知我却全不信你的胡謅！」

齊劍生高呼道：「師父，我……」

宋志城冷冷的道：「司馬龍，你既然有膽來，爲何沒有膽下來！」一邊指揮手下把小樓團團圍住。

司馬龍全不理會：「祖兒，剛才之情況我全聽到，你的確是齊大哥的兒子，不過，爲師也是剛才才知道，至於你如何會在蘇家長大，恐怕只有蘇振榮才知道。」

鳳飛飛道：「你眞是龍二哥？怎麼變成這副模樣？」

她聲音雖低，可是司馬龍還是依然聽到，一聲悲嘯，道：「十九年的冤屈，能不早生華髮！」

「不是，你……你的臉……」

司馬龍更是悲感，低沉的聲音，令在場的人都爲之心戰：「忍辱偷生，所爲是何？毀了這張臉算得了甚麼？精神及心靈上的痛苦如同毒蛇噬心，却又豈是冤枉別人所能體會？至今不死只因一念不絕，此一念即是找尋眞兇！」

鳳飛飛戰聲道：「龍二哥，我，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眞兇，你要多多珍重！」

宋志城怒喝道：「司馬龍，你還想狡辯！師嫂，妳說話怎地如此沒分寸？」

「三哥，沒有人能比我了解龍二哥了！」

司馬龍道：「祖兒，不，生兒，是齊大哥的兒子，爲師不能阻擋你入天星教，不過，絕不能把『天魔教』的武功授與任何一個天星教的弟子，你既有你母親照顧，爲師亦放心，不過，希望你到蘇家走一趟，說明原委，免得被人罵我沒有信義。」

「弟子謹遵師命。」

司馬龍突然自言道：「難道十九年前抱走你的竟是蘇振榮，難道我看走了眼？」

聲音雖然不大，但一字一句場上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突然有人說道：「這其中的原因，我是知道。」

齊劍生轉頭一看，來者竟是韓七，心中大奇，今晚所發生之事無一不令齊劍生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宋志城臉色大變，喝道：「來者何人，竟敢擅闖本教重地，來人，先把他們殺了！」

韓七身後韓小鳳，另有兩個老僕人：「宋教主，你們眞善忘，十九年前兄弟相稱，托老朽辦了你傷天害理之事，如今竟然要殺人滅口。」

鳳飛飛一聽他話中有蹊蹺，忙止住天星教弟子：「且慢，聽他把

話說明！」

宋志城色厲內荏地道：「韓七，你說話可得小心。」

韓七冷笑道：「廿多年前，老朽便與宋志城相熟，說得坦白一點，就是臭味相投。」

宋志城嘿嘿的冷笑。

「十九年前他差了個人傳老朽上山，老朽到了此地，他便指使老朽到小樓上抱走此孩子。」說着一指齊劍生。

衆人都不禁「哦？」了一聲。

宋志城語氣森森地道：「本座爲何指使你做這件事，你又爲何要聽本座之令？」

韓七道：「宋志城，你莫以爲老朽不敢說出來，誰教你暗中指使奔雷刀雷家與韓家火併，想借刀把老朽廢了，哼哼，宋志城啊宋志城，你的心又是何等之毒？」

宋志城臉上陰晴不定，風聲微響，原來司馬龍已從屋瓦上躍了下來，站在他附近，顯然防止他驟下殺手滅口逃走。

宋志城怒氣更盛。

場上鴉雀無聲，人人屏息靜聽。

韓七道：「老朽早年有痛脚給宋志城抓住，他便以此威脅老朽，要老朽扮作司馬龍把齊劍生抱走，還要我離開後，把他殺死。」

衆人只覺心中一寒，均難以置信。

「當時老朽問他有何作用，他不說，後來老朽却偸偸叫一個老僕人把他抱出去送給一個家撫養，韓福，你說給大家聽聽，你把那孩子抱去何家？」

他的一個老僕人道：「小人早年受蘇家之恩，又知他樂善好施，更因膝下無子，便把那孩子送給他撫養。」

韓七接口道：「韓福你說清楚，你把孩子送給那個蘇家。」

「是。」韓福道：「是送給蕪湖蘇振榮，蘇恩人。」

齊劍生至此再不懷疑自己的眞實身份了。

韓七又道：「老朽爲何不殺齊劍生？因爲不想長期給他威脅，自己留下一手以作他日反擊，不想當日一念之慈，反而被齊小俠救了一命，眞乃天理循環，此亦激使老夫尾隨齊少俠來此。」

宋志城冷笑一聲道：「你何不說說你有甚麼痛脚被我抓住！」

韓七老臉一熱，沉吟一會，終於毅然道：「老朽早年愛上一位女子，後來把他丈夫殺了，把她……把她搶了過來……」

宋志城臉有得色：「你把他搶來幹甚麼？」

韓七怒道：「不錯，老朽事後把她搶來當作老婆。」

「嘿嘿，你怎麼不說她丈夫是誰？」

韓七心頭起伏不定，沙啞的聲音道：「他，他就是武當派的凌雲子楊振邦，當時還不是你從旁協助！」

場上「啊」了一聲，一時之間議論紛紛，天星教弟子雖然平日覺得宋志城不如上一任教主，但却想不到竟是這樣的一個人。

鳳飛飛亦吃了一驚：「三哥，你爲何這樣做？」

宋志城投過怨毒的眼色，冷冷的道：「韓七，你把話說完了沒有？」

「哼！你要殺人滅口？」

司馬龍道：「有司馬龍在此，只怕未必能還他心願。」

宋志城道：「本座尚未與你清算殺師兄之仇，你竟敢橫插一脚，來人，上前把他殺了，爲前教主報仇！」

韓七道：「大伙兒停一停，聽我一言。」

宋志城截口道：「師嫂難道你亦不替師兄報仇？」

鳳飛飛呻吟一聲，身體無風自動，戰個不停。

韓七道：「宋志城才是殺死齊南天的兇手！」

此言如同晴天霹靂，震得衆人心頭狂跳。

宋志城暴喝一聲：「韓七，你敢含血噴人！」身形一起，在空中一折腰，避過司馬龍撲向韓七。

司馬龍適時一聲叱喝，雙掌一揮，發出一股強勁無匹的天魔掌，掌風直迫宋志城腰部。

宋志城怒哼一聲，一個大翻身，飄落在地，怒視司馬龍一眼。

司馬龍雙脚一錯，攔在韓七之間：「韓兄，但請把話說清楚。」

鳳飛飛亦忙道：「韓老丈救了犬子一命，晚輩十分感激，不過，剛才那句話，韓老丈可知後果嚴重，難道你有證據？」

韓七一點頭，道：「老朽當然有證據才敢說，韓壽你把一切告訴大家。」

另一個老僕應聲而出，對宋志城道：「齊二子，你大概認得我，我就是你鄰居錢海。」

宋志城大吃一驚，饒他是老謀深算，城府深沉，臉上還是一陣青一陣白，恨恨地道：「你眞是錢大叔？」

一出口才發覺此言一出，無疑承認自己是齊二子，急道：「你……你……你怎會來此？」

韓七急忙道：「韓壽，你快將事情說清楚。」

錢海(韓壽)大聲道：「是，七老爺，小人是樊城人氏，與先教主齊南天及現任教主齊南地、齊二子

是鄰居。」

場上各人又是一陣驚呼。

鳳飛飛說道：「他，他跟大哥是何關係？」

錢海道：「是兄弟，齊南天是大哥，齊南地是老二。」

鳳飛飛「嚶嚀」一聲，暈了過去，幸好齊劍生就在她身旁，連忙把她托住，「娘，娘！」

司馬龍亦是十分激動，戰聲問道：「那麼他爲何會變成宋志城？」

齊南地(宋志城)此時反而心境平靜，負手環抱，一直嘿嘿冷笑。

錢海道：「老朽之所以會離鄉別井，賣到韓家爲僕，都是拜齊南地之賜。」

喘了一口氣，道：「齊南地自小十分頑劣，與其兄毫不相同，終日惹事生非，無所不爲，後來年紀大了，反而變本加厲。有一次當衆打死了小人兒子，當時小人上前理論亦遭毒打。後來他連夜逃走，臨走前還警告小人，後來，小人因爲兒子已死，二則心灰意冷，便離開家鄉投到韓家爲僕，心想借韓家作護身符，可是隔了幾年，小人竟然見到他來找七老爺，小人十分害怕，又知他在天星教學藝，更加不敢聲張。

「後來小的才知道七老爺跟他好像不很合得來，近月來雷家趁我家大、二、四老爺過世，便不斷來尋衅，三老爺又走火入魔，半身不遂，七老爺在書房中嗟嘆自言，無意給小的聽到了，於是小的把前因後果講與七老爺知。」

韓七道：「好啦，你退下，至於齊南地爲何變成宋志城，則要問一問齊夫人吧！」

鳳飛飛已醒了過來，聞言道：「此件事天星教除了先夫及先師叔七星劍之外，恐怕沒有人知了。」

司馬龍道：「雖然不知，却大致上可推測出來，齊南地殺人後，他便改名換姓四處遊蕩，大概跟些拳師學過一陣武藝，所以武功雜而不純。」

天星教的高手及鳳飛飛俱暗暗點頭。

「後來大概覺得沒出息，於是暗中求大哥推荐入天星教，大哥大概因他性劣不肯，後來經他苦苦哀求之後，才答應以朋友之道替他推荐，訂明今後不得以兄弟相稱，因爲七星劍宋方銘沒子女，齊南地便拜他爲義父，改名宋志城，齊南地你說是否如此？」

齊南地冷冷地道：「想不到你居然如此聰明，推想得合情合理，雖然不完全如此，却也有七八成符合事實。」

鳳飛飛道：「你爲何要殺死自己的親兄弟的。」

「不是親兄弟。」齊南地隨即道：「我與他只是同父異母兄弟。」

鳳飛飛說道：「却也是兄弟，到底是爲了甚麼？」

「因爲妳！」齊南地一字一頓地道。

「我，因爲我？」話雖出口，心中已有幾分明白。

司馬龍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愛上了自己的大嫂，於是暗算了大哥，既可奪得教主之位，又可以謀得大嫂。」

鳳飛飛臉上發燒，雖然已是徐娘半老，在此衆目睽睽之下，仍然甚窘。

司馬龍續道：「大概你覺得難以得到大嫂，所以抱走劍生，欲以此打擊大嫂，希望她在死去丈夫又失去兒子的情況之下，精神崩潰，你就有機可乘……」

齊南地暴喝一聲：「既已知道，何必廢話，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抽劍而出，眨眼之間攻出了二十多招。

司馬龍因先失了先機，只得施展「天魔舞步」，先避其鋒銳。

齊南地狀如瘋狂，一副同歸於盡的打法，十招倒有八九招採取攻勢，得理不饒人之下，劍招如大海之波濤，一浪蓋過一浪。

鳳飛飛見狀頗爲司馬龍擔心，忙吩咐天星教弟子圍上去，此時，衆人對齊南地都是異常的痛恨，恨不得親自手刃此梟，於是紛紛拔出兵刃。

司馬龍却止住他們：「司馬龍含冤受屈了十九年，今日方得昭雪，不親手殺此獠何能洩得心頭大恨！司馬龍若然不行，各位再上來吧！」

齊南地趁他說話分神，加緊施爲，刷刷刷！一連三劍幾乎同時刺出，第三劍劍尖吞吐不定，一刹那，抖出七朵碗大的劍花，如天上七星。

司馬龍吸了一口氣，雙脚忽前忽後，忽左忽右，間不容髮閃過。

不料第七朵劍花剛使出，未待招老，橫削一劍，斬向司馬龍胸前，有如天外飛星，毫無先兆。

眼看司馬龍去勢已盡難再移形換位，衆人不禁驚呼出口，好個司馬龍，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絲毫不亂，霍地使了個鐵板橋，脚前頭後腰向天。

齊南地這兩年已得七星劍眞傳，劍一掄，反削爲劈，直劈司馬龍胸腹。

司馬龍剛一後翻，雙掌即在地上一撐一按，身子如脫弦之箭向後倒竄。

齊南地嘴角含笑，飛身進迫，長劍不離司馬龍胸腹半尺，司馬龍一竄再竄之下，頭已迫近小樓，突

地一吸氣，身子如落葉被秋風吹起，貼牆向上游去。

當今武林「壁虎游牆」功最爐火純靑的「壁虎王」黃玉龍，想來也不過如此。

「錚」一聲响，劍刺入牆四寸，離司馬龍雙足不過兩寸，險極。

劍一入牆，齊南地心即一沉，未及拔出劍來，司馬龍身子一沉，左足點在劍身上，右腳飛踢齊南地面門，距離旣近，去勢又疾，看來齊南地非放鬆手中劍退避不可，齊南地深知一失去長劍，單憑雙掌雙腳無疑已輸了一半，電光石火間，左手如爪疾握司馬龍足踝。

足踝若被齊南地握着，必碎無疑，幸而司馬龍此招只是虛招，稍一撑腰，右腿一沉，改踢胸部。

眼見齊南地已然換招不及，可是長劍適時抽出，司馬龍身子失去憑藉，突地一沉，齊南地嘴角又起了得意之色。

好個司馬龍不愧是個頂尖兒角色。就在身子沒落地時，一吸氣，提升了二尺，左腿跟着凌空踢出，踢在齊南地持劍的手腕！

這個變化太過突然，齊南地大出意料，「嗆郎」一聲，手腕一麻，長劍落地。

他一退，司馬龍即時踏進，亦是一掠丈五，兩人面對面的怒視，各自運功作最後一擊。剛才那幾招，司馬龍由退至進，由死反生，其間一瞬萬變，曲折反覆，看得在場各人膽戰心驚，如痴如醉，直至此時，心神才稍鬆一下。

突地，齊南地一聲暴喝，雙掌挾起排山倒海之勢，疾擊而去。

司馬龍腳步連蹈，如天魔狂舞，從震位進至巽位，又自巽位退至乾位。

齊南地雙掌擊空之後，再發兩掌，掌風吹得司馬龍鬢髮飛揚，衣袂獵獵作响。

司馬龍再一閃，依然是只避不迎。

齊南地怒道：「司馬龍，你不敢與本座對三掌？」

司馬龍趁他說話作勢發掌，齊南地忙再發掌抵擋，不料，司馬龍只是虛招，待避過齊南地之掌後才突地一聲怒吼，左右雙掌全力擊出。

齊南地心神被他這一聲怒吼震懾，未及逃避，匆匆單掌出迎。

「轟！」的一聲再响，幾乎震碎旁觀者之耳膜。

齊南地一鼓作氣，再三而竭，加上倉猝抵擋，未及拚運內力，被司馬龍之天魔掌擊中胸部，一陣天旋地轉，連噴幾口鮮血，腳步歪歪斜斜，難以站立，終於跌倒在地上。

司馬龍道：「原來你會使『摧心掌』，這倒難怪，幸而如此，我才解開另一個謎，當日齊大哥中掌受傷，我不知情況，運用內力替他療傷，不但沒有效果，反而加速大哥死亡。」

原來人中了「催心掌」嚴重傷者不能用內力療傷，必須先以藥物壓制住傷患，然後方可用內力助療，否則中掌者將立刻死亡，死後傷處也會呈現黑色。

齊南地氣喘不已，不能發一言。

司馬龍道：「生兒，你殺父仇人已失抵抗之力，如今讓你手刃報仇，替你父親報仇吧！」

齊南地強提一口氣，道：「不必……我齊南地好恨！」運起僅餘的一絲內力，一掌拍碎自己的天靈蓋。

梟雄伏誅，衆人不禁歡呼出聲。

＊　＊　＊

半個月之後，司馬龍與齊劍生辭別了鳳飛飛，兩人下了摩星嶺，齊劍生道：「師父，你打算去那裡？」

司馬龍雖然白髮蒼蒼，但精神却比前充沛，容光煥發：「爲師蟄伏了十九年，想到江湖上四處走走，順便拜訪些老朋友，生兒，你此去蘇家順便代爲師向蘇振榮道謝一聲，多謝他十幾年來知遇之恩。」

齊劍生緩緩的點頭，送別了師父，直到司馬龍人影消失，才向無湖城方向走去。

正在想着這多個月來的奇遇，突然聽到了「咭」的一聲，猛一回頭却是韓小鳳。

她對他扮了一個鬼臉，嬌聲道：「生哥，我陪你去一趟可好？」

齊劍生大喜，欣然答應，兩人結伴上路，太陽自他們身旁斜照過來，却把他倆的投影連在一起。

（全文完）

山水明月

新派武俠短篇故事／陌路人・文
可飛・圖

魂斷馬家

大刀猩猩

太平鎭本來並不太平。

太平鎭是個强盜窩，但在十年前的一個夜晚上，一夜之間，所有强盜忽然全走光了。

所以，强盜窩就變成了安樂窩了，成了名副其實的太平鎭。

十多年來，住在太平鎭上的人，都已深深感覺到，這是個實實在在，難得的太平市鎭，爲了本鎭的太平、安樂感到驕傲。

雖然，太平鎭上偶然也會有些過路的江湖客。

那些江湖客，也許是强盜、惡漢、作奸犯科被官府緝拿的兇犯、懷有空空妙手絕技的小毛賊，但是這些人都沒有影响到太平鎭的太平安寧，對太平鎭造成任何妨礙。

因爲太平鎭上有座馬家大院，馬家大院的主人馬玉山，是個五十多歲的老人。

在全鎭人的眼中，馬玉山是個了不起的大好人，大善人，祥和好義的長者。

馬玉山家大財大，是太平鎭上的第一大戶，全鎭一百多戶人家的財產加起來，有沒有他一半，都是一個問題。

據傳說，他的家財多得無可計數，要算起來也是無法計算的天文數字。

但，傳說只是傳說，事實眞相如何，就沒有人知道了。

不過，這十多年來，馬玉山完全憑仗錢財，維護着太平與安樂，倒確是事實。

只要有人有困難，不管是本地人，外地人，或者江湖上惡客凶漢、强盜之流，馬玉山總是抱着花錢消災的心理，慷慨解囊相助。

有一回，三個江湖惡客來勢洶洶的找上了馬家大院，獅子大開口，勒索馬玉山一萬兩黃金，否則就要殺光全鎭的人，放火燒了太平鎭。

一萬兩黃金，這是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黃金的價格是白銀的三十倍，一萬兩黃金就等於三十萬兩白銀。

馬玉山對這三個江湖惡客的勒索，竟然神色不變，滿口答應，並且恭敬地將三個江湖惡客請進馬家大院，在大廳上設宴招待，待如上賓。

那一頓酒筵，三個惡客吃喝得並不愜意，簡直味同嚼蠟，如坐針毡，渾身都極爲不自在。

因爲在酒筵間，馬玉山露了一手武功，震懾了三個江湖惡客，驚

嚇得他們傻了眼。

他們雖然都算得上是江湖高手，但馬玉山露了那一手武功之後，他們才知道他們看走了眼，馬玉山是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馬玉山雖然露了那一手武功，震懾了三個惡客，但是却沒有爲難他們，並且還每人送了他們一千兩白銀。

自那以後，江湖上才傳了開去，馬玉山是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 * *

太平鎭已經度過了十多年的太平安樂歲月。

歲月不饒人，馬玉山由五十多歲的老人變成了六十多歲的老人，尚幸他的身體還很健壯。

但是，現在的太平鎭忽然變得不太平了。

這對太平鎭上的人來說，當然是件很不幸的事情。

只是，當不幸降臨的時候，誰又能推得開，甩得掉呢？

趨吉避凶雖然是最好不過的事，但常言有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之說。

所以，很多人往往以這兩句爲藉口，對那未來的禍福置之不理。

其實，人生往往都是生活在無可奈何之中的。

* * *

那是一個深秋的夜晚。

深秋的夜晚，空氣中有令人說不出的蕭瑟冷寂。

鎭街上落葉隨風遍地飄滾，鎭上的店舖，絕大多數已關門休息。

太平鎭的晚上，向來就不熱鬧，所有店舖也都是很早就關門休息，唯一休息得較晚的，只有一間小酒館。

不過，小酒館到了亥正以後，酒客也是寥寥無幾。

事實上，大多數都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莊稼漢，好酒貪杯的人又能有幾個？

街上行人冷寂，馬家大院裡跟平日一樣，除了幾個輪班當值護院守衛之外，大多數的人都已就寢休息了。

只有馬玉山還沒有睡，獨自靜靜坐在臥房裡沉思着。

這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一向都有早睡早起的習慣，今天似乎有點反常。

他爲甚麼還不睡，又在沉思甚麼？

馬玉山在沉思中，眼前幻現出了一個人的臉形輪廓。

那是一張女人的臉孔，非常美麗的少女臉孔，長身玉立，活脫脫的是他已亡故多年老妻的臉孔。

但是，他眼前所幻現的是他老妻的影子嗎？

當然不是，那是像極他老妻的唯一的愛女的臉孔。

他的愛女馬吟雪，自七歲就被雪山神尼收作弟子，相約十二年後的今天，令他愛女返家父女團聚。

父女一別十二年未見，愛女已經是十九歲，現在長得甚麼樣，他雖然不知，但愛女幼年那與她母親酷像的臉形輪廓，已經印在他的記憶裡。

他默默的計算日子，愛女的歸期只在今明日之間。

所以，他心情興奮得睡不着，眼前幻現出了與亡妻相像的少女臉孔。

這也難怪，分別了十二年的愛女即將歸來團聚，他的心情怎會不興奮，又怎能睡得着呢？

* * *

夜已深沉。

馬玉山的臥室中一燈如豆。

外面雖然霜寒露重，夜涼如水，但是，他不但毫無睡意，精神反而因爲心情的興奮，顯得更好！

他靜坐在一張桃木長案前，壁上掛着一幅很普通的朱子治家格言立軸，他臉上浮現上一抹異樣的光采，站起身來，伸手翻轉那幅立軸，立軸背後竟然另有春秋，黏貼一幅畫。

那是一幅明月山水圖畫，圖畫中的景物很幽靜，很美。

他靜靜地看着那幅圖畫，一雙眼睛有如着了魔似地不瞬不眨，人也一動也不動。

這幅明月山水圖，他已經看了好多年了，始終領悟不出畫中的玄機奧妙，但是，他却知道這畫中確實暗藏着極大的玄機，曠世的武林奇珍異寶。

良久，良久，他方始神情有點沮喪地，輕吁了口氣，緩緩將立軸翻轉了過來，回復了原狀。

也就在他將立軸回復原狀之際，院子裡突然傳來了一聲震耳欲聾的叱喝聲。

「站住！」

「甚麼人？膽敢夜闖馬家大院。」

馬玉山心中不禁微微一震，繼而一喜。

驚的是，在這深夜時分，來闖之人顯然不是甚麼好路數的。

喜的是，莫非是愛女回來了？

心中驚喜之間，人已急步走向臥房門外。

他剛走出臥房門口，他已聽到了一句：「馬老兒，快滾出來！」

這人的聲音有若洪鐘，又彷彿半空中響起了一聲焦雷。

馬玉山不由皺了一下眉頭，緩步從容地走了出來。

好熱鬧，院子裡竟然站立着一大羣——最少有七八個清一色的黑

衣人。

夜行偸盜的賊徒，大都穿着黑衣，因爲穿着黑衣在夜色中容易掩藏行動。

不過，這些黑衣人雖然都穿着一身黑衣，但却似乎絕無掩藏行動的意思。

這羣人好像不是來偸盜的賊徒，他們是點着了火把，明火執仗而來。

情形很顯然，這羣人是公然搶劫的强盜。

鼠竊狗偸之輩固然可惡，但是明火執仗公然搶劫的强盜更可惡，而且該殺。

馬玉山目光一掃，已看見那個叫他「滾出來」的人，是個巨無霸的彪形大漢。

這彪形大漢身高有八尺，相貌十分凶惡威猛，穿着一件單薄的黑上衣，敞開胸前，露出胸脯上黑毛和堅實的肌肉。

無論是誰，乍遇上這麼一個架勢凶猛的巨無霸，難免會嚇了一跳。

但是馬玉山沒有，早在二十年前，他曾赤手空拳制服過一個更强壯，更高大的巨無霸型的凶人，而且所花費時間只不過是在轉瞬之間。

所以，身材高大的人，未必一定可怕，尤其是武功，更不能以身材的高大矮小作爲衡量的準則。

馬玉山一身武功極高，二十年前就已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他當然不會怕這個巨無霸，也不會怕對方人多勢衆。

不過，他却知道太平鎭這十多年來平靜的生活，可能就此結束。

* * *

彪形大漢手中捧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

人是巨無霸型的，鋼刀也是巨無霸型的。

那是把最少長有五尺，重有六十斤以上的厚背大砍刀。

這種人配上這種刀，威勢實在非常的嚇人了。

但是，馬玉山並沒有被他的威勢嚇住，他還動了脚步，不緩不急的向這巨無霸般的大漢面前走去。

「站住！」巨無霸突然又若雷轟般發出一聲巨響，喝道：「馬老兒，快把東西交出來！俺饒你不死！」

馬玉山停步站住，眉頭一皺道：「尊駕是誰？」

這巨無霸氣勢傲然的大聲道：「俺姓吳名天霸，外號叫『大力猩猩』，俺用的刀就叫『猩猩刀』！」

「哦！」馬玉山淡淡一笑，道：「你這大力猩猩不在深山裡，跑來這裡幹甚麼？」

吳天霸怒吼道：「少說廢話，你快把東西交出來。」

馬玉山道：「你想要甚麼東西？一根香焦？還是一隻母猩猩？」

吳天霸外號「大力猩猩」，他的形貌也的確像一隻猩猩。

猩猩是一種性情暴燥易怒的野獸，吳天霸的性情也暴躁易怒，和猩猩差不多。

但是他畢竟是人，比野獸的智慧要高，所以他在暴怒中，居然能壓低嗓子，沉聲的說道：「俺要的是一幅明月山水。」

「一幅明月山水？馬玉山做作的想了一想，搖頭道：「明月山水是甚麼東西，老夫不懂？」

吳天霸道：「那是幅有山有水，有個明月的名畫。」

「名畫？」馬玉山輕輕一笑道：「這個老夫就更加不懂了，這種附庸風雅的玩意兒，老夫不懂也從無興趣，想不到你這個大猩猩居然懂得，而且還有興趣，這倒眞是有趣得很了。」

吳天霸手中的大砍刀突然一揚，瞪起一雙巨目：「你的腦袋若是給俺一刀砍了下來，那可就無興趣了。」

馬玉山笑笑道：「老夫近來心情極佳，覺得每件事情都很有趣，你若是眞能一刀把老夫的腦袋砍了下來，那必定更有趣，你不會讓老夫感到失望無趣吧。」

吳天霸聽得不由一怔，他想不到這個六十多歲的馬老兒，居然會有這樣裝瘋賣傻的本領。

他吸了口氣，沉聲說道：「馬老兒，你最好乖乖把明月山水交出來，否則……」

「否則怎麼樣？」馬玉山接着問道。

吳天霸道：「俺可給你一點時間，你不妨考慮考慮。」

「用不着考慮。」馬玉山說道：「老夫根本沒有你說的甚麼明月山水畫。」

吳天霸巨目暴睜道：「馬老兒，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馬玉山哈哈的一笑道：「老夫既不吃敬酒，也不喝罰酒，只想吃猩猩肉，喝猩猩血。」

吳天霸巨目中突然射出兇光激射，怒喝道：「你既然要找死，那就怪不得俺了！」

話落，人已飛身猛朝馬玉山撲了過去。

他這一撲之勢，很有點像「餓虎撲羊」。

但是，馬玉山絕不是一隻羊。

吳天霸在飛身撲出的同時，手中沉重的厚背大砍刀也舉高砍下！

這一刀隨着撲勢砍下，雖然凌厲威猛非常，但是，馬玉山却不慌不忙地閃身避了開去。

「鏗！」地一聲激响，大砍刀沒有砍中馬玉山，砍在石頭地上，火花四射，地上的石頭，居然也被他一刀砍碎！

這刹那，馬玉山已閃身進入屋內。

吳天霸一刀落空，陡見馬玉山閃身進入屋內，他雖然沒有膽立即追踪撲入屋內，但却厲聲吼道：「馬老兒，你眞是沒膽，俺才發了一刀，你就怕了，躲進屋裡……」

他話未說完，馬玉山已從屋內走了出來，手中也捧着一把刀，冷笑接口道：「誰說老夫怕了。」

原來他是閃身入屋裡取刀。

他那把刀雖然也是把明晃晃的鋼刀，但是長度與重量却與吳天霸的厚背大砍刀難成比例，他那把刀的長度不過三尺左右，重量亦不過十斤。

吳天霸一瞥馬玉山手中的鋼刀，突然哈哈一笑，道：「原來你也是用刀的，這倒好，俺就和你刀對刀大幹一場，看看你的刀法如何？」

話落，他已揮刀攻出。

他身材高大，膂力也極爲驚人，每一刀攻出，都有天崩地裂的威勢。

雖然他的刀並不快，但却攻中有守，而且防守得十分嚴密。

馬玉山的鋼刀重量還不足十斤，他的刀法雖也以力道沉雄威猛著稱，可是如今與吳天霸這一動上手，相比之下，頗有小巫見大巫之感。

轉眼工夫，兩把刀交戰了已四五十個回合。

吳天霸一直都佔着優勢，馬玉山已被逼落下風。

突然，馬玉山的刀勢急變，人也跟着騰空躍起，身法有如飛馬般地輕靈非常。

吳天霸不由微微一怔，他似乎想不到馬玉山的身法，居然如此輕靈。

就在他微微一怔之間，馬玉山身形已如飛馬一般盤空一匝，突然頭下脚上，刀光如電般地朝他頭頂上砍下。

吳天霸心中一驚，身形急閃，他閃避已不算慢，但，肩頭上還是挨了一刀！

馬玉山心中不由暗喜，但，這暗喜隨即變成了驚愕。

他這一刀確實已砍中了吳天霸的肩頭，照理，吳天霸的一邊肩頭應該被這一刀連肩帶臂砍斷了才是。

可是理雖如此，事却不然。

吳天霸在眼看閃避不及的情勢之下，他已運聚眞氣，肩頭肌肉賁起運功一展，竟將馬玉山的刀鋒彈震開去一邊。

這一手高深的內力氣功，實在很高絕及驚人。

吳天霸嘿嘿一笑道：「馬老兒，你已經老了。」

馬玉山身段落地，臉色勃變，手中刀勢再次急驟一變，轉向吳天霸的咽喉刺去。

這是馬玉山一生苦練的「針刀」絕技，刀勢如針般尖銳，一擊絕對致命的殺着，而且刀勢詫異絕倫，江湖上能夠閃避得開這一刀的高手並不多。

吳天霸並沒有閃避，不過他的厚背大砍刀也絕不比馬玉山的刀勢慢，奇快無比的迎了上去。

兩刀相交，「鏗！」的一聲暴响，馬玉山的刀立被震向一旁，再度落處下風。

吳天霸一聲狂笑，厚背大砍刀急揮，毫不留情地一口氣連攻十三刀。

這十三刀正是吳天霸引以自傲的「攔腰十三斬。」每一斬都是霸道無比，都足以將馬玉山的腰斬成兩段。

馬玉山一連十三斬，他額上已冒出了冷汗。

第十三斬，是最後的一斬，也是威力最霸道的一斬，馬玉山想咬牙勉力支撐硬接，奈何已經酸痲無力。

這時，情況眞是危急萬分。

但就在馬玉山的一條老命將濺血刀下千鈞一髮之際，吳天霸那沉重的厚背大砍刀，突然被一股絕强的勁道震盪開去。

「鏗！」地一聲暴响中，吳天霸看見了一個白衣如雪的少女，白衣少女手中握着一把劍。

吳天霸的刀就是被白衣少女的劍震開去了。

白衣少女年約十八九歲，長得很美，祇是此刻臉色凝寒如霜。

她手中一劍，劍身晶瑩如一泓秋水，光鑑照人，識貨的人都能看得出來，那一定是把寶劍。

吳天霸目光一瞥自己的大砍刀，臉色不由突然一變。

他的這柄大砍刀雖然不是寶刀，却曾經砍過不少江湖高手的刀劍，不料今天竟被一個白衣少女的那柄劍，一劍崩缺了一道缺口。

那白衣如雪的少女，正神色冷凝的站在他與馬玉山二人之間。

吳天霸臉色一變之後，立即吸了一口氣，巨目噴火般怒睁少女，喝問道：「妳是誰？」

白衣少女淡淡的笑道：「你看呢？」

吳天霸道：「俺看是有點像個死人！」

白衣少女又淡淡一笑道：「就算我是個死人，總比你這個像隻大猩猩樣的死猩猩還好看一點。」

這白衣少女正是馬玉山分別十二年的愛女馬吟雪。

她回來得正是時候，若再稍遲片刻，恐怕只能替她老爹料理後事了。

馬吟雪當然不知道這吳天霸的外號叫「大力猩猩」，她只因爲吳天霸的長相很像猩猩，才這樣說的。

吳天霸冷冷一笑道：「妳居然膽敢插手管俺大力猩猩的閒事，看來妳一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你才是活得不耐煩呢？」

「臭丫頭！」

「死猩猩！」

「臭丫頭，妳有種。」

「死猩猩，你却是個大沒種。」

吳天霸想不到這個白衣少女的每一句話，都與他針鋒相對，絕不饒人，他心中不由怒火如雷，厲喝道：「臭丫頭，妳可知道凡是與俺作對的人，只有死路一條。」

馬吟雪冷冷的道：「死猩猩，你可知道凡是前來馬家大院鬧事的人，就絕對活不了的！」

吳天霸瞪目道：「妳憑甚麼說這句話？」

「你又憑甚麼說這句話？」

「憑俺手中的大刀。」

「我憑手中這把劍。」

「妳憑這一把劍就敢與俺相爭？」

「爭？」馬吟雪愕然一怔道：「爭甚麼呀！」

吳天霸嘿嘿一笑道：「明人面前不說假話，妳也不必裝蒜。」

馬吟雪又不由又愕然一怔，心中不禁十分詫異。

她根本不知道這個大猩猩樣的巨無霸，要爭奪的是甚麼東西，她只想到這麼多黑衣人夜闖馬家大院，若不是她老爹的仇家，就一定是不懷好意，全心來找麻煩的。

而吳天霸心中却有着一個錯誤的看法，他一直認爲這白衣少女也是爭奪明月山水畫來的。

「妳究竟是甚麼來路？單獨一人居然也敢打這個主意。」吳天霸冷冷的問道。

馬吟雪臉色寒如冰雪，冷然道：「這一點你不必知道，不管你想爭甚麼，既然已經來此，就休想活着離開這裡！」

吳天霸厲吼道：「妳好狂的口氣，想找死，俺就成全妳好了。」

厲吼聲中，沉重而厚的大砍刀隨之揮舞攻出，威力之强勁剛猛，實在驚人非凡。

但是，馬吟雪却一點也不在乎。

雪山神尼爲當世武林佛門三大奇人之一，馬吟雪自七歲神尼收爲弟子，帶往雪山練武，十二年苦練至今，一身武功劍術，已盡得神尼眞傳，足以列身當今武林絕頂高手之中。

就算吳天霸的刀法威力再强再猛，她也不在乎，不會將他放在眼中。

刀光如雪浪翻湧，直朝向馬吟雪攔腰斬去！

由於剛才馬吟雪一劍就將他的大砍刀崩缺了一道缺口，他似乎已知道眼前這個白衣少女，不是個容易對付的武林高手，所以，他一出手就施展出他素來引以爲傲的「攔腰十三斬」絕學刀法。

但是，吳天霸的刀光才翻湧斬出，眼前白衣少女的人影却不見了。

他心中不禁霍然大驚，心直往下沉！

雖然，他很想急收回或穩住刀勢，但由於用力太猛，一時之間也無法收回穩住，他的刀仍然在發揮它的威力。

那刹那間，他的刀法已變成了盲目的刀法了。

當他竭力穩住刀勢，白衣少女再次出現在他的眼前時，他的刀已經無法再發揮威力，無力攻出。

因爲他的咽喉已被那晶瑩的長劍刺穿一個血洞。

馬吟雪這一劍刺出之後，那十幾個黑衣人的臉色全都變了，他們再也想不到這白衣少女，竟然具有如此高强驚人的武功身手。

吳天霸當然很不願意相信這是事實，很不甘心就此倒了下去。

但事實就是事實，他不甘心倒下去！沒有人能改變他的命運，他的生命，已在這一劍之下結束了。

* * *

吳天霸的屍體已經倒下，他的生命已告結束，那一羣黑衣人頓時轉身，飛奔出馬家大院，四散逃去。

馬玉山和分別十二年的愛女馬吟雪見面了，在心情歡愉的大笑聲中，拉着愛女進入屋內。

這一晚，父女倆當然都不會入睡，也睡不着！

十二年的離別，他們父女當然有說不完的生活家常，幾十大籮的話。

太平鎭又恢復了太平。

但是，這太平鎭又能繼續多久呢？誰也不知道了。



上文提要：陳劍誰、史流芳、駱鈴等四人在機場門口等了許久，終不見蔡四幸接迎，正悶悶不解間，衝出個年輕人說了一大堆熱誠歡迎的話。四個人中只有陳劍誰見過蔡四幸，急性潑辣的駱鈴以爲這年輕人就是蔡四幸，罵他不守時，結果鬧出了笑話來，最後才知原來他叫溫文，是四幸的朋友，個個心中疑惑不解……



黑火

六人幫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探詢目擊見証人　追查眞相顯關懷

溫文又接道：「對呀，我們稱他們爲『鬼』，他們也一樣可以不把我們當人來辦。我們自恃膚色白，但他們也可能自以爲黑得漂亮！試看美國的白人，稱黑人爲『黑鬼』，認爲黑色是骯髒的膚色，但在黑人心目中，却是越黑越漂亮，他們認爲白膚色才是骯髒的呢！」

他笑笑又說：「如果這樣推論下去，黃皮膚的罵黑皮膚的是鬼，白皮膚的罵黃皮膚的是鬼，黑皮膚的也罵白皮膚的是鬼，再細分析：語言上不同的也可以彼此看不起。例如檳城住的多是福建人，怡保住的多是廣東人，新加坡住的多是潮州人，大家你指我是鬼，我說你是鬼，到頭來，只怕誰都不是人了！」

駱鈴聽了，心中咒罵，知道溫文是繞了一個大圈子，依然是對她冷諷熱嘲，心中連罵：見鬼了！但礙着老大替這傢伙「撐腰」，不好當面發作，只在心裏盤算：「嘿，待有機會，看本小姐不好好收拾你！」

陳劍誰笑說：「溫兄。」

溫文對陳劍誰很尊敬，連忙問：「何事？」

「不如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喝點水？」陳劍誰別有用意的說，「有的人大概已渴得在喝口水了。」

「一定會去，包管有吃有喝的。」溫文也笑着說，「其實已快到市區了，近郊那兒有幾檔路邊茶店，味道一流，我正準備去那兒，總不能讓你們遠道來客第一頓就留下不好印象嘛！」

「茶店！」牛麗生叫道：「只喝茶？我也餓了！」一聽吃的，他就不知在何時已醒了過來。

「這兒一般的路邊攤店都叫茶店，其實不止有茶，從糯米鷄、馬拉糕、蝦餃、燒賣到炒粉炒菜魚蝦鷄鴨，都應有盡有，且都價廉味美。」陳劍誰說，「你又忘了，別以台灣的『茶館』、『茶店』來看這兒的茶店。」

「對，有些名詞一樣，可是內裏不同，正如『理髮廳』，台灣和香港就是兩回事。」史流芳也加入了「陳劍誰陣營」了。

溫文好奇的問：「理髮廳？不是理髮的嗎？」

「對！」史流芳調侃的說：「但台灣，可以把你修理得無法無天！」

溫文依然沒有聽懂，看史流芳曖昧的笑着，便打算私下再問個清楚，只說：「我們先去宵夜，到市區找家旅社住一宿，明天再南下去找小蔡吧。」

「旅社？」駱鈴奇道，「我們找旅行社幹嗎？」

「旅社就是香港所稱的酒店，

也就是台灣的飯店，中國大陸的賓館。」陳劍誰說，「你看，光是，HOTEL，就有這麼多不同的講法。」

「不過，這兒比較大的HOTEL也多用『酒店』了。」溫文說。

牛麗生也說：「大陸也開始用酒店了。」

「其實欠通，」陳劍誰笑道，「酒店不賣酒，只租房間。」

「飯店更不通，」史流芳笑說，「飯店不吃飯，只睡覺。」

衆人有說有笑，在車子還沒有抵達吃東西的地方之前，大家都對溫文這個「陌生朋友」熟絡了起來。

所以待溫文發現他走錯了路時，大家對他都又怨又罵，毫不客氣。

溫文也不惱不火，依舊笑嘻嘻的，把車子開到可以掉頭U轉之處，重新趕路，但依然是時速四十五哩。

史流芳看不過眼。「這麼慢，不如我替你開罷！」

「你不熟這兒的路，」溫文不慌不忙的說，「難保不開到礦湖裏去。」

「你這麼糊塗，」駱鈴趁機幫史流芳這一邊，「說不定又會把車子開回機場去。」

溫文笑了一笑：「我一向糊塗。」

「你看來糊塗，」陳劍誰好一會兒不說話了，現在忽然插口：「但剛才說了好些並不糊塗的話。」

「一次糊塗一次自在，」溫文嘆了口氣，有時，我倒希望自己常常糊塗。」

＊　＊　＊

糊塗是福，所以難得糊塗。

如果陳劍誰能像溫文一般糊塗，那麼就保準可以吃到一頓好宵夜了。

如果有人跟你說：有兩個消息，一好一壞，你要聽哪一個？

許多人都會先選「壞」的，那是希望「苦盡甘來」，「先苦後樂」已是一種美德，當然也有人先選「好」的聽，因爲既有苦的，不如先樂了再說，要不然，聽了「壞」的之後，心情也「壞」，再聽「好」的也「樂」不起來。

其實還有一種方式。

那就是兩者都不選。

反正好的壞的消息，遲早都會來的，等來時再說吧，不如現在不聽，不會影響心情。

溫文似乎是這種人。

陳劍誰注意到他看報紙只看副刊，大概就是因爲其他版面都刊載着太多悲苦事之故罷。

一個精明的人，就做不到這點。

精明的人講求先機，「料敵機先」便是在那一個「先」字上，對一切有用的資訊，他們一定要比別人先掌握，才能在競爭上佔優勢。

至於史流芳和駱鈴，又是典型的兩種人。

如果叫一碗四寶粉，駱鈴一定會把「四寶」先行一口氣喫完，然後才來吃粉，史流芳則恰好相反，先吃完粉，再來好好享受那些魚丸、牛肉丸、魚皮餃、墨魚丸甚麼的。

而牛麗生呢？則簡單得很。他可是連四寶帶粉，一齊骨碌碌下肚，如狂風掃落葉巨鯨吸溪水似的，全吞到肚子裏去，只要還留着碗碟筷子已算是客氣的了，事後你問他那樣好吃，他可能還會反問你：「四寶，甚麼四寶？我剛才吃了甚麼，我有吃過東西嗎？」

就算是吃一碗麵，四個人都吃出不同的個性來。

可是這次誰都一樣。

匆匆的把碗裏的食物塞入肚子裏，馬上就動身了。

而陳劍誰根本不想吃。

因爲失去了胃口。

原因出在那一份報紙上。

茶店中有小童兜銷報紙，溫文隨便買了一份，正在閱讀副刊。

陳劍誰突然發現，溫文手上拿的報紙的背面，正有這幾個字：「……四幸慘死，痛不欲生」，這兩行字上面肯定還有句子的，但給溫文摺到另一邊去了。

陳劍誰立即伸手拿過報紙，才把標題看個分明：「青年技藝家餅店少東蔡四幸慘死，深夜黑火焚身女友目睹痛不欲生」，下面還有幾個字的副題：

「妖火再度肆凶
婚事變作喪事」

陳劍誰皺着眉，迅速地，而且仔細地看報上的內容，知道那是兩天前的事，但因爲太駭人聽聞，所以新聞繼續「追踪」這件事。這時在座的人也都看到了標題，都震愕住了。

史流芳呻吟了一聲：「天！」

駱鈴失聲道：「他……他竟死了！」

只有溫文在陳劍誰對面，還莫名其妙對方爲何一把手就搶去了他手上的報紙，也只有他看不見陳劍誰所注視的內容，奇道：「死了？誰死了？」

然後他伸過頭去。

一個明瞭眞相的人就會失去糊塗的福氣。

他也發現了是怎麼回事。

他已知道死的是甚麼人。

他驚愕莫名的說了一句：「怎麼會……怎麼會……」

然後他一直哭。

一直流淚。

駱鈴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男人會

哭成這樣子。

直到他哭得告一段落，然後淚流滿臉的去埋單，嚇得那店東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然後他却非常鎮定，回到桌前，說：「我們走！」

「去哪裡？」駱鈴問。

「我們現在就南下，」溫文悲痛的說，「去查明眞相，替四幸報仇！」

陳劍誰强抑難過的心情，故意問：「你不相信四幸是死於意外？」

「不可能，絕不可能。以小蔡的身手，那有火沾得上他的身子？一定是有人害他的！」溫文大聲地說，「我是他的朋友，我不能讓他死得不明不白！」

「你不相信那黑火就是鬼火？」陳劍誰緊緊盯人的問，「就算是人放的火，能燒死得了蔡四幸的，定非同凡響，你也要去惹他？」

「如果他是人，他敢殺我的朋友，我就要他殺人償命！」溫文理直氣壯的說，「如果他是鬼，我就要把他這隻鬼揪出來，問問他爲甚麼要害人？」

然後他氣虎虎的說，「你們要是不敢去，可以不去！」

牛麗生怒道：「你說甚麼？」

史流芳冷笑：「我們會不敢去？」

「就這麼辦！」陳劍誰說，「咱們上窮碧落黃泉，也要找出殺死四幸的原因，替小蔡報仇！」

他們敵愾同仇，匆匆把食物掃入胃裏，就迅速的上了車，車門幾乎是同一時間關上的。

史流芳見溫文仍淚流不止，情緒激動，便問：「你要不要暫由我來駕車……」

「不必。」溫文斬釘截鐵的說，「四幸的死逼使大家跳進猛火裏，現在誰都不能死。我自會留着自己和大家的性命，不然誰替小蔡報仇！」他一面說一面倒車，車後頭碰的一下，像是撞上了甚麼物體。

史流芳仍是有點不放心。

「不要緊的，」陳劍誰說，「他剛才在猝聞噩耗時仍能先去替我們結賬，他還是清醒得很。」

車子已在黑夜的陌道上狂吞着路碑。

車燈在千障萬重的黑幕中盪出兩線黃芒。

「也許，你得要在一面駕車，」陳劍誰凝重的說，「一面告訴我一些有關蔡四幸和可能與『黑火』有關的事。」

「可以。」溫文堅定地說，「這兒離目的地還有九十多英哩，至少要三、四個小時才能抵達，我一路上會把所知的告訴你們。」

他們本來興高采烈的來，可是因爲一個朋友的死訊，使他們都陷進了悲慟中。

抵達「貝多」埠的時候，已是第二天上午的事。他們自然都無心睡眠，一路上還買了四、五份報紙，一抵埗就想先到蔡四幸的家裏去打探情形。

陳劍誰則認爲：「先找個地方歇一歇，洗把臉再去。」

牛麗生、駱鈴、史流芳都很不以爲然。

「反正蔡四幸都已經死了，人死不能復生，」陳劍誰只好進一步解釋，「人家正在傷心難過，咱們要是去得太過貿貿然，也未免太令四幸的家人錯愕了。」

聽了這話，史、駱、牛三人才不情不願的，在溫文帶領之下，隨便找了家旅社落脚。

溫文也觀察着他們，閃亮着眼睛：「聽說，你們之中只有劍誰見過四幸，你們都未見過他，是不是？」

史流芳很有些黯然：「唉，緣慳一見。」

溫文說：「難得，難得。」

史流芳「哦」了一聲，倒不明白有甚麼「難得」的。

「要是你們跟四幸相知相熟，爲他報仇自是理所當然的，」溫文感嘆的說，「可是你們素不相識，却爲他的事這般熱切懸心，實在難得。」

「蔡先生跟我們的老大肥鴨是結義兄弟，我們跟老大也是結拜兄弟，」史流芳斷然的說，「那就等於我們跟四幸也是結拜兄弟，義結兄弟就算沒見過面，也是兄弟，他給人害了，咱們絕不能坐視不理，是不是？」

他頓了頓，又說：「正如你的一個好友，曾經跟你有過一段歡樂時光，可是他後來離開你了，不再跟你在一起了，他若遇禍或者遭劫，你絕不會袖手旁觀不理的是罷？」

駱鈴剛洗過了臉，一張臉像出水的芙蓉似的，只是一晚沒好好睡過，眼下呈現了兩抹蛾翼似的黑眼袋，她嫣然一笑說：「人，不一定要相熟才能相知的，是不是？」

溫文望向牛麗生。

自從聽說蔡四幸喪命之後，這個一向貪睡的彪形大漢，迄今一直未曾闔過眼皮。

他瞪着牛一般的大眼，只等待出發。

陳劍誰輕咳了一聲，他的拳輕輕握着，放在唇邊。

大家都知道他要說話，立即也聚攏了過去。

溫文也靠了過去。

「咱們來到此地是客，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萬勿招惹是非，切

勿輕易出手，」他說得很慢，可是也很有力，「黑色的火、白色的女人，自然都有古怪。我們是人生路不熟，而世間事又無奇不有，要查個水落石出，自然要膽大心細、謹愼從事，不可打草驚蛇。」

溫文問：「你認爲該從何着手呢？」

「張小愁。」陳劍誰即答。

「張小愁？」

「一，她是蔡四幸死時唯一目擊證人；二，她是四幸的親蜜女友，她瞭解小蔡比咱們都多，調查應從她那兒着手。」陳劍誰明晰的說，「還有，四幸死後，據報載張小愁一直不肯向記者提供任何消息，警方也束手無策——究竟她是不是受到極大的驚嚇，還是有甚麼她不便說，不能說的？」

「我見過她，」溫文同意，但他也很同情：「小愁是個好女孩。」

「所以我們更應從她那兒着手。」這是陳劍誰的結論。

＊ ＊ ＊

到了貝多埠蔡家，正好趕上蔡四幸的大殮之日。

蔡四幸生前交遊廣闊，但葬禮來致悼的人並不算多，主要的原因，是因爲當地的人迷信：給「黑火」燒死的人，說不定是遭天譴，至少也是撞了邪，這種霉氣還是不要去沾惹的好。

所以靈堂甚爲冷清。

大廳當中，置放了一副棺木，壽木前一對蠟燭，一個鐵桶是拿來燒鏹冥的，想到這本來是個年輕有爲的小伙子，而今在棺木裏也只是具燒焦的屍體，就令人感慨不已。

他們一踏進去，溫文率先在靈柩前三鞠躬。然後轉向一名身材福福泰泰、臉孔圓圓滿滿，連眼睛、眼鏡、鼻頭、臉胚、甚至連門牙、臉上幾粒青春豆都是圓形的漢子，說了幾句話。

那漢子不住地點頭，向他們這邊望來，然後又去跟一對老夫婦說。

陳劍誰一進大門，就在廳內差不多二十人裏，發現了一個人。

一個令人一眼看去，就知道他是個充滿叛逆性的年輕人。

這人全身都充滿了勁和力，而且幾乎要溢出來了，這還不能完全舒發他的活力，所以就連一個眼神，也彷似是一記出擊，充斥着無比的勁和力。

他挑釁的望過這邊來，可是只要仔細觀察，發現他眼裏有抑不住的好奇神情，這種人令人感到有他在的地方，平常事也會變成怪事。

陳劍誰則剛好相反。

他向來都是個把怪事當作常事的人。

他氣定神閑，趨前上香、鞠躬，然後垂手而立，心裏只向棺槨裏重覆的唸一句話：「四幸，我們來遲了一步，你安息吧，我們一定會爲你報仇的。」

「我一定會替你報仇的。」

＊ ＊ ＊

蔡四幸的父母因爲喪子之痛，沒有心情說話，只表謝這四位遠方來客的弔唁之情。

溫文則把蔡三擇拉到一邊，問他詳情。

「四幸是怎麼死的？」

「他給火燒死的。」

「甚麼火？」

「……妖火。」

「他好端端的，爲何會給燒死？」

「他開車載張小姐出去，車子引擎壞了，停在郊外，他下車去修理，結果……」

「張小愁呢？她在哪裏？」

「她……」

「幹甚麼吞吞吐吐的？」

「她……沒有來。」

「甚麼？四幸是她的未婚夫……大殮之日，她都不來？」

「也許，」蔡三擇軟弱的說，「也許她是有苦衷的罷！」

「她太過份了，」溫文悻悻的說，「不行，我們要去問問她。」

「算了吧，別惹事了。」蔡三擇連忙勸阻。

「她住在哪裏？」溫文一點也不溫文了，而且還很緊迫地。

「她……」蔡三擇幾乎是在懇求，「她有個很凶的哥哥呀，你還是別生事好嗎！」

史流芳叫了起來：「你也是蔡四幸的哥哥呀！」

「可是……」蔡三擇苦着臉說，「四幸的不幸，跟黑火有關，聽說，有妖孽纏身，才會沾上黑火……我們就更不能得罪『紅毛拿督』的人啊！」

「『紅毛拿督』？」史流芳莫名其妙，「甚麼紅毛拿督？」

蔡三擇顯然不想多說。

剛巧喃嘸佬又要唸經超渡，蔡三擇連忙趕回去加入行列。

駱鈴却把他攔了一攔，亮亮的一笑，「蔡先生，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

眼前是那麼漂亮的女孩子，誰也不會介意聽那句話的。

「我現在知道你爲甚麼連暗瘡都是圓的了，」駱鈴說，「因爲你的人太圓了——比在操場上給人踢的球還圓！」

「你不告訴我們張小姐的住址，」駱鈴揚長而去，「我們還是一樣會找得到。」

＊ ＊ ＊

他們果然找到了。

這山城本來就不大，只不過幾

千戶人家，張小愁又是這兒極爲出色的女子，一打探便知道了。

張小愁住的地方，是自大街轉入黃泥道上，道旁盡是茅草，但因爲常有人行，也不算高，有幾個樹頭，顯然是被砍伐過一段時日了，樹頭都成了深黑色，其中也有一兩棵長出了嫩綠的新芽。有幾棵白蘭花樹，鶴立雞羣的屹立着，風一吹時，花大如手，旋呀轉呀的飄落下來，有一朶還打在溫文的頭上，溫文大叫了一聲：「好痛！」

駱鈴撇撇嘴，「沒情趣！」

他們手上的地址是「LOT 1713號」。他們找到了「1711號」，也尋索到了「1712號」，再找下去，便是「1715號」，就是沒有3號。

他們大奇。

「媽的，我就不信找不到。」史流芳和溫文兩人都不信邪，但再來的門牌號碼，已到了「18」、「19」號了。

牛麗生忽「啊」的叫了一聲，伸手一指，衆人望去，只見一種眩目，正對面自屋簷後伏着的日光，燦亮得令他們一時睜不開眼來。原來眼前是一棟廟宇，也不算大，但煙霧迷漫，看來香火很盛。

在陽光下，忽見一間半以青瓦紅磚、半以水泥洋灰，半中不西的廟宇矗立在那兒，不免有些突兀的感覺。

在廟宇附近，灰燼四飄，香客極多，而且很有點不尋常。

一家廟宇如果相傳靈驗，人們競相走告，來進香祈拜的善男信女必然很多，本來就是常事，就像香港的車公廟、黃大仙祠、天后廟，每當神誕過節，廟拜的香客得要遠從廟門排到街上去，絕不稀奇。至於中國大陸的一些名寺古刹，香火鼎盛更不在話下。

奇的是這間寺廟偏生座落在這尋常百姓巷街裏，香客直從寺門魚貫排列出一條長蛇陣來，足有三十碼長，直排到荒地草叢的窄道上去，至少也有二三百人在輪流着，但跟一般更爲異常的是：平常最喋聒不休的香客，到了這裏，竟絲毫不敢喧嘩，比在敵軍的刺刀下列隊搜身的時候還要肅靜！

所以，幾百人站在那裏，竟靜得像一個人在那兒打盹一樣，也許不同的是：連打盹的聲音也不可聞。

駱鈴一向口沒遮攔，衝口便說，「哎，怎麼竟有一大堆人在這裏，嚇了我一跳。」

史流芳好奇地說，「這是甚麼廟？怎麼靜得這樣子，不是給集體催眠了罷。」

陳劍誰沒有說話，雙眉緊皺，致使額上豎起一道懸針似的直紋，像自印堂間放一把飛劍到額上去了。

他用手指了指。

大家都看到廟門上的橫匾。

「紅毛拿督……」駱鈴邊唸邊說，「哪有這般古怪的寺名……」

陳劍誰清了清喉嚨，說：「這是一座廟。」

史流芳笑着說：「這當然不是咖啡店。」

陳劍誰並不欣賞他的幽默，「而且這座廟的門牌就是十七之十三號。」

大家都「啊！」了一聲，留意之下，這才發現在門上掛了會被香火薰得灰灰黑黑的門牌號碼。

廟也有門牌號碼，就像總統也有身份證，有翅膀的蝙蝠也是鼠類的道理一樣。

陳劍誰問：「剛才是誰問的路？」

溫文說：「我！」

這兒幾人裏要算他是「地頭」，打探問路的事，自然該他負責。

陳劍誰問：「你是向誰問的路？」

溫文說：「其實我並沒有問人，是人問我的。」

「怎麼說？」

「剛才在蔡家靈堂前，蔡三擇不肯吐露，大家悻悻然離開的時候，就有一個青年過來問我：是不是要找張小愁的地址？我說是，他說這不難找呀，就給了我這個地址。」

史流芳嘿聲說，「我還以爲是你打探出來的呢，原來是別人主動提供的，咱們這回可給人家逗着了，白跑了一趟冤枉路。」

陳劍誰說，「不是冤枉路。」

史流芳說，「難道張小愁還住在廟裏不成？」

駱鈴的聯想力可更快一步：「莫非張小愁悲傷過度，看破紅塵，來這兒出家當尼姑了？」

「這都有可能，不過，不會走冤枉路：」陳劍誰說，「那人的目的，便是要你帶大家來這兒。」

「來這裏？」駱鈴仍是不解，「做甚麼？」

「看，」陳劍誰說，「你們看這座廟。」

「紅毛拿督？」

大家望着這在陽光中浮昇着煙霧的廟宇，彷彿罩上了一層紗幕，愈見神秘。

溫文有點憤怒：「他幹甚麼要哄咱們來這裏？」

陳劍誰反問：「剛才把地址告訴你的人，是不是一個長有一雙濃眉、很文氣、很沉着、臉頰上有一顆灰痣，痣上還長了一撮毛的青年人？」

「對呀，要不是他長得還像很穩重的樣子，我又怎會相信他的

話？」溫文說了一半，忽然想起，「唉，你怎麼那麼清楚他的長相？」

「因爲他來了，」陳劍誰說，「你要問的話，何不問他去？」

* * *

來的人可以用「精明强幹，謙恭有禮」八個字形容。

這人一看就知道他聰明，而且有見識，並且在社會上的地位一定不低。

一個人的才學氣質，只要談上幾句話，就一定可以分辨得出來。難得的是這人年輕，完全沒有驕氣。

只有一點點陰氣。

這麼一個英偉青年，却不是給人「偉男子」的感覺，反而令人覺得有「娘娘腔」的印象。

不過，這人的舉止雖有點「女性化」，但說話却很爽朗：「我姓毛，名念行，對不起，是我把你們引來這兒的。」

溫文溫文地說，「不要緊，不要緊。」

陳劍誰向牛麗生揚了揚左眉。

牛麗生忽然大怒，猛向前踏了一步，「你到底有甚麼企圖？」

毛念行了無懼色，只淡定的說，「我想要你們看看這座廟。」

大家都禁不住向陳劍誰望去。

陳劍誰也慢條斯理的說，「廟，我們看了，你要我們進去看看嗎？」

毛念行說，「各位請隨意。」

史流芳插了一句，「我們是來找張小愁，不是來拜神的。」

毛念行說，「各位爲何要找張小愁？」說完，流目溜向在場每一個人，眼色却在各人臉上打了一個秋波。

史流芳强硬地道，「這不關你事。」

毛念行神色不變，「我倒知道各位爲甚麼找張小愁。」

陳劍誰說，「你說說看。」

「那是爲了蔡四幸慘死的事。」

史流芳看不順眼對方的得色：「那也沒你的事。」

「可是蔡四幸的死跟黑火有關。」毛念行立即道。

陳劍誰緊接着問：「那麼說，你跟黑火有關了？」

「不，不是我。」毛念行眼色往廟那兒示意地轉了一下，「是這座廟。」

史流芳奇道，「這座廟跟黑火……有甚麼關係？」

陳劍誰淡然說，「你既然引我們來了，就一定會告訴我們一些事的，是不是？」

毛念行笑說，「諸位不覺得這座廟很有點……那個嗎？」

駱鈴聽不慣這種「晦澀」語言：「『那個』是哪個？」

毛念行乾笑了兩聲，「不是有點『怪異』嗎？」

「對呀！」史流芳立即表示他「早就覺察出來了」，道：「剛才我就說了，這廟有點怪怪的，上香朝拜的人都似被『集體催眠』了。」

毛念行說：「好觀察力呀！」

史流芳立時高興了起來，對眼前的人印象也大爲改觀。

「香客自然都是信奉才來，也沒甚麼奇可怪的，」陳劍誰說，「不知黑火跟這兒有甚麼關係？」

毛念行壓低聲音，神神秘秘地說：「諸位可知道這些都是來求拜些甚麼？」

陳劍誰乾脆直截的問：「求甚麼？」

「求符。」

「符？」

「破解黑火的符咒！」

「哦？」

「你們想知道仔細，這兒說話不方便，」毛念行回顧說，「請跟我來。」

陳劍誰在大家啟步跟毛念行而走之際，在史流芳耳邊低聲說：「焚化塔旁的那個人，是不是在四幸靈堂前那個像豹子一般的年輕人？」

史流芳望去的時候，那焚燒鏹冥用的石塔旁，只有紙灰飄飛，塔後已不見了剛才一直都在那兒的灰色影子。

* * *

他們在街口的一座咖啡攤坐下來。

這兒的咖啡店當然沒甚麼雅座，一切都以經濟廉宜爲準則，十分簡陋，鐵鋅屋頂、鐵皮櫈子、但視野十分廣闊，坐在這兒乘涼聊天喝咖啡，也別有意趣。

他們各叫了一杯咖啡。

史流芳呷了一口，就嚷道：「太苦了。」

駱鈴一聽，就猛在杯裏下糖。

溫文嘀咕地說：「咖啡本來要這樣才夠原味呀！」

牛麗生喝咖啡，一仰脖子喝一杯，然後又叫了一杯，又是一口氣乾完，再叫一杯，看他的樣子，喝咖啡跟喝酒、喝水沒甚麼差別。

毛念行爲之瞠目：「這位……很喜歡喝咖啡罷？」

駱鈴沒好氣的說：「別管他，他喝甚麼都一樣，一喝就是一大桶的。」

陳劍誰說，「你的話，在這裏應該沒甚麼不方便說了罷。」

「實不相瞞，在這一帶幾個市鎮裏，無論說甚麼話，只要關係到『紅毛拿督』，都是不便說的，」毛念行感喟的道，「但我已豁出去了。」

大家見他語氣凝重，都靜了下來。

「我是蔡四幸的好朋友，我聽他提起過你們，對你們的種種事蹟，都很敬仰……」

陳劍誰額上又懸起了一支針：「客氣話可以不必說了。」

他補充了一句：「如果四幸死得冤枉，我們都是他的朋友，應該爲他報仇才對。」

「對，」毛念行輕力一拍桌子，「所以我請你們來。」

「不是請，」溫文仍有餘忿，「而是騙。」

「好了，」陳劍誰阻止道，「那些事就別提了。黑火跟紅毛拿督有甚麼關係？」

「你們可知道這兒發生了『黑火事件』，誰最獲利？」

毛念行先問然後自行說出答案：

「紅毛拿督。」

「爲甚麼？」史流芳和溫文都問。

「因爲據說只有紅毛拿督的靈符、麒麟、葫蘆和神像，才可以辟鎮黑火的妖邪，只有到紅毛拿督廟裏上過香，才可以不爲那白色的女鬼所惑，步上噩運。所以人人都湧到紅毛拿督那兒，不惜高價求靈符、神牌的護祐，聽說拿督神不喜歡人聲喧哄，來拜一拜神才能放心離去。」

「有這種事！」史流芳有點不敢置信。

「迷信！」這是駱鈴的直接反應。

「當然是迷信，但絕對是有這種事；」毛念行分辯說，「有幾個人曾碰上黑火而劫後餘生，他們都有在紅毛拿督廟求得的靈符，至少，也是在最近去廟裏拜過神上過香的，這樣一來，誰不唯恐後人一步？大家都去了，誰敢不去？」

陳劍誰一直在聽，沒有作聲，然後才問：「張小愁身上也有靈符？」

毛念行說：「是呀。」

「所以，你懷疑……」

「我不敢『懷疑』，『懷疑』兩個字，也褻瀆神明，」他解開胸前第一粒鈕扣，掏出一條已褐了色的銀鍊，鍊端繫着一座佛牌，「你看，連我也免不了，戴着總是心安。」

「那麼，你只是提示我們：凡是紅毛拿督廟的信徒，就能免却黑火的禍害，因而，黑火事件的最大勝利者，便是紅毛拿督廟？」陳劍誰仍緊盯不放。

「可以……這樣說罷。」毛念行有點猶豫，接着他又提供了一個事實，「在黑火肆盛之前，紅毛拿督根本香火稀少，門庭冷落之極。」

「我明白了。」陳劍誰的眼神，像手電筒一般的定在毛念行的臉上：「謝謝你提供的消息。紅毛拿督一定有不少信徒，你來告訴我們這些也眞要冒上一點風險。」

然後說，「我們還要你提供一個消息。」

毛念行說，「當盡所能。」

「張小愁住在哪裏？」

「這裏。」

「這裏？」

「其實就在廟的隔壁，十六之三號。」

「謝謝。」

「要不要我先通知張小姐？」毛念行自告奮勇的說，「我是她的好朋友，她當我是她的兄長一樣。」

「我們不想打草驚蛇，」陳劍誰斷然的說，「你是本地人，太露臉容易牽連進去。」

「我不怕牽連，不過說實在的，我也相當相信紅毛拿督的神驗，」毛念行忽然想起甚麼似的說，「還有，我得要提醒你們一件事。」

「請說。」

「小心顧影。」

「顧……」牛麗生聽不準下一個字音。

「影……」史流芳聽到了，但也很懷疑。

「你說的是那個詩與功夫合一的顧影？」溫文叫了起來，「他在這裏？」

毛念行點頭。

溫文奮吭地說，「他怎麼了？」

「他是一直都追求張小愁的人。」毛念行說，「而且，他就是『紅毛拿督廟』裏的少主人，他老爸顧步就是廟裏的住持，一切靈符、神牌都是由他老爸發出來的。」

史流芳補充說：「當然，你的意思是：鈔票也是他收的了。」

毛念行聳聳肩說，「顧影武功高强，人多勢衆，年輕人都很聽他的指揮。他當張小姐是寶，不許別人接近，結果給四幸兄贏得了芳心，我知道他對這件事很是不憤。」

「我們現在都明白你的意思了，」陳劍誰說，「我們會小心的。」

「如果沒有必要，最好不要得罪顧影，」毛念行仍不放心，「他很厲害。當然，不碰顧影，只要不沾張小愁就得了。」

陳劍誰笑了：「要是這樣，我們還來這裏幹甚麼？拜祭過了四幸，就該回去了。」

大家都明白陳劍誰的意思。

毛念行留下了聯絡電話，就走了。

陳劍誰問溫文：「顧影是你的朋友？」

「不是，他的詩在這兒很有名，他寫得很有禪味，我有時都看不懂。」溫文說，「聽說他的武功也很好，十六、七歲就當上副教頭了，現在更不得了，凡屬國術比賽他都進入了三甲，直到去年爲止。」

「哈！已是了了！」駱鈴笑說，「現在可被淘汰出局了吧！」

「不，」溫文說，「去年開始，他當了評審。」

溫文伸了伸舌頭，「好厲害，才不過二十幾歲，就當了教頭和評審。」

駱鈴登時沉了臉：「他很厲害嗎？有空，我倒要會會。」

「算了，我們不是來拳打南北英雄惹事的，」陳劍誰說，「我們是來弄清楚四幸是怎麼死的。」

「另外，剛才在焚化塔旁有人一直在注視我們，我認得出來，他就是剛才在靈堂前像一頭豹子似的年輕人，」陳劍誰補充道，「他大概就是顧影吧？」

「好開心。溫文終於跟顧影碰面了！」溫文仍在興奮，「本地兩大國際文豪終於會面了。」

「國際文豪？」駱鈴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在外地還沒聽說過有你這一號人物呢！」

* * *

他們去拜訪張小愁。

他們幾乎進不去。

因爲張小愁的哥哥不許他們進去。

他以爲他們是記者。

當史流芳等人表明了身份，張小愁的哥哥更不許他們進去。

「我沒聽蔡四幸提過你們，怎知道你們是不是白撞的！」張小愁的哥哥張誕執意不肯，且自以爲聰明，「我妹妹近日心情很壞，誰都不見。」

這時候，溫文站出來了。

這時候，他們才瞭解溫文的本領。

溫文自接機開始，無論駕車、安排住宿、膳食、找人，均不見精明，但見他向張誕嚼動三寸不爛之舌，千方說服、百計說動、軟硬兼施之際，時扮小丑，時作解人心曲，時佯怒裝，眞是千變萬化，好人惡人善人小人甚至連不是人他都一手包辦，使得陳劍誰等人嘆爲觀止，爲之瞠目。

張誕終被軟化。

「只一會？」張誕猶豫。

「一會兒就好了。」

「不會見報？」

「我們又不是記者，見報幹甚麼嗎？」

「那麼……」

「謝謝。」

「不，」張誕說，「我先問妹妹看她願不願見你們再說。」

張誕轉頭走了進去，房門布簾一陣輕搖。

陳劍誰游目四顧，目光落在木板牆上掛着一幅巨型海報月曆，月曆女郎是近十年來一直都紅得發紫的女星，很英爽地微笑着，有幾分俊氣帥氣，難怪她會紅得那麼久了，原來美到了極致，便成了中性，陽性的英朗和女性的柔麗都兼而有之。陳劍誰邊看邊想着。

然後他發現那月曆上，其中一個日期，被紅筆圈了一圈。

這時，房門的布簾又一陣搖晃。

出來的不止是張誕。

還有張誕的父母。

唯獨是沒有張小愁。

張小愁父母年紀都很大了，整張臉就像是火燥但偏又寫不出東西來的作家所摺棄的稿紙，佈滿了縱橫交錯的路軌般的皺紋。皺紋在兩張老人的臉上，各佈奇兵，但脈路各不相通，只有一點却是相同的：他們的唇角都往下抅。

這一點，顯示了他們接近孤獨的倔强。

溫文綻開了一個笑容，比月餅還甜的說：「你們好，我……」

「不好。」老人答：「誰都不可以騷擾小愁。」

老婆婆立即支持老公公：「誰來打擾就不好。」

看來，溫文的那一張口到此已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偏在這時候，外面走進來了一個人。

她站在門口，一晃身走了進來，門外的陽光暗了一暗，然後忽然在屋裏亮了起來，可能由於屋裏本來是深暗的緣故吧，那光亮也是柔和的，令人誤以爲她把陽光也帶了進來。

溫文喜呼：「小愁。」

張小愁一步踏進屋子裏，乍見那麼多人，嚇了一跳，雙手自然的放到胸口上，一時間她也分不清楚誰是誰，還未理會到溫文是相識還是不認識的。

「你是……」

「我是溫文。」

「溫……文……」張小愁顯然要以讀音來喚醒對這個名字的記憶。

這樣一個女孩子，讓人一看，不知怎的，就會想起美麗與哀愁的結合。只要看上一眼，就會被她那完全沒有侵略性的美麗所感動，而且昇起了一陣恍惚的溫柔。

「我是……牛……麗……生。」

這句話，說得蜜意輕憐，結結巴巴着他的柔情萬種，可是這句話一出口，大家都唬了一跳。

因爲說話的人是牛麗生。

一向粗豪得接近粗魯的牛麗

生！

素來虎虎生風視死如歸的牛麗生，男兒本色的他霎時變化作欲斷柔腸的多情種，在向張小愁作自我介紹。

不由得大家皆啼笑皆非。

「是你……」張小愁用一隻纖細的食指，指着溫文。

她記起來了。

她背着陽光，陽光自她身後照進來，衣着、耳廓都映出透亮的顏色，外面明明有小孩子嬉鬧的聲音，屋裏邊也都是人聲，可是這女子一出現，一切便都寧靜了下來。就像在忙碌的辦公桌上一個通透的玻璃瓶裏插了一朵白蓮花，儘管四週打字機和計算機依然在按着鈕尋生計，但花依然是花，靜它超然的靜。

「是我呀。」溫文見她還記得自己，也很高興。

「他們是……」張小愁的眼裏迅快的抹過了兩朵驚惶。

「他們是四幸的好朋友，打從香港來的，不知道你有沒有聽四幸說過……」溫文熱切得不允對方有任何機會反駁似的，「他們就是『五人幫』，一向行俠仗義……」

沒料到張小愁如驚夢初醒陡地一點頭：「我知道。」

然後她又加補了一句：「我聽過。」

之後她抬起柔弱而又敏感得似不敢跟任何有生命力的目光對視的美眸，楚楚而堅定的問：「你們想知道甚麼？」

衆人沒料到這柔弱女子會這麼爽快，一時面面相覷。

陳劍誰說，「有關四幸的死，你能告訴我們甚麼？」

張小愁的眼神裏有千言萬語。

每一個眼色都有愁和怨，但就像煤油燈燃舌上那一道焚火光影，不可捉摸，但又比火更柔無絕倫。

她只一笑。

笑比不笑更愁。

張誕有阻止之意：「小愁……」

小愁一搖頭，然後咬着下唇，堅定的向她的哥哥、她的父親、母親，用力一頷首。

「好吧，」張老頭兒嘆了一聲，終於極不放心也只好吩咐的說，「反正，你已長大了，甚麼是該說的和不該說的，你自己都曉得的了。」

「爹，你放心吧，該說的，總是要說的，不該說的，又有甚麼好說呢。」張小愁勇敢的向着只有一個相識而其他都是初見的陌生人說，「你們要到哪裏去談？」

其實，這樣面對問題的態度，也談不上甚麼「勇敢」，只是發生在張小愁身上，就讓人覺得她「勇敢」，很想鼓舞她那麼的勇敢下去。

「就這裏，好嗎？」陳劍誰沉着地說。

至少，他認爲，這是一個可以教張小愁本人和她家人都比較放心的地方。

* * *

「嘩，我看這回不會是打草驚蛇了。」

「怎麼說？」

史流芳和駱鈴在喁喁細語。

牛麗生猛在傻笑。

「像張小愁這樣的女孩子怎會像一條蛇！」史流芳大驚小怪的說，「哪有這麼優美、溫馴、輕柔的蛇？」

「對，」溫文伸過頭來湊一把嘴說，「至多，那只是打草驚蛇而已。」

* * *

「你們想知道甚麼？」

「那天晚上的事。」

「那天晚上……」

「四幸是怎麼死的？」陳劍誰誠摯地說，「我們都很想知道。」

張小愁似是墮入了本是要刻意遺忘的回憶之中。

她的眼色驚懼。

她的神色慌惶。

就像是跌入惡夢裏，她不欲夢下去只有醒來；又像觸及了火，如要不被燒傷，唯有遠離那火焰。

要她說出那晚的事，就等於要她回到過去的憂懼裡，對這樣一個鏡湖明月似的女孩而言，非要有極大的殘忍才狠得下心去驚擾她。

陳劍誰卻堅要待張小愁說下去。

張小愁大概是想說、要說、會說的吧，可是，屋前的一隻犬，突然劇烈的吠了起來。

然後是三兩聲低沉的叱喝。

犬吠聲立即靜止。

有的吠聲還變成嗚嗚的低鳴，就像狗兒見到了主人的樣子。

那兩三聲低叱，來勢極快，初時還明明只在路口，但一下子已到了門口。

那人奔走時所帶起的風聲，極其厲烈，但腳下踏步極輕，仿似無聲，若不是有狗吠，還錯覺只是在門外刮過了一陣風。

但那陣風已到了門前。

幾頭大大小小的狗，都跟在他身邊。

那些狗乍見有人飛奔，沒認清楚是誰便吠了起來，可是一旦知道了原來是這人，都死心塌地的跟着他腳下過來。

這人在門前一站，陽光遮去了一大半。

張小愁的位子是面對門口。

她受驚地抬頭。

「你們要幹甚麼？」

陳劍誰沒有回身。

他甚至不曾回頭。

大家都怔了一怔，溫文乾咳了一聲，用緩和的語音說，「朋友，我看你誤會了，我們只是來拜訪張小姐的……」

「胡說！」那人冷笑，「小愁根本不認識你們！」

「不是的，」溫文依然好脾氣地解釋：「張小姐和我是素識，還是四幸兄給我引介的呢。」

「可是他們呢？」那人充滿敵意的說，「這些外來人！」

「外來人又怎樣？外來人並不是外星人，你沒見過從外國來的客人麼！」史流芳可沒好氣，「我們找的是張小愁，關你屁事！」

「張小愁的事就是我的事！」那人理直氣壯的說。

史流芳「嘿」了一聲，「那張小愁是你甚麼人？」

「她……」那人一頓足，狠狠地道，「滾！」

史流芳登時變了臉色。

牛麗生徐徐地站了起來。

他長得極爲高大，而起立得又極慢，眼看他站着又高了半尺、站着再高半尺，待他完全站直了，才知道他已高到了駭人的地步。一雙厲目，盯住門前的人。

門前的人並不算高大。

可是他給人的感覺就是「慓悍」兩個字。

他全身沒有一寸多餘的肌肉。

牛麗生長得高大凶猛，就算是先看過牛麗生再去看他，也不會感覺到這人會比牛麗生矮小。

但實則他比牛麗生矮小。

至少矮上一尺餘，也少了五六十磅肉。

牛麗生目露凶光，露出白森森的牙齒。

那幾頭野狗，本來就野性未馴，對屋裏這幾個不速之客正齜着牙胡胡地低吼着，但牛麗生這一站起來，那些犬隻全都往後退，夾着尾巴，連胡胡汪汪也沒敢叫上半聲。

牛麗生森然說：「你，剛才說甚麼？」

「我現在說，」那人冷然道：「滾出去！」

牛麗生推開了櫈子。

張小愁怒然說話了。

「你要幹甚麼！」他們都沒料到這樣一個哀哀愁愁的張小愁，發怒起來會那麼惡，「這兒沒你的事！」

那人堅定、堅決、堅强的臉上立即現出了爲難之色：「我……我怕他們……對你……」

「我的事不關你事！」張小愁疾言厲色，「關你甚麼事？你走！」

那人臉上露出强烈的黯然之色。

然後又有一種難言的怨憤。

他恨和憤都在眼色裏流露無遺。

但他似不敢違抗張小愁的話。

「我……」

他的臉上肌肉抽搐着。

「你還不走？」

他握緊了拳頭。

「好，我走！」他決意得似一刀斷臂，「可是你要小心，這班人不是好人……你被人騙過，難道還要給人欺騙下去嗎？」

溫文嘆道：「唉呀，你怎麼可以這樣說的呢！」

張小愁氣得眼裏流着淚花，這使得她清澈的眸色更清澈，一如把雨花石放在清水裏更見有雨有花，「你……你還說，你還說！」

那人黯然的但忿忿的說：「好，我走！」

「顧先生。」一直未曾回頭的陳劍誰突然發話。

那人猛然止步，全身肌骨仍保持着跟正要跨步而行的時候完全一樣的姿勢，可是他的精神與戰志，已全集中在一個焦點上。

他的「焦點」便是陳劍誰。

「你怎麼知道我姓顧？」他充滿敵意地問。

「你就是顧影，」陳劍誰並沒回身，只淡淡的說，「你的下盤功夫練得實在好，大概在浮沙上也觀不出你的腳印吧？這種『登萍渡水』的功夫，沒想到這次到海外來才得以大開眼界。」

顧影的眼神依然熾烈。

史流芳在凝視一個人的時候，足以把對手的精神意志加以控制，可以說是一種奪去他人志魄的目力。

但他在與顧影對視的時候，感覺到對方的眼神反射自己的眼力，就算自己盡展所長，也未必就能駕馭得了這豹子一般精幹的人。

可是就在這一刹那間，顧影的眼神稍爲斂了一斂。

如果史流芳要以眼神攫去對方的志魄的話，此際便是最好時機；也就是說，好比高手的對決，在這稍縱即逝的時機裏，敵手突然出現了破綻，正可趁虛而入，一擊致命。

顧影的眼神之所以怯了一怯，是因爲那個從背影看去已有一股逼人氣勢的漢子，竟然不回身就覷出了他的武功家數！

「你怎麼知道……」

他沒問下去。

因爲問下去，氣勢就弱了。

對方只說了兩句話，就抖出了他兩個「底細」，要是他還要再去問人家到底是怎麼知道的，那麼就會更加無氣勢可言了。

他想到了這點，所以不追問下

去。

可是他已問了一半。問了一半不問，不管是沒有信心還是省覺自己問錯了，在氣勢上，仍是矮了一大截。

陳劍誰也不回答他的話，只說：「聽說你們有鎮制黑火的法力，十分希望能向你請教。」

「你也怕黑火麼？」顧影裝着不屑的樣子，「那去求求我爸爸吧。」

「有機會，」陳劍誰平靜的說，「倒眞的要拜會他老人家一下。」

「你來吧，」顧影狠狠的說，「你不來我也會去找你們的。」說罷，用一種「等着瞧」的表情，悻悻然的離去了。

駱鈴揚聲叫道：「不用等以後，現在就來吧。」

顧影仍根本沒把她瞧在眼裏，連眼角也不瞄她一眼，大步而去。

駱鈴氣得粉腮通紅，一面欲追出去一面罵道：「你這人，我在跟你說話呀，怎麼那麼沒禮貌！」

陳劍誰低聲喝止：「金鈴子。」

但遠處傳來顧影不屑的語音：「女孩子最好還是回家抱娃娃，學人多管閑事，待會兒別哭着回家叫媽媽！」

駱鈴一聽，忍無可忍，一步就越過那張櫈子，跳到門外去，拋下一句話：「不行，無論如何，我得要教訓他。」

陳劍誰向牛麗生疾道：「阿牛，你也去看看。」

他一向知道駱鈴的本領，但也沒看輕顧影。他一向疼駱鈴，所以更不想失去這美麗聰敏的金鈴子。

牛麗生用力一點頭，頸部發出「得」的一聲悶響：「霍」的一步就跨出了門檻。

張誕見這些人的身手都那麼好，不由得傻了眼，隔了好一會才出聲說：「顧影這人……很有本領，就是……太驕傲……」

「不管他多有本領，」史流芳哼哼地道，有金鈴子和阿牛，他有多大的本領都沒本事贏了。」

陳劍誰沒說甚麼。

可是他心底裏也明白史流芳的話。

因爲他相信這兩個結拜兄妹的本領。

所以他向張小愁說：「那晚的事……」

他要問下去。

他一定要知道個究竟：就算有人故意來打擾、阻止，在未知道前因後果前，他是決不會放棄，一定會守在張小愁身邊，直至聽她說出眞相爲止。

除非是張小愁自己不願意說。

* * *

張小愁決不願再憶起那天晚上的事。

那可怕的晚上。

那羞恥的晚上。

那傷心的晚上。

那如噩夢一般令人恐佈的晚上。

可是，他們要她說出那晚的經過……

這使她不得不墮入了那像惡魔編結的蜘蛛網一般的回憶之中……

* * *

對張小愁而言，在她美麗的形貌成長的歲月裏，有的是無盡的辛酸和悲哀，說不出的寂寞，而且還是每一次掙扎都換來再一次的打擊。

掙扎得辛辛苦苦，打擊得沉沉重重。

這些打擊，有時候沉重得令張小愁幾乎不願再站起來。

永遠不掙扎也是一種安謐和幸福。

掙扎本身就有着不得不掙扎的痛苦。

她的樣子很有一種女性柔媚的魅力。

但她的問題也出在這裏。

一直以來，就是因爲她長得漂亮，所以麻煩也特別多。

還在唸小學的時候，因爲她的美貌與可愛，竟引起了一個人面獸心的老師動了色心，試圖以義務教她補習的名義，常在有意無意間向她作淫褻的舉止。

那時張小愁的年紀還太小，還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有一次那教員獸性大發想要强暴她的時候，正好給那教師的太太撞破，她驚呼着要跟教師扭打，那教師老羞成怒，竟要勒死妻子、强暴小愁。

不過，呼叫聲却引起顧影的父親——顧步——的注意，他及時制住了那教師，也制止了暴行的發生。

從此以後，在張小愁的幼小心靈裏，受到了極大的挫傷，對男女間的事，感到畏懼和疑慮，對「性」也有完全扭曲的觀念：她只覺得那是一種不潔的行爲。

張小愁還因而轉了校。

要是還留在那間學校裏，從同學到教師、家長，難免都對她指指點點，就算是同情她的遭遇的，也都會爲她感嘆：年紀小小就「引人犯罪」，長大了還得了？紅顏禍水啊！

禍不單行。張小愁在唸初中的時候，一天在歸家的路上，這回是差點就給鄰村的暴徒强暴了。

這次是年紀輕輕的顧影和毛念行及時趕到，把暴徒打跑。

那時候張小愁衣衫不整，還是顧影把她抱回來的。

這件事對張小愁的傷害更大。

顧影和毛念行和她可說是自小玩到大，那一段時間，她甚至不想見這兩個朋友。

適逢那段時間，她家裏也有遽變，家道中落，幾乎不能維持她那麼一點學費。

自那時候開始，張小愁就出來父親的冰菓攤幫手，半工半讀，幫補家計。

如果不是她哥哥張誕當時力主她唸下去，恐怕她自那時候起就已經輟學了。

不過，張誕自己却從那時起便失學了。

到了高中，張小愁心無旁騖，專心唸書，不談戀愛，但因爲她的美貌，引動了許多男生的非非之想，雖然她毫不假以顏色，但也不想太拒人於千里之外，太過傷人心，這一來，却使一個男生，竟爲得不到她的青睞而自殺。

這一下，可把事情鬧大了。

那男生死不成，但那男生的家長鬧到學校來了，當衆怒指張小愁的不是，說她是「小妖精」。

張小愁無法承受這種無辜的侮辱。

她眞想「死去算了」。

那一年，她心緒大亂，一向成績優秀的她，竟然在會考中落敗。

在這個地方和這個年頭，考不上對一個年輕女子來說，是前景堪虞的，除非是找頭好婆家嫁了算數。

可是張小愁又不甘於此。

如此一來，這些打擊接踵而來，把張小愁原先的美夢都打碎了。

張小愁出來找工作的第一天，偏又在光天化日的街頭，遇上了一個半瘋不癲的露體狂，向她作出不文的舉動。

那人雖被扭送到警局去，但對張小愁而言，是一次掙扎便來一次打擊，由於打擊太大、太多，使她感覺到：只要不掙扎，便活不下去。

如此，掙扎便不是勉力而爲的事了，而是生存的必需。

經過這一件事之後，張小愁對男女之間的事反而能夠正視，以往那一種「骯髒」、「不潔」的感覺，倒是逐漸地消失了。

有些人遇到一點小挫折，可能會很沮喪，變得退縮；但當遇上重大打擊，而且只要不因這次打擊便無法快樂地生存下去的時候，反而能夠去面對這些打擊，並予以反擊。

張小愁就是這種人。

私底下，她認爲蔡四幸也是這種人。

與蔡四幸相識之後，那是她最快樂的日子。

蔡四幸爽朗、自信、能幹，而且愛她。

「愛她」並且「尊重她」。

這對張小愁而言，是最重要的。

但張小愁並不認爲蔡四幸一生都是幸運和幸福的。

她覺得蔡四幸也壯志未酬、鬱勁難伸。

蔡四幸其實胸懷大志，很想爲民族文化做點事，但處身在這樣的一個不時改變的環境裏，他又能做些甚麼？

蔡四幸其實也很有文才，可是他性子太過固執，而且才華過於炫目，致使文壇前輩都不肯栽培他，而年輕一輩又模仿了他，把他辛辛苦苦建立的文體，加以發揮，比他還受編者和讀者的捧場，這一來，他這個「創立者」便被埋沒了。既然從文不受注意，蔡四幸才改而習武。沒想到，在武藝上，他却一帆風順，成名極早。這也許在古人來說便是「軍功顯赫」的那一類人吧，或許在八字上是宜武不適文吧，蔡四幸便做上了他的冒險事業。

對蔡四幸而言，他每次想去發揮抱負和文學上的才華，到頭來也只是再多做一次掙扎多受一次打擊的命運。

只不過蔡四幸一向都往好處想，自覺幸福罷了。

一個人只有時時認爲他自己是幸福的，別人也就很容易認同他也是幸福的了。

至少，一個常自覺「人在福中」的人，決不會太過不幸。

張小愁也只是心底裏覺得蔡四幸並不能算是一個「幸福的人」，她也從未對他提起過她的想法。她生怕這些較悲觀、消極的思想會影響蔡四幸生命裏的積極取向。

直至那晚……

張小愁才知道蔡四幸有多麼的不幸！

* * *

那天晚上，車子停在荒郊。

白色的女人在黑暗裏掠過。

張小愁驚覺。

蔡四幸却沒看見。

他出去查看。

張小愁在車裏，等了許久。

許久……

許久都未見蔡四幸回來。

車子裏的儀器還亮着一盞暗紅的燈。

亮着一點驚心的寂寞。

車外的燈，還把光亮推開了五六尺。

五六尺以外是模糊飄忽的世界，像是陰暗的一點昏冥。

那一點昏冥後是一片黑暗。

無盡的黑暗像進入了她的心臟。

心跳聲擂在自己的聽覺裏，才知道除了疑懼，還有被困的驚恐。

那感覺跟她幾次受辱，呼天不應喚地無門時的感受，非常的相似。

怎麼辦……

爲甚麼蔡四幸還不回來……

就在這時候，她忽然覺察在遙遠的黑暗裏，有兩隻白燈籠在那裏。

等她注意到看想清楚的時候，燈光已迅速地逼近、擴大，猝然直刺入她的眼簾。

說到這裏，張小愁一隻手撫着胸口，一隻手緊緊的抓着枱角，說不下去了。

「後來怎麼了？」史流芳急着問。

「後來怎樣了？」溫文溫和的問。

「後來……」張小愁隔了好一會兒，才接得下去：「後來我看見……」

她看見的人，連她自己也不相信。

別人當然更不能置信。

這大概就是她不敢公開的原因吧。

一旦公開，只會有三種後果：一，別人壓根兒不會相信；二，她的話會使相信的人造成恐慌；三，她就算把實情說出來，對她和對查蔡四幸慘死的案件，也斷不會有甚麼助益。

所以她不願意說出來。

* * *

她見到的竟然是：

阿蒂和德叔！

那兩盞強光，陡然到了張小愁近前之後，張小愁的雙目被照得幾乎睜不開來，可是，她却依然看見，自她所坐的車子所發出來的燈光和那兩道強光之間，有些「物體」浮過。

一是阿蒂。

一是德叔。

分明是他們！

* * *

「怎麼會？」溫文和史流芳都叫了起來。

溫文加了一句：「你見鬼了不成？」

張小愁居然點頭。

溫文把下面要說的話都「吞回」肚裏去，他看出張小愁是眞的恐慌，而且是在說眞話，轉述眞的發生過的事。

史流芳却覺得張小愁在恐懼之餘，還有哀愁。

這表情令他心動，同時，也令他幾乎要說出口的諷嘲話全消解於喉間。

他只能重覆的問這一句：「怎麼會？」

張小愁捂起了臉，但仍在點頭。

她肯定她自己看到的一切，雖然她自己似乎也並不十分相信。

「你眞的看見德叔和阿蒂？」

陳劍誰問。他們在趕來這兒的途中，已聽溫文略述過「黑火」肆威，燒死女膠工阿蒂和看更德叔的事。

張小愁放開了手，堅決地點頭。

「他們有甚麼不一樣嗎？」

張小愁先搖頭，然後眼神一亮，點頭。

「甚麼不一樣？」陳劍誰仔細地問。

「那時候，我的車燈的電力已用完，逐漸黯沉下去，直至全熄了，」張小愁回憶着道，「但是我還是看得見他們！」

「他們比以前黑……」張小愁猶有餘悸地說，「就像是燒焦了的那種黑。」

「他們對你做了些甚麼？」

「沒有……他們只是表現出很痛苦……」

「你怎知道他們很痛苦？」

「他們的五官都在淌着血，開着口，溢着血，在說話，可是我在車內，我聽不見他們在說甚麼……」

「你是怎麼認識阿蒂和德叔的？」

「德叔曾跟我哥哥一起砍過柴，來過家裏幾次，他認識我爸爸。阿蒂在小學的時候，是我的同學。」

「哦。」陳劍誰陷入了沉思。

然後問：「而後呢？」

「而後……」張小愁像下了極大的決心似的說，「他們就消失了，他就出現了。」

「他？」

「四幸。」張小愁痛心的說：「他全身被一種黑色的火纏燒着，他在遠處慘呼，叫我快走，我開車門出去的時候，他已倒在地上……那些黑色的火，直把他燒得一動也不能動的時候，才告消失……」

大家都沒有說話。

都說不出話來。

「可是，」張小愁忽然說：「火熄了，四幸還是動了一動。」

「啊，」聽的人都嚇了一跳，很想知道下文。

「只聽啪的一聲，原來是四幸被燒焦了的屍體，肘部似被甚麼擱住了，還彈了一彈，才落實在地上，」張小愁忽然掩着臉，已泣不成聲：「天啊，那是甚麼火，竟如許惡毒……」

陳劍誰沉聲說：「張小姐，你不要難過，我們會竭盡所能，查個水落石出的……」（未完・四）

五彩傳奇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八邪追至兩狼山　公子詐死土下埋

上文提要：「江南一刀」南英公子遭八邪毒害，中了「縮骨斷筋散」與「閉氣斷脈丹」，本已九死一生，但蝴蝶門下七金釵中的上官玫瑰對南英公子向來情有獨鍾，不畏艱險將南英公子從八邪手中救出送至兩狼山，求神醫扁鴉治療，扁鴉以「八籠蒸石」法爲南英驅除劇毒，再以大補藥療治，雖然免於一死，但原本英俊高大的南英公子却變成個醜矮的怪老人……

扁大夫忙上前細看，便在這時候土屋門口忽然站着三個人——一瘦，一壯，一矮三個滿臉哈哈笑的人。扁大夫猛回頭吃一驚，道：「三位怎麼找到這兒來了？三位是……」

站在中間的瘦子哈哈笑道：「老頭兒，你在爲人看病的呀？」

扁大夫道：「大山裏很少病人來，老夫偶而會替人看看病！」

壯漢忽然開口，道：「你會治毒嗎？」

扁大夫道：「天下毒物不下百種，有些毒物老夫也無能爲力！」

那矮子哈哈笑道：「原來是個蒙古大夫。」

中間的瘦子先推門進來，指着床上躺着的南英，道：「這人生的什麼病？」

扁大夫回頭看了一眼，道：「老人病！」

忽見那壯漢走近床前，一把掀開被單子，他猛吃一驚，道：「這人好像病入膏肓……」

矮子跟上來，道：「你說他不是那死而未死的南英？」

壯漢搖搖頭，道：「巴結，你應該想得到，『刀公子』南英何許人也，誰不知姓南的倜儻風流，英姿高雅，這傢伙活像剛從棺材裏跑出來的殭屍！」

那瘦大個子眨着一雙大眼睛，道：「如果不是南英，上官姐妹怎麼會來這兒？」

不等壯漢出口，扁大夫道：「唉！三位是談百花谷來的上官茉莉姐妹呀？」

壯漢一把揪住扁大夫，齜牙咧嘴的逼問，道：「快說，上官姐妹找你做什麼來了？」

扁大夫不慌不忙的道：「壯士，你請鬆鬆手，老夫經不起你這一把抓呀！」

不料壯漢不放鬆抓的手，突然一個倒翻，更把扁大夫來了個頭下足上，壯漢尚且抖着雙手，道：「老子要你說實話，把你肚子裏的實話全抖出來。」

他越抖越厲害，宛似他手中抓着一隻大錢袋，要把袋子裏面的銀子全抖出來似的。

扁大夫啞着聲音大叫，道：「壯士呀，高抬貴手你就別抖了，聽我說實話吧！」

壯漢哈哈笑道：「快說吧。」

扁大夫急急的道：「百花谷的上官堯曾與老夫有過一段交情，他派他的兩個女兒找來，要我去百花谷救個人，可是……」

壯漢不抖了，他把扁大夫放下來，道：「不錯，你說的是實話！」

瘦大個子鷹目一亮，道：「上官堯叫你去救什麼人？」

扁大夫道：「好像是『刀公子』

南英吧！」

壯漢又突然出手，一把揪住扁大夫的鬍子左右晃，晃得扁大夫眼淚也流出來了。

壯漢哈哈笑，道：「說，南英怎麼樣了？」

扁大夫道：「上官姐妹來說，南英中了毒，老夫問她中的什麼毒，他們說是『閉氣斷脈丹』與『縮骨斷筋散』，老夫當即拒絕前往。」

壯漢鬆手叫道：「你爲什麼拒絕？」

扁大夫道：「那種毒藥，中上一種就沒救，何況他中了兩樣，所以老夫不能去。」

瘦子鷹目一瞇，大笑道：「可好，姓南的眞正完蛋了，從此再也不必窩在無憂島上了，哈……」

壯漢十分溫和的拍拍扁大夫，道：「很好，你回絕得十分好，恭喜你了。」

扁大夫一楞，道：「恭喜我什麼？」

壯漢道：「老子恭喜你長命百歲呀，你難道不想嗎，如果你去百花谷，回來還有命？」

扁大夫道：「如此說來，你的恭喜我接受了。」

矮漢子又叫道：「老大，小成，以我的主意，剛才在谷口就應該攔住那兩個丫頭，殺了她們誰會知道？」

壯漢沉聲道：「你混蛋，我說巴結呀，你的頭腦盡用在骰子上面，怎不想一想，七金釵是好惹的？沒得反被她二人把我們都殺了。」

姓巴的忿忿的道：「小成，你別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江湖上提起八邪來，有幾個不打哆嗦的？」

不錯，這三人正是遠從無憂島走出來的「笑裏藏奸」文公度、「冷面小刀」成器與「黃雀」巴結三人。

原來這三人離開無憂島以後，並未直接遠去西京，反而往東北走，爲的是在路上聽得有一批紅貨要進關，三個人一商量便趕去了！

不料那批紅貨是官家的，單單押貨的就有上百人。

三人慢慢一路追踪，還是無法下手，便又趕回來了。

此刻，「笑裏藏奸」文公度緩緩道：「成器的話不錯，我們已經知道姓南的完了，又何必另樹強敵？要知道，上官堯不是好惹的，沒有好處的事情誰幹？」

三個人大刺刺的走出土屋子，連頭也不回的便往谷口奔去。

扁大夫拭着眼角上的汗水，道：「八邪……八邪，一個個殺人不眨眼。」

床上，南英已低聲道：「別說話，八邪做事邪氣得很，我早就聽人提過他們。」

扁大夫道：「都走了。」

南英道：「走了不會再來？」

扁大夫奇道：「再來有什麼目的？」

南英道：「這次他們一定會在你這土屋裏仔細搜。」

「搜什麼？」

「搜出可疑的東西來，當然，他們如果搜出我的東西，扁大夫，你的麻煩就大了。」

扁大夫吃一驚，道：「他們仍然不相信我的話？」

南英道：「八邪是不輕易相信別人的邪魔，因爲他們行事皆越出常軌許多，否則……」

扁大夫道：「剛才他們爲什麼不仔細搜？」

南英道：「他們在製造理由，當他們再來，發覺這土屋內一切都有所改變，他們就會拿出逼你的手段了。」

扁大夫吃驚的道：「我怎麼辦？」

南英道：「燒去我的外衫，把我的那把刀埋在鍋灶的灰燼下面，最好卡在底部，你拿個斧頭上山挖坑去。」

扁大夫道：「要我挖坑幹什麼？」

南英道：「你難道不會說，我快死了，挖坑是掩埋我的屍體。」

扁大夫道：「萬一他們眞來了，萬一又是這麼問，我就說你快死了。」

「而且還得說我這身子裏面發現是瘟疫，黑死病，必須活着就要埋掉。」

扁大夫道：「那怎麼行，萬一你被我眞的埋掉，你又沒有好起來，豈不是我害了你？」

南英淡淡的道：「在我的口中插根竹管，三尺長足夠了，再用一塊板子蓋着胸口，壓不死的。」

扁大夫道：「八邪會讓我這麼做？」

南英道：「我得了瘟疫，他們躲還來不及，又怎會在你的身邊看？」

「不錯，他們這些邪道惡魔，照樣也怕死。」

「所以你快照着我的話去辦。」

扁大夫先把南英的衣衫投入鍋灶內，燃起一把火來燒了，又把一把薄如蟬翼，長不過兩尺的利刀埋在灰燼裏，這才對南英道：「好了，你除了內褲外什麼也沒有了。」

南英道：「快去吧，我只告訴你粗枝大葉的事情，如何臨機應變的仔細做，就全靠你自己了。」

扁大夫道：「我拿起鋤，帶上我這根吹火筒，你好在地下透透氣，至於木板，我再想法子。」

南英道：「就這去辦，快去吧！」

扁大夫走近門邊，忽然回過頭來，問：「要是他們不來，難道我眞的要把你埋在後山坡？」

南英道：「不錯，你一定要埋，如果他三人不再來，你明日一早再把我挖出來。」

扁大夫道：「挖出來以後呢？」

南英道：「把我送到山洞中，我就在山洞中調養。」

扁犬夫道：「南大俠，不是我往你臉上潑冷水，你這身子只怕永遠也站不起來了。」

南英神色堅毅的道：「藥物也許不行，但我的意志却令我相信，我會好的，也……許……」

「也許什麼？」

「也許這力量是我那可憐的一雙兒女給我的吧！」

扁大夫雙目一亮，道：「不錯，人的意志力往往是不可思議的超乎異常，那種無形的力量是無法想像的，就如同一個看似斷了氣的人，他會突然的清醒過來，再有條不紊的交代一些後事，宛如一個正常之人，然後才漸漸的，無後顧之憂的閉起眼睛，安詳的死去，有人叫這是迴光反照，其實這就是難以解釋的意志力，因爲，他若是不把後事交代，眞是死不瞑目，於是病人便發出了那股神奇的意志力，也交代了後事。」

南英道：「去吧！別誤了時刻，萬一他三人闖進來，你的麻煩就大了。」

扁大夫拿起鋤頭，拿起吹火竹筒，便匆匆的往後山走去，他邊走邊自言自語：「眞的是麻煩，沒想得到還要應付這三個邪魔。」

就在扁大夫剛剛挖好土坑，滿身大汗的回身走，忽然間，附近傳來一句低沉的聲音，道：「你不是在這兒挖寶呀，老頭兒？」

猛吃一驚，扁大夫舉首望過去，只見一棵大樹上面坐着個鷹目瘦子。

這人，不錯，正是「笑裏藏奸」文公度。

文公度伸出右手指着扁大夫，笑得十分親切的道：「老頭兒，你幹什麼呀？」

扁大夫一聲嘆，道：「挖個坑埋人哪！」

文公度指向坡下小屋，道：「那人還活着，你怎麼就挖個坑埋他？」

扁大夫立刻臉色一沉，道：「你們怎的又回來了？」

文公度「噗」的一聲躍下地，一把揪住扁大夫，道：「老子問你，你不說，看老子先把你埋掉。」

文公度雙手舉起扁大夫，就要往坑裏拋去，扁大夫嚇得立刻叫道：「等等！」

文公度把扁大夫舉在空中，道：「你還敢叫老子等？」

扁大夫道：「你若如此魯莽，你們三人都將沒命了。」

文公度可眞聽話，他是那麼笑得令人愉快的輕輕放下扁大夫，道：「我跟你鬧着玩的，老人家，我沒有嚇着你吧？」

冷冷的，扁大夫道：「你那兩個同伴呢？」

文公度指着小土屋，笑容可掬的道：「他二人去你的府上喝水去了。」

扁大夫臉色一寒，道：「我住的是寒舍，不是府門，他二人不是去喝水，準是在我那土屋子裏翻箱倒櫃找東西，是嗎？」

文公度立刻笑臉變黑面，他又一把提起扁大夫，吼道：「說，你剛才說我三人沒命了，這話什麼意思？」

扁大夫道：「你不問我挖坑幹甚麼？」

文公度道：「除了不是挖財寶，你當然是要埋那個醜老頭了。」

扁大夫道：「快放下我，讓我告訴你，那床上的病人害瘟疫了，好像是黑死病呀！」

文公度幾乎跳起來，叫道：「我的媽呀！瘟疫呀！」

扁大夫道：「所以我不等他氣絕，就要把他埋了。」

「巴結、成器，你二人快出來呀，屋子裏鬧瘟疫呀！他奶奶的，無憂島上的藏寶留給誰去花用吶！快出來！」

文公度幾乎像是飛到土屋外，看得扁大夫直伸舌頭。

便在這時候，土屋裏冒出兩個人，敢情正是「冷面小刀」成器與「巴結二人。

矮壯的巴結迎出門外，道：「老大，你說什麼？」

文公度叫道：「快出來，這屋子鬧瘟疫呀！」

成器一躍而出，道：「你說什麼？」

文公度指着往回跑的扁大夫，道：「還以爲那老小子在挖寶，不想他在挖坑要埋人，他說那老小子鬧瘟疫，怕是害了黑死病，快走吧！」

巴結回頭道：「屋子裏翻了個身，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大概這老傢伙說的是實情。」

文公度三人往屋內看，扁大夫已遠遠的叫道：「你三人眞的不怕死，還不快離開。」

文公度迎着扁大夫嘿嘿笑，道：「那人眞的害瘟疫？」

扁大夫道：「我騙你們幹什麼？」

成器咧嘴沉聲，道：「你爲什麼不害怕？」

扁大夫伸手入懷，取出個小瓶子來，他倒了幾粒藥丸，對文公度道：「每人兩粒，可保不被感染，但也不能保證永遠，你三人快走開吧！」

文公度大笑道：「東西亂了你再整，我們不陪了！」

巴結道：「都是成器鬼主意，以爲這老傢伙救了南英，非要來找上一找，這萬一我們中了瘟疫喪了命，他娘的，無憂島上藏寶室，全都便宜『死要錢』那娘們了！」

「冷面小刀」成器忽然大笑，道：「那就由嬌嬌替你們花用吧，反正我的已餘不多。」

三個人可並未走多遠，他們躍上對面的山頭上，坐在石頭上窮開心，六隻眼睛就如同三隻野狼等獵物般，遙遙的看着對面的小土屋。

此刻，扁大夫心中的那份驚悸，幾乎喘不過氣來……

只見南英被拖滾在床下面，一張床也已七零八落，幾隻藥箱子也被掀開來，藥材落了一地，鍋灶上蒸籠滾在牆邊，便那個鍋台也碎了，鍋底下的灰燼飛開來，還好灰燼厚，那把刀差半釐沒露出來。

也許會被發現，因爲文公度的大叫聲，方才未曾被巴結與成器二人繼續找下去。

便在這時候，南英開口了。

「快，把我埋掉。」

扁大夫道：「他三人已被我嚇跑了，還有必要把你埋掉嗎？」

南英道：「當然有必要，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環。快！」

扁大夫道：「我會聽他們在後悔又來此地。」

南英急急的道：「我也聽到了，但那一定是說給你聽的，要想眞的叫他們三人離開兩狠山，你非辛苦一趟背我去埋掉不可！」

扁大夫道：「我永遠也想不到，還有人求我把他埋掉的，而且又是迫不及待。」

南英道：「我不能叫你受到任何傷害，因爲我將有好長一段呢！我少不了你。」

扁大夫道：「好吧！我小心的把你背出去埋掉。」

南英道：「帶着一張草蓆，把木塊藏在裏面，快背着我上山吧！」

扁大夫用盡力氣，一步步困難的把南英背上山坡，他五步一停，十步一歇，連背帶拖的把南英背在土坑邊，他大喘氣的道：「挖近了就露出馬脚來了。」

扁大夫道：「不錯，埋個身帶瘟疫的屍體，當然是越遠越好了。」

南英道：「動手吧！」

扁大夫道：「我把你埋下去，萬一吃不消，你要叫一聲，我好救你！」

南英道：「相信我還挺得住！」

扁大夫道：「什麼時候我再來把你挖出來？」

南英道：「半夜子時吧！」

看看天色，扁大夫道：「南大俠，你還得四個時辰在地下！」

南英道：「放心，但有一口氣在，我便死不了。」

扁大夫把一張草蓆舖在地，立刻把南英的身子捲起來，他連拖帶拉的把南英拖進坑裏面。

一塊厚木塊剛放在坑邊上，便聽得南英問道：「回去別忘了，多在屋子裏灑石灰。」

聞得南英的話，扁大夫怔了一下，道：「你都埋入地下了，還撒的什麼石灰？」

南英在地裏面道：「你若不把土屋撒上石灰，便得把土屋放火燒掉。」

扁大夫道：「我爲什麼要把自己住的屋子燒掉？」

南英道：「非如此，便不足取信於文公度三人，甚至於百花谷的七金釵。」

扁大夫道：「對，對，你的思想週到，埋好了你，我便立刻在屋子裏多撒石灰消毒。」

扁大夫埋好南英，便匆匆的拿起鋤頭趕回土屋裏，不接踵間，他抱出一草袋石灰，先在屋前屋後撒着。

便在這時候，對面高山上面，「千面人屠」羅老大哈哈笑道：「你們看那老傢伙在幹什麼？」

「冷面小刀」成器道：「去看看不就明白了？」

「黃雀」巴結沉聲道：「還去看吶？要去你自己去，屋子裏鬧瘟疫，我可不願意死在半道上。」

文公度道：「那老小子好像在撒石灰，那玩意兒是用來消毒的，嗯，果然鬧瘟疫！」

成器點點頭，道：「這麼說來，姓南的眞的沒來過，老大。」

文公度伸頭伸頸的又看一陣，道：「老傢伙進屋裏去了，大概又在屋子裏消毒了！」

「黃雀」巴結道：「一切行動合乎常理，我們還耗在這荒山裏幹什麼？走吧！」

巴結起身便往山下走！

文公度也不看了，他嘿嘿笑着與成器二人也往山下走，那成器邊走邊道：「南英被蝴蝶門的七金釵救回百花谷，眞想去看看姓南的是死是活。」

文公度冷冷道：「別去搗蜂窩了，江湖上有幾個能進入百花谷的人？上官堯恃才傲物，目無餘子，他那七個寶具女兒，加上五個女

婿，咱們惹不起。」

巴結回頭笑道：「惹不起躲得起，哈……」

「冷面小刀」成器沉聲道：「那日在青衣江邊上沒有趁機會砍下姓南的人頭，我心中總是有個疙瘩。」

文公度道：「中了老禿子的毒物，便不死也半條命，放心吧，我們幹正事要緊。」

三人身法奇快，刹時消失在東南方——那是往西京去的路。

果然，就在當天半夜，扁大夫又把南英拖出「墳墓」，且又將墳墓恢復原狀，踏着月色，他把南英背到後山峯的一處山洞裏。

扁大夫喘着大氣對南英道：「南大俠，你準備在此住多久？」

南英道：「住到我復元。」

扁大夫嘆口氣，道：「難了。」

南英道：「如今我雖無法坐直身子，但我以內功心法緩緩在體內移動，加上你的藥物治療，我便有信心再站起來……」他一頓又道：「不過，我需要你的支持。」

扁大夫道：「南大俠，扁鴉盡力而爲，但我深知你所中之毒……」

南英道：「我還能忍受，扁大夫，你可再好生應付上官姐妹二人，千萬別被她們看出破綻來。」

扁大夫一笑，道：「南大俠，我以爲你實在應該由上官玫瑰來照料，因爲你需要個女子來細心的照料你。」

南英冷冷道：「我本來也存有此心，但那日聞得她姐妹在我床前的一番話，我便放棄此念了。」

扁大夫嘆惜一聲……

南英又道：「百花谷七金釵，個個美貌如花，她們挑選的對象，既有貌也要有才氣，像我如今這模樣……嘿……」

扁大夫道：「南大俠，我去爲你安排所需之物，你自己歇着吧！」

南英立刻又道：「扁大夫，難道你又忘了？」

扁大夫一怔，道：「我忘了什麼？」

南英道：「你應該叫我什麼？」

呵呵一聲笑，扁大夫道：「我應該叫你老殘的，一時間又改不了口。」

南英道：「你一定要記住，記住我叫老殘。」

於是，扁大夫匆匆的走回土屋裏，一天的月色，難掩他一身疲憊，走進土屋便躺了下來。

果然，一連兩天未再有人來此兩狠山中，但就在第三天裏，突然間，一條人影被月光投落進來，瘦長的影子倒貼在土屋內雪一般白的地面上。

屋子內有一股石灰怪味道，瀰漫了滿屋子，那人影在一步步的移動着，移動得十分緩慢，就像是蝸牛在動，那一雙宛似失神的眼睛，透露出幽幽的光芒。

屋子裏面，扁大夫的聲音道：「是那一位呀？」

黑影站住了，但却傳來一句柔柔的女子聲音：「是我，上官玫瑰。」

扁大夫已到了門口，立刻深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七小姐，你來遲一步了。」

憂慼的眼神一亮，上官玫瑰道：「怎麼說？」

扁大夫伸手一拍，道：「七小姐，千萬別再來！」

「爲什麼？」

「瘟疫，南大俠死得慘，全身黑紫而死，我已將他掩埋在後山坡上了！」

上官玫瑰聞言全身一陣顫抖，半天說不出話來……

扁大夫道：「屋子裏面雖然已經灑了石灰，但七小姐千金玉體，還是不要進來的好。」

上官玫瑰道：「你把他埋在什麼地方？」

扁大夫道：「可要我帶你去？」

上官玫瑰道：「帶我去。」

扁大夫掩好門，領着上官玫瑰來到新墳前面，道：「就在這裏。」

上官玫瑰目瞪口呆，半天突然哇的一聲哭起來，道：「南大俠，是我害了你，是我，是我呀！」

扁大夫在一邊勸道：「人死了，七小姐就別自責了，南大俠地下有知，他會感激你的。」

上官玫瑰道：「不，他死後必定知道，是我害了他的。」

扁大夫當然不知其故……

突然間，上官玫瑰騰身而起，失聲厲叫道：「七惡八邪，我與你們誓不兩立！」

就像一頭衝天而飛的夜梟，上官玫瑰也已往谷口狂奔而去，她帶走無限的悲哀，也嘗到了失望的苦果，這位百花谷蝴蝶門下尚待字閨中的么女，也已把哀怨與失望化成一股復仇的力量，她決心要爲南英報仇了！

* * *

歲月悠悠，去得無聲無息，有許多事情如果不加細想，還以爲是昨日剛發生過似的……

春去秋來，一年容易又一年，青衣江上的景色依舊，但無憂島上可絕不寂寞！

就在無憂島的南端，一片亂石堆上，「死要錢」嬌嬌雙手緊緊抓住一根繩子，她吃吃笑著望向悠悠江水，道：「如果不會游泳，怎能在江面生活？」

（未完•七）

上文提要： 小子艾慈殺得卜在冬與齊中岳兩人求饒命，結果答應用五千兩銀子買命，小子才放兩人走，小子與勞克則乘卜在冬、齊中岳回去報訊，等丁百年率領十幾個壯漢離莊，二人潛進莊，小子替勞克擋暗器，於是藍寶石順利偷到手。而後小子又去赴約，以失藍寶石的消息加上卜在冬兩人的買命銀子賺了一萬兩銀票，然後甩掉宮雄與白中虹的監視……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可・文　士飛・圖

小子統吃

熊少好色受教訓　忍痛送銀來保命

「那當然，甭說啦！」

艾慈邊看邊問：「大叔！你看能值多少銀子呀？」

拍一拍光脚丫，勞克道：「難說，有道是貨賣識家，不過嘛，十萬八萬銀子是賣得到的。」

二人正自興高采烈地說着，小三已端着一塊方木板，支起架子來，安放在草棚下面。

緊接着，熱呼呼一大盤羊肉水餃送了上來，杯子盤子帶筷子，外加一壺女兒紅。

艾慈在船邊洗過手，立刻坐下來大吃起來。

水餃一共二百整，艾慈一吃就吃了一百三，女兒紅喝了兩大碗，瞪着眼睛還想吃。

他實在是個飯桶，是不？

小船解繩了，小三那麼巧的把小船朝着河灣深處幾棵老柳樹下划過去。

蟬鳴加上黃雀叫，奏出的是催眠樂章。

艾慈一夜沒闔眼，勞克也在打哈欠。

餃子配酒吃，吃飽了好睡覺。

伸伸懶腰，艾慈道：「大叔，你說小三也跟你有幾年了，也該出去闖闖了。」

「才三年多一點而已。」

「你還打算收做關門徒弟？」

勞克道：「你師父趙老怪弄你這麼鬼靈精，我在想，小三同你一比怎麼樣！」

艾慈搖頭晃腦地道：「他同我不一樣，我是用刀的，你們是用手的，怎麼好比較？沒得比嘛！」

勞克道：「至少頭腦要差不多。」

他一頓，又道：「武功學藝好不一定就命長，頭腦靈活才是眞的。」

艾慈難得認眞地道：「大叔，你都六十快冒頭了，小三我看也不錯，白淨淨，五官正，十指尖尖比你的還巧還好看，這種徒弟你打着燈籠也難找到。」

勞克看看岸上的小三，道：「幹我們這一行的，看起來有些對不起自己的老祖先，不過，難就難在我們這一行，不少昧良心的人，好壞全都不分，摸了一些不應該摸的銀子，所以……」

他嘆了一口氣，又說道：「有些不成材的混混，爲了吃、喝、玩、樂，黑着良心幹，你說怎麼辦？」

艾慈不開口了，他在細細地聽。

他心中也在想……

艾慈在想什麼呢？

勞克又說道：「所以說，想當我的關門徒弟，就必須具備本事第一，德性至上。」

嘿嘿！這種人都快成了聖人啦！

艾慈道：「你傳他本事，我幫你調教他德性。」

勞克指頭戟着艾慈的眉心，叱道：「小子，你怕我老人家完蛋得早，你少個順心的搭配是嗎？」

艾慈忙搖手，道：「多心！多心！大叔太多心了。」

不過嘛！他心裡倒眞有幾分這個意思，只是，怎好意思明白的說出來呢？

＊　＊　＊

天氣越來越熱了。

艾慈與勞克二人酒足飯飽之後，就着搭在小船船尾的草棚下面席「板」而眠，這一睡就睡到月上柳梢頭。

河面上吹來一陣驅熱的風，勞克剛剛睜開眼兒，艾慈已經在那兒伸了個好長好長的懶腰啦。

艾慈咧着大嘴笑道：「人有精神馬又歡，精神飽滿勁頭足。」

勞克道：「你有精神我可慘，拿來幾顆龍丹如何？」

艾慈笑嘻嘻地道：「我的龍丹神效吧！」

勞克道：「還不錯，這一覺醒過來不痛了，一定是你的龍丹管用。」

艾慈慢慢自懷中摸出龍丹，苦笑道：「早知我的龍丹這麼的靈光，還不如送你一張銀票呢！」

他又倒出幾粒交在勞克手掌上。

勞克如獲至寶般掏出個小絹包了起來，自言自語地道：「本來嘛！吃虧就是佔便宜。」

搖搖頭，艾慈道：「勞大叔，你打算把那玩意兒送到什麼地方脫手？」

勞克稍一思忖，道：「咱們弄來丁百年心愛至寶，那老鬼不甘心，約莫着他必會派出高手，一路佈到長安城，他奶奶的，咱們就給他來個南轅北轍，一路東去汴梁城，汴梁是個大地方，有銀子的人都住在城裡面，一定可以賣高價，這也叫做南京買馬，北京配鞍，丁百年再是有通天本事，也絕不會想到咱們去了千里外的汴梁城。」

艾慈眨眨眼，然後說道：「大叔老江湖，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上一趟汴梁城，也好順路回我家鄉走一趟。」

「你小子是那裡人？」

「小地方啦！孟津南面的艾家集。」

勞克道：「那個地方常常鬧蝗蟲，一年收成三年吃，五年大水冲一回，是個鳥不拉屎的窮地方。」

艾慈苦笑道：「荒山有虎，草原有獅，窮是窮了些，可也出了個大人物。」

勞克怔了一下，道：「艾家集也出大人物，誰呀！」

艾慈指着自己的鼻尖，笑嘻嘻地說道：「哪哪！自然是在下我『黑桃愛司』啦！」

勞克嗤之以鼻地道：「得了吧，小子，你也敢稱大人物？你把老夫往那裡擱？」

二人大笑起來。

艾慈忽然收住笑，說道：「大叔，眼下你的傷多有不便，不妨多歇上幾天，我呀，去把這萬兩銀票消化掉，你老是知道的，我身上見不得有幾個，要是不儘快送出去，心裡着實不舒服。」

勞克揮了揮手，道：「你去吧，我等候你三天，願你平安的歸來，可別夭折在半道上了。」

艾慈眉毛挑得高高地道：「我如果夭折在半道上，那玩意兒全是你一個人的了，放心，那時候你放心大膽的獨吞吧！」

勞克翻翻眼，不開口了。

艾慈招手把小三叫過來，道：「小三哥，大叔身子骨不舒服，這可是你表現孝順的大好時機，好好把握，處處拍馬，保不準大叔一高興，就會收你做關門徒弟，往後小哥你就等着吃香喝辣的了。」

小三忙抱拳道：「兄弟關心我小三，我心裡實在感激，勞爺爺年歲大了，就算兄弟你沒有交代，小三也會細心地侍候着他老人家的，實不敢渴求勞爺爺的衣鉢傳人。」

艾慈笑笑，拍了拍小三，說道：「你好好的幹，自然有你的好處，誰叫咱們還是個小同鄉呢！」

「兄弟你好走。」

艾慈大步走了。

他走得很快，從赤陽過泌陽，人沒到寶山呢，一萬兩銀票全光了。

如果有人問艾慈，這萬兩銀票是如何出手的，恐怕除了艾慈個人心中明白之外，連勞克也不知道。

而艾慈只會笑着搖頭道：「佛曰：『不可說，不可說啊！』。」

＊　＊　＊

艾慈像是遊山玩水似的進了寶山城，這地方的城門雖然不太高，還不到三丈，但城裡面可眞是熱鬧。

因爲這兒是江河交滙地，也是水旱大碼頭，許多貨東商賈，都住在寶山城的大字號裡，只等貨物到手，便採辦自己需要的，裝船也好，馬車也罷，一去一回就賺了不少白花花的銀子啦！

當然，有不少販夫走卒之流，也會在寶山這地方住上幾日。

正午時分。

艾慈進了城。

他走進寶山城一家小客店，自己已剩不多銀兩，省吃儉用的要了

四兩酒，一個小拼盤，大滷麪還省着吃，他只叫了一大碗，饅頭只叫了四個湊和着吃。

他準備隨意塡飽肚子就上路。

艾慈根本就沒有去注意到這家小飯館叫什麼名字，只是發覺有人在吃飯，於是他就走了進來。

艾慈正低頭吃着麪，他才吃到一半，突然間，像下餃子似的「噗通通」地走了五個彪形大漢來。

這五個人中間有個粉面鼠臉的年輕人，看樣子頂多二十歲，三角眉，目下垂，鼻嘴還算端正，就是臉皮繃得緊，手上一把銀骨扇，走起路來脚後跟先着地，穿一件藍長衫，自以爲風流的走進這家小客店。

店小二迎上前，哈腰鞠躬直叫爺。

却見其中一個彪形漢，伸手推一把小二，道：「快把你們管帳的二小姐叫出來，等我們少爺問過話，再去把大小姐也找過來，今天我們少爺可是專爲嚐嚐她們姐妹的手藝才來到這裏的。」

小二不敢囉嗦，忙往櫃上跑。

其實他根本不用跑，櫃台上的小姐早聽見了，更看得很清楚。

不料，她却把頭一甩，看也不多看那年輕人。

好像是不屑於一顧。

這光景急得小二直搓手，開不了口。

正在吃喝的艾慈，這才仰起頭來看過去。

他看見櫃台上坐的美嬌娃，心底下不由喝聲彩，好個風情萬種的尤物。

看她那玲瓏的身段俏模樣兒，凝雪般的白臉蛋，秀氣的骨肉，光景只應天上仙女流，人間那得幾處見。

這女子看樣子十七八，十六七，也許只有十五六的小年紀，配自己的年紀八九不離十。

突然，有個大漢拍桌子，虎吼一聲罵起來：「娘的，怎麼還不過來，惹火了老子們，一把火燒你們個鳥蛋精光，屋瓦不全。」

就在這時候，從後面奔出個五十上下的老漢來，他抖着雙手來到六人大桌前，連聲地道：「對不住！對不住！不知是熊大少來到敝小店，多有怠慢。」

一把拉住老頭兒，姓熊的大少嘿嘿笑，道：「王老頭，本大少來了好幾趟，也照顧你不少銀子了，怎的你那兩個閨女却正眼也不瞧我一下？」

「熊大少，她們年紀小少不更事，你多多包涵。」

有個大漢又拍桌子，吼道：「沒有什麼包涵的，快把她們叫過來。」

王老頭搓着手，道：「她們一個在灶上忙，一個正在算帳，沒有時間過來陪大少爺，還請……」

「啪！」

一巴掌打在王老頭的臉頰上。

這一掌眞夠勁，王老頭吐出了一顆大牙來。

「爹！」

二小姐從櫃告上衝下來，正好扶住快要倒在地上的王老頭。

許多客人見動手打起來，有艮心的放下銀子走出店，白吃的混水摸魚溜的溜啦！

十張桌子的小飯館，只剩下一個客人在吃喝。

這個人最喜歡天下大亂。

天下大亂，他才會認準了摸上一大把。

「黑桃愛司」就是此人是也。

如今艾慈也以爲自己很黑心，因爲他的口氣變大了，在過去，幾十兩銀子他就以爲是大數目，不得了啦！而今動口就是上千上萬兩。

開口逼人交出上千上萬兩銀子的人，這個人難道不黑心？

艾慈就以爲，如果向黑心的人敲銀子，自己就得比黑心的人心更黑。

他是黑心第一，他叫黑桃老愛司，最大了。

「嵩山老怪」也眞會替他徒兒取名字，取個名字叫艾慈，實則就是叫愛司，也許趙光斗會打撲克牌。

不管如何，反正艾慈就認爲自己又黑心又是老大就對啦！

此刻，還應了那句老話：「來得早不如來得巧，來得巧還要碰得着。」

艾慈不但來得巧，還眞的碰上這碼子事，他也就心平氣「不」和的不走了。

反正吃飽了沒事幹，管管閒事也好，說不定還能再弄一票呢！

一聲冷而又冷的奸笑，倒吊眉的熊大少，大步走到二姑娘的身後，他出手就拉姑娘的手臂，嘿嘿冷笑道：「我看妳理不理本少爺！」

二姑娘正在扶她爹，不防熊大少這一抓，急怒交加得快要哭出來。

「住手！」

二門走出王家大小姐。

只見她身上圍着繡花大圍裙，素雅端莊，一副賢淑巧婦打扮，邊拭著雙手，急急走近熊大少面前，冷叱道：「你要幹什麼？」

哈哈一聲笑，熊大少道：「這麼一打鬧，娘的，姐妹花全走出來了，來吧！陪本大少爺喝兩杯。」

有個大漢開始叫：「小二呢，上菜啦！」

王大小姐喝道：「熊大少，你放手，我們開飯館，可不是你家開的怡紅院，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青樓胭脂，你請放尊重些。」

熊大少哈哈地笑，道：「飯館妓院差不多，別自抬身價，自調清高。」

這是什麼話嘛！

突然又來個大漢，伸手就抓大小姐。

「一羣王八蛋！」

這聲音不高，但屋子裡的每個人都聽得很清楚。

熊大少怒形於色地罵道：「那個不長眼睛的東西在罵人？出來！」

然而，店裡面只有一人。

這個人就是艾慈。

所以啦，不用艾慈「出來」，大夥兒都看得出是誰說的了。

兩個大漢又着腰，橫着膀子來到艾慈桌邊站，一個大漢橫着臉，一脚踩在椅子上，他嘿嘿笑道：「哼！原來是個小不點，外地來的吧，不識寶山熊大少爺！」

艾慈正在夾菜。

突然，他以快不可言喻的速度把那雙筷子變了個方向，「噗」一聲，筷子插入大漢的腿肉裡，弄了個穿透洞。

艾慈也破口罵：「去你娘的！」

「啊！」

大漢的腿再也伸不到地面上，雙手抱住腿，痛得齜牙咧嘴叫，像是殺猪。

血，在不停的流。

筷子又不能立刻拔出來，他狠不下心去拔，他怕更痛。

立刻，熊大少丟下二姑娘，他破口罵着走向艾慈。

王家父女忙退到二門後，只敢伸頭看。

「你奶奶個熊，耍狠耍到本少爺的面前來了，說說看，你是從那個王八狗洞冒出來的小人物？」

艾慈抹抹油油的嘴，掏出一塊碎銀子往桌子一放，冷冷地說道：「聽說，你家是在賣人肉？」

「你小子管得着嗎？」

「那一定很有幾個骯髒銀子啦！」

熊大少暴掠一步，手中銀扇一揮道：「做了你這個不長眼睛的小畜牲。」

艾慈急忙搖搖手，道：「等等，萬望稍安勿躁，咱們總得先來一段開場白，再開始打吧！」

熊大少道：「老子先揍活人。」

艾慈一笑，道：「好！不過我可要醜話說在前面，我這個人有個沒有立過法的規矩，只一動上手，最後的結局只有兩種收場。」

「什麼結局不結局，又有那兩種收場？」

「所謂的兩種收場，就是要命不要錢，或者要錢不要命，兩種方法任君挑。」

有個大漢破口罵道：「這個小王八蛋，明明在攪和少爺的好事，還有什麼好講的，放倒他再說。」

大漢暴吼一聲打，除了腿上插着筷子的大漢頻頻呼痛直冒冷汗外，其餘的四個一湧而上，光景形成一道人肉牆，準備生剝艾慈了。

看這四個大漢的魁梧身材，光是壓也把艾慈活活壓扁，但問題是：艾慈可不會乖乖的任他們壓啊！

四個大漢剛剛撲到，突然，各自臉上白芒一閃，連聲脆響傳過來，四個大漢全都捂着噴血大嘴巴，嗚嗚叫着往後跌。

一個個都口吐鮮血，沒有一個說得出話來。

艾慈的利刀眞夠快的。

而且快又狠，抖手之間利刀便劃過四個大漢的嘴巴上，這光景誰張開嘴誰倒楣，不定舌頭也要受傷。

艾慈封住四個人的嘴，他不想再聽他們窮嚷嚷。

他的動作眞漂亮，邁着脚步走向熊大少。

「你要幹什麼？」

嘴角一咧，艾慈道：「我要幹你娘，你說我要幹什麼？老實說，我在想，是先挖了你眼珠子？還是乾脆俐落地割下你的那顆人頭來？」

熊大少忙着將身子往後仰，他搖着一隻手，道：「不！不！你不可以這樣做！」

「哦呸！」

艾慈一聲罵，道：「狗娘生的，你死定了。」

就在這時候，有個大漢悄沒聲息的自腿上拔出一柄匕首，惡狠狠的移向艾慈。他的口中還在流血，鮮血染得他胸前一片殷紅。

眼看那柄匕首對準艾慈的背，嚇得王家姑娘一聲叫。

那想到艾慈根本不回頭，突然轉過身，右足已踹中了大漢的鳥蛋上。

那地方最是敏感，那地方也最脆弱，誰要是不相信，你不妨自己捏捏看。

大漢的匕首撲個空，自己翻滾在地面上，可眞玄，他竟然直挺挺的死了。

這情形眞明顯，今天他們遇上能人了，幾個狠辣的大漢，再也耍不出狠來了。

還是保命要緊啊！

熊大少抖着聲音道：「你……你不是說要命不要錢，要錢不要命嗎？我給你銀子，只求你放我一馬。」

艾慈本來揚起手，突然拍在熊大少的肩頭上，還嚇得熊大少一大跳。

他安慰熊大少道：「別怕！別

怕！你只要出銀子，咱們就是好兄弟。」

艾慈拉過一張椅子來，併肩同熊大少坐一起，光景還眞像久別重逢的老友在把臂言歡呢！

小館外站了不少看熱鬧的人，就沒有一個人敢過來聽聽二人說什麼話，還以爲熊大少有辦法，竟然把個外鄉人攏絡住了呢？

其實啊！呸！

艾慈數一數屋子裡的人，五個大漢死一個，這才對哆嗦不已的熊大少道：「你的五個打手，死的不算，餘下的四個人每人一千兩銀子，怎麼樣，不算多吧？」

熊大少楞了一楞，說道：「我的天啊！你這是叫我替他們每人出一千兩銀子才放走他們呀！」

艾慈臉一仰，道：「是呀！想他們平日裡爲你流血流汗，看守着你那門檻高大的怡紅院，爲你日進斗金而出生入死，臨到要命的節骨眼，你總不能不管他們死活吧！」

「我當然要管他們死活，只是你的價碼叫得太高，能不能減一減？」

艾慈搖頭道：「我做買賣的不勉强，如果你不同意，我只好每人踢他們一脚，保準叫他們了帳，然後我再收拾你，拍拍屁股我走人，官司你去打吧！」

他還眞的站了起來，直往四個大漢逼過去。

熊大少突然叫道：「好好好！我給我給，不過……」

艾慈回頭笑，道：「是不是身邊不方便？沒關係，你寫張字條，叫店裡的小二去取來，銀子到手，他們四個就保命了。」

艾慈招手又道：「二門後的小二哥，快快取過紙硯來。」

小二硬着頭皮走出來，匆忙地在櫃台裡取出文房四寶。

熊大少咬着牙，立刻寫了一張紙條交給艾慈。

艾慈接過紙條看，又朝着未乾的字上吹着氣，笑呵呵地道：「熊家大少爺，你的字寫得比我的好看多了，娘的，我就是沒有好好唸過書。」

他還有心情說些風涼話呢！

艾慈把字條交在小二手中，道：「快去取來，要銀票，辦好了有你的好處。」

那小二如奉皇命似的，拿了紙條就往外跑。

艾慈取過茶壺來，翻過兩隻茶杯，還親自爲熊大少滿滿斟了一大杯茶：「熊大少，來！爲我們的買賣成交乾上一大杯。」

熊大少眞想哭，但還是猛仰脖子喝乾茶。

他本想不喝，但又怕艾慈翻臉，他知道，今天遇上比他更狠的人了。

眞是有夠「衰」的。

「彭！」一聲，杯子放在桌子上。

熊大少沉聲地道：「請問你小兄弟，貴姓大名？」

艾慈一笑，道：「你可是準備有一天找我報仇？」

熊大少道：「至少我知道四千兩銀子花在那個狗東西的身上吧！」

又是一聲笑，艾慈道：「說的也是，白花花的銀子一大堆，却不知被何人弄了去，當然嘔心。」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叫艾慈，有人叫我『黑桃愛司』，小名小姓，你大概沒有聽說過吧！」

他說得好輕鬆，聽的人可嚇了一大跳，幾個受了傷的大漢也「啊呀！」一聲叫。

熊大少睜大眼，如遇厲鬼般，道：「你就是大鬧安家寨的黑桃愛司呀！」

嘿嘿！艾慈出名了。

艾慈笑笑道：「你看像不像？」

熊大少驚恐地道：「像，當然像，安大叔就曾說過是個小毛孩騎在他的肩膀上。」

艾慈嘻嘻笑道：「你安大叔送我出了安家寨。」

熊大少冷冷地道：「你後來怎麼沒有去安家寨取一萬兩銀子呢？原來……你是害怕再回到安家寨。」

是有這麼一回事。

不過當時艾慈只是想不要安家寨的人追趕，也只是個緩兵之計，如今想起來，他還眞想安家寨那一萬兩銀子。

他只好笑笑道：「不是我不敢去，而是你不提起，我都忘了呢！」

熊大少冷冷地道：「你同『紅心老克』摸走了我安大叔的夜明珠，你們得了便宜便逃走了。」

艾慈冷冷地一笑，說道：「你熊大少以後等着瞧，不定什麼時候我便去整你的那個安大叔。」

熊大少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我的四千兩銀子泡湯了，你……你這個『黑桃愛司』呀！」

片刻，小二喘着大氣跑進來，雙手緊抓着四張大銀票，小心地交在艾慈的手上。

艾慈接過四張各千兩的銀票，攤開來，習慣的在票上抖了幾下，方小心翼翼的折了起來。

他揣着銀票揮揮手，道：「走吧！你們幾位大仁兄，又是牙齒又是血，快去找大夫治傷，娘的，我最同情你們這些賣命的，這年頭，好可憐喲！」

還說風涼話！

眞把那四個大漢氣得差點吐血了。

艾慈頓了頓，又道：「別忘了，地上死的一個我免費，快快抬走吧！」

氣唬唬的，熊大少一揮手，道：「咱們走！」

艾慈搖頭一伸手，道：「不是『咱們走』，是他們幾個走，你却不能走。」

熊大少猛一楞，道：「爲什麼？我已經拿出了四千兩白花花的銀子來，難道你……你還……」

「四千兩是他們四個的，關你什麼事？」

「那我……」

「另案辦理。」

「什麼叫另案辦理？」

「老規矩，要錢不要命，要命就拿錢來。」

熊大少氣得直跺脚，道：「我當然要命，娘的皮，你的胃口還眞大！」

艾慈一笑，道：「你應該發幾句牢騷的，如果換了是我，我不定會跳河去，不過只要你花銀子，你便罵我祖宗也認了，誰叫我那麼喜歡銀子呢！」

受傷的大漢們抬起死的大漢要往外走，又被熊大少叫住，道：「等我！」

他又對小二道：「拿筆來，我再寫一千兩銀子。」

艾慈冷冷地笑，道：「我說我可親可愛的大少爺，你沒弄錯吧，以你這千金之軀，怎可與你的手下打手賤命的人相提並論？」

熊大少抓緊毛筆打哆嗦，八成是氣得變了樣，道：「你到底要多少？」

艾慈伸出個粗指頭，道：「一萬兩。」

隨着他的話，利刀反手又拔出來，刀刃回過來，他在剃着自己的手指甲，一副漫不經心的模樣。

熊大少張口又結舌，半天，也吐不出一個字。

「怎麼樣？要銀子還是要你寶貴的生命？」

熊大少哭窮道：「『黑桃愛司』，你開的價碼實在太高了，能不能打個商量？」

艾慈道：「當然可以，我的規矩很簡單，砍斷一條腿，減少一成銀，四肢全砍斷，我大大方方的只取你一半，當然全部也可以，那就是伸頭一刀就算了，我這裡呢，一毛錢也不要了。」

熊大少直打哆嗦，他顫抖着道：「我認了！」

還是留着命享受吧，「區區」一萬兩只好給艾慈了。

他立刻寫下一張紙條來，又叫小二跑一趟。

小二好像跑慣了，他不開口，只管往外跑起來。

艾慈不由搖頭道：「這回買賣怪我怎麼琢磨也吃了虧，娘的，怪只怪我的心腸軟，一開口應喊價十萬兩，就算開盤叫價吧，收盤也會弄五萬兩，如今可眞慘，一共才弄了一萬四千兩，不過癮！」

熊大少的臉色泛青也發了霉，咬牙道：「一萬四千兩銀子還嫌少？娘的，你以爲寶山熊家是一座金山銀庫，隨你開口要！」

艾慈「呸！」地一聲，道：「你家開了一座怡紅院，聽說弱女有半百，你小子只要一句話，價碼就會高一倍，照樣有人嫖，用不了幾天，你的一萬四千兩銀子又給賺回來了，你說是嗎？」

熊大少道：「我如果價碼抬得高，保準門可羅雀。」

艾慈呵呵笑，道：「這你大少就不懂了，凡是喜歡女人脫褲子的男人，這種人最大方，你放心，價碼愈高，玩的人也愈多，不信你照我說的去辦。」

熊大少的臉上稍見緩和，大概他心中正在打算着如何漲價了。

＊　＊　＊

店小二又匆忙的回來了。

這回他手中捏了大把的銀票來，一把塞給艾慈，道：「你請點收。」

艾慈眞細心，他一張一張的點，還搬動着指頭算了算，三一三餘一，三下五去二，六上一去五進一，一共是……是……唔……整整一萬兩。

他幾乎扳起脚指頭來算。

沒辦法，誰叫他書讀得少，幾乎差點連一到十都數不滿啦！

熊大少道：「大少爺，你武大郎下樓梯——滾吧！」

熊大少與四個受傷的大漢抬着個死的正要走。

艾慈突然大吼一聲，道：「站住！」

熊大少吃驚地回頭，道：「你還要幹什麼？」

艾慈斜着眼，道：「從今天起，你熊大少列入不受歡迎名單中，這家小店你也別來了，不過嘛……」

他咧着嘴兒，又笑說道：「如果你眞的想來也可以，每來這裡一次你就準備十萬兩的銀子我來取。」

熊大少吼道：「打死我也不來了，娘的皮！」

熊大少與他的手下匆匆地走了。

但寶山城的人們心裡都明白，這件事不會就此罷休的，因爲寶山城還有個狠角色，這人正是關洛道上的魔頭「金刀」熊天剛。

熊天剛正是熊大少的老爹，如今熊天剛有事去了長安城，要不然，熊大少也不會丟人丟到自己的地頭上。

艾慈見走了熊大少一幫人，他摸出一塊大的銀子來，約莫着也有五七兩，往小二懷中猛塞。

艾慈笑笑地道：「這是你應該得的，小小意思，你買酒不醉，吃飯不飽，湊和着去買件衣衫換穿吧！」

小二嘻嘻咧嘴笑，他也不喘氣了。

這時候，兩個姑娘扶着王老頭，顫巍巍的往艾慈面前就要跪下去。

艾慈急忙扶起來，道：「老掌櫃，你可千萬別多禮，說句你不相信的話，我也滿身『盜』味，可不是什麼修行的人，省油的燈，我啊！我就直說吧，我是江湖上的新興行業，幹的是『盜中盜』比腿粗，哈哈……」

王老頭忙作揖，「小客官，你是俠義之舉，令人敬佩呀！」

艾慈雙目一亮，吃四方的大嘴一咧，道：「可別把我說得那般好聽，那會令我飄飄然不知自己吃幾碗老米飯。」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艾慈難免也感到樂歪了！

他頓了一下，又說道：「不過，我倒是有一句實在話，說出來，讓你老琢磨琢磨。」

「你指教！你請講。」

艾慈看了王家的兩位姑娘一眼，道：「指教不敢當，只是心裡一句實在話，奉勸你老人家，年頭不對了，你可聽人常常說：『財不露白，色不暴光』，你的兩位姑娘長得如花似玉，怎可叫她們坐在大飯堂裡，有道是：花不引蝶蝶自來，酒不醉人人自醉，你給自己惹上痲煩了。」

王老頭連連點頭稱是，道：「小客官金玉良言，小老兒一定聽勸，我叫她姐妹倆以後回閨房去。」

艾慈抱抱拳，他轉身就要走，突然聞得王家大小姐細聲細語地說道：「小壯士！你等等！」

艾慈回頭問道：「有事？」

王大小姐粉面露媚，道：「在這寶城中，我姐妹稍有名氣，我妹妹一手的針線活，我却能燒一手可口的菜，如果小壯士肯賞光，晚上我們後屋擺一桌，等着你入席，也算是對小壯士的謝意，還請大駕光臨。」

艾慈一笑，道：「眞要打心眼裡高興，不過這可不定準，我有雜事一籮筐，萬一分身乏術，可就要失約了。」

王大小姐道：「等！我們設席等候。」

二小姐也開口了，她輕啓櫻唇，道：「我們等你到二更天，萬一你不來，我們也不會怪你。」

艾慈此刻還沒飲酒，就開始醉啦！

美麗的女人再加上溫柔，那才是征服男人的女人。

單就兩個姑娘微微笑一笑，艾慈就心裡跳。

有人說，醜陋的女人只要笑，男人也會要。

美麗的女人發怒吼，男人都跑掉。

這話不是「違章建築」亂蓋的，艾慈是聽他的師父「嵩山老怪」趙光斗說的。

* * *

艾慈心中在想，師父的話眞不假。

溫柔可以補拙，即使容貌醜的女人，如果她能善用她的溫柔，她仍然能找到愛她的男人。

這世上有太多的醜女人，也都早早結了婚，沒有一個是女光棍。

如果是個才華出衆的陽剛女，雖美也不一定有人要，不信你看看，江湖上諸多美女，至今還打着「老」光棍。

王家二位姑娘不一樣，不但美也溫柔，這就不得了，艾慈在心裡叫。

他還在心裡「噗通通」的在跳。

艾慈深深的看了王家姐妹一眼，他怔怔的心中想：「這是甚麼名堂，自己白日裡刀口上打滾，從來就沒有被誰嚇一跳，他娘的，怎麼她們只說了這幾句話，自己心裡就咚咚跳個好不自在，難道她姐妹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魔法本領不成？」

急急地一抱拳，艾慈道：「我記着就是，萬一失約，千萬別罵我不識抬舉。」

大小姐正想說什麼，但艾慈怕再聽，因爲王大小姐的儀態中便充滿了征服男性的溫柔勁，如果他再聽下去，如果他再不趕快走，說不定他眞的走不出王家的小飯館，非把他的決心瓦解掉不可。

艾慈轉頭便走。

他走得十分急，叫人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是個忙人。

這時候，街上圍着許多看熱鬧的人，有的把艾慈說成小俠客。

寶山地面上出現俠客，自然會引來不少人。

艾慈很快離開這家小飯館，後面還有幾個年輕人在追着他，弄得艾慈感到不自在，彆扭得很。

於是，艾慈加緊了脚步走出城。

那些跟的人也追出了城。

不料，城外早已不見了艾慈的

影子。

其實，艾慈並沒走，他剛出城門，便繞到沒人地方，彈身躍上三丈高的城牆上。

城門樓好像有些破落，裡面一個人也沒有。

艾慈覺得這是個好地方。

這種僻靜地方正是籌劃事情的最佳場所。

靠牆脚，艾慈盤膝坐了下來，他總得先閉閉眼睛一會，吃飽了要睡一陣子，等着頭腦清醒過來再折騰。

* * *

只不過一個多時辰，艾慈已容光煥發，神采奕奕的伸了個懶腰。站起身，他微微地笑，從懷裡摸出個假鬍子。

這玩意兒還是向「紅心老克」討來的。

他就着鼻子下端貼，連着腮幫嘴巴全貼了，可好，原來是個繞腮鬍，這光景好像是個三十歲的年輕人。

哈哈！長鬍子的艾慈可眞好玩！

艾慈伸頭往下看，街上已經有了燈光，天那邊，太陽光好像剛下山。

寶山城的街上，不少外地來的人，這些人吃過晚飯沒事幹，便走在街上閒晃蕩。

艾慈那身淺藍緞長衫前襬自腰帶上放下來，他仔細端正衣着，邁開四方步子，夾在人羣中朝街裡頭走。

此刻，他來到了怡紅院那高大的門樓前，大門樓兩邊屋簷下，分別掛着一支水桶粗的紗燈，綠色的紗罩上面，紅不溜的寫着「怡紅院」三字。

可惜天剛黑，要不然紗燈一定更漂亮，當然也會很亮。

漂亮是因爲它代表怡紅院裡的姑娘「水噹噹」。

亮，大概是客人進去的時候有精神，出來的時候臉發青，暈頭轉向的怕客人在門口摔破了頭。

摸一摸滿嘴不好受的大鬍子，艾慈色瞇瞇的大步往怡紅院裡走。

他的那副急色相，原是想起馬痲子。

南陽府城內，馬痲子同卓寡婦的樣子，艾慈至今沒忘記，他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馬痲子摟着卓寡婦臉上的猴急樣子。

他現在就是那樣子。

怡紅院內可眞是春光無限好，美女繞着客人跑，那股子要命的脂粉味兒，幾乎令艾慈打噴嚏。

「接客了，姑娘們！」

二門也有個大茶壺，立刻衝着屋裡樓上喊。

「姑娘，接客了！」

艾慈有點兒手脚發軟，他心裡明白，自己那兒一根毛也沒長出來，眼看着一羣姑娘迎面撲過來。

「唉呀呀！」

他倒變成了小羔羊。

艾慈被一羣鶯鶯燕燕，笑意盈人，油頭粉面，高矮不等，環肥燕瘦的姑娘們死死的圍在中間。

每個姑娘手上都提了一個小手帕，揮呀揮的，盡往艾慈的臉上蓋。

有兩個姑娘眞膽大，大奶子儘往艾慈的頭上甩，甩得艾慈傻呆呆。

艾慈可不是來玩姑娘的，他連多看她們一眼也懶得看，回頭怒視大茶壺。

他倒是擺出了架勢來啦！

這地方混生活的大茶壺，心裡自然很明白，他喝了一聲，把姑娘們給喝散開，引着艾慈往樓上雅室裡。

大茶壺已年過四十歲，嘴邊生了顆美人痣，可惜他是個男人，一雙彎彎細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縫，道：「這位爺，你可有老相好？」

艾慈不回答，細看室中的佈置。

房間小了些，可拾掇得十分順眼，珠簾銀燈，錦衾繡榻，可也算得是溫柔之鄉，銷魂的地方。

艾慈心中明白，自己可是門外漢，不是此道高手，來的目的只爲銀子，儘早折騰到手，拍拍屁股走人。

也免得搞出個什麼不成熟的笑話來。

思忖着……

只見他臉色突然一整，道：「我同你娘老相好，小爺頭一回來，如有老相好，娘的皮，她們會不認識我。」

拉着痣上的一撮毛，大茶壺打哈哈道：「這好辦，爺只要提示一句，你是喜歡南方佳麗？還是喜歡北地嬌娃？胖的、瘦的、黑的、白的、高的、矮的，再不就是囫圇的，當然破瓜的最多，你是喜歡那一種的？」

艾慈眨眨眼，道：「你這裡一共多少姑娘？」

大茶壺一聽怔了一下，正經八百地道：「連昨天來的那一位，一共是五十七個吧！」

艾慈一聲笑，道：「五十七個，每人每天賺十兩，娘的，怡紅院就有五百七十兩進帳，他娘的，這比幹強盜還要叫人眼紅的了。」

他頓了一下，眼珠子一轉，又道：「老王八，你把怡紅院三十歲以下的姑娘全叫來，今晚我全包下了。」

大茶壺楞然帶怒地道：「要這麼多姑娘你吃得消？」(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來如聲告訴方管事是誰偷了五千両金磚，報訊的索償是白銀五千両，並要長安城金山莊的票子，方管事與老王妃算計，等黃金運回來後殺了五小，因此答應了來如聲的要求。錢如土則找上司徒丹，用計點了他的關突穴，司徒丹只好告訴他，因投靠郭子興，碰巧看到他們埋下金銀，因此想將金銀送給南方義軍……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登山觀虎鬥　坐收漁翁利

「噢！」

常在天挨了箭，但叫的不是常在天，有個射箭的韃子被他砍死了。

林子裡傳來「咻咻」聲，弓箭手們發難了！

就在這時候，司徒丹厲聲大吼：「韃子們有埋伏，大家貼上去殺呀！」

「殺！」

原本快分散的七煞中三人，聞得司徒丹的叫，立刻又往八名韃子回殺上去！

那原是十名正面攻堅的韃子，已有兩個分別被孫得崖與拐子劉打倒在地。

此時孫得崖心中明白，如果拔腿走人，必被埋伏的弓箭手們射活靶，他最清楚韃子們的射術精明，這種當是不能上的。

於是，他又與拐子劉聯手，好像自動的再叫這八名韃子圍住似的。

雙方再交上手，嚄，幹得更加凶殘了，就好像每人有三條命似的，也好像挨刀不嫌痛，不少人帶着鮮血在拚命，爲的是那幾箱黃金磚！

＊　＊　＊

七里坡前竹林中，此時雙方幹得凶，另一邊的不遠處，兩條人影來得快，剎時間到了來如聲幾個人的前面。

來如聲小哥兒幾個正在仔細觀戰吶，不防過來兩個人，他抬頭看，吃吃笑了！

「老爺子，來看這武打，眞精采！」

是的，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趕來了。

看起來二人還等在小酒館，其實他二人是不會留下來的，這兒還眞的要聽聽錢如土的意見。

花牡丹不避嫌，她走近來如聲大方的親了一下來如聲的臉，笑道：「想着你，我就來了！」

來如聲無反應，好像他二人已習慣這個樣，別人也一樣的習慣看他們這樣。

只有錢如土不習慣，他老人家一瞪眼，叱道：「這算那一番？」

花牡丹笑道：「一番也不番，我倆平日也是這個樣，老爺子，你就見怪不怪吧！」

錢如土道：「我老人家以爲你們太隨便了！」

花牡丹笑道：「我們兩個都喜歡嘛！」

錢如土道：「來如風就不會如此的隨便，我希望你二人以後要收斂！」

花牡丹道：「老爺子，你是一輩子光棍漢，你吃醋了？沒關係，等到南邊以後，我設法爲老爺子弄個老伴，聽說南方女人最會嗲，你老一定會喜歡！」

錢如土道：「算了，算了，妳給我老人家一記回馬槍呀，好了，以後你二人愛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只裝老眼昏花看不見，行了吧？」

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哈哈笑了。

＊　＊　＊

就在這時候，十多人奔殺在竹林中，好像是人馬在集中，呼叫聲也分不清何人吼的了。

來如聲低聲問錢如土道：「老爺子，咱們這是坐山觀虎鬥，到最後，你的意思要怎樣？」

錢如土忽的黯然一笑，道：「殺韃子！」

一怔，來如聲問：「咱們也出手？」

錢如土道：「論行爲，司徒丹這些人是可惡，不該把咱們辛苦弄來的東西偷走，但論義氣，他們也是去南方投入義軍抗元兵的人，放下小我念大我，咱們至少應該助他們一把！」

來如聲道：「助司徒丹呀，那個孫得崖是不會把弄上手的金磚還給咱們的！」

一邊的風流丹道：「有幾個殺法凶殘的傢伙，那就是七煞神，眞狠，出刀見血！」

錢如土道：「這麼辦，你們潛過去，先把韃子們的弓箭手滅了，娘的，這小王子是打算一網打盡了！」

別小堪道：「對，如不先滅了他們的弓箭手，也許對咱們也不利了！」

來如聲道：「他們埋伏在四個方向，這事就由別小堪你們四個人分別去幹，幹完了快回來！」

他這麼一說明，就見別小堪對風流丹道：「你去西南角，小心些，記住，出手就要狠，可不只把頭打個肉包子就完事！」

風流丹道：「我知道，咱們這是殺韃子！」說完身子一矮不見了。

別小堪又對齊向前道：「東南角上兩個人，他二人是你的了！」

齊向前點點頭，道：「錯不了，看我的！」

他的身法如同野狐似的往林深處潛過去了！

伍不銀道：「別說了，東北方的兩個是我的了！」

別小堪道：「不是兩個，只有一個！」

伍不銀一笑，道：「忘了，剛才被人幹掉一個！」他吃吃笑的聲音似吸大氣，剎時也不見了。

別小堪對花牡丹與錢如土二人一擠眼，雙肩一晃便也消失不見了。

這兒來如聲把四人支走以後，他問錢如土道：「老爺子，你看咱們何時出手？」

「幹甚麼？」

「助拳呀，不是說司徒丹他們也要加入南方義軍嗎？」

錢如土搖頭，道：「咱們不出手！」

他看看雙方的厮殺，又道：「幹掉那些弓箭手，已經幫他們大忙了！」

來如聲道：「你老的意思是……」

「再觀察，嚄，看那幾個傢伙，抱在一起殺上了！」

來如聲與花牡丹瞧過去，眞叫慘，兩對血人抱一起，這四個人玩上命的幹，誰也不甘獨自上陰間，一心要拿對方當墊背的。

只見，右面的大個子也眞狠，一口還咬在對方的鼻子上，下腿連踢帶頂撞，兀自用力摔！

被摔的人抱得緊，是個大個子韃子，他似乎會摔跤，一左再往右，兩腿也分得開，一時間鮮血比流的汗還多，光景是不死不罷休！

左面的二人也是狠角色，相互之間在拉對方的臂不放手，至於刀子，早就不見了。

兩個人的肩背帶手背，流的血好似上了染坊一樣嚇壞了人，出口氣也有血星子噴出來。

其實這二人正是七煞神中的「奪命三郎」尹大山與「下山虎」賴長庚二人！

七煞神在呂梁山是出了名的狠，孫得崖與他們是好兄弟，如今抖然拚上命，幾個人全豁上了！

＊　＊　＊

竹林中，茅屋前，七里坡前殺翻了天，正熱鬧着，忽聽幾聲長嗥聲傳來，聽的人吃驚哆嗦中因爲那聲音比餓狼叫還難聽。

幾聲厲嗥之後，就聽正在同司徒丹搏鬥的方管事大聲吼叫：「弓箭手們，拿刀圍殺呀，一個也別放走！」

同「拚命三郎」胡强狠幹的小王忽必亮也同時大叫：「你們快圍上來，這幾個傢伙都掛了彩，不用埋伏了！」

他這幾句話，聽得孫得崖幾人心中一沉，本來就知道有弓箭手埋伏，如今每個人都挨了刀，如果弓箭手們也拿刀殺上來，那可是一批生力軍，這大虧是吃定了！

心中如是想，可也無法脫了身，更何況只一逃走，那些金磚銀子全完了，豈不是白忙一場！

那拐子劉大聲吼：「孫當家的，咱們拚了！」

「對，拚了！」

「殺呀！」

孫得崖幾人原是武功高，一聲

拚命精神又大了。

立刻間，他們把頹勢再扳回來，再看韃子們已死傷過半，這光景，就聽方管事再吼叫：「弓箭手，快圍過來聯手呀！」

他叫了幾聲手不停，因爲還得同司徒丹玩命，這玩意可不能稍有大意！

只是，他再叫也是無反應，心中可就吃驚了！

「小王爺，情況不妙呀！」

忽必亮雖然傷了胡强，但他也被胡强一刀砍在大臀上，血才剛剛止住不流，聞言厲吼：「莫非他們逃了？」

方管事道：「不會的，怕是被……」

他忽然再吼叫：「來如聲，來如聲喲！」

來如聲早就聽到了，他也回應，道：「大管事一動刀玩命別分心，小心刀是沒眼睛的呀！」

方管事這麼一搭話，聽得那神偷司徒丹也一驚，他早已殺昏了頭，把這來如聲卻聽成了來如風！

司徒丹惹不起來如風，是以他打算逃走，却又被方管事攻得緊。

那孫得崖哈哈狂笑，道：「奶奶的，螳螂撲蟬黃雀在後呀，還有另一批人找來了！」

那拐子劉鐵拐帶刀齊出手，他一人應付四個韃子兵，聞言大吼道：「黃金無味似有味，只有傻子才不想要，孫當家，咱們血殺，至死方休！」

孫得崖狂吼：「正是我孫得崖心中想的，殺！」

「噢！」

他突然旋身，放棄了正面的人，一刀幾乎把個韃子兵腰斬！

那方管事又叫了，他非叫不可！

「來如聲，你們幾個快出手，殺了這些賊子你們就立了大功了！」

來如聲已接近前來，他呵呵一笑，道：「咱們不要功，不要名！」

方管事急道：「要甚麼快說！」

「嗨，你怎麼多忘事呀，當然是金磚呀！」

「甚麼？金磚……」

「是呀，如要咱們出手，這些金磚就是咱們的了！」

那邊的小王忽必亮大怒，罵道：「放屁，咱們拚命爲甚麼，反倒把黃金送你們這些惡人呀？」

來如聲道：「拿金磚買命的事，總是對的，人死了便甚麼也沒有了！」

忽必亮大吼：「不用你等出手，看小王今天仍然可以殺光他們。」

來如聲一笑，道：「那好，咱們在這兒作壁上觀，看一看是誰先殺光誰！」

就在這時候，七煞神中的八臂刀鄭豪厲叱一聲騰身竹子上，只那麼一閃之間，那麼大的個子竟然一飛衝天，然後人在半空塌腰下擊，口中厲烈的喊：「殺！」

眞凶狠，他頭下足上的雙手抱刀，猛可裡直往忽必亮砸過去！

忽必亮正與胡强幹得凶，等他發覺一團烏雲罩過來，不及抬頭忙甩肩。

「哎呀！」

只這麼一甩，正甩在忽必亮甩過來的肩頭上，立刻間把他的左肩頭切得白骨也露出來了。

「轟」的一聲撞下地，鄭豪一招得手不饒人，揮刀又往忽必亮砍去！

忽必亮左三閃右三閃，一直閃到了來如聲身邊去！

鄭豪出刀是取人命的，這光景再殺必死無異！

於是，方管事一看自己這方面又死傷十幾個，完整的怕只不過三五人了，他的心往下沉。

「小王爺，答應他們吧，咱們躲過這一劫再計數，你看好不好？」

不用多問了，忽必亮立刻大叫：「方管事！」

「屬下在！」

「快叫他們幾個潑皮出手呀，金磚不要了。」

方管事一聽，立刻大聲道：「是，小王爺！」

他再一聲叫：「來如聲！」

「咱們在！」

「快出手，只要殺了這幾個，什麼東西全是你們的了，快呀！」

來如聲笑道：「口說無憑呀！」

方管事道：「他娘的，你倒曳起來了，這是什麼時候，有機會爲你打保單嗎？」

呵呵一笑，來如聲道：「是沒機會辦別的事，那好，咱們這就要出手了。」

「啊！」

方管事一個不小心，脚下正踩在地上掉的刀刃上，足底流血了。

來如聲一聲大吼：「我的哥兒們，你們都聽到了，還不爲金磚拚命呀！」

「上！」

「殺！」

嚄，錢如土也出手了。

他老人家一旦出手，對方便是司徒丹。

司徒丹身上掉了肉，一見是錢如土，全身涼了一大截，他把手一垂，道：「老爺子，你聽我說，原是要把東西歸還的，可是不知怎的來了韃子狠，操他娘的，不知他們怎麼會找來的。」

錢如土叱道：「我看不是如你

說的，孫得崖一心要金子，他不還。」

司徒丹道：「我二人還吵了一架呀！」

錢如土一聲叱，突然一掌拍出：「滾！」

他這一掌足可以要了司徒丹的命，但司徒丹却覺得被用力推了一把，他的身子在半空中猶似斷綫風箏般，一去十幾丈。

於是，他知道這是錢如土放他走，他轉頭便往七里坡背面逃走了。

＊　＊　＊

來如聲與花牡丹在一起，這時候別小堪幾人也出手了，他們聯手上，目標當然是孫得崖、拐子劉與七煞神。

孫得崖他們本已殺了個個血肉模糊，精疲力竭了，突然要應付來如聲這幾個生力軍，而且個個武功高，立刻便陷入危境了。

孫得崖大聲叫：「喂，咱們都是漢人吶，如今江南正起義，咱們打算去投靠，你們難道想當漢奸呀！」

拐子劉道：「別爲黃金喪天良，殺了韃子爲咱們漢人露露臉吶！」

七煞老二「要命三郎」趙剛，他揮刀就找上別小堪，叱道：「老子宰了你！」

「咯……」

「哎呀！」

別小堪一棒敲在趙剛的手背上，便也打得趙剛的刀也落了地，隨之又是一棒子打，正打在姓趙的頭頂上。

別小堪冷冷道：「我一棒棒的敲打，打爛你的猴頭。」

他追起趙剛來了。

伍不銀得手了，棒子打得胡强罵不絕口的往竹林中逃去。

齊向前大叫：「別叫他們跑了呀，快追！」

來如聲站在孫得崖面前，一副冷漠的道：「你出刀，我讓你砍三刀。」

孫得崖冷笑，道：「好，這是你說的。」

「不錯，是我說的。」

「殺！」

孫得崖出刀是凌厲的，他一刀切了個空，還沒把使老了的一招收回來，頭上已狠狠的挨了一記狠的。

爲什麼說狠的？聽聲音就不一樣，「彭轟！」

孫得崖痛得手按頭，大聲罵：「操你先人的，你個王八蛋說話不算數呀？」

來如聲笑笑道：「我說過什麼來着？」

「你小子說要我殺你三刀不還手的呀，怎麼才一刀你就還手，說話當放屁呀！」

來如聲笑道：「你上當了，是我騙你的，你怎麼相信敵人的話呀，你是個豬呀！」

孫得崖一聽火大了，不但受騙，自己還是豬，他雙手抱刀疾殺，却又被來如聲連打了七棒，便也把他打醒過來了，因爲，來如聲若想取他的命，早下刀了。

孫得崖是個大老粗，只一旦醒悟過來，立刻暴退不迭，而且還大聲喊叫：「不殺了，不殺了，操他娘的山大王遇上强盜了，咱們走！」

大刀片子孫得崖，他說不殺就不殺，扛起他的大刀便閃入林中去了。

孫得崖不殺，那七煞神自己也心寒，因爲七煞神已傷了五個人，兩個沒傷的頭在流血，是剛剛才被棒子打得頭破血流。

七個人邊退邊罵，罵得還眞難聽，因爲他們何曾像今天這樣，到嘴的烤鴨會再飛走了。

那搏命客在竹林深處罵：「操你先人祖奶奶，等常七爺的傷養好了，再來奪金磚。」

「穿山甲」石道罵的聲音在竹林坡邊發出來：「狗雜碎唷，你們不是漢人，你們是韃子的龜兒子唷！」可好，連韃子也一齊罵了，這石道正是四川人，落草在呂梁。

「下山虎」賴長庚也罵：「操你奶奶的，這兩棒老子記在心頭上，他日連本帶利找回來，不找我就是你爺生的。」仔細聽一聽，他是一點也不吃虧。

「八臂刀」鄭豪自然也不甘心，只不過他罵得很有意思，他手按頭頂罵：「我操！」

你問他操什麼，他早已逃走了。

「奪命三郎」尹大山與「要命三郎」趙剛二人，實在忍不下這口氣，他二人邊逃邊罵：「山不轉路轉，路不轉到天邊，找到天邊也要報今天的仇，他奶奶的。」

趙剛接罵道：「老子認清了你們這幾個王八蛋，但有一口氣在，操你娘，你們隨時挨刀。」

這六人各有忿怒變成罵，一路罵入七里坡深林中去了。

那「拚命三郎」與別小堪又照個面，二人好像還楞了一下，誰也沒出招。

別小堪是幹掉了兩個弓箭手之後撲過來的。

他們早有主意了，打跑孫得崖這些人便算任務急成了，可不能殺人，因爲他們還是往南方加入抗元的人物。

這意思當然也是錢如土交代過的，司徒丹告訴過錢如土，他是奉

郭子興的命來邀孫得崖入夥的。

就因爲神偸司徒丹這句話，今日他們才只打人不殺人，七煞神幾個還不知足吶！

＊　＊　＊

七里坡這地方野狠多，如今地上死了不少人，全是由太原城來的韃子兵。

孫得崖那些人帶傷逃了，當然，他們逃得不甘心，臨逃走還罵不絕口。

只有司徒丹心中明白，所以司徒丹沒有罵，他是在被錢如土一掌推送下，第一個逃掉的。

連他的本行老前輩也找來了，司徒丹若不趕緊逃，他就不能稱做當今江湖「神偸」二字。

要知道達到他這種「神偸」境界者，無論其智慧才幹，功夫反應，都已達到應有的一流水準才夠資格當「神偸」，那可是隨便不得的。

＊　＊　＊

七里坡前的殺戮結束了，竹林邊傳來哎呀聲，仔細聽令人心驚，至少十幾個人在地上撫着傷口在叫救命。

便是方管事與小王爺忽必亮也一樣的在流血。

這是小王沒經驗，隨從中不帶個軍醫大夫來。

三十個韃子死了十一個，傷了十一個，還有幾個沒有傷，正在忙着侍候小王與傷者吶。

現在，來如聲過來了，他身邊還跟着個花牡丹。

這二人眞是的，有意在忽必亮面前表演似的，看，花牡丹還把來如聲的大手按在她的尖峯似的胸口上，道：「摸摸，摸摸！」

來如聲也裝迷糊，道：「有什麼好摸的，奶子我見過的，摸什麼？」

花牡丹道：「不是啦，我是叫你摸摸看，我心跳得多厲害，殺人場面眞難看，我的心兒蹦蹦跳，就快嚇得跳出心口來了。」

她用雙手把來如聲的大手用力按向上身的胸口。

這光景別小堪他們是見習慣了，但方管事與忽必亮還是第一次。

方管事冷哼一聲：「不要臉！」

忽必亮看得直翻眼，如果花牡丹叫他摸，也不知此刻他會不會摸。

忽必亮沉聲道：「你們兄妹不知恥。」

來如聲道：「嗨，兄弟乃客氣的，他姓花我姓來，你當我二人是夫妻也應該呀！哈……」

忽必亮道：「你們不是兄妹呀？」

來如聲笑道：「關心你的傷吧，小王爺！」

花牡丹笑道：「我同老爺子久候酒館不見人，便也一路找來了。」

她走上前低頭看，口中發出「嘖嘖」聲，道：「哎唷唷，我親愛的小王爺，你這個模樣眞叫我傷心死了，我們……我們怕是有緣無份了，只那麼摟摟抱抱的就……我眞的爲小王爺傷心吶！」

她伸手摸摸忽必亮的傷處，沾了一手鮮血，又道：「我們一時間大家熄熄火吧，嗯，以後再有機會，你千萬要把握，別再心有餘力不足啊！」

忽必亮早氣得翻白眼了。

＊　＊　＊

別小堪與風流丹二人奔過來了。

風流丹笑道：「這一回眞令人滿意，十隻箱子全在驢背上了。」

來如聲道：「換，快換！」

錢如土也不明白的道：「換，換什麼？」

來如聲道：「咱們不用驢子馱，驢子走得慢，咱們這兒有馬呀，小王爺不會不答應，何況他們也用不到那麼多的馬了，正巧咱們可以用。」

風流丹道：「汾河灣那邊也有馬呀！」

他是說上一回在汾河灣一戰弄的快馬正放逐在老松林中之事。

來如聲道：「哪有時間去找呀，快動手，換了快馬就上路。」

方管事道：「喂，姓來的，怎麼變成十口箱子了？」

來如聲把臉皮一緊，道：「奶奶的，剛才那幾個傢伙都是不長眼睛的，連我們的五箱銀子也弄來了。」

他忽然放低聲音，又道：「我告訴你，他們之中有個叫司徒丹的傢伙，江湖上出了名的三隻手，人們稱他是『神偸』，所以我們的銀子他也照偸，可也叫咱們碰個正着。」

方管事道：「姓來的，攪和半天我才弄明白呀！」

「你明白什麼？」

「你們一邊等戰果，出力打仗的是我們，他媽的，你盡弄許多好處，你……你這小子是猴兒精呀！」

來如聲哈哈一笑，道：「不敢當，不敢當，我還不敢大鬧天宮，七王府不是天宮，哈……」

「呵……」錢如土忍不住的也笑了。

「你這小子青出於藍勝於藍了，我操！」

花牡丹也會逗，她接口道：「老爺子呀，你也操，你都老了吔！」

錢如土叱道：「妳開起老夫的

玩笑了，大膽！」

「哈……」

這幾聲笑來自四面八方，別小堪幾人找來了馬匹去換驢子了。

＊　＊　＊

這就要走了。

忽必亮被人抱在馬背上，他惡狠狠的怒視着微微笑的來如聲，道：「這場搏鬥從一開始就是你這傢伙在導演，可惡啊！」

來如聲哈哈一笑，道：「那得感謝小王爺給在下製造了機會呀！」

忽必亮再看看花牡丹，冷冷咬牙，道：「妳是個毒蛇，蛇蝎美人呀，我會抓到妳的。」

花牡丹一笑，道：「小王爺呀，你別費神抓我了，你指個地點，說個時間，我花牡丹必定提前到場恭候小王爺的大駕！」

忽必亮道：「這是妳說的？」

「剛說，沒忘……」

忽必亮仰天一聲梟笑，道：「七月十五日當天，陽曲河渡口有條船，有膽妳就來。」

花牡丹道：「好呀，我一定到。」

她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有兩件大事情，小王爺你應該聽一聽。」

「說！」

「第一件，你要多帶銀票在身上，那是最重要的，因爲銀子是可以買命的。」

「哼，你這可惡的女子。」

一笑，花牡丹又道：「第二件，你可得把你的身子保養好，別像上一回，春風刮進你的小樓上，忽然春風消失了，弄得人家好不失望也。」

小王子忽必亮大怒，他猛拍馬背，大吼：「走，走了，媽的，這女子眞不知羞爲何物。」

那方管事咬牙對來如聲道：「小子呀，你得意吧！開心吧，只不過你們逃不遠的，你們再進太原城的時候，也就是你們的死期到了。」

來如聲笑笑道：「謝謝，謝謝你，親愛的大管事，是你提醒了咱們，謝謝！」

方管事怒道：「你媽的，眞貧嘴！」

他這就跟上去了，又聽來如聲叫道：「喂，大管事等一等。」

方管事猛回頭，道：「有屁快放！」

來如聲道：「嗨嗨，是這樣的，你回去以後別忘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什麼天大的事情？」

來如聲道：「記住了，別忘了去那家小酒館還帳呀，吃喝那麼多，人家又是小本經營，你答應的，可不能叫人說你仗勢欺壓老百姓呀！」

方管事怒吼如雷，道：「管你屁事，滾你娘的，以後少在老子面前出現。」

「咻！」來如聲一個衝天起，三個觔斗落下地，手一攔，阻住了方管事的去路，他把棒子在掌中旋，冷冷的道：「大管事，你若不去還酒帳，娘的皮，我會找上你，叫你連本帶利的吐出來！」

方管事一身痛，聽了之後便心口也痛起來，他叫吼：「滾，滾呀！」

來如聲身子一邊閃，這批韃子們才垂頭喪氣的走一半，還有人在叫哎唷！

爲甚麼只走一半？因爲已死了十多人，他們早已埋在土坡上了。

＊　＊　＊

「哈……」

「好吔，太好了，折騰多天，到現在總算把金磚銀子全弄到手了，哈……」花牡丹高興得小鳥也似的在錢土如面前直跳躍！

錢如土道：「丫頭！」

花牡丹道：「老爺子，你不高興呀！」

錢如土道：「我當然高興，只不過也爲你擔心吶！」

花牡丹道：「你老爲我擔甚麼心？」

錢如土道：「你爲甚麼答應要在七月十五日月圓夜去赴那小子的約？」

花牡丹吃吃一笑，道：「老爺子呀，你老糊塗了！」

「怎麼說？」

花牡丹笑道：「我這是阻兵之計呀！」

錢如土道：「你們這些年輕人，個個成了鬼靈精，甚麼叫阻兵之計呀！」

花牡丹笑笑，道：「我才不會赴小王子的約，我這是叫他相信我會赴約，他們就以爲咱們還在太原府地界呀，等到七月初秋夜，哈……咱們已入潼關了，到了中原，來叔就會接我們去加入義軍呀！」

錢如土一聽，仰天一聲笑，道：「哈哈，眞有妳的，這計劃確是好，只不過我老人家以爲妳還是要去赴約！」

「爲甚麼？」

「有銀子賺呀！」

花牡丹怔住了！

來如聲也楞然，道：「老爺子，聽口氣，你叫咱們不立刻走呀！」

錢如土道：「你們當然要走，而且馬上走，算算日子，你那個堂兄來如風應該由南邊北上了，你們如果令他失望，他會把你們趕回大

山中去的！」

風流丹道：「老爺子呀，你看咱們幾個是笨蛋嗎？這幾天的表現，你老給咱們評個分數吧！」

錢如土道：「要我爲你們打分數呀，個個是滿分！」

「哈……」

來如聲幾人全樂了！

錢如土道：「笑甚麼，我老人家還沒把話說完吶！」

來如聲笑道：「已經滿分了，甚麼也別再說了，你老省省力氣吧！」

錢如土道：「非說不可，不說我睡不着！」

來如聲道：「那麼重要呀？」

「當然！」他老人家一本正經！

來如聲五人不笑了，臉皮一緊仔細聽。

錢如土道：「你們有合作的精神不爭功，又如兄弟般的相親相愛，這是好，兄弟一條心，石頭變成金嘛！」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過我還眞的爲你們擔心事，不放心！」

別小堪道：「你老必說出原因！」

錢如土道：「不錯，你們應該知道，人在江湖行，處處是陷阱，要想活得久，小心無大差！」

他看看來如聲幾人，又道：「以我老人家眼光看，你們五個不似短命相、薄命人，但我老人家仍要送你們幾句話，遇到危難時，千萬別逞强，計劃週詳再下手，下手也要看對象，如今天下大亂，元朝氣數將盡，這以後就看你們的了！」

來如聲道：「嗨，老爺子金石良言呀！」

他對風流丹四人又道：「咱們可要吞入口中細嚼慢嚥，記在心中永不忘呀！」

「對，永不忘！」

錢如土道：「小子們，你們南下快點走，也許在洪洞小鎭就遇上來如風那小子了！」

來如聲道：「我堂兄北上呀，必是接我們來了！」

錢如土道：「他是來接金磚銀子的，來小子，你懷中揣的銀票要小心，別丟了！」

來如聲笑道：「你老說的是七王府給咱們的長安的寶莊銀號的五千兩銀票呀，你老放心，我貼身藏着，丟不了的！」

錢如土道：「十箱金和銀，你們每人騎馬馱兩箱，且記別累着馬匹，路上多休息呀！」

老人家是囉嗦了些，但來如聲幾人聽得直點頭，不但不以爲囉嗦，而且有着親切感！

花牡丹道：「老爺子，我呢？是不是等着七月十五日月圓時，去會那小王忽必亮呀？」

錢如土道：「不錯！」

花牡丹道：「可是阿聲哥他們幾個不在呀！」

「有我！」

「只有你老一人呀？」

「怎麼，妳以爲我眞的老朽了？哼，有我，妳便一根汗毛也少不了！」

花牡丹走近來如聲，道：「阿聲哥，你可是聽到的，我留下是不會出問題的，你放心了吧？」

來如聲哈的一笑，道：「牡丹，我對妳一直是放心的呀，不是嗎？」

花牡丹一聽忘了一切的抱住來如聲就是「嘖嘖」的直往來如聲的嘴上親去。

來如聲不閃避，他回親，兩個人旁若無人的抱在一起就那麼親起來了！

他們把接吻當成訴衷情，因爲二人就要分開一陣子了。

別以爲只有洋人會接吻，其實咱們在元末的時候就有這一套了，而且是看的人並不以爲意。

別小堪四個人就習以爲常的往馬匹那面走去，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的熱情，他們只有高興，沒有吃味的心！

只不過錢如土就不一樣了。

錢如土先是轉過身不看他二人，也正是「眼不見爲淨」的意思。

可是花牡丹與來如聲吻得「嘰嘰」响，二人好像互咬起來了，如此以來，錢如土就火了。

「喂，你們幹甚麼呀，喝稀飯呀還是在吃麵片，把我老人家也不放在眼裡呀！」

他叫了兩聲沒有反應，火了，他大叫：「別啃了，快走吧！」

來如聲這才回身往山坡下走，再看花牡丹，嚄，她的眼淚已串串的流，敢情是串串眼淚都是愛，串串眼淚爲君流，只差沒哭出了聲來！

錢如土也感動了！

* * *

太原東南有條河，河名就叫汾河，也叫汾水，汾河的水流向西南方，別以爲這一帶是高原黃土帶，盧是這汾水却是十分清澈的，清澈得可以看到河底有幾條魚兒游。

從太行山過來的商旅，只要到了陽曲，吺，太原府就不遠了，走得快，一個時辰就夠了。

這天有些毛毛雨，路上行人並不多，錢如土與花牡丹爺兒倆走在大道上，只見這錢如土狠狠的擰了一把清鼻涕甩在地上，道：「老天爺找麻煩，偏是前不見村後不搭店的下起雨來了。」

花牡丹道：「老爺子，我記得前面有個三家村，又叫張王李村，

那兒住了十幾戶人家，咱們快快走。」

錢如土猛灌一口酒，他對花牡丹道：「妳也喝一口，秋風起兮，天意涼，小心生病。」

花牡丹一笑，道：「老爺子，我不怕涼，年輕人體力旺呀，有酒留着自己喝。」

笑笑，錢如土道：「牡丹呀，我們算算日子吧！」

「算什麼日子？」

「噫？妳忘了，赴那小王忽必亮的約呀！」

「嘻嘻，老爺子，我在心裡算日子，七月十五月圓夜，還有好幾天吶！」

錢如土笑笑，道：「我老人家最怕記日子，這件事由妳自己去費神啦。」

花牡丹道：「倒是想向老爺子討教了。」

「別客氣，妳想討教什麼呀？」

花牡丹道：「我想明白，你老的那種藥是怎麼弄來的？」

錢如土一笑，道：「牡丹呀，妳就別問了，問了我老人家傷心吶！」

花牡丹一聽更想要知道。

她使出纏功夫來了，「老爺子，閒着也是閒着，不如你像說故事一般，邊說邊走，也好解去路上寂宴。」

錢如土忽的抬頭看，他指着黃土坡上面，道：「丫頭，妳看，那不是個土地廟嗎？」

花牡丹道：「沒有門牆的小廟，咱們只能避雨，可找不到吃的喝的呀！」

錢如土道：「能避雨就好，找些木柴升個火，我先烤烤脚，鞋都濕了。」

花牡丹道：「也好，一邊烤火一邊聽你說故事。」

錢如土道：「妳的好奇心，令我老人家無法推辭了，也罷，就回憶過去的一段傷心佳話吧！」

一怔，花牡丹道：「不對，不對，既是傷了心，怎又是佳話，矛盾嘛！」

「不矛盾。」

「老爺子，你又逗人了？」

錢如土道：「等一會妳聽了我的話，便知道我是不是在逗人。」

這二人立刻奔到黃土坡上面，果然是個三面牆一面空的土地廟，神桌一邊也只能坐上三四個人而已。

那花牡丹在附近荒林中撿拾着乾柴碎草跑過來，也不知什麼人在土地廟牆下放了兩支竹杖，正可以用來引火。

錢如土自懷中取出火種燃起來，拾來的柴有些濕，但竹子是乾的，竹子最易着火，刹時間一堆火已升起來了。

這二人就地坐，錢如土脫了濕鞋烤起來。

花牡丹也把濕衣脫下，一面烤一面笑問：「老爺子呀，該說說你的既是佳話又傷心的故事吧！」

錢如土哈哈笑了。

他笑得並不好看，因爲他想到了許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種令他此生打光桿的往事。

* * *

錢如土指自己，道：「我是個男人吧！」

一笑，花牡丹道：「老爺子，你絕不像女人。」

錢如土道：「是男人都是有青春的時光。」

他指指南方，又道：「就像是妳同那來如聲小子一樣，你們也正在好年華。」

花牡丹雙目一亮，因爲錢老提到了來如聲。

錢如土道：「當年我同你來叔一起走江湖，我的偸技是一流的一流，他的功夫是高手中的高手，我二人遇在一起臭味相投，起初誰幹什麼，誰也不問，直到有一天，我們在百靈禪院相遇，才知道他同我幹的是同一件事，把弄來的銀子養了你們一百多個小子。」

花牡丹道：「我是在山上的時候常聽巴大叔說，你們眞了不起。」

她頓了一下，又道：「這事我知道，我是問……」

錢如土道：「別打岔，我這就說給你聽。」

他抬頭看看那尊黃土撲面一身灰的土地公，心想：你老還眞名實相符的土地公呀！一邊他嘆了一口氣，道：「在我認識來如風那小子以前，江湖上有個『藥魔女』，唔，有三十多年了吧！」

「藥魔女」白鳳仙的名號，花牡丹還是頭一回聽到，不由得靜下心來仔細聽。

錢如土道：「白鳳仙應稱得上奇女子，她乃藥王白嵐的獨生女，唔，一代大俠白嵐，他不只是醫術了得，武功也是一流，也是我年輕時候最佩服的人物。」

錢如土喝了幾口酒，抹抹嘴巴，又道：「白嵐的女兒白鳳仙被江湖人稱她藥魔女，那是因爲她把當時江湖上的三個採花大盜以藥物毀去了他們三人的惹禍東西之後，三個採花賊便聯手約白鳳仙在壽陽山頂決一死戰。」

錢如土有些興奮的又道：「男人如果喪失了那東西的功能，就如同一個廢人，便也了無生趣了，何況他三人又是偏愛女色之人，更是痛不欲生，非殺了白鳳仙不可。」

（未完・九）

上文提要： 康小峯再遇趙峯一家人，又遭凌辱一番，憤而將趙一德殺死。此時楊威和無影二鬼已躡其踪，早前已見其殺了神蕭玉女，知其功力大增，三人圍攻，仍未得手，再加上假血女李盈盈，才將小峯挫傷，楊魔正欲施殺着，又來眞血女許心影將小峯救走，原來心影才是血女的傳人，小峯聽她說明了血女的心願，心裡着了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小峯中計受父騙　情仇恩怨難抉擇

許心影接着說道：「小妹拜別恩師，離開絕谷古洞後，便直奔中原，當時滿懷憤世之心，下定了逢人必殺，鷄犬不留之心，而且，有一段短暫時間，也的確殺了不少人，但當我在鬼谷與峯哥重逢的時候，使小妹在絕望中又有了希望，生命的火把熄而復燃，無盡怒火中迸出一星愛的火花。」

康少峯心頭一震，許心影繼道：「當時，在小妹的心理上雖掀起不小的波浪，但仍然堅持血洗武林的決心，因而一直未以眞面目與峯哥相見。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最後還是忍不住與峯哥相見了，可嘆雪梅姨已慘遭不幸，再也無法報答她老人家對我的恩情。」

一提起亡母，康少峯就心痛如絞，不由自主的滾下來兩行熱淚。

許心影也陪着他落了不少眼淚，道：「峯哥，人死不能復生，哭有何用，好在咱倆流淚、屈辱、悲苦，不幸的日子已永遠一去不復返，任憑仇家人多勢衆，武功高强，也絕非你我之敵，小妹但恨生時不能好好的侍奉她老人家，但有三寸氣在，一定要爲雪梅姨報此奇仇大恨，殺盡所有凌辱過你們母子的人。」

康少峯點頭稱謝，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十惡不赦之徒固然多如牛毛，義貫日月的仁人俠士也隨處皆是，罪大惡極者當然死有餘辜，却斷斷不可以逢人就殺，血洗武林有悖上天好生之德，不知影妹以爲何如？」

許心影不假思索，立道：「峯哥之言甚是，小妹近來已改變作風，不再到處殺人，但是，家師的遭遇太悲慘，曾被各大門派的高手數百人窮追猛打，以致墜落絕谷，終身殘廢，這筆血債一定要從各大門派身上討回來，尤其是龍虎門。」

小峯愕然道：「爲甚麼尤其是龍虎門？」

許心影振振有詞道：「昔年圍攻家師的人雖然爲數甚多，少林、武當，以及其他各門各派，甚至無門無派者皆曾參予其事，但眞正的罪魁禍首則是龍虎門，不僅率領羣豪的是龍虎門的掌門人宇內一聖張子漁，羣豪中又以龍虎門的弟子爲骨幹中堅，最重要的是，家師的銀圖秘籙就是被姓張的老匹夫搶走的，小妹此次奉師命出道江湖，主要的任務就是追殺龍虎門的弟子，奪回銀圖秘籙。」

小峯的心情越聽越沉重，心底深處升上一股寒意，道：「據我所知，龍虎門已經面目全非，門下弟子多已作古。」

血女許心影道：「這我知道，當年盛極一時的龍虎門確已發生巨

變，昔日的一片大好基業已成廢墟。不過，門下弟子並未全部亡魂喪命，小妹如不能將他們趕盡殺絕，絕不善罷甘休。」

康少峯的確夠倒楣，盡遇上一些奇巧奇絕之事。

幽冥教主楊威本是他的生身父親，却又是他必須殺掉的頭號仇人！

鬼谷谷主是他的師娘，又是左慧姑的母親，偏偏又是他的殺母仇人！

許心影代師尋仇，將龍虎門視作深仇死敵，自己偏巧正是龍虎門的掌門人！

巧！巧！巧！諸般巧合令康少峯爲之愁眉不展，眞不敢想像當血女許心影得知他就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身懷十六幅銀圖時，會發生甚麼事情？

幾度欲將事實眞相和盤托出，但一想到可怕的後果便不寒而慄，未敢據實相告。

由於心緒欠佳，內傷轉劇，身形搖擺了幾下，差點倒下去。

血女許心影忙伸手一扶，無限關切道：「峯哥，你沒事吧？」

康少峯力持鎭靜道：「沒有甚麼，可能是剛才與楊賊惡戰太久，內力損耗過巨，運氣調息一會兒就會好的，影妹毋須過慮。」

一語提醒夢中人，許心影流目四下一望，糟！幽冥秀士、無影二鬼、鐵掌趙峯、蛇蠍美人、玉面郎君以及呂盈盈等人，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許心影氣得直跺脚，惡狠狠地道：「哼，無膽鼠輩，逃之夭夭，我就不信你們有飛天入地之能！」

將紅巾罩在臉上，又恢復血女的打扮，繼道：「峯哥，你在此稍待，運氣調息一下，小妹先追下去，據我查詢的結果，楊威和無影二鬼都是龍虎門的弟子，楊威的手中且有八張寶圖，今夜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從容脫身。」

話畢，銀針劃出一道雪白的銀線，箭也似的射入路邊林內。

忽又扭頭說道：「峯哥，江湖上盛傳死神左玄是龍虎門的第二代掌門人，此人死前已有傳人，據說是個二十上下的少年，龍虎門的掌門人信物，以及另外十六幅銀圖秘籙全在他身上，務請峯哥多多費心，替小妹訪察一下，這個人非死不可，絕對留他不得！」

話落人起，去勢如風，瞬息之間便告消失不見。

許心影走了，她的一言一語却如千斤重擔般壓在康少峯心上，久久無法平靜。

顯然，從許心影臨去時的幾句話推斷，已經清楚的掌握到有關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的一切，所差者只是尚不知此人便是康少峯罷了。

時間一久，定會水落石出，到那時……

小峯不敢再想下去，只覺得頭皮發炸，全身發冷，喃喃自語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還是追上去和她一起走吧，等把幽冥教主楊威殺掉後，再將此事和盤托出，隨她怎麼處置好啦。」

心意既決，毫不遲疑，朝許心影離去的方向奔去。

甫入林中尚不足一丈，通！一脚蹈空，當場摔倒。

並非遭人暗算，而是自與楊威等人惡戰數百回合後，身心俱疲，眞力耗損殆盡，至今尚未復元，如今再一用力，一口氣接不上來，因而摔倒下去。

康少峯長嘆一聲，自知逞强無益，當即找了一處隱蔽之地，盤膝坐在密林深處，閉目行起功來。

* * *

這一次行功的時間特別長，足足過了七八個時辰才醒過來。

只見樹梢上掛着一抹殘陽，有四五隻烏鴉在附近盤旋不去，發出陣陣刺耳的悲鳴，已是翌日的黃昏時分。

康少峯起身拍去塵土，整好衣冠，拭去殘琴上的血汚，將殘琴斷劍、龍虎玉符、銀圖秘籙，重新收藏好，暗自盤算道：「原打算一鼓作氣，將楊賊解決掉，不料此獠詭計多端，淡淡數語，便令趙家父女甘心爲他賣命，使情勢急轉直下，自己反而險些丟了性命。」

思緒一轉，想到了溫柔善良的呂盈盈，記得在集賢莊時，在自己百般無禮，一意尋仇的情形下，神州一奇呂松林仍一本愛護初衷，準備將愛女嫁他爲妻。

孰料，弄巧成拙，愛人變仇人，親家成寃家，呂盈盈負氣出走，只剩下呂松林孤孤單單一個殘廢老人。

更甚者，呂盈盈拜幽冥教主楊威爲師，並冒充血女，行惡江湖的事，的確大出康少峯意料之外，以盈盈善良溫順的性格，和陰險狡詐而又好色的楊威在一起，將會發生甚麼事？他實在不敢想。

這些事很煩人，這些人尤其令他牽腸掛肚，暗道：「康少峯呀康少峯，你大仇未報，別再胡思亂想，且將這一切的一切暫時擱在一邊，等事到臨頭時再作定奪也不遲。」

許心影走了，呂盈盈不知去向，康少峯懷着一顆沉重的心步出密林，信步而行。

密林外，有一條清澈小溪，溪中流水潺潺，一片碧綠，小峯上前

喝了幾口溪水，洗了一個臉，頭腦爲之一清醒，情緒也逐漸恢復正常。

抬起頭來，小溪上架着一座獨木橋，康少峯登上橋去，緩緩踱去。

只見殘陽西下，晚霞飛虹染紅了半邊天，景色宜人，如置身圖畫中。

噗！的一聲輕響，一隻孤零零的烏鴉從頭頂掠過，飛向遠方。

康少峯兒時隨母飽讀詩書，忽然想起馬致遠的一首詞來：

枯籐，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這一闋詞，道盡了小峯此刻的心情，踏着夕陽餘暉，懷着滿腔悲憤，踱過小橋，走向前方一座不知名的山。

一連翻過兩座山，前面仍然是連綿不斷的山，此刻才意識到，自己無意中信步而行，已進入羣山深處。

極目望去，山中有山，峯上有峯，一山比一山高，一峯比一峯險，心說：「不管它，既來之，則安之，在山裡溜躂溜躂也不賴，反正又不知姓楊的老賊身在何處，誤行誤撞的恰巧碰上也不一定。」

如此一想，心下釋然，漫無目的地到處亂闖。

這時，天色已暗，夜幕將降，山嵐氤氳，山風徐徐，康少峯頓覺身心俱爽，如置身仙境。

松濤盈耳，夜梟悲鳴聲中，偶而會發現一二隻野狼，以及幾個幽靈似的人影。

然而，這人影出現得快，消失得更快，忽隱忽現，時有時無，使康少峯摸不透到底是人？是鬼？

猛可間，一聲陰森森的長嘯劃破夜空，羣山迴鳴，歷久不散。

可惜的是，康少峯尚未分辨出嘯聲來自何方，便已戛然而止，空餘滿山的迴音仍自嗡嗡作響。

康少峯頗爲惱怒，朗聲說道：「是人，就出來亮個相，是鬼，就滾遠點，別再鬼叫，小心惹火了我康少峯，見人打人，見鬼打鬼，全部打下十八重地獄！」

說怪真怪，話一說完，便沒再聽到任何奇聲異響。

又恢復了山中原有的靜謐與安祥。

康少峯冷哼一聲，自語道：「哼，簡直是活見鬼！」

腳步陡地加快，不久，峯迴路轉，山邊出現一條陽關大道，遠處燈光明滅，炊煙嬝嬝，一望即知是一個城鎮，心念三轉決定在那裡住一宿，明日再作打算。

主意一定，正要放步前往，突聞左側山窪裡傳來一陣喝叱打鬥之聲，康少峯估計可能是血女許心影追上了幽冥秀士楊威，在此大打出手。

當下毫不遲疑，急急忙忙的奔向打鬥之處。

彎彎曲曲的奔行數里之遙，眼前出現一個空曠之地，正有三個人打得難分難解。

其中二人全身黑色勁裝，黑巾蒙面，手使白骨劍，一望即知是惡名昭彰的無影二鬼。

另一人身穿一襲灰色長袍，頭戴文士巾，手拿摺扇，慈眉善目，道骨仙風，儒雅中別有一番威武，威武中又自帶三分儒雅，是一位文武兼備的儒俠。

吸血鬼王、攝魂判官一左一右，攻勢凌厲，白骨劍上散發出來的陰寒之氣逼得灰衣儒俠寸步難進，可謂危急萬狀，險象環生。

忽聞吸血鬼王暴喝一聲，道：「窮酸，你他媽的今天就認命吧，順我者存！逆我者亡，這是幽冥教的鐵律，你窮酸自不量力，竟與本教爲敵，實在膽大妄爲已極，今夜若不叫你血染黃沙，何顏見我家教主？又何能主宰天下武林？」

發話同時，掌劍齊出，連攻三招。

攝魂判官如響斯應，再加一掌二劍。

灰衣儒俠躲開攝魂判官的一劍，恰巧撞上吸血鬼王的掌風，驚呼聲中倒退數步。

哇！馬步甫穩，胸中血氣翻騰，張嘴噴出一大口鮮血。

吸血鬼王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窮酸，此地依山傍水，有花有草，風水絕佳，正是一個長眠的上好寶地，你就在這裡安息吧！」

白骨劍一振，陰風大作，分心就刺。

嗚！半空中響起一聲殘琴呼嘯之聲，康少峯彷若天兵天將凌空疾墜而下。

無影二鬼一聞琴聲，魂魄已散，身不由己的連退數步。

康少峯沉氣落地，目注二鬼道：「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本掌門到處找不到你們，原來在這裡欺負人，有道是肥水不落外人田，既然此處風水絕佳，讓給他人多可惜，兩位就葬在這裡吧！」

他恨透了幽冥教的人，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殘琴嗚嗚聲中連攻九招，亦即將殘琴三絕反覆施展三遍。

九招快攻，似迅雷，如疾電，琴聲刺耳，聲聲催魂，二鬼只有招架的份兒，根本找不到還手的機會。

康少峯步步緊迫，招招強攻，

勢面給了攝魂判官二掌，霍地一轉身，「空谷傳音」猛砸吸血鬼王的腦袋。

孰料，剛剛攻出半招，通！身後異響陡生，回頭一看，灰衣儒俠吃了吸血鬼王一掌，傷及內腑，不支倒在地上。

攝魂判官見有機可趁，挺劍衝了過去。

康少峯睹狀大駭，回馬馳救，吼聲如雷道：「別動，如敢傷這位前輩一根毫毛，本掌門就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話未落，人已至，琴風貫耳，掌影如山，嚇得攝魂判官心驚肉跳，逃命猶恐不及，那還敢再逞強鬥勝？

救人要緊，小峯未乘勝追殺，忙將灰衣儒俠扶起來。

此人傷勢並不太重，只是一時血氣不順，暈眩倒地，經康少峯稍作推拿，血脈已通，神智全復。

忽見黑影一閃，無影二鬼落荒而逃，康少峯大喝一聲：「不要跑！」

拔腿就要追下去，灰衣儒俠忽道：「小英雄請留步。」

康少峯一楞，道：「前輩有何見教？」

灰衣儒俠道：「窮寇勿追，古有明訓，此處地形複雜，免得吃虧上當。」

康少峯疑雲滿臉道：「無影二鬼作惡多端，天人共憤，人人得而誅之，前輩剛才被他們打得吐血，怎麼現在反而爲二鬼乞命？難道……」

灰衣儒俠一本正經道：「小英雄有所不知，幽冥教的人固然罪大惡極，死有餘辜，但真正的罪魁禍首應是幽冥教主楊威，罪有輕重，事有主從，該殺可殺的是楊賊，並非二鬼，只要姓楊的一死，二鬼便失去倚恃，難再興風作浪，不難改過自新，棄惡從善。吾人行道江湖，應以誘人爲善爲職志，切勿輕啟殺機，除非十惡不赦之徒，最好留一條自新之路，不知小英雄意下如何？」

言談中，二鬼早已遠去，追已不及，康少峯只好漫應道：「高見！高見！」

灰衣儒俠謝過康少峯的援手之恩後，道：「小英雄年紀輕輕的，功力之高，卻是老夫畢生所僅見，不知是那位前輩高人的門下？」

康少峯道：「這個……」

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小峯出道已久，閱歷漸深，對一個來歷不明之人，自然不會推心置腹，但一時間又想不出個適當的措詞來，這個了半天還是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灰衣儒俠碰了個釘子，滿臉悻悻之色，抱拳爲禮道：「恕小老兒一時失言，不該探人隱私，尚祈大量海涵，今日相助之恩，容後再報，再見！」

說走真走，大步朝山谷外面行去。

康少峯見他如此，覺得怪不好意思，心道：「看此人慈眉善目，一臉正氣，出言行事又中規中矩，似非等閑之輩，人家以誠待我，怎可拒人於千里之外？」

如此一想，歉意陡生，急忙追上去說道：「前輩慢走，請聽在下一言。」

灰衣儒俠止步轉身，滿臉堆笑道：「怎麼？小俠不把老夫當作江洋大盜看待了？」

康少峯苦笑一下，道：「前輩快別這樣說，只因楊威奸詐成性，詭計多端，經常以各種不同的面貌爲非作歹，故而不敢掉以輕心，並非有意慢待尊駕，失禮之處務請見諒！」

灰衣儒俠哈哈一笑，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少俠所言甚是，江湖上的事說風就是風，說雨就是雨，的確令人防不勝防，一不小心就會上了別人的圈套，大意不得！」

微微一頓，接着又說：「小英雄剛才是不是懷疑老夫係幽冥教主楊威的化身？」

康少峯一臉尷尬道：「那裡，前輩快別這樣說，否則，我康少峯就無地自容了。」

灰衣儒俠開懷大笑道：「相識滿天下，知己有幾人？老夫今天吃了二鬼的一頓排頭，卻交了你這麼一位義薄雲天的朋友，幸何如之！」

說來文謅謅的，果然是一派文士風範。

小峯見他如此豪放，甚覺投緣，道：「在下此來豫中一帶，主要的目的是爲了追殺幽冥教主楊威，不料在伊陽城外匆匆一戰，被他溜之大吉，於是尾隨追趕至此，那知沒追到楊賊，卻見二鬼圍攻前輩，可惜沒將這兩個鬼東西斃在此地，又錯失一次大好機會。」

灰衣儒俠道：「楊威生性殘酷，殺人無數，雖碎屍萬段亦不爲過，然而，此人玄功入化，又擅謀略，素有『鬼才』之稱，必須步步設防，處處小心才行。」

「這個在下理得，自當格外謹慎，問題是此獠行踪飄忽，好似鬼魅一般，在下一直處於被動地位，無法主動出擊，至今尚不知他的老巢在那兒。」

「此事老夫倒有個耳聞。」

「在那裡？」

「就在距此數十里外的五虎嶺內。」

「眞的？」

「一點不假！」

康少峯聞言大喜，道：「謝謝前輩指點，在下就此告辭，姓楊的一日不死，區區就一日難安。」

安字出口，轉身就走。

灰衣儒俠伸手一攔，道：「少俠且慢。」

「前輩還有甚麼指教？」

「指教不敢，是想附驥馬尾，同往五虎嶺。」

「好啊，歡迎之至，在下求之不得。」

「幽冥教塗炭生靈，老朽早有夜入五虎嶺，一探虛實之心，怎奈學藝不精，險些栽在二鬼之手，但願不要拖累少俠才好。」

「前輩說那裡話來，區區出道以來，所遇高手無數，能夠獨戰無影二鬼的可謂鳳毛麟角，前輩的功力修爲與鬼谷主約在伯仲之間。」

「過獎！過獎！」

康少峯心急如焚道：「咱們現在就直奔五虎嶺如何？」

「老朽正有此意。」

「走！」

東行十餘里，來至一個山村小鎮，灰衣儒俠道：「此去五虎嶺，已近在咫尺，是魔教的出入孔道，眼前天黑未久，入山恐有不便，不如先在此稍作停留，一則探探風聲，再則略事飲食，等夜深之後再行入山，少俠以爲可使得？」

康少峯毫不考慮，立道：「使得，前輩怎麼說就怎麼辦好啦。」

山村小鎮，只有一家客棧，二人別無選擇，挑了一間清靜的上房，叫了幾樣酒菜飯食，灰衣儒俠斟滿了兩杯酒，雙手高舉道：「人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來，爲咱們的相識，更爲咱們的友誼乾一杯。」

杯到酒乾，點滴不剩。

康少峯毫不遲疑，也一飲而盡，道：「承前輩不棄，肯紆尊下交，小峯銘感五內，永世不忘。」

灰衣儒俠道：「少俠請勿過謙，論功力，你比老夫高出甚多，講身份，從殘琴推斷，應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小老兒更是望塵莫及。」

康少峯道：「可是，談到經驗閱歷，在下就差得太遠了。」

灰衣儒俠再敬小峯一杯酒，道：「那倒是，窮酸我跑了半輩子的江湖，一事無成，如說經驗閱歷，倒有一些心得，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得到不少教訓，咱們誰也別客氣，長短相補，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話完，是一陣爽朗的哈哈大笑。

康少峯受了感染，也跟着大笑不止。

笑，使彼此的距離一下子拉近許多。

酒，助長談興，二人越說越投緣，頗有相逢恨晚之慨。

笑着，喝着，吃着，談着，灰衣儒俠忽然話鋒一轉道：「當年親率天下英雄，圍攻血女，惡戰三晝夜，終於大獲全勝，不知贏得多少喝采的宇內一聖張子漁前輩，少俠可知其生死下落？」

「據先師說，行方不明，生死成謎。」

「就老夫探察所得，張前輩仍活在世上。」

康少峯精神大振，道：「家師祖他老人家此刻何在？」

「在五虎嶺。」

「甚麼？在五虎嶺？」

「不錯，在五虎嶺。」

「前輩的意思是說，家師祖被幽冥教主楊威囚禁在幽冥教內？」

灰衣儒俠字斟句酌的道：「事實確是如此，幽冥秀士楊威本是宇內一聖張子漁的得意門生之一，成就之高，在同門師兄弟之中無出其右者，不料，楊威却恩將仇報，爲了獨佔銀圖秘籙，竟勾結外奸，以及幾位喪心病狂的師兄弟，趁張子漁閉關潛修之際，率衆一湧而入，使這位一代大宗師成爲自己門人的階下囚，其餘的門下弟子則死的死，亡的亡，只有左玄一個人帶着十六張寶圖虎口餘生。」

言來絲絲入扣，如數家珍，康少峯大感驚異，料是此人必定大有來頭，先表明自己的身份來歷，然後迫不及待的追問道：「家師祖現在的情況如何？」

灰衣儒俠道：「這是一個謎，老夫決定夜探五虎嶺，就是想揭開這個謎底。」

推開窗子，望望天色，接着又道：「龍虎門發生巨變之事，一直秘而不宣，乃武林中的一大懸案，內幕究竟如何，知者寥寥無幾，今夜五虎嶺之行，如能順利的找到令師祖張掌門，一切自可水落石出，從而再決定下一步與師問罪之計。」

乾完了最後一杯酒，繼道：「現在夜色已深，咱們先行功調息一下，然後就動身直奔五虎嶺。」

言畢，首先盤膝坐在床上，閉目行起功來。

康少峯深知五虎嶺之行，險阻重重，危機四伏，非神充氣沛難當此大任，也二話不說，坐在另一張床上，開始行功。

約莫過了半個多時辰，始行功完畢。

果然精神飽滿，內力充沛，所有的勞累已一掃而空。

正欲舉步出門，康少峯乍然想

起一件大事來，道：「小峯尚未請教，前輩的上下怎麼稱呼？」

通名道姓，乃人情之常，灰衣儒俠却臉色大變，好似挨了一記悶棍，猶豫再三後才說：「武林中人大多視名如命，希望揚名立萬，最好名垂千古，老朽恰恰相反，但願做個無名無姓之人，少俠最好不知道我是誰，就當作是個落魄江湖的窮酸吧。」

這神色，這語氣，弄得康少峯滿頭霧水，道：「前輩怎麼啦，爲何不肯以眞名實姓相告？莫不是另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難言之隱？」

灰衣儒俠仰天長嘆一聲，道：「唉！老朽豈止是有難言之隱，應該說是罪孽深重，只怕少俠一旦得知我過去的所作所爲時，會和我絕交，甚至動手相搏，還是不說的好。」

小峯覺得此人可能曾誤入歧途，作了不少壞事，故而有所顧忌，鄭重其事的道：「前輩快別這樣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而能改，善莫大焉，姑不論過去有多少罪過，只要一心向善，仍大有可爲，望勿自暴自棄，更別自絕於人。」

灰衣儒俠長吁短嘆道：「少俠寬仁厚德，胸懷廣闊，老夫感激不盡，怎奈惡名滿天下，罪孽遍江湖，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就算少俠大量寬容，天下英雄也必會羣起而攻，倒不如讓過去的一切埋葬心底，做一個無名無姓之人！」

康少峯想了想，道：「前輩之言差矣，江湖上俠義之士固然比比皆是，窮光極惡之徒也所在都有，却甚少有人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眞正由惡霸梟雄一變而爲俠客義士，前輩的確有改過向善之心，就當面對一切，樹立一個絕佳典範，名留武林。」

「話是不錯，可是……」

「可是怎樣？」

「怕少俠不肯見諒。」

「怎麼會？浪子回頭金不換，一個迷途知返的人，歡迎還來不及，我不會斤斤計較的。」

「眞的？」

「絕無虛言！」

「老夫先在此謝過。」

「別客氣，快說前輩究竟是誰？」

「幽冥秀士楊威！」

這六個字像是一把鋼刀，更似一支毒箭，刺在小峯的心坎上，全身熱血沸騰，仇恨之火一下子就熊熊的燃燒起來。

楊威是母親的仇人，是師父的仇人，也是康少峯自己的仇人，小峯恨他入骨鑽心，早將剛才的承諾忘到九霄雲外，緊握殘琴，準備出手。

繼而仔細打量一下眼前之人，見他眉慈目善，一臉浩然正氣，一點也不像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强將滿腔怒氣壓住，道：「前輩這個玩笑可開得太大了，你不可能是姓楊的，快請示知眞名實姓，免得發生誤會，因爲楊賊與在下仇深似海，恨高如山。」

灰衣儒俠一點也不像是在開玩笑，肅容滿臉道：「你不必懷疑，勿須訝異，老夫的的確確是幽冥教主楊威，是你娘的仇人，你師父的仇人，也是你自己的仇人。」

探懷取出一條特製的蒙面黑巾，往臉上一戴，僅僅露出一雙精光湛湛的眸子，又道：「這一下你總該可以相信了吧？」

康少峯定目細看，見和前此所見的幽冥秀士一模一樣，熊熊的怒火馬上又燃燒了起來，暴跳如雷道：「不錯，一點不錯，果然是你這個狠心狗肺的殺人魔王，你既然自己送上門來，本掌門就照單全收，你給我死吧！」

急怒攻心之下，用力極重，殘琴悲鳴聲中，劈面打去。

楊威不慌不忙，取下蒙面巾，臉不改色，對小峯的雷霆一擊視若無睹，既未還手，亦未閃避，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兒。

康少峯看得一呆，心念電轉，主意立變，收住殘琴，疾伸左手，扣向楊威的右手腕脈。

怪！楊威依舊不閃不拒，小峯輕而易舉的便將他的右腕脈門扣住。

康少峯腕上加力扣緊，揚琴高舉待發，怒沖沖地吼道：「楊威！你今天安的是甚麼心？到底在玩甚麼陰謀詭計？爲甚麼不閃不避，不抗不拒，乖乖的做了本掌門的俘虜？說！」

楊威神色未改，一言不發。

康少峯更怒更火，再加三分力！痛得楊威齜牙咧嘴，汗如雨下，又道：「姓楊的，我就不信你是鐵打的金剛，銅鑄的羅漢，如不將所有的事一五一十的全部吐出來，小心本掌門要以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你。」

楊威終於開口了，道：「滄海桑田，世事無常，往日之事彷若惡夢一場，還提它作甚，你如果覺得殺了老夫便可消去心頭之仇，胸中之恨，就請下手吧，我自知罪深孽重，雖百死莫贖！」

句句血淚，懺悔之心表露無遺，却絲毫打動不了康少峯的鐵石心腸，嗤之以鼻道：「哼，少來這一套，在本掌門未將所有的事情查明之前，你想死也死不了！」

臉一沉，眉一挑，聲冷色厲道：「我問你，你喬裝成窮酸模樣，跟二鬼搭檔合演那一場醜劇的目的

何在？」

楊威答非所問道：「過去，你娘和你師父所告訴你的一切，都是事實，老夫最後所言，亦非虛語，我自知惡性重大，罪與天齊，然而，此刻却是滿懷贖罪之心，沒有半點惡意……」

康少峯大喝一聲，截口道：「住口！你欺師滅祖，絕毒無情，也會棄惡從善，簡直是一派胡言！」

楊威慢吞吞地道：「沒錯，你娘一生的不幸，是我一手造成的，龍虎門的慘變也是我一手造成的，當我發覺你的功力進步神速，對本教構成威脅，與無影二鬼議定誘敵殺人之計時，仍然一心一意想置你於死地，但是，孩子，請相信我，爲父的此刻却是滿懷眞心實意，絕無任何歹念。」

作了一個深呼吸，藉以平復一下激動的情緒，接着說道：「爲父的這幾句話只是實話實說，並無求你饒恕之意，事實上，爲了你娘，爲了你師父，你有足夠的理由把我殺掉，而且，你此時也有足夠的能力。」

康少峯眼一瞪，吐字冰冷：「你知道就好，本掌門想殺你易如反掌，但現在時辰未到。我再問你，既然定下誘敵殺人之計，爲何未按計劃行事？」

楊威對小峯咄咄逼人的詞鋒並未介意，依然和顏悅色道：「實不相瞞，當老夫見你上了圈套，眞的把我看作是一個落魄的窮酸儒俠，推誠相見，決定同往五虎嶺時，確曾想將你騙入幽冥教，擒而殺之！」

「爲甚麼沒有這樣做？」

「父子之情似是與生俱來，一路上邊走邊談，發覺我兒不但急公好義，而且敦厚善良，與爲父的惡行惡狀簡直不可同日而語，自慚形穢之餘，改過向善之心油然而生，是以未去五虎嶺，引你至此。」

察言觀色，再回想一下所經歷的一些細微小事，康少峯也覺得事有蹊蹺，但他對楊威的恨意太深，寧可信其假，不願信其眞，冷眼相視道：「哼，任憑你說得天花亂墜，我還是不信，你是天生的壞胚子，詭計多端，花招百出，天曉得你在弄甚麼玄虛？」

幽冥秀士再度長嘆一聲，欲言又止。

「你詞窮啦，默認啦，是不是？」

「不是默認，而是不想再多費唇舌，因爲即使說破了嘴你不信也是枉然，但有一事老夫非說不可。」

「那一件事？」

「剛才咱倆行功打坐之時，老夫若心存歹念，你早已不在人世，想想看，當你進入渾然忘我之境時，先殺人，再取銀圖玉符，可謂輕而易舉，如探囊取物一般，何必多費手脚，更不必浪費這麼多口舌。」

這倒是幾句實話，回想一下行功時的情景，楊威確有一擊功成的機會。

若在酒中下毒，可能更省時省事。

「難不成姓楊的眞的已經回心轉意？」

康少峯的心情彷若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不敢貿然採信，又無法全盤否定，一時心亂如蔴，不知如何是好？

楊威見小峯沉吟不語，又振振有詞道：「爲父的此刻的心情十分平靜，有足夠的勇氣面對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想求你恕宥，無意要你認我爲父，更沒有强求你爲我做任何事的意思，你如果認爲該殺可殺，就立刻動手行事。若是認爲爲父的確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意捐棄前嫌，咱們父子倆就攜手共創事業，以贖前愆。假如二者皆非我之所願，亦可就此分手，所有的仇仇恨恨，恩恩怨怨，留待日後再作定奪。」

話說得很率直，神態又極誠懇，康少峯至此已信了八分，但他對楊威的憤懣太深太厚，一時半刻之間實在難以改變。

是的，擺在他面前的只有三條路。

一是殺掉楊威，爲死去的母親、恩師報仇。

二是認祖歸宗，父子相認，攜手共創一番事業。

三是分道揚鑣，各奔西東，日後再見機行事。

康少峯仍右手緊握殘琴，左手扣着楊威的右腕，腦中思潮如湧，剪不斷，理還亂，久久難決所以。

爲了母親，爲了恩師，小峯理當將楊威置之死地！

然而，很不幸，楊威是小峯的生身之父，更不幸的是，他居然已經悔悟，欲以待罪之身，造福天下武林。

上天有好生之德，小峯怎忍斷人自新之路，何況這個人還是他嫡嫡親親的爹！

不殺他何以面對死去的慈母、師尊？殺了他又有虧孝道，於心難安，康少峯思前想後，不知所措。

苦思許久後，忽然暗自咬一咬牙，心道：「娘、師父，原諒我，孩兒雖然一身是恨，孝心仍在，實在不忍手刃已洗心革面的親爹，不過，這事並未了結，日後一定會有一個圓滿的交代，殺不了姓楊的，孩兒會到陰曹地府去當面負荊請罪！」

主意一定，立將楊威放開，兀自奪門而去。

楊威沒有攔阻，不曾追趕，亦未開口說話。

「唉！」

小峯聽到楊威發出一聲深沉的長嘆！

頭也不回的疾奔十來丈遠，康少峯雙臂一抖，彈身飛上了斜對面別人家的房上。

剛剛站穩脚步，尚未決定去向，颼！有一條黑影越牆而入，落在院中，是吸血鬼王。

颼！又是一聲，攝魂判官也接踵而至。

二鬼一面放步疾行，一面東張西望，鬼鬼祟祟的顯得很神秘。

在院子裡亂轉了一會兒，雙雙悄沒聲息地溜進楊威所在的客房。

小峯心念電轉，計上心來，暗忖：「二鬼來得好，楊威改過自新的事是眞是假，聽一聽他們三人的談話便可分曉，若是耍花招，弄詭計，就將他們三個趕盡殺絕，否則，似乎有必要調整一下對他的態度，我總不能一輩子做一個有娘沒爹的人呀！至於以後的事，就以後再說吧。」

當即翻身下屋，一聲不響的潛至窗下。

只聽吸血鬼王的聲音說道：「教主，康少峯那小子那裡去了？我們依計行事，在五虎嶺總壇內外，埋伏下百餘教中高手，等教主引領他前去送死，不料，左等不來，右等不見，還以爲計謀敗露，被他識破，發生意外，想不到教主却在此獨自長吁短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楊威的聲音低沉而又哀傷：「師弟有所不知，愚兄一直依計劃行事，準備將他騙至五虎嶺，擒而殺之！沒料到彼此結伴而行，相談甚歡，覺得甚是投緣，頓生悔意，不忍下此毒手，因爲，不瞞兩位師弟，小峯確是本教主的親生骨肉，所以就放他走啦。」

攝魂判官馬上怒沖沖地吼道：「師兄生性風流，到處留情，女人兒女無數，連你自己也難辨眞僞，只不過逢場作興罷了，怎麼突然對那個小王八蛋生出父子之情？想那康少峯乃左玄的傳人，且已正式接掌龍虎門，專門跟咱們作對，尤其武功奇高，强取不易，好不容易將他套住，怎可半途而廢，莫非想放棄幽冥教這一片大好基業不成？」

幽冥秀士楊威心平氣和的說道：「說實話，愚兄思慮很久，確有把幽冥教讓給兩位師弟之心，從此遠走他方，不問世事……」

二鬼不等他說完，便異口同聲道：「師兄之言差矣，幽冥教乃你我三人的心血結晶，理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任何人皆不得中途變節，你難道忘了，當年我們在山洞中歃血爲盟，決定幹掉張老頭，解決左師兄，獨佔銀圖秘籙，君臨天下武林的事了？」

楊威慢條斯理的說道：「當然記得，但憑心而論，師父對咱們不薄，雖然有意將龍虎門掌門一職傳給左玄師兄，有欠公允，我們不曾找師父據理力爭，就斷然決然的採取行動，幹出那種恩將仇報，欺師滅祖的事來，實在大逆不道已極，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吸血鬼王冷哼一聲，道：「哼，師兄一向以心如鐵石，冷酷無情自許，怎麼一下子大慈大悲起來，滿口的仁義道德，別忘了，你我身上皆背着數不清的人命，你想饒人，人不饒你，只有前進，沒有退路！」

楊威道：「好漢做事好漢當，楊某願爲自己所做的一切負全責。」

攝魂判官勃然大怒道：「你倒說得輕鬆，當年咱們摧毀龍虎門，創立幽冥教，胸懷遠大，雄心萬丈，一心一意的想要稱霸武林，現在眼看威名遠播，成功在望，師兄却要打退堂鼓，顯然已經違反了當初的誓言，就算你心甘情願的想將幽冥教拱手讓給我們，此事也難善了。」

楊威皺着眉頭道：「那麼，依兩位師弟之意該當如何？」

二鬼互換一道眼神，心意已通，攝魂判官道：「好說，上上之策當然是楊師兄回心轉意，繼續主持教務，萬一當眞心生退意，也必須將這一齣戲演完，也就是說設法將那個小兔崽子騙進五虎嶺，擒而殺之，等我們得到銀圖秘籙、龍虎玉符之後，師兄想留則留，想走則走，絕不勉强！」

幽冥秀士沉吟少頃，道：「如果楊某不肯苟同呢？」

吸血鬼王嘿嘿冷笑一聲，道：「那就很抱歉，休怪我倆不念舊情，要出手冒犯！」

楊威恨聲道：「兩位師弟的心腸也未免太狠了，小峯乃愚兄的親生骨肉，楊某寧願死在這兒，也斷斷不能泯滅天良，誘殺我兒。」

二鬼聞言怒氣橫生，同聲喝道：「這樣說來，咱們之間是無法善了啦？」

楊威凜然無懼道：「千言萬語，總括一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果，得饒人處且饒人，凡事不要做得太絕。愚兄言盡於此，再見！」

健步一探，往門外走去。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李存正用火藥坑人，結果反害己身，李家寨被燒毀，其長子李正孝爲尋老父收藏之藍寶石，棄兄弟李正忠被袖箭所傷而逃出，被人妖尹且旦救出火場，又被人妖要脅，危急時吞下寶石，也吞下人妖的毒藥，只好帶人妖去地窖，設計害死人妖，逃出後因毒藥發作，遇玉眞子老道，老道答應救他，但必須說出寶石何在，結果被老道開膛破肚……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奪魂血咒

好心援助兩姐妹　恩將仇報點天燈

「滋」的一聲，文娟與徐小七吻了一下，二人也笑了。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剛走出李家寨，遠遠的河南面奔來兩個人，雙方只一看清楚，才知道來者乃洛陽雙俠丁兆玉與丁兆堂兄弟二人是也。

丁氏兄弟也瞧見徐小七與文娟二人了，雙方舉手打招呼，丁兆堂道：「你們進了李家寨？」

徐小七道：「李家寨完了。」

丁兆堂道：「兄弟，你背的是什麼？」

「銀子。」

丁氏兄弟一怔，丁兆玉叱道：「好小子，你怎麼幹起趁火打劫的事來了？」

徐小七忙笑笑，道：「二位賢昆仲，我徐小七再是不成材也不會幹這事吧！」

丁兆堂道：「那你是……」

徐小七道：「見那麼多李家寨的婦女娃兒投奔甜水鎮，我認爲她們需要這個，便把李存正的地窖中銀子背了些，準備分給李家寨的人的。」

丁氏兄弟一聽之下，哈哈笑。

丁兆堂道：「來，我兄弟代勞。」

他伸手去接袋子，徐小七忙對二人道：「不用了，我自己背。」

文娟道：「還有許多銀子在地窖，二位如果也想助人，那就快去背些。」

丁兆玉道：「在那兒？」

文娟便把假牆地窖之處對這丁氏兄弟說了一遍。

丁兆玉搓搓雙手，道：「太好了，她姐妹一定會歡喜，哥呀哥，我們快過河。」

丁兆堂對徐小七與文娟二人道：「你們慢慢的走，我兄弟很快跟上來。」

兄弟二人拔身過河去了。

徐小七對文娟道：「阿娟妹子，妳看那丁家兄弟二人爲什麼反而去協助李家寨那些逃往甜水鎮的人？」

文娟道：「我發覺丁氏兄弟乃是俠義之士。」

徐小七道：「那又爲什麼提到什麼姐妹的，這姐妹又是什麼人呀？」

文娟道：「必是李家寨的人了，咱們去了必會知道。」

徐小七道：「我忽然想起來了。」

文娟笑笑，道：「你心眼靈光，想起什麼來了？」

徐小七道：「李家寨中有兩位姑娘會武功，她二人也長得美，莫非被丁氏雙俠看中了？」

文娟笑道：「牡丹花玫瑰花還有喇叭花，不管那是什麼花，總會

有人對上眼的，你說是不是？」

徐小七笑問：「妳是什麼花，我又算什麼？」

文娟道：「小七哥，你說我是什麼花呀？」

徐小七道：「百合花！」

文娟道：「小七哥，你把我比成百合花呀！」

徐小七道：「此百合非眞百合花。」

「怎麼說？」

徐小七笑道：「妳是一百種花的總合，所以叫做百合花，妳也有一百種花的美，一百種花的姿容，阿娟妹，我有福了吔！」

，妳也有一百種花的美，一百種花的姿容，阿娟妹，我有福了吔！」

噯，別管徐小七吃力的背了一袋大銀錠，那文娟撲上前就是一個口對口的吻，就聽「嘖嘖」兩聲才分開，文娟笑問徐小七：「你有甚麼福呀！」

徐小七道：「我有口福了吔，哈……」

「嘻……」文娟笑得好美，美得徐小七一聲口哨！

* * *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走進甜水鎮，甜水鎮上的人們正在議論紛紛，好端端的一座大山寨，又是鼎鼎大名黃山劍客李存正的家，怎麼會發生天火燒了個淨光。

有人去問逃入鎮上的李家寨的人，不料就是沒人回答得明白，人們不會知道這是那黃山劍客爲了奪寶才下狠心要轟死那批追寶之人！

說明白些，這是謀寶害命事，說了多丟人。

現在，徐小七與文娟姑娘走來了，文娟抬頭看大街，只見不少人站在兩邊看四處，她對徐小七道：「小七哥，先問一問再走吧！」

徐小七正走着，他對文娟道：「悅來酒館去問吧！」

二人走到悅來酒館前，三個伙計圍上來了。

有個伙計對徐小七的印象特別深，因爲他見過徐小七用竹筷把飛起的抹布釘在橫樑上。

這伙計拍着徐小七的布袋，道：「唷，是少俠你回來了呀，這袋中何物？」

「銀子！」

「那麼多銀子呀！」

伙計衝着另外兩人看了一下，他不客氣的向徐小七道：「喂，幹甚麼呀，去李家寨趁火打劫不是？」

徐小七一瞪眼，道：「你說我趁火打劫？」

「那來這麼多銀子？」

「李家寨弄來的！」徐小七說的是實話！

伙計三人瞪眼了：「好呀，你不是少俠，你是小土匪呀，可惡！」

徐小七叱道：「娘的，拿我當土匪呀，告訴我，李家寨逃出來的人去那兒了？」

伙計冷冷道：「幹甚麼？」

徐小七道：「給他們送去銀子呀，王八蛋，你以爲去幹甚麼？」

那伙計拍着布袋，道：「你打算把這一袋銀子送去救濟李家寨的人？」

徐小七道：「不錯，這原是他們李家寨的銀子！」

三個伙計吃一驚，又立刻撫掌笑了。

「嗨，少俠呀，也算小子們有眼無珠，拿你少俠當成了匪徒論，對不起，對不起！」

另一伙計指着甜水鎮北邊，對徐小七道：「鎮北頭不過半里遠，有一家大祠堂，那是唐家大祠堂，李家寨的人都落脚在祠堂裡去了。」

徐小七對伙計三人道：「炒幾樣小菜熱壺酒，我二人很快就回來！」

那伙計道：「少俠呀，你們還有另外幾人呢？」

他想了一下，又問：「對了，還有個八九十歲的老人家，他的本事那麼大，幾個道士也不弱，他們……」

徐小七道：「他們不來了！」他們是不會再來了，這些人死的死走的走，便那大刀片子余大牙也不見了。

* * *

只要有方向，就不會走差路，只要有距離，必然會找到那地方。

唐家祠堂就在一片柳林深處，如今柳葉落滿地，樹枝光禿得可憐兮兮的好不慘然。

然而，擠在唐家祠堂那兩個大院的人們就更悲哀了。

唐家祠堂共分兩座大院，逢年過節唐家的人才趕來祠堂祭拜先人，前院可以住人，正屋兩座是祭堂，神位擺了幾十個，那可是百年前唐家出了位狀元公才建了這座大祠堂，如今好像零落了，這也正應了那句話「富不過三代」！

* * *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剛踏進唐家祠堂大門，就聽見一片哭聲傳過來。

別管是哭或悲嘆，每個人還得把肚皮填，有三個女人在院中支起借來的大鍋在煮稀飯。

如今李家寨完蛋了，能吃稀飯也算是不錯的了。

* * *

徐小七道：「喂，你們那一位主事呀！」

十幾個女人看過來，還有三個

老人在抽烟，其中一個老人見過徐小七，他迎上來叱道：「你這猴崽子又來了，上一回在大寨門口我見過你，過不久咱們全光了，娘的皮，你這一回前來是不是看熱鬧呀！」

文娟立刻對老人笑笑，道：「不是，不是的，咱們是來送銀子的。」

十幾個老弱婦女一聽是來送銀子的，都楞了！

文娟拍拍徐小七背的布袋，又道：「這些銀子是送你們花用的！」

老人過來摸摸口袋，道：「我操，別逗人了，弄些石頭來嘲笑咱們呀，你們那裡會有這麼多銀子？如果眞有銀子，早走了，還會管咱們死活呀！」

「咚」的一聲，布袋抛在地面上，砸得地磚也破了，徐小七忿然對老人道：「你馬上就知道這是甚麼了！」

徐小七來不及去解布袋口，反手拔出魚鱗紫金刀猛的一刀削！

「嘩！」幾十個大銀錠滾出來了。

「哇呀呀，是眞的銀子呀！」

老人家有七八個，他們拭淚了。

「絕處逢生啊！」

「老天有眼呀，咱們遇上貴人了！」

這文娟的心有些酸酸的，他對徐小七道：「小七哥，咱們走吧！」

徐小七轉身要離去，遠處傳來一聲招呼：「等一等，別走！」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回過頭，只見是個姑娘走過來了。

這姑娘還未走近徐小七，徐小七已認出姑娘了，她可不是別人，李紅是也。

「是妳呀！」

「你幹甚麼來的？」李紅冷冷的問。

徐小七指指地上，道：「送銀子呀！」

李紅木然的看看地上銀子，道：「你們在表示些甚麼？仁義道德嗎？」

文娟上前道：「雪中送炭也不對了？」

李紅道：「甜水鎭這方圓百里內，自從出現你們這些人，李家寨就開始倒楣，如今何必假惺惺呀！」

徐小七也火了，他沉聲道：「送來銀子不用你們感謝，因爲這些銀子也不是由我家帶來的，這原是由李家寨取來的。」

李紅一聽驚怒，道：「你們去了李家寨？你們……怎可以趁火打劫！」

徐小七道：「咱們不是趁火打劫，李存正的地窖中存了這麼多銀子，而李存正惹了禍，害你們大伙無家可歸，他的銀子當然你們花！」

忽見那李忠走過來了。

「堂姐，兆升伯要他們進去吶！」

李紅道：「爹傷得那麼重……」

她無奈的轉過頭來，對徐小七二人道：「我爹受了重傷，被山火燒得半邊身子起水泡，進去別說話刺激他老人家。」

她又對李蘭，道：「蘭妹子，把銀子分給各家吧！」

於是，她帶着徐小七進門去了。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跟着李紅進入唐家祠堂的後大院，就在大廊上他二人吃驚了。

只見大廊上與裡面橫七豎八的躺着二十多個被大火燒傷的漢子，正由他們家人一邊侍候着。

從甜水鎭上來的那位大夫忙慘了，哪曾見過這麼多受傷之人。

徐小七走到一個半張臉盡是水泡的大漢一邊，另一邊他認出是那李家寨總管李兆升。

李兆升伸手，徐小七蹲下來了。

就聽李兆升道：「這件事誰也別怪……」

他喘息，又道：「誰也沒錯……錯在咱們……都是人吶，兄弟……」

徐小七與文娟就聽不懂李兆升說什麼。

但李兆升又道：「人吶，誰不貪念？是人就貪，聖人不貪，只不過這世上沒有聖人呀！」

徐小七似乎聽懂了。

文娟嚇得不敢看，她看外面。

李兆升又道：「只有在吃了苦頭受了罪，方才會醒悟過來，可是，晚了呀！」

徐小七道：「我知道寶在李寨主身邊，可是我又沒找到那寶物……」

李兆升道：「寶是什麼樣，我也不知道，寨主是不會叫咱們看的。」

李紅道：「爹，別說了，人都死了那麼多。」

李兆升道：「咱們能在寨主身邊做事，一切聽寨主吩咐，如今連累大家，有何面目再住下去？」

李紅悲哀的道：「爹……」

徐小七道：「藍寶石又失踪了，我沒找到，却發現李寨主藏了不少銀子，我背來一袋，也可以救救急。」

李兆升指着府內，道：「夫人少夫人她們也在呀！」

徐小七道：「銀子不能由她們掌管，大家均分。」

他與文娟欲走，忽聽前面有人在叫：「你二人怎麼又回來了？」

叫聲是李蘭，李紅立刻明白是什麼人。

「爹，姓丁的兄弟又來了，他們……」

正說着，只見丁兆玉丁兆堂兄弟二人各扛了一隻袋子奔進來了。

那丁兆堂道：「眞不少，叫我兄弟全背來了。」

兄弟二人把袋子放在地上，李兆升衝着這兄弟二人點了個頭，道：「辛苦二位了。」

李紅看看這二人，她木然的看着這兩兄弟。

李紅與李蘭已知道這丁氏兄弟二人看上她姐妹二人了，要不然他兄弟二人也不會火燒山之後一路奔來協助救人了。

李兆升看看丁氏兄弟二人，道：「你二人是好人吶，只不過我們如今好悲慘，實在不配……」

丁兆堂忙以手制止，道：「你別多講話，養傷要緊。」

丁兆玉道：「如果您老點個頭，咱兄弟僱車送你去中原，咱們那兒有好大夫！」

李兆升轉面看向女兒李紅，李紅却伸手拉住李蘭的手，兩個人黯然了。

徐小七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之後，他笑了。

丁兆玉道：「徐兄弟，你們有何打算？」

徐小七道：「找不到藍寶石，我們就無法回去交代，所以一時間還未有何決定。」

丁兆玉道：「我兄弟這就準備回中原了，以後如有效勞之處，可傳話一聲，我兄弟必前往。」

丁兆堂道：「原是爲卜通之死找回公道的，怎會變得奪寶之事，實大出所料。」

徐小七道：「余大牙余大俠呢？」

丁兆玉道：「余大俠受了傷，當火藥燒起來的時候，余大俠拚命逆火而逃，至今不知去了那裡，也許……」

徐小七道：「聽起來令人擔心吶！」

徐小七轉而對李紅與李蘭，又道：「跟洛陽雙俠去中原，我敢保証妳們會幸福一生，哈……」

他拉着文娟走了，只這麼兩句話，令洛陽雙俠大爲受用，眞想抱住徐小七雀躍！

姻緣總是前生訂，丁氏雙俠果然認定李家姐妹是他們的良伴了，至於是否成功，那是以後的事。

＊　＊　＊

徐小七很失望，原以爲藍寶石在甜水鎭出現，應該可以完成老父的遺志找回去的，怎知在一場大火之後又失去了踪影。

走到甜水河邊，文娟道：「小七哥，怎麼辦？咱們去什麼地方呀！」

徐小七道：「去李家寨後山。」

「燒過的山上呀？」

徐小七道：「妳忘了，余大牙逃離火場受了傷，不知他如今怎麼樣了？」

文娟道：「去找余大牙呀？」

「不錯，雖說當初余大牙是與玉眞子道長們一齊前來，但大家的目標變得一致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想找了余大牙，也許可以從他的口中知道些有關玉眞道長幾人的作風！」

文娟道：「我聽了你的話以後，覺得這牛鼻子老道有極大的嫌疑！」

徐小七道：「所以咱們非去大山中找到余大牙不可，他也許正需要咱們幫他的忙。」

文娟道：「要去還得快些去，也許余大牙還在山上的某個地方呀！」

這二人立刻又過了甜水河，匆匆的趕往大火燒過的大山上去了。

野狼山上沒狼叫，只因爲一場大火，不但燒了野狼洞，也燒死不少小野狼，有許多野狼逃到附近的山上去了。

＊　＊　＊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翻過野狼山，他不忘丁氏兄弟對他說的話，余大牙逆風向衝出火場逃走了。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走到野狼山的後面大山裡，那兒仍然一片好風光，文娟指着一片老松林，道：「小七哥，今夜咱們住那面林子裡！」

徐小七道：「今夜咱二人共嬋娟，只不過我擔心的是怕妳受風寒。」

文娟笑道：「我睡在你懷裡是不會受風寒的，小七哥，你對我眞關懷呀！」

徐小七哈哈的笑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遠處傳來一聲咒罵：「畜牲，滾開，他奶奶的。」

這聲音來自什麼地方？

風大難辨認，但徐小七已精神大了。

「這是余大牙的聲音。」

文娟道：「聽不出在什麼地方呀！」

徐小七道：「咱們順風找過去！」

於是，這二人立刻往山中奔去了，那徐小七還大聲的喊叫：「余大牙！」

只不過他叫了多聲未有回音，實在令他吃一驚。

「娟妹，山中應該有回聲，怎麼我叫了半天未回音，這是什麼道

理呀！」

文娟想了一下，道：「山風太大了吧！」

徐小七道：「也只有這麼解釋了。」

這二人一口氣奔到高山上，再看向深谷中，立刻發現一個嚇人的奇景，在深山谷溪邊的一片不過三丈見方的巨石附近……

巨石不算奇景，幾十頭大小不一的野狼把一個人圍在那塊石頭上才叫奇景。

這幾十頭野狼圍坐在巨石四週不立刻攻擊大石上的人，但也不停的有一頭狼出擊去騷擾石上的人，那光景很明顯，這幾乎超過三十頭野狼，目的是要把石上的那個大漢活活的累死在石頭上，然後大家再分食。

野狼爲什麼不攻擊那人，只因爲那人手上一把特號大砍刀，那人的個頭大，野狼已死了幾頭在附近。

而後攻擊的野狼只不過發出吼聲一衝而過那大漢身邊便跳開了。

大漢處在困境危難中了，因爲他不但一身被燒得慘，而且是流了血掉了肉，半張臉也赤紅一片，如今只有吼聲，却已嚇不走圍在四週的野狼了。

這光景十分明顯，只待大漢力氣用盡，累得倒在石頭上昏過去，野狼就撲過來了。

要知野狼是有智慧的，狼的智慧不比人的差，牠們山野中討生活，自然有天生的本能。

北方有句話，人在山中走，小心碰肩頭。

走在山中的人有防備，如果有人碰肩頭是不回頭的，因爲狼就是叫你回頭，然後一口咬中人的脖子，這人就完了。

但此刻狼羣把大石上的人圍起來了，這可是等着一頓飽餐了。

徐小七對文娟道：「看，那人正是余大牙呀，他被那麼多野狼圍住了。」

文娟道：「嚇死人了，快去救他呀！」

徐小七道：「野狼山上一場天火呀，把所有的野狼燒到這座高山來了。」

他「嗆」的一聲拔出刀來，對文娟道：「抽刀，走，咱們奔下山谷中。」

文娟左右兩手各持一把尖刀，這二人齊聲大吼：「殺呀！」

「殺！」

兩個人直往山谷中奔下去，七八頭大野狼不逃，牠們反而撲向徐小七與文娟二人。

徐小七一見，立刻對文娟道：「別回頭，看是雙方誰唬誰？」

文娟當然不能逃，被狼唬住就慘了。

「殺！」她的聲音也嚇人，宛似喉管也撕破一般聲音尖吭得嚇人。

七頭野狼剛撲到，徐小七空中三個空心觔斗翻上了天，然後他馭着一片刀芒落下地，好一頭大野狼已被他一刀砍死在地上。

文娟雙刀左右逢源舞出一片刀芒逼退三頭大野狼，已聽得山石上的大漢仰天一聲獅子吼，他笑聲衝雲霄，山谷有了迴蕩聲。

圍着的野狼又往四下裡分散了，徐小七已開始揮刀在追殺了。

野狼雖餓，命還是要的，見來了兩個舞刀的，牠們不久便四散逃走了。

徐小七殺退羣狼走到大石上，文娟已在爲余大牙處理着身上的傷口了。

余大牙伸出門板似的大手，拉住徐小七道：「徐兄弟，你們送我一條命，我大恩不言謝。」

徐小七道：「余大俠，你這是什麼話，我徐小七是什麼樣人，能不伸援手嗎？」

余大牙道：「操他娘的咱們上了當，個李存正，他在山上埋火藥。」

徐小七道：「反而燒了李家寨，天火呀！」

余大牙道：「不錯，天火，我這一輩子就沒見過這麼大的火，這麼快的火，更奇的是火還會自天而降的燒得好不嚇人吶！」

徐小七道：「不見了余大俠，我們才找來了，看你這一身傷，再晚來就慘了。」

余大牙道：「天快黑了，我這一天算得是大日子，差一點遭狼吻！」

文娟已累出汗來了，她喘了一口氣，道：「這種傷太厲害了，換是別人早躺下了。」

余大牙道：「我也以爲逃不過今夜了，嗨，你們來得眞是時候！」

他看看徐小七二人，又問：「帶來什麼吃的嗎？」

徐小七自懷中摸出個燒餅，道：「余大俠，你吃！」

余大牙被困在大石上一整天，他寸步難離早餓壞了，見是個燒餅，立刻啃起來。

余大牙邊吃邊向徐小七，道：「道士們呢？」

徐小七道：「死了一個傷了四個，只不過他們似乎是滿載而歸了！」

余大牙一瞪眼，道：「什麼滿載而歸？」

徐小七道：「大家追逐尋找的藍寶石不見了，這中間加以分析，八成是玉眞子老道得手了。」

余大牙道：「當初可不是爲了藍寶石而來，我與丁氏兄弟助拳來的。」

他忽的又問：「丁氏兄弟人呢？」

徐小七道：「他兄弟拿了銀子去甜水鎭上給李家寨的那些孤苦婦人小娃們。」

余大牙一瞪眼，道：「怪了，同夥的不來幫助，反而去幫助敵人呀！」

笑笑，徐小七道：「我們也是聽了他兄弟的話才找來這兒的。」

余大牙又能站起來了，他拄着刀，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小兄弟仔細說給我聽聽！」

徐小七立刻把這一天所發生的事說了出來，聽得余大牙忿怒的道：「可惡，太可惡了，必是那老道得手了，那卜道啊，怎麼對得起我余大牙，操！」

文娟見天色又黑，便向徐小七道：「小七哥，咱們今夜在那兒過？」

徐小七道：「余大俠傷得重，必須先回甜水鎭，然後僱車回中原！」

突聽余大牙咬牙道：「不必！」

徐小七道：「余大俠的意思是……」

「去追玉眞子老道去，他太不夠意思了。」

徐小七道：「怕是走遠了。」

余大牙道：「便是走到武當山也要追！」

徐小七道：「余大俠，你傷得重呀！」

余大牙道：「沒關係，我還撐得住！」

文娟道：「余大俠，咱們先去甜水鎭住一晚，然後把吃的備妥，要知玉眞子道長他們也是人，他們也需要休息的，是不是？」

徐小七道：「對，咱們一切弄妥當，再快馬加鞭的追他們。」

余大牙不堅持了，他咬咬牙道：「老子追上玉眞子，非要他給老子一個交代不可。」

他忽然想到揚州老怪崔不老，立刻又道：「姓崔的老不死，他終於還是死了，娘的，當時還把他當好人辦，以爲他德高望重吶，娘的皮，原來他給老子送上天梯，他叫我余大牙上天梯呀！」

上天梯便是永遠也到不了目的地，上得越高摔得越重，崔不老叫余大牙上天梯，他等着漁翁得利。

徐小七道：「世上沒有眞心同夥的人，利害得失才是最重要。」

余大牙道：「崔不老完了，人妖也完了，玉眞子老道得了便宜便拔腿而去，咱們這趟南下一事無成呀！」

徐小七道：「余大俠，事情只是臆測，當未取得証明，咱們不能斷定就是玉眞子道長弄走了藍寶石。」

文娟接道：「他們也死了一個道士，而你又認識卜道這人。」

余大牙道：「我斷言是老雜毛弄走了洛陽火星眞君的寶物，必錯不了。」

徐小七道：「咱們先去甜水鎭，也許丁氏雙俠還留在甜水鎭上。」

余大牙不多言了，他一步一瘸的跟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身後往甜水鎭走來了。

* * *

兩輛大車與兩匹快馬停留在悅來客棧的大門外，這時候大約是五更天尚未到，徐小七與文娟、余大牙三人才自甜水鎭外跚蹣的走到街上來。

有隻花狗不識相，迎着余大牙咬上了。

余大牙火大了，他把花狗當野狼，他一刀砍在花狗的背上，那花狗再也站不起來了。

三人走到悅來酒館大門外，有個伙計剛起來，那伙計一見來了徐小七，笑了。

「眞早呀！」

徐小七道：「不是早，是太晚了。」

伙計笑問：「怎麼說？」

徐小七道：「打從昨日到現在，咱們根本沒闔眼，早的什麼呀，太晚了。」

文娟對伙計吩咐道：「送熱水，送吃的，咱們還有位受傷的，快去把大夫也請來。」

余大牙拍拍門口的馬，道：「這馬我要了。」

伙計上前看，不由笑道：「這馬不是別人的，乃是你們同路人的馬。」

「誰？」

「我們……喲，是余大俠呀！可回來了吔！」

打從門內走出丁兆堂，他滿面興奮的走出來了。

丁兆堂走近余大牙，他發現余大牙不理會他。

「怎麼了……是……」

余大牙叱道：「你兄弟眞夠意思呀！」

丁兆堂道：「唷，我明白了，余兄是怪我兄弟未去找你了。」

余大牙道：「咱們一同南來，爲的是助拳討公道，李家寨咱們聯手去決鬥，你們兄弟溜得快呀，而我……」

丁兆堂道：「山中大火燒起來，火焰把人的眼也薰得難睜開，事後逃出來，我兄弟第一個來找你余兄呀，可是找了半天未見人，這才走回甜水鎭。」

余大牙稍稍消了氣，道：「是這樣嗎？」

丁兆堂道：「我兄弟可以對天發重誓。」

正說着，丁兆玉也出來了。

「喲，余兄回來了，太好了。」

天色灰暗看不清，但當他兄弟仔細看，立刻吃一驚。

丁兆玉道：「余兄，你受的傷不輕呀，快進屋內去，找大夫來治呀！」

兄弟二人的熱情，倒令余大牙不好意思再說什麼了。

這幾人走入悅來酒館中，伙計幾人全起來照應着，又是熱水又是酒菜，那文娟却對徐小七道：「我累了，先找房間去歇着。」

徐小七道：「我陪你。」

他明白，余大牙原是與丁氏兄弟一起來的，他們必有許多話要說，何不先離開。

那余大牙與丁氏兄弟也不出手攔，便一齊坐在桌上吃喝起來。

這三人果然有話要說。

* * *

丁氏兄弟在聽了余大牙山中遇困之後，二人好不後悔，未能在深山中多找些時候，就會找到余大牙了。

只不過當余大牙問起二人在甜水鎮的事，丁兆堂先是乾乾一笑。

丁兆玉道：「李家寨完了，可也全是李存正引來的，李家寨中的人不應都被看成壞人，所以，這一回我兄弟想幫助李家的幾個人回中原去落戶。」

余大牙一聽，怔怔的道：「回中原落戶呀，你們看中什麼樣的人了？」

丁兆堂道：「他們兩戶人只有六口，車已僱妥，天明就上路。」

丁兆玉笑笑道：「咱兄弟苦口婆心的說了半天，他們才點頭的。」

余大牙道：「什麼人令二位垂青？」

丁兆堂道：「她們是堂姐妹，人品十分好的，我兄弟只一看就知道。」

余大牙哈哈笑了。

「就說嘛，如果你兄弟看不上，你們會眞心的幫助他們去中原呀！」

丁兆堂道：「余兄，我兄弟至今未娶呀！」

余大牙道：「有些趁人之危吧！」

丁兆玉猛一怔。

但丁兆堂道：「在未出事之前我兄弟已對這姐妹有了良好的印象了。」

余大牙忽的放下酒杯，他對丁氏兄弟點點頭，道：「二位，我累了，去睡一覺，我祝福你們天成佳偶。」

他已走到二門了，忽又回頭道：「天亮你們走吧，別叫我了，我回洛陽必去你們莊上，嘿……」

他進了二門還傳來嘿嘿笑聲，聽得丁氏兄弟有些不太舒服。

* * *

「哥，爲何余大牙不同咱們一齊走？」

「他的毛病我知道，他不想打擾咱們。」

丁兆玉道：「他受了傷呀，也好路上照顧他。」

丁兆堂道：「他同那兩男女在一起，大概他們會照應他的，只是他們來自南京城。」

丁兆玉道：「咱們就這樣棄他而去？」

丁兆堂道：「也是無法的事情，又不是我們不歡迎他，是不是？」

門外又有人來了。

進來的並非別人，乃李紅是也。

李紅走到酒館中，她對丁兆堂道：「人來了，咱們及早上車走吧！」

丁兆堂一聽之下甚爲高興，便與兄弟丁兆玉忙着把一應路上用的吃的全搬在車上，結了帳走出門，果見有人扶着受傷的李兆升，還有幾個女人與漢子趕來了。

這些人也不多言，擠在兩輛大車上，那李紅與李蘭各自坐在馬背上，李紅對丁兆堂道：「眞不好意思，倒是叫你兄弟二人走路了！」

丁兆堂忙笑笑，道：「沒關係，咱們走路反倒是比騎在馬上舒服！」

李蘭笑笑，道：「你們兄弟二人眞好！」

丁兆堂道：「等二位姑娘去了洛陽，住在丁家莊上，妳們就知道中原比這黃山有多好了！」

李蘭笑問：「那麼，洛陽出甚麼呀！」

丁兆玉道：「洛陽出牡丹花，花開富貴有名聲，十里花香聞千里，妳們去了以後必會喜歡！」

丁兆堂道：「洛陽有個大石窟，百家佛爺在其中，第七進有座火星眞君最靈驗，只是……」

他沒再說下去，因爲被人盜走的滿天星藍寶石至今忽然又不見了。

丁氏兄弟如果這一回能把藍寶石找回去，他兄弟的大名便威震中原了。

* * *

兩車與兩騎出了甜水鎮的時候，那已經是五更天了，抬頭看東邊，天空有浮雲，兩輛大車上有些甚麼人，丁氏兄弟不計較，他兄弟只關心馬背上的李紅與李蘭二女。

丁氏兄弟誠心的表白過，他兄弟看上李家的這兩位大姑娘了，要不然也不會盡爲她們費力氣。

至於唐家祠堂那麼多老弱婦孺，也只有留下銀子叫他們重修李家寨了。

這原是丁氏兄弟爲李家逃過一劫的人出的主意，這也算仁至義盡了。

如今他兄弟護着李紅李蘭兩家人往北走着，只不過快到甜水河的時候，坐在車上的李兆升開口了。

「回去李家寨！」

丁兆堂在附近走，聽得李兆升的話，他一怔，忙走近車邊道：「李大叔，這時候趕路去中原呀，李家寨已成灰燼了。」

李兆升道：「咱們人吶，總是有感情的，是不是？」

丁兆堂道：「是呀，人異於獸者便是人重感情。」

李兆升點點頭，道：「李家寨死了那麼多的人，如今火已熄了，總不能再叫他們曝屍荒野，對不對，他們都是咱李家人吶！」

丁兆堂無話可說，便順水推舟的道：「對，對，死者總得入土才爲安！」

丁兆玉道：「那就快走吧！」

這一行也不知有幾個，一齊轉道李家寨去了。

這還眞的是個大陷阱，丁氏兄弟上當了！

* * *

兩輛大車停在李家寨的大寨門內晒穀場上，李紅與李蘭二人下了馬，迎向丁氏兄弟。

李紅道：「丁大哥，你兄弟眞好！」

丁兆堂心情愉快的道：「應該的！應該的！」

丁兆玉更加上一句，道：「是我兄弟的光榮，二位姑娘千萬別客氣！」

李紅指着寨內，道：「大火熄了，各家各戶都想回自己住地看一看，也許還有可用之物！」

丁兆堂道：「都燒光了，只一到洛陽，一切全都爲各位添置新的！」

李紅却指着李家寨後的野狠山，道：「咱們有力氣的人已經不多了，有件事情還請丁大哥兄弟支助！」

丁兆堂坦然的道：「快變成自己人了，何必客氣，甚麼事只管吩咐！」

他兄弟迷上李紅與李蘭了，雖說是行俠仗義而又雪中送炭之擧，但却是因爲喜歡上人家姑娘了。

看上姑娘入了迷，玩命也可以。

丁家兄弟便是入了迷了！

李紅的雙目先落淚，她指着後山道：「原是好端端的，一下子死了那麼多，好慘吶！」

李蘭一邊也抽噎：「燒死的就有好幾十呀！」

丁氏兄弟無話說，那丁兆堂只能叫二人別太心傷！

李紅道：「都是一家人，我們就要走了，不忍心叫自己的人曝屍在荒山上，所以……」

丁兆玉道：「我明白了，姑娘是想叫我兄弟二人上山去挖坑把死者埋了，入土爲安吶！」

李蘭湊近丁兆玉，道：「眞是不好意思！」

丁兆玉哈哈一笑，道：「這算甚麼大不了的事，小事一樁嘛！」

他對丁兆堂又道：「哥，咱們山上去，把屍體掩埋之後再回來，大家一齊再往北！」

丁兆堂剛點頭，有個女人已扛了兩把鋤頭過來了，眞快呀，這就叫丁氏兄弟二人上山了！

丁氏兄弟心中不自在，這光景看準了他兄弟會幫這個大忙了。

無話好說，兄弟二人各自扛了一張大鋤頭便往大寨後山的野狠山走去。

看着丁氏兄弟走去，李紅還大聲的道：「別太辛苦了，早點回來喲！」

丁兆堂道：「埋完就回來！」

李蘭也高聲道：「我把茶水燒好了，等你們回來喝呀！」

丁兆玉笑呵呵的道：「謝謝！」兄弟二人愉快的登高山挖坑埋屍體了。

* * *

野狠山上該燒的全燒光了，便岩石也變了樣，好像塗了一層墨灰，看上去怪淒慘的。

丁氏兄弟奔到山上面四下看，不由吃驚道：「火藥眞厲害，地上炸出幾個坑，樹根也掀出來了！」

丁兆玉道：「哥，有了這些坑，咱們也不用再挖坑了，把屍體拖到坑中找石頭埋上就沒事了。」

丁兆堂道：「好主意，省却不少事了！」

這兄弟二人分開找，野狠山頂找一遍，全屍半屍爛屍焦屍的一共拖來二十一具之多，當然，有些落入山溝的就不用下山去找了。

兄弟二人把屍體拖入炸開的坑中，便四下裡去找石頭往坑中塡，丁兆堂可就開口了。

「兄弟，你看阿紅這女人怎麼樣？她的功夫也不錯的，以後同哥哥我仗劍江湖行，必會譜出一段佳話來！」

丁兆玉笑笑，道：「那當然是絕配，我就一心喜歡上李蘭那妞兒，她活潑又天眞，江湖行有她爲伴，我的事業便希望無窮了，哈哈！」

這二人越說精神越大，很快的便把二十一具屍體全埋進大坑中了。

兩個人可也累出滿身大汗來了，鬆鬆腰帶拍拍手，丁兆堂道：「好了，咱們可以下山去了。」

丁兆玉道：「大寨中他們也應該收拾妥當了，今夜打算往北走，怕只不過三五十里而已。」

丁兆堂微微笑了。

李家寨中眞夠忙，各人也不知在忙什麼，只不過當丁氏兄弟滿身大汗扛着鋤頭回到大寨門下的時候，只見李紅與李蘭二女已迎了出來。

那李蘭果然煮了茶，她用盤子送到丁氏兄弟二人的面前，笑道：「快嚐嚐，我泡的茶怎麼樣？」

丁兆玉接了一杯，笑道：「那還用說，一定好喝！」

丁兆堂接過一杯，也對李蘭點頭一笑，道：「謝謝！」

李紅笑道：「以後都是自己人了，還客氣什麼呀，快喝了吧！」

丁氏兄弟張口就喝，一口氣喝了個杯底朝天。

李蘭笑問：「怎麼樣，好喝嗎？」

丁兆玉道：「好，好喝極了。」

李紅的臉色突變，她的雙目見兇光，俏嘴巴已在抽動不已了。

丁兆堂吃一驚，道：「李姑娘……」

李紅道：「山上一共找到幾具屍體？」

「二十一具……」

「全都埋了？」

「都已埋妥了。」

李紅道：「應該是二十七具屍體的，那另外六具屍體你們未找到？」

丁兆堂道：「野狼山找遍了，就只有二十一具。」

李紅道：「眞太感謝你們了。」

丁兆堂道：「嗨，剛才妳還說是一家人吶，怎麼妳又客氣起來了？」

李紅看看李蘭，道：「差不多了吧？」

李蘭道：「是差不多了。」

丁氏兄弟聽不懂，但李紅已有了反應。

「誰同你們一家人呀，什麼東西！」

她這突如其來的叱吒，丁氏兄弟吃一驚。

丁兆玉心想，女人善變也不該變得這麼快呀！

忽聽李紅又叱道：「可惡的狗，還不倒下！」

丁氏兄弟心中齊吃驚，但覺一陣天旋地轉中，這兄弟二人「忽通」一聲便倒在地上了。

李紅與李蘭二人上前用足踢，把丁氏兄弟踢得面朝上，李紅才對大門內叫道：「倒了，快將痲繩拿來綁人呀！」

聽得她的吼聲，大門內奔出七個大漢來，這些大漢去甜水鎭過夜，他們回來整頓家園，昨夜有人回來連絡過，設下了這條計要捉活人。

李家寨中主事者非別人，乃李兆升是也。

李總管是不會把女兒嫁到中原的，更何況他們已把丁氏兄弟與余大牙等看成一夥的人。

李兆升會坑人，先叫女兒出面，叫丁氏兄弟上山去挖坑埋屍，丁氏兄弟怎知上了當。

* * *

就在李家寨寨門的那塊晒穀場子正中央，有人架起一座大木架子，粗粗的痲繩一端已把丁氏兄弟二人綑吊在上面，有兩個忿怒的大漢各人手上一把尖刀，二人未動手殺人，因爲二人在等候什麼。

燒毀的一座大屋內傳來叫聲：「大叔呀，怎麼沒有找到……」

李兆升坐在一張椅子上，附近還有不少婦女娃兒，連李存正的家小也站在這個枯樹下。

李兆升道：「再找，火再大，那東西是不會消失的，你們再仔細的找。」

那邊正在找東西，天知道在找什麼坑人的東西。

這兒，李兆升又是一聲叫：「弄碗涼水來，先把這兩個盡會撥弄如意算盤的小子弄醒再說！」

隨着李兆升的話，有個漢子已取來涼水潑過去了。

受了涼水的潑洒，丁兆堂與丁兆玉醒來了。

丁兆堂一看兄弟二人被人上了綁，附近圍了百多人，一個個忿怒的直瞪眼，不由得吃一驚。

丁兆玉對他哥哥道：「娘的，哥，咱們是一副好心腸，沒想倒被人家當成了驢肝肺了！」

丁兆堂已大聲道：「喂，你們這算什麼呀？爲什麼把我兄弟吊起來？」

李兆升大怒：「呸！個小王八蛋，你二人打的好主意，來我們李家寨出刀殺人，臨了還想討我的女兒呀，他奶奶的，你們以爲李家寨眞的完了嗎？」

丁兆堂道：「李大叔，你……」

「哦呸！誰是你李大叔，少來熱呼！」

丁兆堂道：「我兄弟並未殺過李家寨的人吶！」

李兆升道：「你們同幾個道士，還有那揚州老怪在一起，總是不會錯吧？」

他惡狠狠的又道：「頭一回咱們動過刀，第二回野狼山大比拚，

還說你兄弟沒殺人呀？」

丁兆玉急了，道：「喂，咱們南下黃山只爲一個義字，那卜道的堂兄卜通死在李家寨後山，人命關天，咱們又認識卜家兄弟，所以義不容辭就來了！」

李兆升叱道：「滿嘴放屁，你們後來不是爲了那顆害死人不償命的藍寶石嗎？」

丁兆堂道：「什麼藍寶石？我兄弟從未見過呀！」

李兆升仰天哈哈狂笑，道：「娘的皮，睜眼說瞎話，大伙都把藍寶石這件事挑在檯面上了，你二人還不敢承認是爲了藍寶石呀！」

丁兆堂道：「眞的不是，李大叔……」

「別叫我李大叔，再叫先割下舌頭！」

丁兆堂道：「咱們不怕死，只不過要說明白，洛陽雙俠之名不比黃山劍客稍遜什麼，咱們不是貪財之輩，要不然，兩大袋銀子留下自己花用了！」

「嘿！」李兆升道：「兩袋銀子呀，討我女兒又把銀子帶走，娘的，好主意，人財兩得之外又落了個俠義二字，這種算盤老子也會撥弄！」

丁兆堂咬牙忿怒了。

丁兆玉道：「哥，認了，算是鬼迷心竅吧！」

丁兆堂道：「不是怕死，死得太寃了。」

便在這時候，忽聽遠處傳來一聲大叫：「找到了，找到了吔！」

衆人抬頭望過去，只見一個大漢用瓷碗端來一些東西走到李兆升身前：「總管叔，你瞧是不是？」

李兆升低頭看，他點點頭，道：「拿過去，交給他二人，剝皮點天燈少不了這玩意兒。」

原來碗中盛的乃是水銀，這東西只要入了皮下，這層皮就得脫。

那人把一碗水銀端到木架上，兩個握牛耳尖刀的大漢冷酷的瞧了一下。

附近，李兆升忽然大聲的道：「寨主，大公子二公子呀，還有李家寨死難的好兄弟好侄子們，你們英魂離去不遠，我兆升弄了兩個仇家送你們，閻王殿好生打官司！」

他說的聲音大，聽得人全都在拭淚，因爲死的都是李家寨的人，敵人方面只不過死了兩三個。

忽聽遠處一幫人大叫：「兆升，動手呀！」

李兆升忙應道：「是，寨主夫人！」

原來這是李存正的老婆開了腔。

丁氏兄弟也不想一想，李存正的老婆在，李兆升怎麼會去洛陽？

李兆升把手一舉，大聲道：「你兩個點天燈吧，這玩意也不用我教你們吧！」

嚄，兩個大漢拿冷水往丁氏兄弟二人頭上猛一淋，淋得二人打哆嗦。

二人立刻用手去抓丁氏兄弟二人的頭髮，牛耳尖刀就要往二人的頭頂皮上切下去了。

「等一等！」

丁兆堂厲聲大叫，他皆目欲裂。

兩個持刀的漢子不聽嚷嚷，還是要下刀，丁兆堂雙肩猛一抖，抖得漢子往一邊閃，他又大叫：「等一等！」

李兆升大怒，道：「你不用死掙扎，認了吧！」

「不，丁某臨死只一個要求。」

李兆升道：「免了，老子不會答應的。」

丁兆堂大叫：「只是一句話，也非什麼要求。」

遠處的李存正夫人叫道：「聽他還有什麼話要說的。」

李兆升咬咬牙，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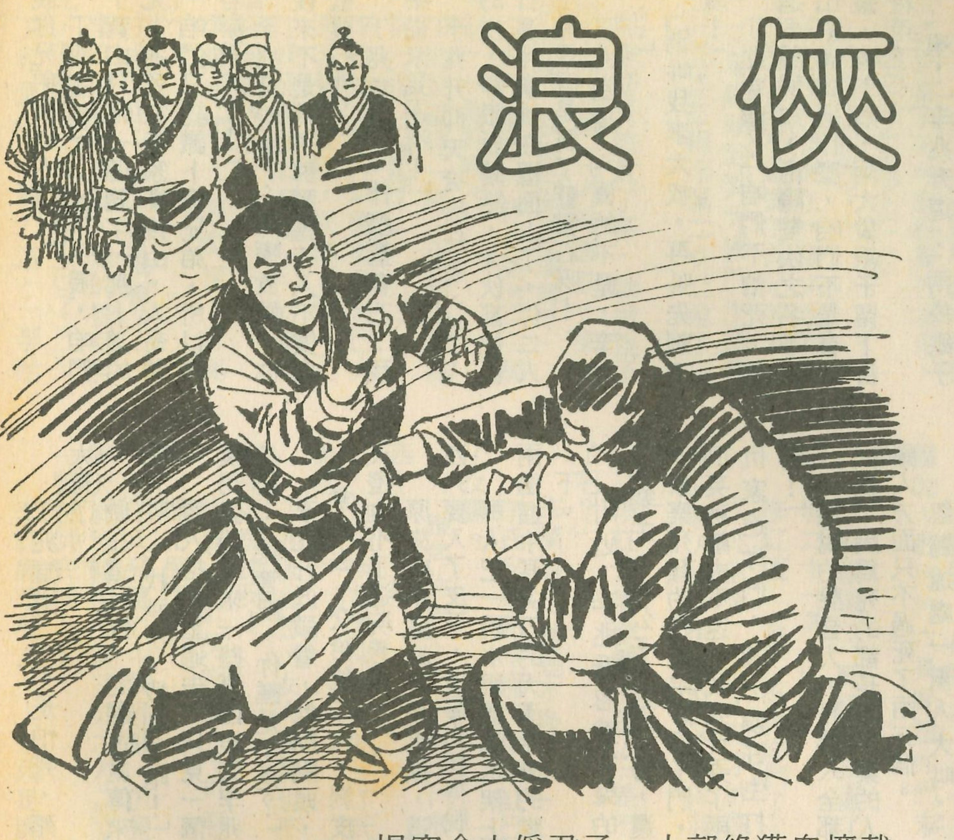
丁兆堂道：「請二位姑娘過來一下。」

李紅木然的看看李蘭，兩個女的便走近木架，李紅道：「有什麼好說？」

（未完・十五）

浪俠

上文提要： 木道人帶着小郭到扶桑小豆島找長門大開，其是「鬼舞籙」創始人之一，結果一等半個月，僕婦仍推說外出未歸，但其之養女長門眞子因愛慕小郭，答應替他偷出秘籙，却被養父發現，由木道人斷後。三人回來後，由眞子將秘笈翻譯成漢文演練，爲了儘快找到蕭松樵下手，不老仙建議由小郭、蕭露與眞子陪他去……



揭穿會主僞君子　小郭終獲衆擁戴

「是的，孩子，至少你叫我一聲娘，對我是十分重要的。」

小郭以爲能令到這位善良的婦人喜歡，也是一件好事。

於是他叫了一聲「娘」！

柳盈盈喜極而泣，伸出那隻顫抖的手去摸他的面頰，在以前，小郭是不能讓人摸的，現在他不在乎。他覺得柳盈盈的手很柔軟而溫暖。

這眞像慈母的手，她一邊摸着一邊喃喃地道：「孩子，你能叫我一聲娘，我爲甚麼不能送你一件禮物？」

小郭沒聽清她說甚麼，只是陶醉在母愛的溫馨中。

「孩子，我叫你一聲兒子好嗎？」

「我剛才叫妳『娘』了！妳當然可以叫我一聲『兒子』！」

「羣兒……羣兒……羣兒……」

她抱住了他，這麼一抱，依稀可以回憶母親懷抱中的孺慕之情。

爲甚麼小郭一點也不設防，一點也不怕她使詐。

只是因爲柳盈盈眞情流露，她的母愛感動了小郭。

抱了一會之後，小郭忽然覺得他的下顎觸到她的乳部，他低頭，含住了她的乳頭吸吮起來。

像母親的手抱住了兒子，也像兒子抱緊了娘親。

他當然沒有吸出奶水，但他們都不捨得分開。

很久很久之後，她才抽出了乳頭，道：「兒子，這箇你記住！別弄丟了！這秘笈上的洋文，他無法翻譯，所以他只得到了十之六七，如果你得到了譯文，也請你給他一份……」

「娘，爲甚麼要這樣？」

「公平！兒子，這樣才公平，我愛蕭松樵，當年才爲他擋了十一支毒箭，雖然這些年來他的行爲不正，但我從沒後悔過……」

小郭恍然大悟，道：「莫非這就是眞愛？」

「我不知道，只是我永遠不悔。我喜歡你，而且早就喜歡你了，還找了名丹青家爲你畫了二十多張畫，也沒有一張能令我我滿意的。事實上誰也畫不出眞人這麼傳神，孩子，我這麼做，可能是所有的人都做不到的，甚至也不會同意的，但我以爲很公平，只有在你們學到同樣的武功之下對決，所得到的勝利，那才是眞正的勝利。」

她從枕下抽出一塊絹子之類的布類，內中包了一本東西，塞在他的衣袋內，道：「孩子，千萬記住，如果有一天你把其中一部份洋文翻譯過來了，一定要把翻譯文給他一份。」

「一定的，娘！」

「孩子，我本想多留你一會，但那會很危險的！」

「我要走了！」

「孩子，再讓娘抱你一下！」

小郭再抱緊了她，兩人都能感受到母子的親情。

「不知你何時還能再來看娘一次？」

「我也不知道！」

小郭走了，以他的輕功來說，戒備者很難找到他。等到有人發現，他已逃出大宅之外了。

小郭十分慶幸，他也想不到柳盈盈那麼善良。

只不過，他不知道蕭露和長門眞子到哪裏去了？

他們事先預約規定的暗號是夜鶯叫，但叫了一陣子也沒有反應，正要離去，却來了一個人。

在目前，可以說任何人來都無妨，只怕他來。

他一來，幾乎等於所得到的都將成泡影。

來人正是新選的會主蕭松樵。

小郭想不通，爲甚麼不久前在會主大宅中，長門眞子和此人動手，此人幾乎無法抗拒，後來眞子反而守多攻少？

蕭松樵道：「你一定很奇怪，爲甚麼我來得這麼巧？」

「對！太巧了！」

「不是巧！是我跟出來的。」

「你爲甚麼不在宅內攔截我？」

「因爲我不願盈盈知道我截住了你。」

「莫非你聽到了我們的交談？」

「當然！」

小郭也很精，道：「你知道我們談了些甚麼？」

蕭松樵道：「她叫你兒子。」

「還有些甚麼？」

「她把『鬼舞籙』交給了你。」

「還有甚麼？」

「沒有甚麼了！」

「那麼，你聽到不是全部的了。」

「也差不多！」

「她交代過，有一天我要是得到了洋文翻譯好的部份，要給你一份，這樣我們對決才公平。因此，我才叫她娘，我也被她抱過，而且吮過她奶！」

蕭松樵愕然。

顯然他沒有聽到這一部份。

小郭道：「我所以叫她娘，也不否定她叫我兒子，是因爲她太善良，也太慈愛，加上我自幼失母，而產生孺慕之情。」

「你說你吮過她的奶？」

「是的，是她自動給我吮的，但我已經忘記是如何吮了！」

蕭松樵怔了好一會，道：「把『鬼舞籙』拿出來！」

「這東西是她給我的，不是你！」

「她給你的也是一樣，拿出來！」

「我學過了以後再還給你，乾娘說得不錯，這樣才公平。這就是你不如乾娘的地方。」

「拿來！」

「辦不到，你要此物，應得乾娘許可！」

「這是我的東西，由她保管……」蕭松樵出了手，只要他用「鬼舞籙」上的武功，小郭就吃力。

事實上不僅是吃力，而是接不下來。

小郭很快就危機四伏了。蕭松樵道：「拿出來吧！看在盈盈是你的乾娘份上，我不傷你。」

「不成，乾娘給我的！」

蕭松樵再加緊猛攻，小郭已中了一掌。

這工夫人影一閃，有人自蕭的後面攻擊他。

蕭松樵急轉身，原來是長門眞子。

眞子大概是在宅內得到一柄長刀，就像扶桑的武士刀差不多，其實是毛子水的長刀。

她以爲這長刀非常順手，就帶了出來。

此刻用上，果然得心應手。

以此刀施展「鬼舞籙」上的武功，威力大增。

長門眞子所學「鬼舞籙」上的武功不多，但有一小部份是經洋文譯成扶桑文而由她學成的。

所以這種招式蕭松樵沒學過。

只不過蕭松樵却絕對想不到眞子是扶桑人。

因爲中國人和扶桑人在外表上看不出來，更何況眞子穿的是中國裝束。

蕭松樵對付眞子有時緊有時鬆，也就是眞子施出新招（蕭未學過之招式）時緊，施出舊招時鬆。

蕭摸不清，這少女爲甚麼會有他未學過之新招？

加上小郭的狂攻，蕭支持不住就退走了。

小郭道：「眞子，在任何情況下妳不要洩漏妳是扶桑人，對蕭松樵更不可以，記住！」

「我記住了！」

「這工夫蕭露還沒有來，妳沒有和她一起出來？」

「我先出來的，沒有注意她有沒有出宅？」

小郭道：「萬一蕭露陷在裏面就糟了！」

眞子道：「有甚麼糟？」

「蕭松樵會要我以秘笈交換蕭露。」小郭道。

眞子道：「的確會這樣的，羣哥，萬一蕭姊姊陷在大宅之中，蕭松樵要以人換秘笈，怎麼辦？」

小郭心道：她眞會出難題。

小郭道：「我會和他交換的。」

眞子道：「這麼說，在你的心目中，蕭姊姊比秘笈重要得多？」

小郭肯定地點點頭。

眞子又道：「羣哥，萬一我陷進大宅之中，蕭松樵以秘笈換我，你換不換？」說完望着他。

小郭不知怎好回答她，老實說，要他以秘笈換人意念，沒有蕭露那麼强烈，但要說不換，這未免太厚彼薄此了。

眞子道：「羣哥，你要是不想換，也請直說。」

小郭道：「我當然也要換的。」

眞子一時高興抱住了小郭，還親了幾下。

正好蕭露回來看到，眞子大叫道：「蕭姊姊回來了！」眞子是眞的高興不是虛假。

蕭露道：「甚麼事這麼高興？」

眞子道：「是這麼回事！」她說了剛才談的一切。

眞子說完以後，道：「我看得出，羣哥換妳說得毫不考慮，換我就猶豫了好一會哩！」

蕭露道：「我們走吧！小心蕭松樵會跟踪我們。」

眞子道：「他爲甚麼要跟踪我們？」

「因爲他一定對妳很好奇！一定要擒住妳弄清楚。」

小郭說了和柳盈盈的一段孺慕之情。

蕭露道：「柳盈盈這個女人太善良了！」

眞子道：「是呀！這樣善良的女人才會喜歡他。」

小郭道：「我們穿過林子時，以最快的動作交換衣衫，眞子和我交換衣衫，然後眞子逕奔木道人的住處，我們兩人再分開讓他白追一趟。」

蕭露道：「萬一我們被他追上呢？」

「不會，追的人總是吃虧。」小郭道：「附近有幾片樹林，利用這幾片樹林，我們回頭去，繞個圈子回到木道長那兒去。估計那時木道長也會來接應我們的……」

林中還有些矮灌木，所以換衣服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眞子穿了小郭的衣衫，小郭穿了眞子的衣服。

三人出林不久，就發現了蕭松樵在後面跟踪。

於是眞子奔向左邊樹林，小郭和蕭露奔向右邊的樹林。由於小郭也是女裝，這兩女之中必有一個是眞子。

因此蕭松樵就盯上小郭這兩人。

這一帶林地多，但每一處林地佔地都不大。

跟來跟去，蕭松樵把兩人也跟丟了，他這才知道，三人分開是有用意的，甚至這兩個女人之中有一個是男的，也就是說先分開的男人是個女人。

* * *

「不老仙」已康復。「大頭翁」歐陽北在木道人的協助下，中風的毛病也接近康復了。

此時此刻，也正是小郭練「鬼舞籙」上武功的時機。

於是由木道人、「不老仙」和歐陽北等絕世高手護法，再由蕭露和木道人的門下在外圍監視。

長門眞子把洋文譯成扶桑文，再又扶桑文譯爲中國文，助小郭在室內研習「鬼舞籙」。

長門眞子只負責扶桑文譯爲中文處之解釋工作，她不學「鬼舞籙」上的武功。

她是個很懂事也很謙虛誠實的少女。

如果她再練，那不是天下無敵了嗎？

最初是將英吉利文、高麗文，譯爲扶桑文之後再譯爲中國文，包括長門眞子帶來的，這其中總會有些不通之處。

長門眞子的中文當然並不太好，小郭的中文却很好，這樣取長補短，有些地方就可以通順了。

妙的是，「鬼舞籙」當初研究時是根據生理解剖、舞蹈、醫學以及中國武術等綜合而成，所以在深研此學時，要赤裸全身。

赤裸着演練，才能看清筋肉、骨骼活動情形予以改正或加强，所以小郭和長門眞子全都赤裸。

小郭道：「這我就不懂了，當初長門大開教妳這武功時，你們父女兩人也都是赤裸的嗎？」

眞子道：「我養父傳我養母，我偷偷看到，他們都是赤裸的，而我養母傳我，當然也都是赤裸的。」

眞子舞蹈起來很美也很特別。

「鬼舞籙」上的武功施展開來，予人以十分陰森的感覺，但美好的女人施展就大爲不同了，大有可觀了。

眞子一邊翻譯，一邊演習。

小郭的悟力高，學習快，眞子大爲驚奇讚佩。

七天七夜，小郭學會了「鬼舞籙」上所有的武功。

當然，眞子爲了避嫌，在小郭練非洋文翻譯部份，她背着不看，小郭對她的坦誠十分欣賞。

根據木道人和師兄「不老仙」門下傳來的消息，毛小珠和長孫虎已是新會主麾下新增之護法。

兩人儼然新婚夫婦般。

小郭聽到這消息只有搖頭。

只不過傳來消息，林小玲却不和他們在一起，這倒使小郭十分擔心，他知道小玲爲人厚道，不走偏鋒。

七天七夜練功，再加上十五天的熟練。

然後，小郭抄了一份洋文的翻譯稿，派木道人門下送去給乾娘。

按蕭露和木道人門下意見，這種人不必和他講甚麼信用，把他除去就是了，但小郭大搖其頭。

他對蕭松樵當然不會講信用，但對乾娘一定要有信用。

乾娘的「公平」兩字，他非常佩服。

他答應乾娘的事，絕不改變。

於是，他把洋文翻譯的部份派木道人門下送去，爲了妥爲交接，指名親手交給柳夫人，再轉交蕭松樵。

蕭松樵本不想叫出柳盈盈，但部下已聽到，只好請出柳盈盈接收，且叫來人轉達她的謝意。

然後，來人走了，蕭松樵陪柳盈盈入內，她把東西交給他。

蕭松樵一看之下，驚疑參半。

一方面是不大信任，這麼重要的東西小郭會把洋文翻譯副本送給他？

另一方面又私自竊喜，以柳盈盈和小郭的感情，又不無可能。經演練一兩招之下，不由大喜。

他可以初步證明，這東西不假。

雖然小郭自盈盈手中得到的「鬼舞籙」原本沒有還給他，但他已經都學會了，還不還他都無所謂。

蕭松樵眞想不通，小郭如何能把好幾國的文字弄通？

* * *

現在，正邪、黑白兩道的最後決戰一觸即發。

小郭這邊自然有「不老仙」、木道人、「四不像」、翁玉琴、令狐嬋、藍玉、羅筠、哈巴狗、夏侯龍及夏侯綿綿兄妹，當然還有長門眞子。

由於蘇喜上次施襲把小郭藏在石獅子下，差點誤了大事，蘇可香母女這次沒有參加。

蕭松樵這邊的人更多，除了一些老人之外，另有不少隱伏多年的高手前來投靠，聲勢浩大。

當然，這次的主角還是蕭松樵與小郭。

木道人身份極高，但他不輕易出手。

此戰就在會主大宅前院進行，這院子能容納數千人。

蕭松樵道：「今日之戰，主要還是在下與郭羣兩人，木道長與在場諸先進同不同意此說？」

雙方都不反對。

蕭松樵正要動手，小郭道：「慢着！關於武林中一連串的血案，在今日決戰之前，應該有個交代。」

蕭松樵道：「甚麼血案？」

小郭道：「也就是商鴻、雲中豪、朱濤、冷芳、單于高以及阮逢時等白道高手，被人暗殺之事。」

蕭松樵道：「你有甚麼證據？」

「當然。」小郭道：「關大俠請出來一下……」

人叢中走出一人，正是關山月，蕭松樵神色一變。

小郭道：「關大俠可以歷數此賊的罪狀了！」

於是關山月從頭說起，由於死者都有意問鼎會主，就唆使關、崔之徒葛四海及花帶雨，以聯手方式施襲，兩人死後，關、崔兩人如法炮製殺人。

終因崔心蓮被殺而露出馬腳，眞相大白。

這工夫「苦、樂居士」的樂居士却大聲道：「我看這是關山月被對方收買，胡說八道，信口開河！」

小郭道：「怎見得？」

樂居士道：「各位想想看，以蕭會主身手之高，他會諱忌死者那幾個人嗎？那幾個人就是想當會主，憑他們的身手，他們夠資格嗎？」

這說法也頗有點道理。

以那幾個死者的身份，確是很不配爭奪會主之位。

事實上就是如此，却是蕭的殺雞儆猴之計。

因爲某人如想競爭會主，必然有些嘍囉擁護他，要清除這些擁護者也頗費一番手腳。

這大概就是殺人的動機了吧？

蕭松樵道：「郭羣，毫無疑問，你是武林中未來的希望，我們雙方，就以我們兩人決戰爲準！」

小郭道：「就這麼決定。」小郭又向四面望去，道：「乾娘……乾娘……妳在哪裏？」

只聞樓上有人道：「孩子，我在這裏！」

果然，樓窗掀開，柳盈盈盛裝坐在窗內。

小郭深施一禮，道：「爲了整個武林，乾娘，晚輩今夜要作一件是您老人家極不願見的事。」

「不妨！」柳盈盈道：「乾娘對你說過，他這些年來，行爲不正，只要以公平的方式取勝，甚至殺了他，乾娘也絕無怨言！孩子，你一定要盡全力。」

小郭躬身道：「晚輩一定會盡全力！」

「孩子，你不必理我。」

「乾娘，我怎能不理你？」

「你要是顧着我，就是對白道、對你的長輩及朋友等不忠，不忠之人，是我的好孩子嗎？」

「是，乾娘！只不過，萬一發

生不幸，你何以自處？」

「孩子，如果連何以自處都沒想好，我不是太糊塗了嗎？孩子，你儘管放手一搏吧！」

小郭又深施一禮，回轉身子，撤出了長劍。

蕭松樵的長劍早已在手中了，道：「小郭，我的年紀比你大，就讓你先出手吧！」

小郭聚精會神，偌大院中有二三百餘人衆，却是寂靜無聲，落針可聞，因爲這是驚天動地的一戰。

小郭攻出了一劍，蕭松樵閃過了這一劍。

在十五招以內，蕭松樵守多攻少。

在五十招左右時，小郭把蕭松樵迫到院子一角一簇冬青樹之後，蕭松樵自冬青樹後繞出再戰。

再戰之後，蕭松樵的情況更糟。

這使在場雙方面的人大惑不解，蕭松樵只有這兩套嗎？如果只有這點底子，還玩個甚麼勁？

只不過蕭松樵雖閃閃躲躲，却也未失招。

一百五六十招之後，蕭松樵又被小郭迫到冬青樹後面，小郭還向冬青樹刺出一劍，但蕭松樵立刻繞出。

這次蕭松樵似乎攻多守少，情況大變。

由於這次蕭松樵的攻擊頗爲犀利，而且可以看出兩人的招式中有舞蹈的姿勢，不時傳來喝采聲。

這是一門曠古以來沒有過的奇招異式。

沒見過武功中有舞蹈的姿勢，而舞姿中又使人有點恐怖森厲之感，這是絕對前所未有的。

兩百多招時，蕭松樵似乎內力不繼，又被迫到冬青樹後。

似乎蕭松樵的後勁不繼。

本來四十多歲的人就不能和十七八歲的人比。

蕭松樵越來越不濟，幾乎沒有攻勢，全是招架。

將近三百招時，蕭松樵又自冬青樹後轉了出來，他的情況又有點起色，但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凌厲。

雙方的人竊竊私語，紛紛議論。

蕭松樵爲甚麼並不如想像中的厲害？

快近四百招時，小郭的體力已有顯著的減退。

就在蕭松樵再自冬青樹後繞了一圈之後，情況大變，這次之變，比任何一次都不同了。

這一次全是攻勢，而且內力雄渾，有如生龍活虎。

這是前所未見的怪學，兩個人都在招術中夾雜詭奇森森的舞步，但小郭已有疲憊之色，蕭松樵反而沒有了。

五百五十招，已過了半夜。

這時樓窗上的柳盈盈忽然大聲道：「停手！」

兩人一齊停手，小郭喘息不已。

顯而易見，蕭松樵喘得十分輕微。

柳盈盈道：「松樵，你是在以公平方式決戰嗎？」

蕭松樵道：「盈盈，妳這是甚麼話？」

柳盈盈道：「不以公平方式決鬥，我內心好難過，孩子……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可能弄鬼？」

「乾娘，我還沒有注意到……」

「孩子，你心地善良，自然想不到這種詭計。」

「乾娘，我眞的還沒有……」

柳盈盈道：「孩子，我總以爲那一叢冬青樹有點怪……」就在這時，木道人掠向冬青樹，仔細一看，果然有詭計。

原來冬青樹後就在院子牆角，冬青樹距牆角約一步之地。

這冬青樹後與牆角之間地上有一活板，踩右邊就翻下，人就落下，左邊同時就會竄上一人。

木道人用劍一戳右邊翻板，左邊就有人竄了上來。

這人和蕭松樵一模一樣。

上次小郭與兩女潛入此宅內，蕭松樵進入漆黑的屋中，就來過這一手，進入一次，出來的就是另一個人，武功的高低也不一樣。

那次是試驗他們眞假兩人的易容術能不能瞞住別人，兩人的武功一高一低，能不能唬住人。

那一次試驗之下，小郭也能看出，他的武功忽強忽弱，却沒想到其他，其實他是爲最後的決戰鋪路。

小郭擁有了「鬼舞籙」之後，又把翻譯副本送他一份，他十分震驚，他以爲小郭早就弄到了翻譯本。

如果是早已弄到，必然已練得極熟了。

而他剛練不久就會吃虧。當然，事實並非如此。

其實要說吃虧，雙方都有，小郭弄到「鬼舞籙」也沒有多久。

蕭松樵爲了決定性的把握，就找了個替身，此人來自西域，身手了得，且中原無人認識他。

當然，蕭松樵也傳他一些「鬼舞籙」上的武功。

他不過是要替身先消耗小郭大部份的體力，最後他再出手一擊而下。

哪知柳盈盈雖愛他，却不徇私袒護他。

此人躍出活板一看上了當，立

刻向木道人刺出一劍，他雖學過「鬼舞籙」上的武功，却是初學，威力有限，木道人未出十招就把他的長劍擊落，一腳制住他的穴道。

木道人道：「各位施主請看，這就是蕭松樵一貫的作風，他沒有信心，就在冬青樹後作了翻板，一會眞的上假的退，一會又假的上眞的退，不過是消耗小郭的體力，最後再一舉擊敗他！」

小郭躬身道：「乾娘，你眞是世界上最慈祥、最公正的人了……」

這工夫眞的蕭松樵撲了上來。

目前眞的蕭松樵等於只打了七八十招，而小郭却已不斷地拚了約四百餘招，在體力的消耗上相差太遠了。

只不過小郭還是接了下來。

就在這時，長門眞子持劍撲上道：「我會的不多，正好補上阿羣吃虧上當消耗的體力，這不算佔你的便宜吧？」

這麼一來，雙方的確是勢均力敵。

蕭松樵看出，眞子學的「鬼舞籙」上的招術不多，而且都是翻譯的招式，他這才想到這少女可能是扶桑人。

儘管小郭拚了四百餘招，見眞子來助，而且把話說得冠冕堂皇，精神爲之一振，和眞子配合得很好。

但小郭以爲，如果再拚兩三百招，最後必慘，心機一動，故作力盡之狀，有時步伐甚而踉蹌不穩。

蕭松樵見時機已至，格開眞子一劍，攻出最厲害的一招。他絕沒想到，小郭是裝的，正好送羊入虎口！

在搖晃不支中，劍如貫日長虹，從最不可思議的角度上，刺入了蕭松樵的左肩窩中。

這一劍刺了個透明窟窿。

蕭松樵疾退五步，這才知道小郭非比等閒！

不論是經驗和機智都不輸人。

血自他的肩頭流下，濕透了胸衣，自有人上前爲他上藥。

此刻，應該是一個大結局的當兒了。

就在這時，門外忽然負手走進一個人來。

這人此刻出現，只有小郭、木道人和眞子三人心頭震動！

當然，別人都不認識來人。

因爲此人一身唐裝，頗有書卷氣。

原來此人正是當初研創「鬼舞籙」的九個人中最重要的三大名人之一的扶桑第一高手長門大開。

木道人低聲對諸人說了，各人無不爲之動容。

此人在院子中央一站，仍然負手，道：「在下扶桑人長門大開，適逢其會，自是不便袖手……」

黑道這邊大爲震驚，但不知此人的來意。

長門大開一指長門眞子，道：「姓郭的去扶桑拐誘在下的養女眞子，且帶走了在下的翻譯原稿，所以在下不得不來一趟異國……」

黑道一邊不由大喜。

這等於從天上掉下一個幫手來。

黑道這邊發出一陣如雷的歡呼。

蕭松樵死灰一般的臉上，又有了血色和笑容。

當然，如果單挑，木道人和「不老仙」也都非長門大開之敵，如果論雙方全部實力，白道這邊也不差。

「現在我已看出，」長門大開道：「小郭是中國武林中新勢力之與起，可以說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蕭松樵道：「的確如此，長門先生只要擊敗這小子，就是中國武林第一人，也是當然的會主了！」

樓窗上的柳盈盈道：「松樵，你這行爲豈不是數典忘祖嗎？無論如何，中國人應該站在一邊啊！」

蕭松樵不出聲。

長門大開道：「郭羣，在下一向不喜歡羣毆，我想和你對決，因爲你是中國代表性人物。」

小郭道：「我不是！」

長門大開道：「誰是？」

小郭望望「不老仙」及木道人，在目前，木道人算是代表性的人物，但如果師父「大頭翁」在此，木道人可能又不是代表性人物了。

小郭此刻很爲難，說他們兩人是代表性人物，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虛名，壞處是可能有一場硬仗。

所以小郭道：「反正我不是代表性人物就是了。」

長門大開道：「你拐我養女，盜我譯稿，你承不承認有罪？你敢與我單獨對決嗎？」

「四不像」裴不凡道：「小郭的確堪稱中國武林代表性人物，但是，他剛才已拚了近五百招。」

裴不凡說了被蕭松樵欺騙，一眞一假的事。

長門大開看看小郭，再看看眞子道：「就讓你們兩人聯手，這總不會吃虧了吧？」

黑白兩道爲之色變。

幾乎沒有人能接下小郭和眞子的聯手。

「嗆」地一聲，長門大開撤出了長劍，也就是日本的武士刀，只是更窄更長，彎度更小而已。

小郭和眞子互視一眼，也都撤出了長劍。

「不老仙」低聲問木道人道：「前輩，你去過扶桑，也和此人動過手，你以爲他的身手如何？」

木道人微微搖頭道：「很難說！那次他當然未出全力，此刻的郭羣和眞子聯手，幾乎只等於半個郭羣，半個眞子……」

「這……」「不老仙」道：「前輩，半個小郭可以說得過去，因他已拚過四百餘招，幾乎力盡，這『半個眞子』之說是甚麼意思？」

木道人道：「你還看不出來？眞子臨場的經驗太淺，況且應戰的是她的養父，必然十分緊張，所以我說她也等於半個。」

「不老仙」點點頭，的確不假。

此刻，小郭和眞子左右一邊一個，互交眼色，小郭看她一眼，給她不少的勇氣，小郭領先進攻。

小郭一攻，眞子也不客氣。

長門大開不攻只守，即使對付較弱的眞子他也不攻。

因爲眞子來到中國已經一個多近兩個月了，他要看看她進步了多少？他剛剛看到小郭的實力，非同小可！

高人臨場，觀察力是不比尋常的。

高人臨場不但鬥力，也是鬥智，有勇無謀，絕對不能成其大事的。古人項羽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雙方足足交換了約二十招之後，長門大開這才看出了雙方的實力，至少他已看出眞子的實力。

因此，一次爆發性的進攻在閃電中完成。

由於前面他一直守多攻少，突然閃電進攻，至少眞子無法適應，「嗆嗆」兩劍被她格開，第三劍由小郭格開，第四劍太怪，眞子未見過這一招。

眞子相信，這一招是長門大開藏私的一招。

這一劍正中眞子的左肩背上，但立刻收劍來應付小郭。這麼一來，小郭當然就會更吃力了。

就在眞子一捂左肩，正要忍痛再上時，有人大叫一聲：「眞子請退下，我來……」

原來是蕭露。

蕭露的底子不錯，但對付「鬼舞籙」的原始創研人就不成了。然而，「嗆嗆嗆」連擊三劍，居然也是「鬼舞籙」上的招數。

衆人一楞，尤其是白道這邊，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小郭和眞子研究「鬼舞籙」時，蕭露和木道人及「不老仙」打了招呼，要在窗外偷看。

所謂偷看，木道人和「不老仙」都知道是在監視，怕兩人在內玩別的，木道人和「不老仙」自然答應了。

因此，蕭露學會的「鬼舞籙」上的武功，幾乎和眞子一樣。

但是小郭透支的體力太多，主力力竭，這是很吃虧的事，大約兩百招之後，小郭更不濟事了。前後算起來，他力拚了約七百招。

長門大開見小郭力竭，蕭露的「鬼舞籙」上武功又不太熟，「偷學」的畢竟差些，立刻狂攻。

他希望在三五十招內挫敗兩人。

長門大開的攻勢太猛了，小郭有了蕭露的支援，往往不顧自身的危險，而且他也發現，長門大開的潛力太大了。

因爲他是三個創始人之一。當初創此武功的意念早在腦中盤旋，可以說熟到不能再熟，這使力乏的小郭和生澀的蕭露感到壓力萬鈞，和小郭力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此刻小郭和蕭露兩人合力架住長門大開的長劍，小郭的目光忽然一掃，觸及樓上的乾娘，竟用一腿站起利用一手扶窗，小郭不知那來的神力。

他和蕭露一口氣把長門大開迫退五步，長門大開倚在牆上。

這外面的高牆是單牆，用大麻石不規則地砌成，所以縫隙很多，有的也很大，就在長門大開正要吐氣開聲，震開兩人的劍時，他突然「咯」地一聲，只見他的胸前一截劍尖突出兩寸多長。

這分明是大門外牆有人自牆縫中趁機一劍刺了進來，說巧也眞巧，居然趕得如此及時。

長門大開大力一掙是掙開了長劍，仍然攻出凌厲的一劍，這一劍把小郭震退一步，居然把蕭露的長劍震飛，這眞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當林小玲從門外提着一柄血劍走進來時，長門大開還想進攻，但劍才揚起，人却向前仆倒。

眞子撲向前去，淚下如雨……

到此，蕭松樵見大勢已去，他拔劍自絕，樓窗上的柳盈盈也一頭栽了下來，她對蕭松樵的愛可謂在天可昭日月，在地堪比河嶽。小郭傷痛之餘決定厚葬乾娘。

要不是小玲適時找到這兒來，這一戰的結局就難說了。

＊　＊　＊

黑道的人本來比白道多，此刻正是樹倒猢猻散，一個一個都溜光了，只有左右護法還在。

白道這邊也都一一賦歸，此刻才發現「金雞獨立」潘大春和其妻鳳一飛也在人羣中，鳳一飛還抱了一個小娃兒，哈巴狗撞了小郭一肘低聲道：「看到沒有？生了！」

哈巴狗「汪汪汪」叫了三聲，頗似小狗的吠聲。這是個典故，只有他和小郭知道。暗示鳳一飛懷中的「小狗」是哈巴狗出的種。—完—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